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之九

图书馆

★藏书★

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

中华书局

F752.5
1



2001794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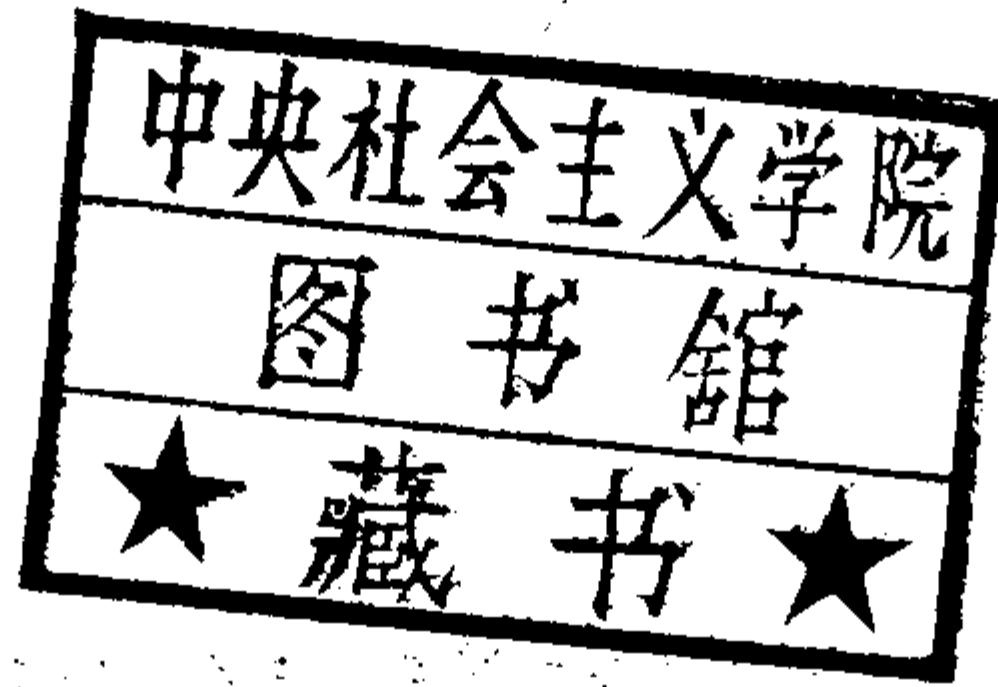
54174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之九

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

DI66/07



中 华 书 局

1983年·北京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之九

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怀柔县东茶坞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13¹/₂。印张·302千字

1964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5,351—12,350册

统一书号: 11018·535 定价: 1.80元

前 言

解放初期,新中国成立了中国历史学会和中国经济学会,这两个学会合组了一个“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委员会有十一位同志:陈翰笙、范文澜、千家驹、狄超白、巫宝三、吴承明、严中平、陈振汉、孙毓棠、王毓瑚、丁名楠;以陈翰笙、范文澜、千家驹三人为主要负责人。委员会聘用两名专职人员做些事务性工作,由千家驹负责领导。

编委会成立后所做的一件主要工作,便是与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研究室合作,编译了一套“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书,自1957年至1965年共出了十辑,书名如下:

第四编: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

第五编: 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

第六编: 中国海关与中葡里斯本草约

第七编: 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

第八编: 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

第九编: 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

第十编: 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

第十二编: 中国海关与邮政

第十三编: 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

第十五编: 一九三八年英日关于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

至于第一至第三、第十一、第十四共五辑则有的因材料不齐,有的因其他原因,所以一直没有出版。这套丛书在1961年前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62年起,由于出版社业务分工的调整,改由中华书局出版。

在十年动乱期间，这一工作中断了。陈翰笙与千家驹都下放到五七干校“改造”，范文澜同志则于1969年逝世。迨至党的十一大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百废待举，学术界亦有欣欣向荣的景象。我们认为，这一套丛书，还有再版的必要，理由是：

第一，这一套丛书史料价值是很高的。我们大家知道，在旧中国，海关控制在帝国主义分子手中，他们利用对中国的海关关税控制权来操纵中国的财政、金融、对外贸易，以至我国的内政外交。我国的关税收入，在旧中国，约占国家预算总收入的30—40%，由于关税用于我国外债与对外赔款的担保，帝国主义者就以此为借口要求掌握中国的海关行政权，同时，中国还在1898年照会英国，只要英国对华贸易数额超过其他国家，就任英国人做总税务司。赫德、安格联等帝国主义分子任中国总税务司达数十年之久，他们利用职权，不仅控制了我国的财政，还操纵我国的政治。他们当时都有中国的“太上财政总长”之称。所以，海关档案并不单纯是有关海关税收、税务行政的记录，而主要是帝国主义分子如何策划、密谋以及贯彻执行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以使我国沦落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铁证。这些材料过去一直储存在海关的秘密档案室，从未公开发表。解放以后，这批秘密档案回到中国人民手里，我们分门别类整理出来，并译成中文（原件大部分为英文），公之于众。这不仅为近代史的研究工作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而且也能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以利于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第二，这部丛书，过去印数有限，有的只印二三千本，多的也不超过一万本，所以在“文革”以前就已难购得，甚至我们自己手头都没有保存完整的一部。范老生前对这部丛书的评价是很高的，认为这是近代史资料中的瑰宝。为了对提高文化建设作出贡献，重印这一套丛书是很有意义的。

这次重印的丛书，除对“编辑说明”稍微作了一些改动和补充外，内容都没有删改，不过为免得误会起见，把原来没有出版的几编从丛书序列中取消，而将原来第四编列为《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之一》，以此类推，如“之二”、“之三”，乃至“之十”。

海关档案资料是很丰富的，翻译并整理出来的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如果条件许可的话，我们还将把这一工作继续做下去。

对于中华书局支持本丛书的再版，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陈翰笙 千家驹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編輯說明

本編所收資料的內容，主要是帝國主義把持下的海關總稅務司和各關稅務司在辛亥革命時期進行陰謀活動的自白，他們在各地搜集情報，支持中國封建、買辦勢力，破壞革命，並乘機攫奪關稅保管權，從而進一步控制了中國的財政命脈。資料的來源，除大部分譯自各關稅務司與總稅務司以及他們和外界往來的函電外，還從《英國外交文件》和《漢口日報》編輯部編印的《革命日志》中摘譯了一部分，作為附錄。這些文件最早為1906年，最晚為1912年。

正如對歷次中國人民革命運動一樣，帝國主義對辛亥革命運動是敵視的，千方百計地進行破壞和干涉。辛亥革命前各地海關稅務司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積極協助清政府逮捕從海外回國的革命黨人和搜查革命黨進口的軍火。有些海關稅務司兼任郵政司，他們濫用職權，扣留革命黨人的信件，送給當地政府。辛亥革命爆發後，各地海關稅務司又為清軍刺探消息、傳遞情報，總稅務司還煞費苦心設法籌款接濟清政府，企圖挽救它垂死的命運。帝國主義列強還調兵遣將，軍艦雲集武漢和各大口岸，陰謀進行武裝干涉。但是由於帝國主義者之間矛盾重重，互相牽制，不能一致行動，更由於各地革命運動蓬勃發展，它們看到這一次的革命絕非清廷的武力所能鎮壓下去，同時又看到革命政府的對外政策絲毫不觸犯帝國主義者在華的既得利益，於是就假惺惺地宣布“嚴守中立”。帝國主義怎樣“嚴守中立”呢？江漢關稅務司道出了事實的真相：“事實上，所謂中立，只是千方百計掩護清軍而已。”

帝国主义在“中立”的幌子下积极协助清政府破坏和镇压革命，后来眼看革命运动势如破竹，为人民所唾弃的清政府再也维持不下去了，于是就扶植袁世凯作为它们的新工具。为此，英国驻汉口领事出面“调停”，企图通过议和使袁世凯窃取政权，海关总税务司和江汉关税务司根据这一决策，分别在黎元洪和袁世凯之间进行了拉拢。

本编资料还突出地暴露了辛亥革命时期帝国主义趁火打劫，攫取中国关税保管权，进一步控制中国财政命脉，侵犯中国主权的强盗面目。

根据不平等条约，即1858年清政府分别与英、美、法三国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十款，虽然规定“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美、法）人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但在辛亥革命以前，海关总税务司并无直接管理关税之权，所有征收、存放、汇解税款等事，完全由海关道或海关监督办理。总税务司只是责成各地海关税务司计算税款、呈报税款数字，并审核银行纳税收据而已。

辛亥革命初期，总税务司遵照英国公使的指示，令已光复各口岸海关税务司夺取税款，把全部税款存入汇丰银行，以“确保关税不致为革命党用作军费”。为达到这个目的，帝国主义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一面派遣军舰到各口岸，在军事上给当地税务司以“道义上”的支持，另一方面指示各国领事在外交上给予协助。各地海关税务司则以关税税款担保外债赔款，“如不按期偿还外债，就会引起列强的干涉”为理由来威胁革命政府；声称中国不久可能向外国借款，要想获得最有利的借款条件，就应该按期偿付各项外债赔款，以维持中国的对外信誉，并说这是“为了中国的根本利益”。在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下，长沙、汉口等地的革命政府竟然同意税务司将税款直接汇给总税务司。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对清政府說，革命党控制的口岸已同意将关税交给总税务司統轄，以偿还外債賠款；如果清政府控制的口岸不照办的話，革命党可能要动用稅款，这就大大有利于革命党，而不利于清政府。它們就这样来誘迫清政府将其控制下各口岸的关税也交给总税务司管轄。結果清政府也就唯命是从，遵照办理。

为了使总税务司保管和支配关税“合法”化，总税务司安格联建議英国公使迫使清政府“同意”成立各国銀行委员会，由总税务司全权保管关税并負責偿付外債賠款。以袁世凱为总理大臣的清政府以“系屬暂时权宜之計，应行照办”一語，把关税保管权拱手送给总税务司，从而让帝国主义进一步控制了清政府的財政。

本編資料对当时领导辛亥革命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对帝国主义的态度，也有所反映。他們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采取了軟弱妥协的对外政策。他們以为只要不触动帝国主义的既得利益，就可以避免它們对中国革命进行干涉，因此把帝国主义和中国所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条約和外債賠款都承认下来。他們不但把关税交给了帝国主义保管，而且继续拨付盐厘摊款，以偿还外債。两淮盐政总理还电咨行銷淮盐的四省都督，請他們千万不可挪用指抵洋債的盐稅，以免引起“外交困难”。

总之，从本編資料可以看出：辛亥革命所以失敗，除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本身的軟弱性，不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以外，帝国主义的干涉和破坏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这对中国人民和一切被压迫民族都是一个深刻的教訓。

本編資料大部分是从英文档案摘要譯出的。还有一部分是中文資料，另在标题后面加注*，以資识别。

目 录

前 言	1
编辑说明	1
第一章 江汉关税务司与总税务司的往来文件(1911—1912)	1
第二章 其他各地海关洋员与总税务司等的往来文件 (1906—1912)	56
(一)重庆	56
(二)宜昌	67
(三)沙市	74
(四)长沙	87
(五)岳州	113
(六)九江	114
(七)芜湖	118
(八)南京	119
(九)镇江	144
(十)上海	152
(十一)苏州	167
(十二)杭州	170
(十三)宁波	174
(十四)福州	179
(十五)三都澳	183
(十六)广州	187
(十七)九龙	219

(十八)汕头	227
(十九)江门	232
(二十)北海	235
(二十一)梧州	241
(二十二)南宁	243
(二十三)龙州	246
(二十四)蒙自	252
(二十五)思茅	269
(二十六)腾越	275
(二十七)天津	278
(二十八)烟台	287
(二十九)奉天	295
(三十)大连	313
(三十一)牛庄	318
(三十二)吉林	323
(三十三)珲春	325
第三章 总税务司安格联与税务处、英国使馆和海关	
驻伦敦办事处往来文件(1911—1912)	328
(一)总税务司与税务处、英国使馆往来文件	328
(二)总税务司与海关驻伦敦办事处往来文件	338
附录一 帝国主义攫夺中国关税保管权的经过	340
附录二 《汉口日报》编辑部编印的《革命日志》	351
附录三 重要人名中外文对照表	413

第一章 江汉关稅务司与总稅务司 的往来文件(1911—1912)

(1)1911年10月2日江汉关稅务司苏古敦(A.H. Sugden)

致总稅务司安格联(F.A. Aglen)第104号函

昨天伍委員(即海关监督派駐海关办理日常事务的人員——編者)告訴英国領事葛福(H. Goffe)說,星期六晚上武昌曾发生虛惊,但是在采取措施以后,已经可以保障安全了。据說軍队对現状不滿,逃亡很多。目前还没有电請从保定調軍队来,但是如果再派更多的軍队去四川,那就必須立即由保定派兵来填防。謠传四川又有“战事”,軍队伤亡五百人。今天早晨伍委員又来了,他說已接有密报,革命党人到汉口的很多。

据說軍队都拥护张彪,但最重要的因素还是总督的魄力。纵然有人喜欢說他不好,但是任何人也不能不承认他是非常坚强的。

看来英国領事是想确保此地有足够多的炮舰。星期六又从南京开来了两艘日本制造的中国炮舰,现在还停泊在江面。

(2)1911年10月5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05号函

武昌并没有发生事故,但是据說軍心很不稳。食品涨价,銀元兑价上涨,七十五两銀子換一百銀元,有时关平銀一百两換一百四十六元左右。猪肉这几天以內就要涨到三百文制錢一斤了。

(3) 1911年10月10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06号函

葛福昨晚七点半告诉我，他刚才知道发生了爆炸案件，他问我是否知道详细情况。因此我们派人向租界当局探明原委后，才发出电报向您报告。这些消息和报纸所载的还有些出入。

道台派人送来一个查抄到的印信的印模给我看，印文是“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之印”。武昌各城門今天早上都没有开，直到十点钟才开放汉阳門，所以书办十一点半才到关。文案室人员风气很坏，領班文案大为激动，他们所想的和所说的，无非是革命党人，最近各衙門除了搜捕这种人以外，几乎没有做别的事。听说今晨在武昌已经抓去了四个。我们职员里有三个人没有辮子，这样的人是有嫌疑的，我很替他们担心，叫他们多加小心。有一个姓田的供事住在法租界，巡捕曾问过他是干什么的。听说本地学校里凡没有辮子的人，都叫装上一根假的。据说武昌抓的人，是租界里抓去的人供出来的。内中有一个是湖北人，其余的不明底細，但是相信都不是首要人物。

伍委员說，在昨天抄获的文件里，发现有革命党致各国領事的照会草稿，稿内說，列强过去没有承认共和国，是因为它还不曾占有領土，但是它现在已经据有四川，并且将要保护外人的安全和担保偿付外債了！

葛福接到福斯特 (Arnold Foster) 来信說，头一天夜里在武昌就抓了二十八个人，多数是河南人，其中四个今天上午在总督衙門前当众处决，今天恐怕还要继续杀人。

发生爆炸的地方，同供事陈章生的住处只隔一所房子，他的房子震动剧烈，他吃了一惊。葛福已经命令英租界的巡捕，向可能将房子租給中国人的房东查問，近来有没有招进新房客，必要时还准

备挨户搜查。

伍委員要求我采取特別措施仔細检查旅客。我认为这不是道台的命令,而是他自己出的主意。因此,我告訴他我願意照办,但是要检查得有效,势必要开验所有旅客的行李,这样会引起許多不必要的麻煩,除非道台书面通知,我不准备这样作。

某文案从武昌得来消息說,有两人已被处决,另外还有三十多个人被关进監獄里。据說这些人都是从河南边境来的,有一个姓刘的是首領的亲戚,也被捕了。

(4) 1911年10月11日苏古教致安格联第109号函

葛福已经請英舰“Thistle”号設法用无线电与外地联系,結果如何我还不知道。謠言很多,除了从伍委員和領事处来的消息以外,其他都不可靠。昨晚謠传革命軍已经占領长沙,四川的消息也不好。这次事变一定是很有組織的。伍委員告訴我,卫队守卫着总督直到清晨三点钟左右,那时他們坚持不下去了,于是总督被送上一艘炮舰,怎样去的就不清楚了。謠传张彪在向叛軍講話时,被炸弹炸死,伍委員說不是这样,不过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据伍委員說,藩台也不知下落,他的衙門也被焚毀了。葛福在天亮前曾接到总督的通知說,他已经无法控制局势,各国侨民只好自保安全。外侨很鎮靜,并不惊惶,他們可能相信,任何一方当权,都是願意取得外国人的好感的。領事告訴我,日本海軍提督在大冶,今晚将乘“对馬”号到汉口,这样可以解决租界的安全問題。事实上我认为各租界並沒有危險。一般意見认为目前只是开端,革命党在这里胜利了,整个长江流域都会起事,別处也可能鬧起来。我們对北京的情况都很担心。

两艘中国巡洋舰停在武昌下游;据說革命軍用山上大炮控制

它們，命令它們不准开动，但是十一点钟以后它們仍然开动了，好像是在巡邏。远远可以望見武昌蛇山上有武装人員。紗厂和其他工厂继续开工，武昌大清銀行也继续营业，但由革命軍管理。革命軍宣言，除对清政府外，对其他任何方面都是善意的，这一点是极为明确的。

葛福說，道台来見他，滿眼含泪。据道台說，昨天武昌只有不到三千士兵，他听說张彪被杀，又听說他已经到总督的炮舰上去了，該舰現已移泊对江。道台所知道的消息，似乎并不比我們的多。他說只要現狀能維持四五天，情况就可好轉，因为已经調一营(五百人)湖南軍隊来了。他又說，汉口方面有五百名士兵，这些軍隊是否可靠，还有問題。美国炮舰“Helena”号今天夜間到汉口，道台要求所有的軍舰夜間都放射探照灯，表示它們在警戒着。我們的租界里充滿了从武昌逃来的难民。武昌各城門全关闭了，葛福派一个听差过江去，但是他回来說无法进城，同他一起去的一个人被枪打死了。两艘中国魚雷艇仍在江面巡邏。

(5) 1911年10月12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10号函

軍政府已经成立，完全控制了武汉三鎮。下面是我今晨十点钟发的电报：

“张彪並沒有死，还在租界里；藩台和臬台同总督在一起。昨晚武昌下面的炮台起火。长沙的电线昨天被切断，从长沙調来的二百名士兵今天到了。兵工厂和火药局已被占領。据外侨报告，革命軍很友好，武昌今天处决了搶犯，秩序維持得很好。他們已经邀請商界領袖去武昌协商維持汉口市場，并且迫使紳士成立临时政府。紙币已不能用，銀元和銅元都缺乏，各銀号拒絕付款。人民都外出避難。京汉路上的刘家庙已被攻击。”

刘家庙被攻击的消息证明不确，革命軍曾到那里去偵察有没有清軍，其中有些人是坐人力車通过租界去的，他們看到沒有清軍，就回来了。后来又听说北方軍隊已经在刘家庙下車，他們說再往前进也沒有用了。这消息是否确实，我也无法证实。

目前錢的問題引起最大的困难。昨天整天都可以使用鈔票，到晚上革命党停止使用鈔票，今天早晨就很难得到現洋，今天下午两点，每一百两銀子已经換不到一百銀元了。我正接到道台的回信說，已经指示大清銀行給我銀元，但是他們說連总督要五万元都无法应付。这样就使得大家都沒有錢买食物，苦力拿不到銅元或銀角子，就不肯工作。各国領事正設法同革命党接洽解决現錢問題。

中国軍舰偶尔发炮，目的何在只有天晓得。三艘中国巡洋舰和两艘魚雷艇不能阻止革命軍在江面活动，昨天道台要求葛福让英国或別国軍舰协助，为葛福所拒絕。

我想找电报局的兰伯克(Langeback)，請他把我的电报按官电优先拍发，一个早晨沒有找到他，因为他正在設法将电报局搬到英租界。后来他同意照办，并答应亲自处理，不过要求电报越短越好，我为了要发电报，本来已经这样办了。

听说道台衙門午后被焚毀，俄国領事准备让租界的义勇队出动(他是否企图干涉还不肯定)，但是遭到葛福的拒絕。

我預料革命軍政府要我移交海关，如果这样，我将要求他們让我一手办理。我已经将現存余款轉入上海稅务司的帳內，防备革命党来，但是，如果月底以前情况不变，而且我同您電訊聯絡中断，我仍然可以提回应用。

午餐时道台对葛福說，革命軍已在市区，最好由他本人率領軍隊进入租界保护我們，葛福坚决拒絕这个建議。

驗貨員薩尔兰(R.Sarran)今天回汉阳。他說，一艘中国巡洋

舰从下游开上来并向汉阳革命軍开炮，但被回击，中了三炮；这巡洋舰下午又向武昌开了几炮。

我把所有的海关小火輪都集中在租界江边，并且将“汉霖”借給英国領事館使用。小火輪如果停在海关前面，可能会被拉差。我本来可以悬挂英国旗，但又想这样作不好，如果革命党来到海关时，我必須和他們搞好关系。目前政府已经不存在，而革命党控制了一切，局势当然变的很快，政府反攻时，麻煩就更大了。

(6) 1911年10月13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11号函

这里的秩序非常好，每隔七家有一个警察，每户也有一个人拿着棍棒站崗，凡是扰乱治安的都处死。

都督給葛福的照会，内容和俄租界所查获的原稿一样，我已经发电报告了。各阶层的人民用各种方式表示对革命軍同情，例如我午飯后看見几个革命軍经过江边馬路时，旁观的人都招手揮帽。

昨晚携带着烧剩下来的东西沿着太平路逃跑的难民又遭到了搶劫，租界里的义勇队用枪托把这些搶劫他們的暴徒驅逐到革命軍那边去。革命軍对待暴徒也很严厉，任何人行为不检，他們就开枪或用刺刀对付。在德租界里面靠后边的馬路上一批暴徒开始喊打时，德国义勇队队长立刻架起机枪对着他們，但沒有开火。除上述两件事以外，租界各处都很平靜。我們兜了一圈，看見許多中国人，都很守秩序，难得看見一个警察，他們在休息，只有少数騎着自行車在巡邏。下半夜我又乘汽車到别的租界去兜了一个圈子，到处都很平靜。

目前輔币奇缺，这是最使人着急的事，我已经电請江海关税务司墨賢理 (H.F. Merrill) 从上海运五万枚銅元或等值的銀角子来，否則我們的职工就要挨餓了，因为这里买东西只能用銀元等硬币。

我們认为革命軍在这里的地位很巩固，非有强大的武力是对付不了他們的。革命軍的实力我們是不知道的，但是我們认为如果派些零星部队来，只会引起灾禍，这种部队或者不打，或者附和革命軍，或者打敗仗。如果清軍遭到失敗，那将不可收拾。請您重視这个問題。今天要焚烧汉阳的一个衙門，离我們的房子不远，恐怕我們的房子也很危險。目前也无可如何，如果請求革命軍保护，反而使他們注意到这是官产了。不过我相信他們在焚烧道台衙門和夏口厅衙門时，已经准备好了水龙。

(7) 1911年10月14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12号函

革命党已经接管电报局，还接受我送去拍发的电报，但是什么时候停止收受就不知道了。

目前一切平靜，但是大家預料陆軍或海軍来了以后，就会炮击市区，那时的問題将是如何逃出至少几英里的火线了。

革命党自称約有八千经过訓練的武装部队，比較起来这个数字还差不多，有人曾估計有两万五千人之多。

葛福已经将他的档卷移到一艘炮舰上去了。

(8) 1911年10月15日安格联致苏古敦函

我恐怕你正在焦虑中过日子，不过从革命党的态度看，目前还不必焦虑。南京新軍据說已经离心离德，我本来預料南京和广州这两个地方会同时起事，长沙更不用說了。可是革命党在武昌胜利以后，在那两个地方并没有举动，这是很难理解的。也許他們的組織不是像汉口战事以后人們所想的那样完善和巩固，不然就是正在巩固陣地，等待机会。我相信南京是局势的真正关键，如果政府能及时保住南京，鎮压革命就不会有什么困难。許多謠言到处

流行，这是可以想得到的。政府受到一次厉害的打击，但是并没有沮丧。一切当然要看北方军队采取什么态度。这里流行着一些难以置信的传说，例如军火缺乏，政府还照常在那里睡觉等等。重新起用袁世凯并任他为湖广总督，说明政府已经认识到局势是多么严重。这对摄政王说来一定是件苦事。

九江关税务司穆厚达(J. H. M. Moorhead)来电说，南昌平静，有军队一千名在九江等候船只。局势实际上是掌握在军队手里。如果大批军队投向革命党，清政府就要垮台，如果军队态度坚决，革命党就完了。

同时，当采取军事行动，并失去对于乱民的控制时，你所说的危险就会到来。我认为到那个时候，汉口会有足够的外国兵力保护各租界，不过所有实际上不需要的人员和所有妇孺，都应当及时撤退。我曾经写信要墨贤理准备好一艘巡船开往长江上游，后来又发电报叫他马上派船去。你当然要保留足够的人员，以便一有可能就恢复海关业务。我昨天发电报给你，打听道台齐耀珊的行踪。你应当将税款设法付入汇丰银行我的帐内，等候事态发展。让税款跑到革命党的库里去是不行的！海军是否会投过去，我很怀疑。我认为海军将继续效忠皇室，并成为巨大力量的来源，因为他们将使水上交通不致中断。如果他们变了，局势就很糟了。

四川局势不好，叛乱正在那里扩展。岑春煊已被任为四川总督。

你应该同邮政司海澜(A. H. Hyland)保持联系，并尽力帮助他。

(9) 1911年10月15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13号函

昨晚和今晨先后接到您的电报，这两个电报澄清了许多谣言。

例如說袁世凱已控制北京，革命軍已占領南京附近的炮台，等等。

今天早晨在电报局周围有許多革命軍，他們並沒有干預任何人；兰伯克尽力設法把我的电报发出去，可是毫无結果，他只好离开电报局，我也只得把电信另由铁路递送。

这里的形勢誰也无法了解，我們也沒有想到，革命軍在这里統治着，秩序竟然很好！邮政司海瀾昨天接到革命党首长送来一个通行证，以便邮政人員带邮件到武昌去。他最初迟疑，不知怎样办好，我极力劝他派人拿着通行证过去，这样既可使邮政局进行工作，又可安定人心。于是他派了邮差去，上岸时对方看見有人带包裹就开枪，但当邮差拿出通行证以后，对方反而派几个人护送他往来。

在谿家磯还駐有清軍約一千人，該軍司令說，他們的計劃是用小火輪載部队在汉阳上游渡江，从上面攻打武昌。这計劃似乎很好，但是革命軍已经控制了大部分船艇，同时武昌山上和汉阳上游还有大炮，要想运送軍隊是很困难的。

(10) 1911年10月16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14号函

我本来打算疏散有家眷的关員，但是后来薩鎮冰保证不轰击租界，而张彪也保证他的軍隊先在武昌登陆，然后从上面向下攻击，因此我告訴他們不必在今晚动身。

白尔尼 (Byrne) 今天下午在武昌見到黎元洪，同时在座的还有两个穿制服的中国海軍軍官。这两位軍官要求搭白尔尼的小火輪到中国炮舰上去，其中一位軍官带着信到一艘炮舰上去，据說总督在这艘炮舰上。他回来时面带怒容，据說那艘軍舰的人員对他很不礼貌。后来他又到海軍提督的座舰上去，回来时滿面笑容，据說提督很好地接待他，并且在窗口笑着送他。这說明薩鎮冰是一

个外交家！无论如何，在黎元洪的座上出现了海軍軍官，已经引起了传说——有一艘炮舰已经投到革命軍方面去了。

黎元洪派了一位秘书給海瀾送去一件公文，通知他继续进行邮政工作，但是要检查信件。海瀾要我和这位秘书一同进行会谈。我們請他注意邮件不可侵犯性；并且告訴他，如果他們接管邮政，海瀾势必被迫去职，邮局自然也停閉了。他邀請海瀾明天午后去見黎元洪。当然这次会谈只能认为是私人谈话，因为我們所处的地位不允許我們承认他的身分。这位秘书曾在广州同文館讀过书，人很和藹聪明。我向他說明，我并不是中国政府的雇員而是总稅务司的人員，我要求他轉告黎元洪，应当保护滿人，如同保护外国人一样，如果犯了搶案，只要是滿人，就應該于逮捕后公开审讯，不宜就地处决。他答应照办。今晨八点半听说已经出布告保护滿人了。这位青年对革命成功的信心很强，他告訴我們說，全中国人的想法都和他們一样。我們問袁世凱是否会来。他回答說：“我曾教过他的孩子們讀書。”我說我要問一个重要問題，但是不指望得到答复：武昌起事是不是沒有等到預定的時間就干起来了呢？他笑着說他不能回答。我相信他們原来是預定在阴历八月三十日起事的。

英国海軍提督和德国軍舰“Leipsig”号今晚或明天可到汉口。

(11) 1911年10月17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15号函

英国海軍提督今天中午到达。他一来就問：妇孺疏散了沒有？他显然认为她們不应当呆在这里。下午他要同日本海軍提督商量这个問題。他认为通过租界进行战斗或追击，或者清軍通过租界前进都有可能。

在跑馬場附近昨晚开来大批清軍。黎元洪通知租界当局，他

将派军队通过租界去进攻，答复是不能通过。租界里的义勇队从早上六点就全体出勤。今天黎元洪又通知说，除非外国人设法让清军撤退，否则他就要进攻。

(12) 1911年10月18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16号函

昨晚在租界后面一个革命军也看不见，只有在刘家庙驻有一小队清军，我们都认为情况又安静下来了。可是在天亮时，革命军又沿铁路线向汉口开来，七点半钟左右他们就在跑马总会后面开炮，双方部队在铁路后面的旷野上遭遇，整个早晨都在战斗。到了中午；似乎清军在跑马总会这边，革命军在大智门附近。俄租界后面飞来流弹很多。下午两点钟我登上附近最高的一座楼房的楼顶上用最大的望远镜眺望，也只看到附近旷野有一些苦力在游荡和难民在跑来跑去，别的看不见。汉阳龟山上有两三尊大炮，武昌方面除了蛇山上的一个地点有几个人以外，别的也看不见。昨天晚上和今天清晨一定又到了大批军队，因为“金陵”号轮船开上来时，看见刘家庙有大批的部队和许多装有马匹的火车。十点钟葛福来说，英国海军提督认为英国妇孺应当撤离汉口，因为其他国家的妇孺已经奉令撤退了。

(13) 1911年10月19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17(a)号函

据今晚消息，清军已经全部撤退，革命军得到大量军用品，得到的大炮和弹药比他们带来的还多。清军撤退时只留下后卫部队，他们一直坚持到全部队伍登上民船撤退为止。据说所有队伍开往下游约四十英里的地方。原来泊在这里的炮舰也不见了。革命军方面说，他们在孝感一线已获全胜，消灭了几列车清军。至于中国炮舰的炮轰，据说是只消耗弹药，不得造成危害。事实也证明这一

点。炮弹到处飞，只是碰巧，革命军才会被打着。今天傍晚都督的乐队出来迎接革命军，在军乐声中，把军队送回去。沿着歆生路和铁路一带，两旁都挤满了狂欢的群众。据确实消息说，清军曾在油池附近向四个老百姓要东西吃，因为要不到，就把他们杀了。

据革命军说，渡江到武昌上岸的清军，已经加入革命军了。

目前在本口岸只有海关还挂着龙旗代表政府，也只有我和海澜两个人算是政府的代表了！这应该是个教训，如果大清帝国的邮政司是个中国人的话，那就不堪设想了。军政府正将各处逃难的乡民收容在难民营里，保证他们的安全并且供应食物。

(14)1911年10月20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18号函

据从下游开上来的轮船报告说，中国炮舰停泊在谏家磯和阳邏之間，距汉口约十二英里。谁也不知道它们为什么开走以及现在作些什么。刘家庙作为作战的军事基地，似乎毫无用处，但是只要铁路线还保持完整，在这里上下部队倒是适合的地点，现在还不能解释为什么清军从这里撤退而把輜重丢下。看来清军无论如何不能控制和利用刘家庙了。

听说英国海军提督承认，他对这次战事情况也不理解。清军今晨也许会向武昌猛攻，否则革命军所说过江部队已经加入革命就是真的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谏家磯到汉口之間已经没有清军，全市的人都认为革命军取得了重大胜利。

最近从下游开来的轮船报告说，在阳邏这边只有三艘炮舰和两艘鱼雷艇，其他两艘炮舰泊在九江。

白尔尼昨晚告诉我，军政府说要派人来见我。海澜也告诉我，他曾到武昌见过黎元洪和其他人员，他们坚持要检查邮件，最后才同意对邮政局不加干涉。海澜说，汉口市區一直到汉水边，几乎空

无一人了，但是武昌到处人满，商店都开门，生意很好，人民安居乐业，革命党人非常和蔼可亲。整个上午不断有部队开到刘家庙去增防，正在阵地加强防御工事，大口径的炮也运去了。

(15) 1911年10月21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19号函

今天下午我应邀参加领事团会议，讨论有关违禁品的处理问题。汉口各领事接到黎元洪来文说，他将派人检查轮船上除了邮件有无私带信件，如果查出，信件或船就将没收。这话的意义不很清楚。文中还提到哪些物品是军用品，不准供给满人。各领事听说已派定一个新海关监督，但是我却没有听说过，希望不是真的，免得引起麻烦。奥斯特劳佛赫夫(Ostraverhkov)问我谁负责海关，我回答说，我曾接到道台的公文，要我照旧工作，以后就没有再听见说起。他又问我对违禁品如何处理，我答复说，除非被迫改变办法，仍照旧章执行。各领事同意我只能这样做，但是他们都为我的处境担忧。他们又继续讨论能否承认黎元洪和是否答复他的问题，因为既不能一直拖延下去不答复，又怕拒绝他而引起反感。

据说中国军舰上人员很少，只有几个主要水手，既缺食物，又没有钱，什么也没有；这大概因为有一位船长看见一艘军舰打信号表示船上没有油，不知道该怎么办，因此才有这种传说。

一位德国军事教官已经来这里，据他说孝感驻有两万北方军队，配备有克虏伯大炮等。过去清军的态度似乎是“我们不参加你们的叛变，但是也不同你们作战”，只有这样一支真正强大的兵力，才可以改变这种态度。我们这里听说两江总督曾表示，他已经解除了大部分部队的武装，只留一千五百名满洲军和六千名他认为可靠的军队。

(16) 1911年10月22日安格联致苏古敦函

11日和12日来函以及由墨賢理轉的副本都收到了。这些信都从上海来，比你发的快信到得晚。

我今天发电报到九江，再由那里用信寄給你。你通过青島发来的无线电报，三小时就收到了。我正向政府請求派一艘有无线电設備的巡洋舰上駛汉口，以便常常通訊，不依賴各使館。

局勢仍然不明。我們不知道革命党是否已将铁路切断。政府軍隊正向信陽州集中，袁世凱好像不急于行动。

革命党有一个星期的時間，但是并不切断铁路，我不懂这是什么道理，因为如果現在将政府軍截断，政府軍就进退两难了。除非他們有意留下铁路，誘使政府軍走这条路，那样才可以理解。我怀疑政府軍在不熟悉的地方行軍是否适宜。我认为政府應該从海路出兵，根本不應該由铁路运兵。

刚收到广州轉来的电报說，长沙起事了。宜昌未经战斗就已经反正，如果其他地方相继反正，也并不奇怪。我恐怕这个朝廷已经动搖了。也許最好全中国都反正，这样可以减少流血和混乱。

我很为长江上游的海关人員担心。宜昌关稅务司葛礼 (R. A. Currie) 說不必为宜昌的安全担忧，但是湖南軍隊能不能控制，我不能肯定。我不了解为什么不能立刻派两艘炮舰到那里去，不过他們大概要等到更多的大船到达汉口以后才派。

如果再有一些城市反正，这里就会发生恐慌，滿人就要跑了。到現在为止一切还平靜。

你需要的錢，墨賢理会送給你。現在当然沒有監督的經費或任何厘金攤款了。稅款归誰拿去？

(17) 1911年10月23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 120 号函

昨天早晨有人从刘家庙回来說，那里最少駐有两万革命軍，是士兵和苦力混合在一起的。武昌的軍事教官富士上尉 (Captain Fuchs) 和一位日本大佐从前线回来，他們曾到达譙家磯附近，日本大佐后来觉得有危险就沒有再前进。据他說，革命軍据守在譙家磯对面的造纸厂里，清軍則在下游約两英里的地方，双方已经开火，战事即将爆发；他认为另一股清軍正从张公堤对面进军，包抄刘家庙的革命軍。这时候他們又遇到一批外国人从前线往回跑，其中一位情况很狼狈，手指擦伤，帽子丢掉，褲子也撕破了两块。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他正在沿譙家磯河边一带搜取战利品时，突然发现自己处于清軍猛烈炮火之下，他只好从堤岸上爬下去，但是已经被子弹打成那个狼狈相。到了中午我們接到革命軍全部撤退的消息，有三个人在前线拾到些子弹带等回来，因此引起很大的恐慌。不过枪显然是随便乱放的。我不相信任何外侨对于双方部队的所在地是弄清楚了。一个邮差从灡口东面十里的地方回来說，星期六由铁路运来的清軍不超过四千人，他們沒有食物，只好向当地索取，可是跑馬总会附近的老百姓知道清軍紀律不好，老早都逃光了。

目前消息很乱，一时听說軍舰在阳邏，后来又說在九江，有的又說向譙家磯炮队开炮，因此我們得不到确实情况。

黎元洪說，他已经派人去夺取长沙，因为湖南巡撫沒有履行他所提出的要求。他还派人通知太古公司的布朗 (Brown)，要求維持武汉和长沙之間的輪运，并且願意付一切費用。

一星期收了关稅将近九千两。

(18) 1911年10月23日苏古敦致安格联函

今天下午四点钟，革命軍的前鋒部队带着大炮又占領了譙家磯和造纸厂。他們在那里的力量是很强的。清軍在此以前占領了上面的两座桥梁，並沒有遭到抵抗。革命軍方面表示，如果清軍明天不进攻，他們就要进攻。清軍似乎沒有大量部队，而只有零星队伍。据老百姓說，清軍駐在河南边境一带，并且强迫老百姓当兵。

汉口《每日邮报》（“Hankow Daily Mail”）兼《紐約先驅报》（“New York Herald”）的战訊記者黑司可克（Hiscock）今天从譙家磯那边回来，据他說，武昌发现滿人往井里下毒，昨天抓到一个已经处死。清軍的这种行动如果属实，真是愚蠢之极。

(19) 1911年10月24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 120 号函^①

今晨八点钟譙家磯又发生战事，詳細情况还不清楚，我相信不过是小接触，可能是試驗新兵的战斗力。目前逐渐可以肯定的是，北方軍队已经开到湖北边境，而这里的軍队也迎上去抵抗他們。

早餐前日籍帮办古閑次郎來說，一位日本軍官告訴他，黎元洪曾表示这一两天內要接管海关；薩鎮冰已经投向他一边了。古閑希望知道，如果他們来接管，我将怎样处理。他这样問，也不知道是否仅仅出于好奇心。据說薩鎮冰正等待軍舰补充好煤斤和軍火以后才回来。

新任命的那位道台姓张，他过去担任过好几家报纸的主笔，这些报纸都有排外的傾向，以致各国領事請总督封閉了几家，后来这些报纸都停办了。今天华籍帮办郭正乾告訴我說，午飯时有一个

^① 編者注：本函与本編第17号文件原編号重复。

不相识的人到海关来对他說，黎元洪要接管海关，来問他我是否移交稅款。如果不交，准备怎么办。郭正乾答复他說，稅务司无可移交，因为稅收还不敷开支；同时也告訴他，如果他們接管海关，别的口岸也不会承认。这两点都是今天上午我告訴郭正乾的。如果他們要求接管，尽管来好了；我至少可以主张照現在办法收稅，并保管到事件全面解决时为止。

(20) 1911年10月25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 121 号函

关于昨天战斗的各种消息都是极端矛盾的。黑司可克告訴我，他整天都在革命軍的火线上，革命軍死一人，轻伤三人。清軍放的炮比較少，多数都沒有射到目标，而开花弹也常在天空就炸开了；但是他所描述的情况已经够使革命軍惊惶了。第一次遭遇战时，似乎沒有人指揮，后来才来了一位姓何的軍官。傍晚时，他說准备在晚上运来較大口径的大炮，以便夺取灑口，在此以前，革命軍的大炮对那里轰击了一些时候。清軍的大炮弹击中了造紙厂，因为烟囱是个很好的目标，可是革命軍已经从那里撤走了。革命軍所用的大炮安設在铁路线上，毫无掩蔽，不知道他們为什么不把炮位設在铁路路基后面。作这样糊塗的事，說明他們的兵員主要是新招募的，而且沒有指定的軍官指揮，只是讓他們在那里瞎忙。革命軍整天都用小火輪往下面輸送軍隊，我第一次清楚地看見一艘小火輪，挂着他們的旗迎风招展地从近处駛过。午飯时，黑司可克告訴我，双方都在譚家磯附近偵查，据姓何的軍官告訴他說，如果繼續下雨，他們今天就不打了，否則两点半开始打。雨下得不大，据我所知，在譚家磯的大部分革命軍，都是在露天毫无掩蔽的。

今天有两艘輪船到汉口。据一艘上的人說，中国軍舰由九江向上游开駛，另一艘上的人說是开往下游，可見我們得到的消息的

可靠程度了。这些军舰是否将投向革命军呢？关系是很大的。在肯定舰队已经真正反正以前，很难设想九江会响应革命，因为那样舰队就会把九江打得粉碎，除了道义上的支援以外，九江对于革命军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据姓何的军官说，灕口清军的炮，已经沒有开花弹了，这说明为什么昨天他们发炮那样少。

您15日来信收到了。您看到这里局势的严重，使我很高兴。您沒有给我任何指示，我也很感激，因为这表示您对我信任，也可能是以为我既然在现场，应当由我自行判断，不给指示就可以使我不负违反指示的责任。就这样我的责任已够重了，不过还不至于急白了头发。我只求在渡过难关以前，我们的人不至于被踢出去，也就行了。

您来信说得很对，一切要看北方军队的态度，其次是海軍的态度。表面上看，好像北方军队缺子弹是真的，难道他们不是依靠这里的兵工厂吗？不过我却认为缺乏军火的首先是革命军。从目前情况看，似乎北方军队既不拟投向革命军，也不愿对革命军作战。

我认为最好还是用我的名义将所征收的税款保存起来，其实这和拨到您的名下是一样的，不过他们如果来接管海关，我就可以说在大局平定以前，我将保留税款，不交给任何一方。我必须保持中立，并让别人知道我是这样做了，因为在这里我们完全在他们的掌握中。如果他们采用任何形式来接管，我就要求他们支付11月3日到期应拨的厘金摊款。既然他们负起责任来，他们就必须付帐。也许我们可以用不付摊款就会损害中国信誉的话来吓唬他们，使他们不敢不付。革命军政府已经公告废除厘金，认为这是一个使各方面都受害的苛税，并且豁免了到期未征的钱粮等捐税。

汉口英文《楚报》（“Central China Post”）主笔阿克博（Arc-

hibald) 派人来问我, 革命军已接管海关是否确实, 他并且告诉我說, 岳州和长沙都已经换了他們的旗了。阿克博要公布这些消息。我費了很大的事才打断他公布这些消息的念头。

(21)1911年10月26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 122 号函

黎元洪通知各国領事, 他已经任命一位交涉司, 他本人事务繁忙, 不能随时接見各国領事, 表示很遺憾。

昨晚在“大通”輪船上, 有人想抓走一个滿洲妇人、一个少年和一个小孩。因为英国海軍提督不准軍舰带运妇女, 因此他們被帶到領事館去。晚餐后, 領事館的警卫发现有个鬼头鬼脑的人, 就报告葛福。当警卫准备查問他的时候, 那个人就跑掉了, 幸好警卫沒有开枪。那个人到領事館去显然是搜索上述那些滿人的。葛福已經用私函把这件事报告黎元洪。看来黎本人是願意保护滿人的, 可是有些下属不听他的話。

諮議局方面又派人来和郭正乾会談, 他們要郭正乾不让我知道这件事, 只叫他私下探听我对于他們接管海关的态度。郭正乾說, 他們要另外任命一个监督, 不由汉口道台兼任; 这正和我所听到他們想任命郭正乾为监督的消息相符合, 而郭正乾对这事有顾虑。我請郭正乾告訴他們: 我已经表示过, 如有必要, 我願意私下会談, 但是如果正式接触, 就使双方都很为难; 我是总税务司的雇員, 只能听他的命令, 只有他通知我任何人的任命以后, 我才能予以承认。您駐在清政府的所在地, 正如我駐在革命政府的所在地一样, 因此我尽可能不向您請示而先采取行动, 否則必然使您处于尷尬的地位。鉴于我向他們提出处理大清邮局和保护滿人的建議都被采納了, 因此也希望他們采納我对于海关的合理建議, 并且要求他們让我独自維持現狀, 暫時不正式同他們来往, 这样既可維持

貿易，又可取得各方面的信任。他們要我下旗，我回答說，挂旗并不是想同他們为难，不过是使外界都知道海关仍旧照常工作，大家可以安心。下了旗也許貿易会立刻停止，我就不能保证了，等等。这真可笑，他們对我怎么想，我才不在乎呢。我的目的是在中国人眼中抬高海关的威信。如果清政府胜利了，他們可以认识到海关是个什么样的机关；如果革命軍胜利了，也可以向他們证明海关是公正的。当然，最簡便的方法是什么事都向您請示，一切責任由您来負；但是那样作您也不能按章办事，因为您只能承认清政府，如果您下命令而我不能执行，政府就要說您的属員不听您的命令，您就要为难了。清政府不能維持电訊交通，使我們无法联系，我沒有請示而行事，即使他們有意見，您也不至于受責备。本来我可以請德国人代发电报，但是这种电报必須经过检查和批准；如果我向革命軍表示必須向您請示，他們也会立刻由长沙或广州发出电报，不过，清政府不能使我們保持联系，那是它的責任，我們又何必那样办呢。

有人問我們是否准許报运煤斤供給中国舰队，我回答說，軍用物品只能凭北京政府的命令放行，如果装运煤斤到通商口岸，当然可以按通常手续办理。昨晚中国商会来函詢問，可否准許报运銅元到宜昌去供应某將軍。我将該函退回，并且告訴他們，如果是一个將軍的，我就要当作軍用品看待，必須要有正式命令；如果是商会要运銅元去宜昌作救济之用，他們可以报运。

(22) 1911年10月27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 123 号函

有三艘阿姆司特朗厂造的巡洋舰已经开过了南京，想来今晚将经过九江炮台，如果他們认真要干而且有点胆子的話，他們可以冲到武昌上游，把武昌打得粉碎。据确实的报道，袁世凱已到达离

这里約一百五十英里的地方，与蔭昌在一起，他的大炮比革命軍的炮还要大。逃难的老百姓带来許多坏消息，据說士兵行为残忍，缺乏食物。

今晨天亮时，双方在刘家庙附近开始炮战，显然两方面的重炮都在使用了。炮舰也开上来参加战斗，但是过了一些时候就开走了，据說因为有一艘被击中三次。十点半钟停止炮击后，又看見他們开上来。許多載炮的民船停靠在铁路堤外边，有些炮弹落在它們中間，可以看見它們載运一些伤兵駛回武昌。清軍的炮似乎很不高明，因为他們发射的炮弹都在离地面几百英尺的高空就爆炸了。从租界里一所楼房的屋頂上，我們可以看見炮弹在远处的工厂烟囱高空爆炸，偶尔有一两个是在低空或地面爆炸的。許多人都跑到铁路线一带去观战，只看見极少数的革命軍毫不在乎地往回走，可見浪費了很多的弹药，效果并不大。据革命軍方面报导，他們从三方面进攻，因此我們应当听到一些战果，但是這場战事还看不出胜敗来。昨天革命軍說，他們已在灑口上面突破清軍的交通线，并且包围了清軍，如果属实的話，又很难想像为什么在刘家庙有遭遇战了。这消息恐怕不可靠。

今天早晨，有几个士兵到海关来质問为什么还挂龙旗。我告訴他們，最好离开租界去干他們自己的事吧。最近几天，許多外侨曾来拜会我，他們想知道海关是否打算照常进行工作，革命軍是否已经或将要接管海关。我一貫的答复是，除了謠言以外，我不知道有革命存在。三井洋行的经理从上海来到汉口，他经常是在这里的；他說他們有价值几百万的貨物待运，不知是取消合同好还是装运好。我告訴他說，我打算照常工作，虽然我不能保证一定做到，但是願意以五十元对五元同他打賭，不管局势将来如何結束，这里的海关总会照常工作的。他表示他們也打算照常工作。昨天我們

收了大約六千兩的稅。

郭正乾昨天表現非常惊惶不安，他称病要求早些离开办公室。我告訴他，我已经写报告給您了，如果革命軍坚持要他担任監督，我将下命令叫他去就职，这样他就可以照革命軍的意思办，对政府方面也可以有托辞。我这样表示以后，他才高兴起来。我对于華員的处境很同情：南方人怕被清軍杀害，因为舰队里都是他們的同乡；北方人也感到安全可慮，因为清軍都是北方人；本地人又怕被看成是清政府的雇員。他們現在也觉得还是不逃难的好。这几天，海关有两三个苦力和更夫大概是投革命軍了，租界里許多仆役也向主人辞工去投效。

今晨清軍在密集火力和炮舰的掩护下，又向刘家庙的陣地进攻，他們已推进到跑馬总会附近，但是到午飯时又退回去了。革命軍向跑馬总会这边撤退，海軍的炮火已经打到高尔夫总会以南了。

(23) 1911年10月28日安格联致苏古敦函

你10月13日到20日的来信都收到了。今天晚上我收到你的电报，虽然沒有日期，但估計是今天经由德国无线电台发的。德国报务員不懂英文，弄的一团糟，但是还可以看出，昨晚这里得到的政府軍打胜仗的好消息是正确的。我希望現在的混乱情况不久結束，重新恢复秩序。你們在汉口的遭遇，是尽够你們受的了。听见稅款沒有問題，我很高兴。星期三我向长沙关稅务司伟克非(C.E.S. Wakefield)发了指示，告訴他怎样做，还不知道他做的怎么样了。

昨天这里发生恐慌，对于政府來說，情形是很危急的，不过今天的好消息可以安定人心并防止其他动搖的地方投向革命党方面去。財政情形坏极了，要恢复正常还需要做許多事。

(24)1911年10月28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23(a)号函

今天炮火激烈，租界里到处都有流弹飞过。昨天下午清军大举进攻，三点钟以后，有四列运兵的火車通过刘家庙开来，到四五点钟的时候，进攻的兵力据说有五千到一万人。但是，虽然革命军都是新兵，据报纸说，他们加强了炮队，打的很勇敢。下午六点钟，英国副领事来告诉我，薩鎮冰今天下午三点钟要进行炮击，炮舰都将离开，只留一队人保卫租界，其余的人一律撤退。我立刻定好“湘潭”的舱位，这是我和太古公司早已约好的。后来知道是劝妇孺走，希望男人留守租界。

(25)1911年10月31日苏古敦致安格联函

革命军表现得非常勇敢。清军对于抓到的人非常残忍，他们的军官也在抱怨。上级告诉他们到这里来是保护外侨免受盘据市区的土匪侵害，但是，我听说他们是奉令火烧三镇的。汉口市内的人差不多已经逃光了。清军的伤兵没有人管，如果抬进医院时被军官看见，也立刻拖出去，因为他们怕伤兵知道真情。有些进了医院的伤兵说，如果早知道真相，一定加入革命军了。薩鎮冰的舰队，并没有能使譚家磯对岸的炮兵停止开炮，战事不知道要拖多久呢

(26)1911年10月31日苏古敦致安格联函

中国炮舰仍然没有来，是否效忠清政府，许多人都很怀疑。除非军队又被赶回来，在租界里作战或抢掠的危险，显然已成过去，余下的危险就是流弹和炮轰了。炮轰看来对我们不会造成多大的损失。中国人仍然很恐慌，许多仆人回来以后又逃走了，他们相信租界总有一天会夷为平地的。我担心这样演变下去，最后会形成

强烈的排外情绪，据报道虽然一部分北方军队对外侨态度还好，但是大多数是很无礼的。我们相信，不管怎样，他们总是要焚毁市区的。不过看起来要把革命军赶出去，他们也不得不如此。任意焚毁市区总是一种罪恶行为，但是在袁世凯的统治下，结果也许会重建一个新城市。

今天由轮船载来八十名铁路工人，他们拒绝上岸，我还不知道结果如何。好几艘轮船都遭到双方军队的射击。一位炮舰上的军官去见黎元洪，交涉令军队停止对商船射击的问题。据他告诉我，武昌大军云集，人人似乎都很兴奋。据报道说，革命军在汉水两岸布防，因为袁世凯的大军向汉水开来；武昌方面也有大军，但是还看不出。革命军对洋人大为愤慨，因为据报道清军里有德国教官，而怡和公司的轮船也为清军装运军火和部队。

(27) 1911年11月2日苏古敦致安格联函

昨天汉口市内大约烧去一半，情况很凄惨。今天早晨清军指挥官说，其余一半也要烧。十点钟左右，日清公司的仓库燃烧起来，从那里起沿河街一带都在燃烧。太平路后面一带没有烧。现在已经没有危险了。我准备了几只小火轮，随时可以运载海关的公物。清军在太古码头纵火焚烧民船和舢板。海关的旧房子中了几颗炮弹。我到那里去时遇到一位清军的下级军官，我带他到一个地方，告诉他从那里起是太古洋行和海关的财产，请他要求他们的长官不要放火焚烧，他答应了，并且吩咐一个哨兵照办。

(28) 1911年11月6日安格联致苏古敦函

10月19日到28日的来函，都已由墨贤理转来，我想来电也大都收到。你碰到这个困难时期，担心受累，我衷心同情你。我觉得你

干的很好，正合我的意思。为了表示我完全赞同你的行动，我已经在任调公报上发表，从11月1日起升任你为税务司。我有意不向你发指示，因为我不想对负实际责任的人进行干预，我完全信任你的见识和判断能力。重要的事，例如把华员聚集在一起不使散伙和保障税款，你都已经做了。

局势越来越坏。这里极度恐慌，朝廷自己甘心受屈辱，看来也没有用。这里现在实际上没有政府，我们都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上海、苏州、杭州和宁波都已投向革命党那边，我预料镇江、蕪湖、南京等地方也将照办。看不出清政府怎样能生存下去。这些地方反正，都是在清军汉口大捷以后，这是极为不祥的预兆，因为由此可以看出革命党正在有秩序地照计划进行，有意完成一个流血较少的革命。天津很不稳，北京会发生什么事，只有天晓得。这是他们最困难的问题，因为要一万二千名满洲军队不战而降是不能想像的。在这种情况下看到我们海关所有的人能够忍受并很好地执行任务，使人对海关感觉骄傲。我对伟克非和葛礼有点担心，因为他们没有从外国方面得到多少支持。我已经尽力设法派炮舰去。我希望伟克非已经把他们唬住，但是如果有炮舰在那里，更将是不能估计的道义支持。尽可能给他们鼓励和向他们提意见。

(29) 1911年11月7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24号函

昨天沿汉水上游一带，整天炮火不断。今晨五点半钟左右，听见市区后面有密集的枪声，许多流弹飞入租界。我又一次幸免于难，我刚走进花园就听见子弹的嘘声，在我旁边的一朵菊花被削掉了。约一个钟头后，在总会路(Club Road)有一阵骚动，原来是一个清军要将他的军装卖了好换装回家去看有病的母亲。他告诉我们说，有一部分士兵哗变，打了起来，他一连里已经有好几个被杀

了，因此他逃了出来。这可能就是流弹飞来的原因。我們听说革命軍准备在晚上十点钟进攻刘家庙，到九点半就听见那里有枪炮声。到了半夜时候，武昌和汉阳的敌人同时向清軍开火，枪炮声連續不断地响到天亮，以后只听见零星的枪声了。今天有人告诉我說，他看见有軍队向刘家庙开去，另一人告诉我說，他看见有几列火車的軍队从那里开来。这可能是調动軍队。据说駐在刘家庙的軍队抱怨他們沒有机会搶掠，一直在挨打。

武昌方面的大炮又开始打了，比平日早了三刻钟。昨晚中国軍舰似乎也曾开炮，但是現在又靜下来了。武昌的第二尊炮开火了，似乎打中了汉口市区或租界什么地方，这个炮比較小。

(30) 1911年11月9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25号函

昨天晚上清軍的两尊新型大炮，又不断轰击，今天早晨炮战也很激烈，現在武昌方面的大炮也加入了战斗。清軍宣称他們今天将用巨型大炮轰击，显然正在准备，但是那也沒有什么作用，他們纵然能把黎元洪从武昌赶走，他还是可以带着他的軍队轉到长沙或者南京去。我一周来一直在想，他們将成立一个軍政府，因为士兵开始理解到自己的力量了。黎元洪宣称，他已经通电各都督，有七省都督已经同意成立一个共和国，推举袁世凱为第一任大总统。

(31) 1911年11月10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26号函

监督黄开文要我派一个外国人到宜昌去，如果可能还要到重庆去，任务是替袁世凱探明端方的情况，我同意这样办。因为用信函来往不妥当，我現在派鈴子手魏士斐(H. G. K. F. Westphal)先到宜昌去見稅务司葛礼，并且指示他，必須葛礼认为十分安全，他才可以再前进；如果葛礼认为可以去时，他也应当向葛礼递一个辞职

书,这样海关就没有责任了。

清军的炮队都已出动到旷野去,准备轰击。昨天刘家庙和对方的炮互轰,直到刘家庙的障地被毁后,对方才停止开炮。德国电台将拒绝拍发任何有关战事的电讯,因此我没有事需要打电报了。

(32)1911年11月11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27号函

昨晚九点钟开始下雨,因此安静了一夜。在九点以前,清军从市区向租界开枪,在太平路值勤的人可以清楚地听见子弹飞过的声音。受伤的人每天增加。各国领事昨天已经提出抗议。昨晚我坐汤姆生(Thomson)的汽车同往江边,别的租界江边还很拥挤,当我们快到英租界江边时,则几乎没有人了。英国领事向北京请求将军队调开,不知道结果如何。这些军队是无能的,军官不能约束士兵,或者根本就不准备约束他们。英、德两国的海军提督今天都离开汉口,据说他们是去打猎,现在英国义勇队没有值勤,因为负责英租界防务的炮舰上的军官说他能负责。

有消息说,袁世凯在一两天内将正式宣布他到了汉口,可是大家认为近来他已经在这里了。据黄开文说,他们将发布告,认赔火灾的损失。

(33)1911年11月13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28号函

革命军对德国人非常恼恨,据说德国人供应了萨镇冰的舰队两千吨煤,并且供应大米给陆军,这些事当然对一般外侨很不利。

(34)1911年11月14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29号函

昨天下午英租界里落了很多炮弹,到傍晚算来至少有三十个,幸而没有伤人,不过经常听说某人险被击中的情况。这里英国当

局的举动真是丢脸，在此地中外人士的心目中英国已经声名扫地，恐怕要费很大力气才能挽回。葛福最初作得很好，可是自从那位英国海军提督来后，或者说清军来后，他就弄得一塌糊涂，我看这都是由于那位提督高谈中立搞出来的。我给您描写一下这位提督，这位先生说过的惟一有道理的话是“不了解情况”。他的行动也证实了这一点。实际上他只是乘着他的“游艇”出去游猎以后到这里来一下，然后准备再去。派这样一个人来真是不幸。他所派来的军舰，都是相当小的。目前急需派一只英国巡洋舰来，无论是否有用，至少也可壮观。事实上，所谓中立，只是千方百计掩护清军，任令他们侮辱我们，给我们不便，而不提出异议；革命党对我们非常好，但是还是向他们要求优待。清军把他们的军火都储存在法、俄两租界后面的半西式的房屋里，并且在各处安设大炮，使英租界处于火线以内。这种所谓中立，只能引起排外情绪，使革命党来反对我们。袁世凯赠送一千担米给租界里的医院，现在他们发现这些米是德国人的，存储在租界的一个仓库里，一向是用来供应清军的。在这种情况下，医院不得不拒绝这项赠品了。在中国历史上的这个紧要关头，这些想夺取中国政权的人，行为很公正，而外国人竟然用这样不高明的阴谋诡计来对付，这件事令人感到可耻。

黄开文通知我，他已被任命为道台，因此我明天将把已收的税款汇到上海总税务司帐内备用，如果银行能办，今天就送去。黄开文可能要求提款，我又非拒绝不可，一开始就发生争执，没有什么好处，而且这种争执是可以避免的。清军方面既然任命一位道台，革命党方面必然采取相应的行动，那将是一个僵局。

听说银行今天可以将款汇出，我除留下关平银二百两以外，汇出四万两。上海已经代我们征收一点出口税，我让中国商人在上海付，他们在这里付不出款。

(35) 1911年11月15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30号函

前夜下雨，昨天又下了一天，因此事情不多，只有革命軍向这边进攻过两次。

中国炮舰的态度仍然不明，显然舰上有很多人已经逃走了。如果他们投向革命軍，黎元洪就能炮轰刘家庙并且封鎖铁路线，不在龟山架炮也可以轰击江边的炮兵陣地，这样就可以封鎖大江，防止清軍渡江或順流而下了。

武昌方面革命軍内部互不信任，据说有人捲款一万五千两溜走。也有人說他們内部出了“叛徒”。目前各地都加入革命，势必发生紛爭，例如上海方面就主张以上海为首都。

(36) 1911年11月19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34号函

昨晚又有間歇的炮声和机关枪声，显然是革命軍向歆生路进攻，后来又被击退，到今晨四点钟铁路后面还可看見来福枪的閃光。今天中午，看見有一艘巡洋舰和一艘炮舰开来，向灕口开炮。据輪船公司方面的消息，鎮江有十五艘軍舰悬挂革命党的旗。清軍的士兵在到处打听怎样去天津，三块钱乘船行不行？他們說不願再作战，但是投向革命党已经太晚了。

昨晚英侨开大会，通过了一件抗議书，对下列事項提出抗議：英侨沒有得到保护，不重視英国利益；将不真实的消息发电报給上海报館登載，以致許多英国妇女回到汉口；不重視保护长沙和宜昌的侨民。大会还分別发电报給駐华公使朱尔典(J.N. Jordan)、英国外交部和伦敦中国协会，要求派一营人来汉口駐扎。

(37) 1911年11月20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35号函

昨天中国“舰队”的行动引人注目，我只看见一艘巡洋舰，别人说有两艘。午后他们开了几炮就向下游驶去。我们吃完茶点后，又听见炮声，急忙去看时，正看见一艘鱼雷艇遭受攻击，岸上的大炮掩护着它。这艘鱼雷艇为什么要上驶，也莫名其妙。巡洋舰这样做，显然是要卖弄一下。据清军说，当它上驶时，他们以为是一只外国船，因此没有开炮；这有些道理，因为可能把它的旗帜看成是英国海军的白旗。其实这个旗更方一些，在角上有一块，其中有白色或黄色的球形。最初它开行并不很快，并且离岸边不远，它似乎曾将船头调向而利用两侧的炮位开炮，最后很快地驶过火线。据离得很近的人说，炮队已经停止轰击，可能是缺少军火。它可能被击中六次，据一位在日本租界边高塔上眺望的人说，炮弹打得很高，许多都落到鱼雷艇那一边的水中，船的中部中了一弹后，为烟尘所包围，可能是打中了烟囱，但是它仍然鼓足速度上驶。它所表现的勇敢是以前的军舰所没有的，但是它的炮手敌不过清军的炮队。从大炮、军火以及训练来说，清军都占优势，有了大炮和军火可以使他们渡过难关，如果北方和南京守得住，他们还可以击败对方。谣传北京也缺乏军火，不过有钱就能够买到。革命军的炮弹质量不好，对我们和租界来说，倒是一件幸运的事。

武昌革命军的内部有些不和。老一批人都被排挤，新加坡出身的人们代替了他们，这些人似乎认为自己什么都知道。看来革命军不可能再保持他们初期的良好标准了。如果他们同意提出的条件，对目前来说当然最好，但是清政府名义上仍然存在，将来大概会引起麻烦。我们相信清军有迫击炮和大炮，他们不可能不准备进攻武昌。问题在于军事实力，这方面的情况我们还不能判断。

今天又到了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鱼雷艇。我们都到“大福丸”上去看鱼雷艇开过。船上日本人的表现很令人注意。鱼雷艇逃出火

线后，他们都拍着胸膛表示高兴。那艘巡洋舰开上来和开炮的时候，那些日本人几乎要欢呼了。与此相反，在江边的许多中国人倒也不过稍有激动。

(38) 1911年11月21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36号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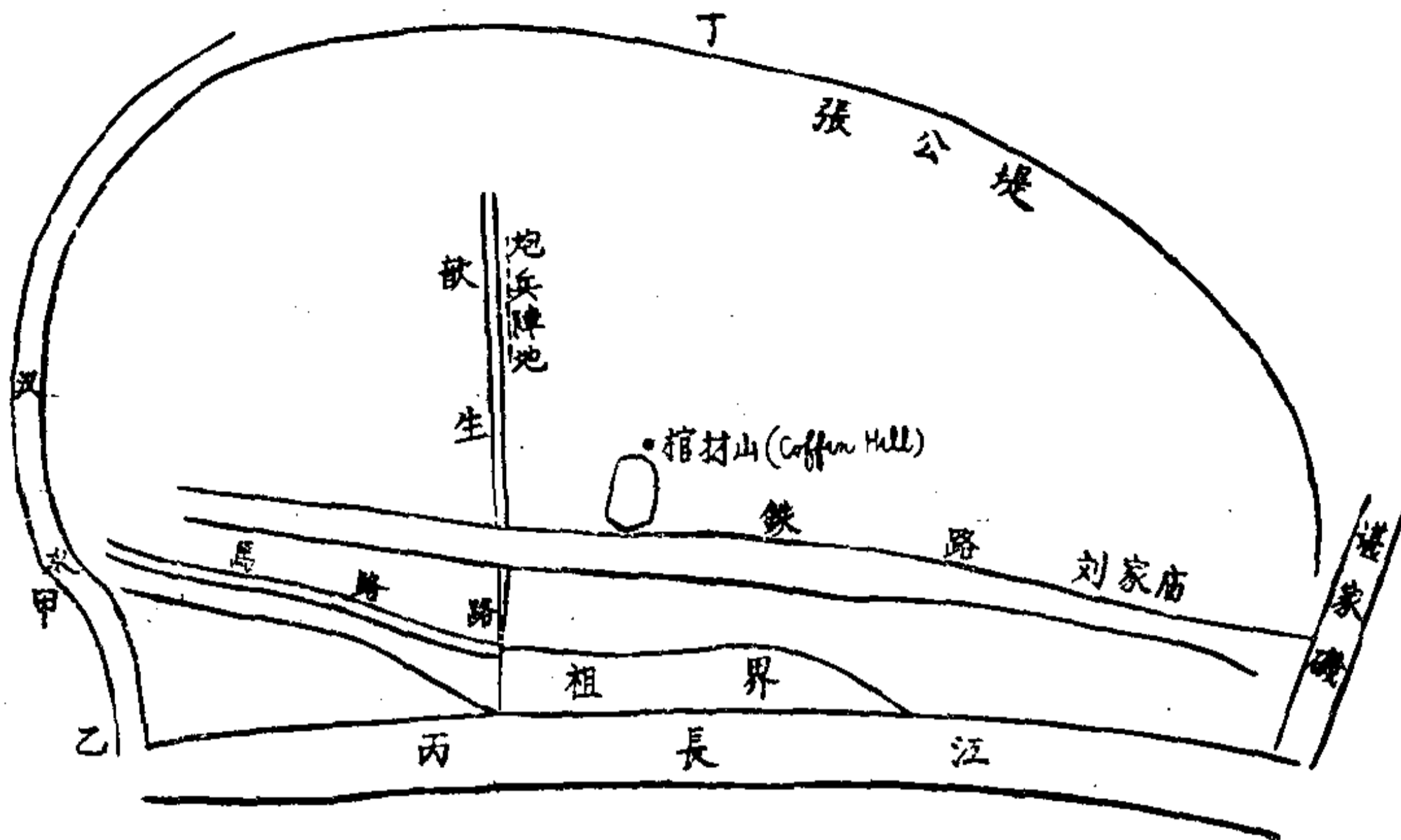
那艘巡洋舰的行动，远比我们所想的更为勇敢，这是中国新气概的表现。它本来是开往上游送本船军官去赴宴，正要抛锚时，看见鱼雷艇遭受攻击，立刻掉头下驶，去给岸上炮兵队一点厉害。它的烟囱被打了一个洞，前桅有了弹痕，死了一人，轻伤三人。黎元洪派巡洋舰去协助攻打南京，炮舰因为水位关系开到这里来了。黎元洪说，他不想在这里发动攻击，而是由安徽、江苏、河南三省向北京进军，并在那里过冬。张彪现在大智门指挥。黎元洪形容南京的张勋说，“他和张彪一样，是一个只知道要钱的庸人。”

军政府的“外交司”在德明饭店设宴招待日本和其他国家的记者，有十五个日本人和两个日本海军军官参加，雷德(Ross Reid)和英文《楚报》一位记者也到场。据雷德说，革命党方面到场的大部分都是青年，有好些是冒失鬼。主席讲了二十五分钟的话，翻来复去还是那些话，无非是要求外国报纸给予支持。他讲完后，雷德代表报界作了答复。一位日本军官建议为革命军的胜利干杯！

据报昨晚清军已经大举渡过汉水，但是我们没有听到什么枪声，可能不确实。现在已经可以提出一些议和条件来谈判了，例如皇帝仍保留，由汉人任摄政；几个好的满人仍留职；由列强保证实行宪政。我不知道这些建议可否向黎元洪提出，经他同意后再向列强接洽。

现附上星期五晚上黎元洪准备进攻的简图和说明如下^①。

^① 编者注：这图是不成比例的，原图用铅笔草草划的。



甲：在清晨两点钟渡过汉水；

乙和丙：再过半点钟，分别渡过汉水和长江；

主力部队渡江并沿张公堤向刘家庙和铁路桥梁进攻。

主力部队到达了丁点，乙和丙也完成了任务，而甲的指挥官睡到早晨五点钟才起来，这就使得主力没有佯攻部队的掩护而被清军发觉，并且遭到清军的全力攻击。甲的指挥官已由军事法庭判处枪决了。

(39) 1911年11月22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37号函

过去二十四小时平静无事。我相信清军在上游渡过汉水的消息是确实的。黎元洪表示他并不怕清军渡过汉水，因为他们必须经过一个狭路，那里有重兵防守。看情况似乎清军另有一部分部队隔着汉水进行炮击，想切断狭路的守军；还有一股是在汉水上游进攻，因为龟山上的大炮似乎改向那方面轰击了。

我托黄开文代发给您一件密码电报如下：

“鉴于双方势均力敌，調解时机似已成熟，我可否与黎元洪接触？您对双方情况都了解，我对此地也是这样，别的談判应停止。赫德爵士(R. Hart)曾经办中法条約等，此次中国内战由总税务司出面談判也最为适当。建議談判基础为：幼帝仍保留，但移出北京与腐敗宮廷断絕关系；按照教养日本皇子的方法予以教育；宣統仍由父母照料，再添一两位汉人摄政；将来的皇后应为汉人；陆海軍高級官員由汉人担任；最近頒发的諭旨仍有效，但皇族或滿人有能力者仍可留职；如革命軍要求賠償火焚汉口市区的損失，应由滿洲亲王等賠償或捐錢重建。附近各口岸秩序良好。”

(40) 1911年11月24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38号函

最近三天的战事总起来說是集中在汉水上游。据黄开文說，在汉水对面有一万三千清軍，我們知道已有三千清軍在蔡甸附近渡过汉水，他們还尽力想在下游搶渡。一般认为清軍已经逐漸得势，但是他們仍像三天以前一样集中向礄口附近的山上轰击，这又似乎說明还没有进展。兵工厂仍在努力进行工作，棺材山上的大炮用开花炮弹向它轰击，从炮声和炮弹声来判断，这些炮是很好的最新式的克虏伯炮，在以前的战事里沒有用过。革命軍每天晚上经常向汉口市區进攻，据說都为机关枪的火力所扑灭。昨天整天都听见密集的枪炮声，到晚上更是激烈，常有三尊炮同时轰击的巨大响声。有人說德租界的义勇队已经出动，因为清軍被击退回；看来不确实，因为我們还看见他們向前线赶运軍火。从租界里最高的屋頂上用望远鏡看得很清楚，汉阳那边的山上仍然由革命軍駐守。伤兵很多，許多革命軍的伤兵都运到医院里。有一位中国女医生主持这里的紅十字会，她和中国担架員一起每天往来救护伤兵，前阵两晚就抬了一百十名进来。她的个性奇特，认为男女平等，晚上

可以同住一室。她工作得很起劲，可是她决不照管一个清军。

美孚油公司的一座油池正在燃烧，刘家庙附近也在燃烧，它们都是被巡洋舰的炮火击中而起火的。中国人坚持说铁路桥梁已被炮火击毁，但是邮件仍可通行。据调查，邻近租界的一部分市区没有被烧，那里还不缺乏物资，只是清军不准居民出门，甚至不准出外取水。

我们听说南京已经被革命军攻下，舰队和陆军都向武汉开来，这消息会给这里的革命军更大的鼓舞。消息是从日本的无线电报得来的，但是英国的电讯则反驳了这个说法。目前这里的人们都大声疾呼：唯一的办法是谈判。一个士兵告诉我，他作战是因为“袁世凯要他作战”，至于对谁作战他就知道了。这表明袁世凯在士兵里的威信。

(41) 1911年11月25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39号函

昨天战事的结果似乎只是双方互有伤亡。革命军的目的是向汉口市区的进攻，以抵制清军渡过汉水。昨晚八点钟攻击开始，以后几小时情况很混乱，清军在太平路附近两处放了火，风势使火焰向邮政局方向延烧过来，到深夜两点钟以前，我们这一带也很危险，幸而风停了。旷野上有一股大火，火焰冲天，法租界后面也起火，从油池燃烧起来的火焰是最可怕的。附近的大炮齐鸣，炮弹在市区和租界有的飞过，有的爆炸；步枪齐发，机关枪也很起劲。到两点钟才静下来。革命军的进攻被击退了，死伤很多。布斯(Booth)昨天在战场上替若干革命军伤兵包扎伤处，只要可能每个伤兵就拿起枪来重返前线，这种精神在革命军中是普遍的。

晚饭后我把关于目前局势的意见写了出来，一有机会就去见黎元洪。已经提出了什么议和条件，我还不知道。我们只依靠传

說，而在这个問題上，竟沒有傳說。显然皇帝的地位問題是个障碍。革命軍对于棺材山的炮兵陣地非常惱恨，他們說这些炮是在租界的掩护下，向武昌城内非战斗員发射炮弹，因此昨天租界里的炮弹，可能是他們有意打来的。

(42) 1911年11月27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40号函

昨晨我曾电告：“在七十小时的汉阳攻夺战中，除双方死伤外，毫无結果。革命軍士气很旺，星期五晚上革命軍反攻汉口，以后又靜寂下来。九江的軍隊和武昌的軍隊会合，向滌口附近进攻。革命軍方面断言北京缺兵員和軍火，財政困难，实际已毫无办法。”

据可靠消息說，黎元洪有五千訓練极好的亲信部队，至今还没有投入战斗。郭正乾曾到各医院去慰問伤兵，与革命軍的伤兵讲话时，他們都尽力坐起来并且很有礼貌，但是清軍的伤兵則很粗野，并且宣称如果伤好出来，碰到湖北人，不論是男的还是女的都把他們杀光！

从各种情况判断，汉阳已被清軍攻陷。中午看見有許多船向武昌駛去，以后又看見翻了的船順流漂下来，江边已经捞上两三只舢板，里面有士兵和难民的死尸，他們都是在渡江时被汉口市区的枪打死的。

(43) 1911年11月28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41号函

昨天的战事千变万化。革命軍虽然損失許多兵員，但是在星期日中午还是斗志昂揚。从各种情况看，清軍損失也很重，沒有任何收获。据我們所知，革命軍仍然据守爭夺了多日的陣地。汉阳失陷时他們是在那里的，当时后面是清軍，一側是汉水和清軍，另一側是湖沼地带，大概无法逃走。因此，如果不准投降，他們就只

能拚命或遭受屠杀了。

謠传革命軍里湖北人与湖南人之間有糾紛，据說湖北兵每人每月十元，而湖南兵只有八元。听說昨天有一个从武昌过来的人，像是一个穿便服的軍人，他談了許多有关的情况，据說星期日下午他們发现地雷引线都被割断，当时抓了十七个兵士押到武昌去处死了，引线修复以后又被割断，結果双方开起火来。据說清軍在自来水公司下面架便桥时，沒有人阻拦，过桥时也沒有遇到抵抗。从钢铁厂运来的伤兵也說，他們只是在那里守卫，並沒有作战，从龟山上下來的人向他們进攻，他們还不知道敌人已到跟前，并怀疑攻击他們的究竟是清軍还是湖南軍隊。太古公司的“吉安”輪船从上游开来时，路上遇見許多湖南軍隊往上游开去，这显然是集体逃走了。

革命軍現在要停战，如果不是由于那些从日本和新加坡回来的毛头小伙子当了权，而且別的地方的人离戰場又那么远，黎元洪以及初期掌权的人早就进行談判了。只要这里的人有力量，就可以不顾其他各地的意見，接受停战条件，那是最好的了。別的地方当然有可能继续战斗，不过我不相信会有这种事。这里的人当初要求立宪，已经答应照办了，除了君主立宪，其他制度在中国行不通。現在当然还有一件事情令人担心，那就是政府提出的条件太苛刻，以致黎元洪逃走，政府如果追击，恐怕是力不从心了。我想去問黃开文，他們的議和代表如果談判失敗了，可否让我出面来試一下。我們是沒有利害关系的第三者，有关双方做不到的事，也許我們倒有成功的希望。您可以放心，不到別无办法时，我是不会插手进去的，至于請您协助，那是北京方面的事。如果我能在星期三就进行調解，也許能使他們就范。当时因为正在进攻蔡甸，他們有点着慌，但是到了星期四傍晚，他們的態度又傲慢起来了。

(44) 1911年11月29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42号函

一般平靜，只是偶尔有炮弹飞来，今天早晨从南面飞来一弹打中我們放轎子的房間。据說汉阳方面的軍紀很好。清軍的軍官說，事实上並沒有开枪就占領了。

我正等着見黃开文，他就要回来了。大通来电說，有人在那里征收盐厘，并問是不是奉了黎元洪的命令。目前同黎元洪交涉最好是通过黃开文。我听說英国当局已经进行談判，但是我不願意去問葛福。

昨天有些人沿馬路往硤口去，据說，那里平靜，可是一片荒涼。湯姆(Thommy)告訴我，住在医院里的一位江苏籍革命軍軍官，听說汉阳失陷，整个星期日下午都在流泪，后来又有两位軍官去医院慰問，告訴他們消息不确，調查了死伤名单，并且发給每个伤兵两元錢。

(45) 1911年11月30日苏古敦致安格联函

昨天下午丁士源奉新任总督的命令来拜会我，并代馮国璋將軍問候。他同我談了一个多钟头，人很圓通，想来您必然也认识他。他首先表示客卿在中国是絕對需要的，特別在提到海关时說，“几星期以来你在这里代表着清政府的权力，海关已受到各方面很大的尊敬。”他告訴我，馮国璋不肯听葛福代表黎元洪所提出的停战要求，除非革命軍将炮舰交給一个中立的国家并且从武昌撤走，因此他們沒有进行談判。我問他清政府究竟打算提出什么条件，他回答說，他們只接受投降，他們当然知道巨型大炮能全面控制武昌。从他說話的語气里，他們似乎同情黎元洪，认为总督瑞澂和张彪对軍隊时寬时严，反复无常，應該負全部責任。他又說，其实

前几年黎元洪也表现过同样的弱点。

清军的大炮已经撤离棺材山阵地，今晨向武昌开炮的时候，我们这里就不再感到那么震动了。

前天傍晚我们绕着租界后面去兜了一个圈子。租界后面的街道上，差不多十室九空，太平路上的房子也大部分空了，到处弹痕累累。

难民川流不息地回来，其中有許多大概是别处的难民，想到这里寻安身之地。武昌方面说，他们不会投降，准备在这里打过再退到别处去。当然，他们大半都没有认识到自己所处的窘境。清军也没有料到能不战而取得汉阳，昨天他们又增兵到前线去。

(46) 1911年12月1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43号函

税款数字结出来以后，才发现还不到二万两经费的数目，因此不能给您汇款了。出口几乎全部停顿，我们只收到小部分外侨日用品的进口税，看来税收一时还不会好转。

昨天上午双方已经停止开火，听说又开始谈判了。清军开始将住在外国医院里的伤兵全部运出，因此传说他们将撤回北方去，看来撤走伤兵大概是防止他们与革命军或外侨接触。这些伤兵的处境确是困难，他们从来没有自己人照管，有几个伤兵，已经患了严重的坏疽症，这是医院里仅有的病案。

这里的清军又严格执行通行证制度。昨天我和一位军官一起去找丁士源的时候，他们也问我要通行证。他们可以发射大量炮弹使武昌守不住，但是他们能不能渡过大江呢？汉水上游可能有許多船只，而别处没有，他们可能过去一部分，但是只要刮三天大风就把他们切断了。

黄开文刚来过。他要去向葛福打听黎元洪的停战条件。他听

說外国商行准备供給革命軍軍火。

(47)1911年12月2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44号函

武昌諮議局因中弹而起火燃烧。黎元洪說，清軍炮打得很准，打中了六七炮，不过已经开了几十炮了。这里是他們原来的指揮部，他們本来就准备迁出，已经带了許多軍隊轉移到武昌后面大炮达不到的地方。他們的意图是，这样可以使清軍在轰击武昌时把炮弹用光，房子虽然被毀，城墙仍然存在，只留小部分軍隊守城并防止清軍登陆就行了。謠言很多，有的說北京已经失陷，又說袁世凱已经死了，等等。我們这里沒有关于南京的消息，不过墨賢理27日来信說，預料南京即将陷落。看来別处必然有事故，因为清軍的态度从星期四傍晚到星期五早晨似乎有所改变，枪炮声已经听不見了。紅十字会的人带来許多关于清軍所作所为的可怕的傳說。他們听說，清軍用火放在人的腿下把人烤死，把大人小孩的辮子剪掉，然后把这些人作为革命党杀死，把所有比較年轻的妇女，甚至小孩子都带走了。紅十字会的人看見有一个人被捆在床上，两腿的下部都烧焦了，地下的草都沒有动，只有人腿和床被烧坏，显然是用灯火烤灼的。紅十字会的人还看見許多乱砍下来的辮子，又看到埋人的迹象。据一位清軍軍官告訴紅十字会的人說，三个星期以来他們认为打下汉阳是沒有希望的，后来有一个間諜回来报告說，革命軍內部有爭吵，因此他就帶了三百人渡过汉水，一直走到龟山，都沒有遇到抵抗，龟山的革命軍看見他們，立刻就逃走了。

柯克司(Cox)向我們借一只小火輪，他負責領導上海派来的紅十字会人員。最近他在武昌也有一个医院，比別人更接近黎元洪，因此許多人妒忌他。他在汉口和武昌都有医院，隔江往来和运送物品非常不便。我要他担保，小火輪如有任何損毀，他应負責賠

偿；他不能担保，因此要求我打电报请您同意借给他，因为这样可以使我们讨好双方。讨好黎元洪是肯定的，至于清军方面对他们的伤兵是漠不关心的，巴不得红十字会的人滚蛋。他们不管伤势如何，把伤兵一律撤离医院，听说许多伤兵在火车上死了。我的电文如下：

“可否借一只小火轮给柯克司供红十字会用？有损毁危险，但黎元洪会领情。谣言极盛。极盼得到北京局势的消息。清军似愿进行谈判。武昌省諮議局为炮弹击中起火焚烧。革命军大部已撤到大炮射程以外地点。”

已经商定在星期三以前暂时停战，并未附有像清军上次所提出的那种条件。昨天白尔尼为这件事过江去探询黎元洪，因交通困难，很晚才回来。这可能意味着南京已经陷落，但是最后的无线电报说，还没有确实消息。

(48) 1911年12月11日安格联致苏古敦函

时局逐渐明朗，现在人们可以对发生的事情做出比较正确的估计了。我认为革命党内部互相倾轧，将来势必分裂；北京政府的困难是缺少经费。袁世凯当然还在一步一步地摸索前进。他要用君主立宪的方式保留皇朝，但是他不愿因此用武力夺回半个中国。我看他将听从大多数人的意见，暂时还等着看一看摄政王去职对于未独立各省有什么影响。唐紹仪已经去谈判和平，大约是全权代表，不过他要召集一个真正有代表性的会议是有困难的。北京方面认为革命党可以满足于政府已经采取的措施，不再坚持要求清室退位。这种想法是否有根据，让时间来证明吧。无论如何，把需要解决的问题认真搞一下总是有好处的。有许多问题以后还需要澄清，很够双方伤脑筋的。据说到处都是一片混乱，今冬内地的

情形将更坏。我最关心的是貿易恢复，有关稅可以收。如果外債暫時不能还本，也要設法把利息付出。由于这次乱事，許多地方的關稅受了很大的損失。如果唐紹儀試探性的和平談判失敗，我們就更为困难了。滿人到現在还保持鎮靜，不过他們心里也不会很舒服。袁世凱虽然执掌大权，但也容易遭到各方面的暗算，他的地位也是很危险的。

海关工作基本上很順利，現在連未独立口岸的稅款都已经归我保管。我們的人搞得很不錯，列强应当感謝他們，因为他們已经使外国的干涉成为不必要了。

(49) 1911年12月24日安格联致苏古敦函

你在清軍的地区，而对江就是敌方，因此你的处境困难，这一点我很了解。你在本月20日函內建議的方針是对的。海关的地位很微妙，惟一的妥当办法，就是在代表全国的巩固的政府成立以前，对双方維持严格的中立态度。我們只能管收稅的事情，凡是与收稅无关的事，我們就决不能用自己的人員或势力帮助任何一方。多数的口岸仍在革命党手中，当地的政府对于我的严守中立的态度都是尊重的，因此除了某些僻远地区外，各地海关业务都照常进行。如果我們露出一點被别人非法利用的迹象，就会引起他們的憤慨，并且影响我們在南方各口岸的地位。北京政府也知道我处境困难，已经老老实实地把北方各口岸的稅款全部交給我酌量处理。因此，如果汉口方面强迫你做什么事，而你認為不符合上面所說的中立态度的时候，你可以對他們說：未经总稅務司正式批准，不便照办。如果收稅的大清銀行恢复营业，你可以給北方当局一点面子，准許該行照旧收稅，但是必須逐日将收到的稅款交給你解入汇丰銀行总稅務司帳內。換句話說，你必須完全控制稅款，直到

从你的手轉入我的手，你的責任才算終了。監督一定會設法推翻這種辦法，不過我已經發出了通令，你不久就可以收到，他一看也就明白了。在其他小節上，你當然還是像以前一樣對待他，千萬要顧到他的“面子”和權力。對監督說來，失去管理稅款的權力，當然是很難堪的事，但是這不能怪我們，中國的信用全靠我們負責維持。雖然暫時停付到期外債，中國在世界金融市場上的信用還是同過去一樣好，倫敦的金融界非常驚奇。對於中國來說，這是一件大事，也是很現實的教訓。

希望你設法將宜昌和漢口攤還英德續借款的鹽厘匯一些到我的帳里。蘇州和杭州的當局已經認識到自己的責任，並且以書面承認，他們做的不錯，已經把十二月份的攤款付了。鹽厘在繼續征收中，只要征收得當，收入應當不少。我想大概要同黎元洪去交涉才有用，黃開文是毫無權力的。

上海談判還沒有多少結果，袁世凱仍然忠於清政府，革命黨也不放棄建立共和國的主張，重新開戰是很有可能的。袁世凱還有一兩條錦囊妙計，不久就可以控制整個北方。局勢是困難的，我們只能往好處想。我每天遇到許多問題，都是不易解決而且是沒有先例的，但是我堅持我的緩進政策。我們的方針很清楚，嚴守中立和控制稅款。

(50) 1911年12月28日蘇古敦致安格聯第146號函

武昌沿江一帶設防非常堅固，因為水位下降，從青山到金口的前灘都布滿鐵絲網，戰壕很深，不至於受炮火影響。看來奪取武昌也象奪取漢陽那樣困難，據我看，租界附近不會再有戰爭了，除非清軍從漢陽或者下游敗退下來。

關於鹽厘攤款問題我將盡力去辦，恐怕沒有成功的希望。我

見黎元洪時曾告訴他鹽厘攤款到期了，他答復說，漢口方面還是清軍當權，各地方十月全月和大多數地方十一月一部分的鹽厘被他們征收去了，但是他答應“再去考慮”。我很懷疑他的權力是否能達到各處，例如大通的鹽款就難解決，因為各地的革命軍都要控制當地的稅收。這件事我也要先告訴黃開文，恐怕他也会答復說，他不能作主，要向北京請示。

除非萬不得已，我認為最好不去見黎元洪。丁士源和黃開文兩人經常來找我，他們來都有目的，我覺得他們不只是為友誼，而是想把我弄得好像積極擁護他們事業的人。例如丁士源上星期就有五天下午來我們這裡吃茶點。因此我耽心到武昌去會使某些激烈分子認為我是到革命軍那裡替北京作間諜工作；同時也會使總督不高興，因為他認為革命黨人是應該消滅的叛逆。除非這裡清政府方面的人一心要打，否則他們不肯用別的方式同革命軍打交道實在是愚蠢的。他們對於同革命軍有來往的領事或者任何人，都抱反感。丁士源告訴我，他們希望我在漢口拒絕同任何與革命軍有關係的中國朋友往來。我和各國領事一樣，經常能通過白爾尼與黎元洪聯繫，我認為這是最好的辦法。

24日丁士源曾來看我兩次，他對葛福很有反感。丁士源曾代表總督向葛福抱怨革命軍在停戰期間用招商局的輪船從上海往這裡運兵，葛福只是笑了笑，還要丁士源轉告總督：黎元洪已經同意不在漢口周圍作戰，他把這件事電達朱爾典，朱爾典已經與袁世凱接洽，袁世凱也同意不在漢口作戰。丁士源起先不同意把葛福的話轉告總督，後來還是照辦了。總督又派他去對葛福說，葛福設法使雙方不在漢口作戰，他很感謝。不過軍事行動應當由戰地的統帥來考慮，請葛福再研究一下他的建議，因為他不相信袁世凱會同意。葛福對丁士源說，既然這樣，他就要打電報給朱爾典，說此地

的統帥不同意这个办法。丁士源說，葛福沒有权发这样一个电报，因为总督不是这样說的，于是把上面的話又重复了一番。丁士源找我去劝葛福改变他的作法，并且請我劝葛福不要同黎元洪来往，以消除总督和他之間的誤会。我只得告訴丁士源，这件事我不便去說，因为葛福並沒有同我談过这件事。

(51) 1912年1月4日苏古教致安格联第147号函

昨天我发电报告，我去見黎元洪，他表示再研究一下，盐厘摊款是应当付的，但是他这里沒有錢付。我告訴他，这笔摊款需要在5日付給上海汇丰銀行。我递給他一封信，說明应摊付的数目，指出中国的債券在伦敦市場价格仍然很高，因为革命軍政府曾說过保证付款，公众是相信的；同时也指出，盐道曾通知我付不出摊款，我认为这项摊款迟早总是要有人付的，如果中国在內战期間能照付，就更可以增强它的信用，那对革命軍政府來說，恐怕比清政府更为有利。他看了以后笑了一笑說，意見很对，不过他还要同別人商量一下。我希望他能設法付这笔款，不过他这个人一向对無論大小事，即使要拒絕的事，也总是說“是”的。

前天我来不及去見黎元洪，因为您的电报来得太晚，使我不能与白尔尼一起去，他上午十点钟一定要走，而您的电报十点半才到。即使有通行证，我单独去見黎元洪也不大好，因为自从有人要刺杀他以后，戒备更为严密，見他是不很容易的。白尔尼告訴黎元洪，我要去見他，他表示随时可以接見，因此我才同馬克威利 (Dr. Mac Willie) 一起去，早上十一点钟前动身，下午三点以后才回来。

我們在武昌下面登岸，要爬过約二十碼布滿了铁絲网的泥濘的堤岸。堤岸上有些地方都挖了坑，以便安放大炮，上面用树干和泥土掩盖，許多战壕上面也有掩护，使步枪手不至于为开花炮所击

中。如果从金口到青山真的都是这样布防，登陆确是很不容易的。武昌市場上各种食物都齐全，街上人也很多，到处都是士兵。城門口革命軍检查行人很仔細，全部衣服都要解开，检查有无藏带手枪和炸弹。因为前两天当黎元洪在战壕視察的时候，有几个从清軍方面逃来的湖南人曾藏在路旁准备用手枪打死他。現在他的警卫增强了，我們进去的时候，有一个站崗的卫兵陪我們一起走，在門外的甬道上有六个卫士，外間还有两个，我們进去以后就站在門口，后来黎元洪叫他們退出去。他的身体看来比以前更好些，因为常出去巡視，面色晒得有点黝黑。

他接見我們的时候，滿面笑容，显得很愉快。上次在那里的几个人，有几个也进来了，其中有孙武，刚从上海开会回来。我原来不认识孙武，他是孙逸仙博士革命党里的主要人物，事变以前就在这里，在俄租界一所房屋里不小心把炸弹弄炸了的就是他。他的脸上、手上特别是左腕上还有許多疤痕。那次事件发生以后，他从屋頂逃到日本人的医院。爆炸发生以后，他从医院里向其他的革命中心发出信件，叫他們立刻起事，因为一切秘密都被发觉了。当时和他一起工作的人，有两个被抓去处决了，当天晚上在武昌又抓去了四个，也被处决，因此在这里的十个人里只有六个人逃出来。而他是使这次革命如此迅速发展起来的主要負責人。以前他們告訴我他是黎元洪的參議，現在他們說他一向是軍务部部长。两者大概差不多，因为这里完全是軍事組織。孙武看来是一位很聰明而机敏的人物，他好像一个小学生放了假一样的快乐。

黎元洪告訴我們，他当天早晨两点钟接到电报說，北方的和談代表已经恢复工作。前一天的消息說，由于究竟是在北京还是在南京开会的問題沒有解决，因此北方代表不愿进行工作；又有人建議在威海卫或青島开会，最后双方同意在上海开会，以資折衷。但

是他又說唐紹儀已經接受革命軍政府的任命，这就证实唐紹儀已經投到革命方面去了。黎元洪要我去見各国領事，并且要求他們督促北方軍隊从武汉三鎮撤退，他认为只要留一个人在这里担任警察工作，老百姓也是怕回来的，而且他表示他能維持秩序。我告訴他，据我所知，領事团已經要求北方軍隊撤退，他过去直接向領事們接洽过，我不便再去联系。如果黎元洪能向我保证革命軍方面在北方軍隊撤退的时候，不用武力占領汉口和汉阳两城市，我同意再发一电报請您向袁世凱接洽。因为据北方軍隊指責說，革命軍並沒有遵守停战協議，前两天还有战事发生。黎元洪說，这算說定了，他的部下决不过江，发生战事的原因是他的命令還沒传达到前线的部队，因为延长停战的協議是最后一分钟才达成的。他又說关于此事，他已經將两名校官撤职，并且带着笑容說：“今后任何人如果不听我的命令，將被处决。”毫無疑問，假如北方軍隊仍留在这里，老百姓确是不敢进城的。对老百姓來說，离开这里并不比呆在这里坏，因为事实上在这里也是无家可归。

昨天在老海关房子住的軍隊撤退的时候，也沒有告訴我們，今天早晨有些苦力在那里檢剩下的破东西，那也沒有多少，因为到处的軍隊都是一样，凡是不能卖的东西，都当柴烧了。

革命軍和清軍双方都跃跃欲試，想再打一仗。因此战机一触即发。我认为如果革命軍去攻黃陂，一定会碰壁，这样他們就会冷靜一些，倒是件好事。据丁士源說，袁世凱有十一万訓練良好的部队，其中有九万是经过五年以上訓練的。革命軍方面共有三十一万人。丁士源說，“我們用一师人就可以把他們击潰。”这个說法当然很好，但是距离問題也必須估計在內。

黎元洪来函說，他們虽然應該撥付盐厘摊款，但是在拟好計劃以前，請我務必再等一下。在任何情况下他們都不会停付外債，为此已经打电报給伍廷芳了。

(53) 1912年1月18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51号函

阿克博在英文《楚报》所写的《革命是如何策动的》现在已经重印成小册子，随函附呈一份。您可以看到小册子的内容同我向您报告的差不多。刘公现在是这里的外交部长，我不知道他过去曾经做过那么多的事，像这个册子里所描写的那样，因此我认为小册子有些夸张。我认为黎元洪至少在这里能够控制局面，除非袁世凯当选，我预料黎元洪能够成为第一任大总统，这当然不是出于他的本意，而是革命党人越来越看重他，因此要他担任总统职位。

革命軍又占領了火車站，我相信他們已经在汉口主持一切而不理睬黄开文了。他們认为双方所協議的停战已经过期了。一位教士越过双方陣线告訴革命軍的指揮官說，停战协定应当到15日还有效，指揮官同意不进攻，这是目前的情况。我曾发电詢問清帝是否已经退位，因为这消息来自上海，在这里已经传遍了。

附件：《革命是如何策动的》

(原載1912年1月15日英文《楚报》)

孙逸仙的代表叙述事变经过

黎元洪將軍被迫担任領袖

关于武昌革命的內幕情况，以前沒有人談过，因为当时参加酝酿工作的人，都是在地下秘密进行，局外的人无从知道。在俄租界配制炸弹失慎爆炸，从而迫使革命党人提前起义的，就是現任黎將軍的軍务部部长、最近曾任議和代表的孙武，这

在汉口有多少人知道呢？孙武脸上现在还有炸伤的疤痕，当时他受伤较重，但是朋友们把他救出隐藏起来，并且保护他直到养好伤重行参加工作。

又有多少人知道现任武昌中华民国总监察部长的刘公，就是10月10日发出革命信号的人呢？谁又知道当时负责投掷炸弹使革命爆发的是个女子，即刘公的妻子呢？

自从事变爆发以来，我就很想探明，策动这次推翻皇朝，并且比过去任何一次都进行得更讲人道的大革命的人们，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物。可是这些革命领袖都很机警，他们并不急于暴露真面目，以免成为暗杀者的目标。我曾到武昌去过许多次，才接触到真正策动革命的人物。现在武昌方面对局势已更有信心，而刘公也公开露面，因此他才愿意将当时的情况详细讲出来。

在留日学生中播下种子

从刘公的外表看，他是一位比黎元洪将军更激进的人物。他很年轻，不过三十岁上下，目光非常锐利。他穿西装，带金丝眼镜并且留有小鬍子，没有辫子。他出身于湖北北部襄阳的一个世家。如果他不到日本去，大概会成为一个旧式的学者，捐一个官了。据传说，事实上他为革命而用的几千两银子，都是亲友给他，希望他捐一个道台的。

他在日本先学法律，后来又学军事，他参加革命已经十年，但是他表示在他遇见孙逸仙博士以前，并没有作过什么对革命有益的事。下面是他用中国话告诉我的情况：

革命刊物被禁

“约在六年前，孙逸仙到了日本，当时我在同文书院读书，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热烈欢迎他。他来了以后就把留学生

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同盟会’，我也是会员之一。该会的宗旨是发动中国人民，使他们了解受外族统治的耻辱，并且鼓动他们为争取自由而斗争。我们出版了一个周刊名为《民报》，揭露清政府的专制、腐败和无能，并且举出过去满人对待我们的不人道和不公平的事例。我们鼓吹为了尽孝，必须为祖先复仇；并且认为中国人在满人的奴役下，才被人轻视，因此要努力奋斗，以争取与世界各国平等的地位。《民报》的影响很大，无论国内外的读者，几乎都理解到自己是奴隶，要求解放。可是这个报的寿命不长，因为清政府向日本政府提意见，反对该报发行。日本为了加强和清政府的友谊，就将该报禁止了。于是我们又组织了一个‘共进会’，它的任务是分别派代表，一方面到各省去向士兵和学生灌输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另一方面到外洋各地向华侨募集款项。当我在东斌陆军学校读书的时候，曾两次被推举担任共进会的会长。

“革命党派回国的代表，在全国各处的军队里都有朋友当军官，所以他们很容易和士兵接触。即使这些军官拒绝协助，也不会出卖朋友，他们和我们代表的友谊很好，因此各省督抚很难得抓到革命党人。”

刘公到武昌

“当我从陆军学校和法政学校毕业以后，就在阴历六月(1910年7月)回到湖北。我到达武昌的时候，发现所有的革命党代表都逃走了，因为湖广总督瑞澂正在严密搜捕革命党。我当时非常失望。后来因为我有病，就回到襄阳家里，病得很久，直到第二年阴历三月(阳历5月)才起床。我来到武汉，但是身体太弱不能工作，只好再回家去休息了两个月，到阴历五月才又回来，并且从家里带来一万两银子。我在武昌中学堂

附近租了一所房子住，我們的工作都是秘密地进行。在武昌和汉口我們有好几处躲藏的地点，总指揮部則設在工兵和地雷队的营里。

“孙武在军队里向士兵进行工作，我們知道工兵和地雷队的士兵以及炮兵都是可靠的。起初一些时候士兵有些胆怯，虽然他們都急于想反抗滿人，但是他們不願意确实答应在指定的時間参加革命。我們曾經开过秘密會議，最后知道对于某些人，只有吓唬他們說，如果不加入就要用炸弹炸死，才能引导他們参加革命。”

向总督投擲炸弹

“我們原来准备在十二月里开始革命，八个省同时进行。我們已经調查好并且开出各省藩庫庫存清单，以便各地起事的时候，知道大概有多少款項可供使用。我的妻子是一位热忱的革命家，她最近到上海去組織一队女兵。她伪装成一个作小生意的妇人，以便向总督投擲炸弹，作为革命的开始。

“孙武和我都是制造炸弹的内行。10月9日晚上，孙武在制造一个炸弹的时候，不小心把炸弹弄炸了。这使得我們还没有准备好就把計劃暴露了。这件事发生在汉口的俄租界里。俄国巡捕听见声音就涌到我們那里来，把我們的東西都抄去了，其中有制造炸弹的东西、我們准备好的宣言和給外国領事館的照会、私信、一份革命党人的名单和一大批符号，这些符号上的图案就像現在軍政府陸軍旗上的图案那样。”

孙武因爆炸受伤

那天晚上和第二天所发生的事，大部分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炸弹爆炸的时候，孙武的脸受伤很重，他的朋友們赶快把他藏起来，照顾他把伤治好，然后重新和同志們一起工作。

刘公的家属当时住在汉口市區，当局早就对他怀疑，当爆炸消息传出以后，他的妻子和兄弟就被捕了，他本人則从俄租界那所房子逃走。当天晚上逮捕了好几个人，第二天就处决了四个，刘公的兄弟沒有被处决，因为总督要用严刑逼他招出刘公藏匿的地方来。10日那天逮捕的人里，有两个革命党的重要人物，刘尧激和彭楚藩。刘公原准备在9日午夜起事，但是失敗了。

白色臂章

刘公說：“如果我們不立刻起事，眼看我們全体都要遭到毁灭。但是营里的士兵因为沒有符号，不肯行动。第二天(10月10日)早晨，我写信通知他們，如果总督从我們那里抄去的名单上看見有他們的名字，必然会繳他們的械并且將他們全部处决。他們答复說，他們并不怕事，沒有起事的原因只是沒有符号。我于是又下命令，可以用白布围在手臂上当作符号，革命必須在当晚十点钟开始，这是总督預定將我兄弟处决的时刻。

“工兵和地雷队的士兵，沒有等到指定的時間，就在七点半钟发动了，他們立刻派人去把守各城門。炮兵駐在城外，他們一听见枪声就知道是已经起事了，也就开进城去并且占領了楚望台(那里是軍火庫)、黃鶴楼和蛇山。他們本来是准备炮轰总督衙門的，但是士兵到了衙門后，发现总督已经在衙門后面的一堵牆挖个洞逃出去了。各城門都有革命軍把守，他必然是用繩子从城牆上吊下去的。”

新軍其他各标加入革命

“工兵队和地雷队的士兵到各新軍兵营里去告訴他們，必須参加兵变，否則就打。除了輜重营一部分和二百五十个士

兵同张彪一道逃跑以外，其他的都参加了。

“我从汉口来到武昌，我們在軍火庫召开會議，革命党代表决定不从他們中間推选总司令。”

黎元洪將軍左右为难

“当时我們对于推举一位領袖，很感到为难。有人建議推举混成协协統黎元洪，因为他是一位人緣好而且受过良好教育的軍官。于是我們就派士兵去把他押来。他来了，我們对他說明我們的建議以后，他拒絕担任領導，还举出許多推諉的理由。最后我們命令几个士兵把刀放在他的頸項上，告訴他說，如果拒絕就立刻将他杀死。这样他才被迫就职，并且同意用他的名义发布宣言。于是革命党人和高級軍官就到原来的省諮議局大厅里集会，共同草拟宣言。”

革命党沒有打算杀滿人

我問刘公在革命党的原計劃里，是否有杀滿人这一項。他絕對否认。其他在場的三位革命党代表，也随声附和。刘公解释說，滿軍在新軍兵变的时候，自然会抵抗，有許多滿軍都是在武昌作战中被杀的。

我又問革命党在开始行动的时候，有多少士兵？刘公說，当时他們只有三千七百人。大部分湖北部队都調到襄陽或者随端方到四川去了。除了三千多士兵以外，还有两百名上下的革命党代表。

革命軍占領汉口时，監獄被打开，刘公的妻子和兄弟也救出来了。

軍 費

据刘公說，革命軍夺取武昌城后，发现藩庫里还存有六百万两銀子，其他各衙門一共发现大約四百万两；他們就是用这

笔錢来进行革命的。从另一方面听到的消息說，孙逸仙博士从海外所募集的款項，並沒有用在湖北。大部分錢都用来装备北伐軍，虽然也用了一部分在广东、安徽和湖南作組織工作，以及在广州发动了几次沒有成功的起事。

革命前景

当我問到目前革命的前景时，这位监察部长說，他对于和談能否取得多大的成果，並沒有信心，但是他认为不会再有重大的战争了。他想滿人将会看到自己势力不敌而让步。大多数的清軍不肯效忠，两个星期以前，就有一千多名投到武昌来。

(54)1912年2月5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55号函

据說黄开文已经加入革命党。他們要接管电报局，已经支付一切費用，并且准备恢复市区的电报局。如果接管发生爭执，他們就要把通往北京的电线割断，那就只剩一条由上海轉的线路了。他們还打算接管邮政局。此外一切平靜，但是武汉附近开来了許多別省的軍队。

革命軍又在龟山上安設了許多大炮。

(55)1912年2月13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57号函

下面是今天的剪报：

“外交部日前在軍政府稟請速办关税以重賠款，奉副总统批云：稟悉。查关税为賠款大宗，現在大局粗平，所有鄂境稅关，应由該部遴派委員先事調查，务将各关历年所收关税分別列表，再以何处摊賠款若干、盈絀若干，两相比較，俾有把握。至現用洋員是何权限，一切合同是否滿期，均应詳細調查，为

交涉地步。仰即遵照具复核办可也。”

星期日黄开文要我给他出主意。黎元洪已经给他一个委任状，并且要召见他。可是他既不能接受任命，又不便去见黎元洪，因为北京政府不准他辞职。这件事使他大为激动，我告诉他应当冷静沉着地应付，决不能作违反军政府的事。

(56) 1912年2月14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60号函

黎元洪派人来了解情况。这个人要求知道下列各项：过去几年和去年的海关税收有多少；自从武汉事变以来，海关共收了多少税款，我手中现存多少；我们怎样分配税款；征税的标准。我告诉他，目前一切税收都付入您的帐内，我手里并没有存留任何税款。我解释说，关税是用来作外债担保的，怎样处理我不知道，我只负责使应完税款及时付给海关银号，并且每季向您报告税收数目，此外我就一无所知了。他说黎元洪还要查明几点，但怕再问也没有用了，他只想知道外债是否已如期拨付。我回答说，我认为是如期拨付的，否则必然引起纠纷了。他说他相信厘金即将取消。他同我谈了两个钟头，什么都谈到，但是彼此都没有得到多少情报。他说黎元洪愿意在必要时听取我的意见，我就乘机劝告他，不要干预海关和邮政局，让中央政府去处理，并且缓步前进，因为他们的行动人人都在注视着，其中许多人还会幸灾乐祸。我估计他们来探询的目的是：当地的税收除了一部分直接拨付外债，其余由他们另外处理；如果有余款，应拨给地方政府的，他们就拿去；如果不足拨付外债的摊额，由他们另外设法弥补。因此他才问到期的厘金摊款。

您能否告诉我，裁厘加税的办法，现在情况到底怎么样了？中国同各国修订的条约没有全部签字以前，能这样办吗？还是必须

等到有关各国都同意以后才能办？这些問題恐怕他們都会来問我，我希望能够答复他們。

安格联的批示：

沒有得到各签字国的同意，中国不能增加条約協定的关税。你可以将关税收入情况完全告訴正式奉令来問的人。关税淨数，即关税总数減去固定的征收費用、汇兌費和銀行手續費。此項关税淨数存入总税务司在上海的稅款帳內，然后均分拨存与外債有关的汇丰、德华和道胜銀行的外債帳戶，备付到期应付的外債。存放稅款的利息，拨入稅款帳內。

第二章 其他各地海关洋員与总稅务司 等的往来文件(1906—1912)

(一) 重 庆

(1) 1911年8月28日重庆关稅务司斯泰老 (E. A. W. von Strauch) 致安格联第16号函

据电訊报道：从本月24日起，成都宣告罢市，商店、学校、邮政局、电话局都已关门。各国領事館由士兵警卫。老百姓沒有鬧事。以学生、少年为主的游行队伍向总督請願，总督已答应发电报給北京。市上肉类供应缺乏，米价于24日一度上涨，現已恢复正常。老百姓已开始拒絕交付捐稅。

重庆在外表上看不出有什么变化，但是有人正在暗中进行宣传鼓动，保路同志会已号召罢市。道台对这运动似有輕視的意思，但我认为現在对时局发表意見为时过早。就目前情况而言，还没有使人惊慌的理由。道台已奉命，重庆发生任何运动，立即予以鎮压。

四川紳士要求总督奏請收回川汉铁路国有的成命，总督拒絕他們的要求，于是成都罢市抗議。

(2) 1911年8月31日斯泰老致安格联第17号函

前天晚上有消息說，重庆各商店将于次晨关门，宣布罢市。不过官員沿街奔走，劝告商民继续开门营业。早晨九时左右，街道上

已恢复常态。但是謠言紛起,有人說成都新軍已叛变,所有教会将被破坏,等等。物价已上涨。重庆四周各乡鎮的老百姓正在自筹防卫,这些都可以說明本地居民对时局的看法。以上消息都是海关委員告訴我的。官員很活跃,他們和巡邏队晚上在各街巡邏,显然他們是怕随时会发生暴动。

我的看法是:除非政府放弃铁路收归国有的計劃,否則情况将继续恶化。但是,我不知道政府是否能放弃这个計劃而不致自取灭亡。我听說,总督和本省其他高級官吏向政府呼吁,答应民众的要求。

(3) 1911年9月16日斯泰老致安格联第18号函

据一个天主教徒最近传来的消息(法国教士們认为这些消息是可靠的):成都被乡下老百姓包围着,这些人携有各式各样的武器。新軍已不肯服从总督的命令,他們現在保持中立态度,駐在离城五英里处的营房內。老百姓对成都解围的条件是:释放被捕的首領。成都四周各城鎮都已宣布罢市。川北情况如何沒有确切消息。成都以南的罢市运动还没有越过长江,重庆西面和北面約二百里的地区商业还未停頓。由于情况经常变化,一个地方可能在短时期內罢市后复业,复业后又罢市,很难确定哪些地方受到罢市风潮的影响。全省正处于激烈的紛扰中。

重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罢市,这完全是由于富裕商人拒絕参加的緣故。首先,他們不愿意遭受損失;其次,罢市以后数以千計的老百姓将丧失生計,从而导致暴动和更大的損失。鉴于局势的不安定,商人已停止向上海采运貨物。从进口船只很少这一事实来看,我估計他們已通知上駛的民船不要来重庆。另一方面,他們已经赶紧把准备装运的貨物运出口了。除了柜台上的零星交易外,

全部买卖都已停顿。因此，不论是否罢市，依靠商业以维持生计的中下阶层很可能就要丧失生计，而米价高涨将使他们的处境极为困苦。

总督被围困在省城后，官员的处境也极困难。显然他们认为手头的军队为数不足而且不可靠，因此不敢对保路同志会采取强硬态度，而是尽量谋取妥协，设法削弱它的恶劣影响。

保路同志会好像认为自己至高无上，背后有了老百姓的一致拥护，就公然反抗官方的任何干涉。总督曾命令解散同志会，而该会在重庆的一个首领说：“同志会是由绅士和老百姓组织的，解散与否应由我们自己决定，与官吏无涉。”有些青年学生还说：“如果官吏想逮捕我们的人，那么我们就必须团结一致。”同志会的发言人经常很小心，不但不鼓动闹事，而且还反对闹事，表面上扮演为和平爱好者，从而获得了普遍的信任。但是事实上，真正首领们的目的是要叛变，不会半途而废，乡民包围成都正是保路同志会所号召的。由于省城方面传来的消息很少，我们很难断言，保路同志会对于已经发动起来的群众究竟还保持着多大的控制力。但是，我们还没有听到过关于被围地区有杀人放火或成都四周乡民有出外逃难的消息，因此我认为一定有某种力量控制着这些围城的人们。

本月14日我曾发电向您报告：道台已请求各国军舰在造反的人发动进攻时协助保卫重庆。除非道台认为情况确属严重否则他决不会提出这个请求的。各国军舰还不太愿意接受这一请求，但是万一发生意外，我想局势的发展会使它们打消顾虑并迫使它们行动起来。在成都的命运未决定以前，我不能预测会不会对重庆发动进攻。

在关怀公众事务的本省各界人士中，没有一个人是不赞成保路同志会的宗旨的，但是很多人不愿同志会的行动引起骚动和革

命。同志会采取謹慎的策略，使大家深信他們的行动完全是和平的和忠于政府的，如果发生騷动，政府应負責任。

我很高兴地听到中央政府对于保路同志会采取坚决态度，并且显然认为政府有足够的武力以对付四川的叛乱。我希望政府不仅将从湖北，并且从邻近的北方各省派兵来四川，以便一举而消灭保路运动。

(4) 1911年10月3日斯泰老致安格联第20号函

总督已把暴徒对成都的包围打开一个缺口，往来重庆的路已经打通了。两地的电报还未恢复，专差在資阳和成都之間传递电报。省城西面和南面五十至一百里的半径內已发生剧烈战斗，省方軍隊虽遭受严重損失，已把民团击退。但是成都的南、北、西三方面的全部地区还在叛党的手中，他們并且正向西扩展。听说雅州及其他几个小城市亦在叛党包围中。自流井也发生騷乱，半个城市已被焚毀。成都西面和南面的几个县城也部分被毀。双方的軍隊好像紀律蕩然了。

叛党連續失敗，各省援軍即将到达，岑春煊奉派办理四川剿撫事宜，这些消息传来以后，运动的气焰已经被压下去了。現在紳士更关心的是被逮捕各首領的命运，对铁路問題倒不很热心了。被捕諸人中有諮議局議長、副議長、議員各一人，以及其他著名人士。紳士对于总督这样处理他們的乡亲感到非常憤慨，认为这是對他們个人的侮辱，而这批被逮捕的人有被处死的危險更使他們难受。大約十天以前，岑宮保曾发表一封致四川紳民的公开信，他在这封信的开头讲了些撫慰的話后，答应进行公正調查，妥善处理民忿，并且从轻发落被逮捕的人。听说信里还說，被捕的人将予释放，頂多只給予名义上的处罰。这就引起了很大的欢乐，各地成立了委

員会筹备沿途欢迎岑宫保，并且推举了代表去向他陈述民間的痛苦。但是，与此同时，紳士似乎已经决定請求其他各省諮議局协助，并从各方面增强自己的地位，以便在进行談判和作出决定时，有更大的发言权。至少有人告訴我說，省諮議局議員已分电各省諮議局及北京資政院，声称該局議長、副議長已被逮捕，秋季議會即将召开，請他們給予援助。同时，重庆及江北邻近各地的紳士已决定招募民团，自出經費；为此目的，将抽收大米收获量的百分之四。从四川其他各地也传来同样的消息。紳士这些措施一半是由于几天来总督赵尔丰的严厉告示所促成的。在一个告示里，总督指被逮捕的首領們为“叛逆”，并且悬赏五十两至一千两以逮捕其他“匪首”。紳士当然觉得他們的处境很危險，重庆有許多紳士已把家眷送走，而他們自己則留在这里。

公众輿論完全站在紳士一边，对于当前的乱事，大家都认为不是保路同志会的責任，而把全部罪过放在总督和其他高級官員的身上。他們特別攻击赵尔丰，听說他几年前在本省南部永宁充任道台时，用铁腕治理一切，因此引起人們普遍的憎恨。相反地，岑宫保得到紳民的信任，只有他的任命受到欢迎。

保路同志会已平靜地被解散了，但就目前情况看来，恐怕只是名义上取消罢了。

(5) 1911年10月13日斯泰老致安格联第21号函

我謹請您注意，《北京日报》(Peking Daily News)已陆续登載了我发給您的电报。例如，該报于9月13日刊登了我于該月10日拍发給您的一个电报。該电的末一句是：“商人仍旧反对停止營業，而知识分子阶层則竭力主张罢市，对于外侨的生命危險不大，請轉告邮政总办帛黎(A. T. Piry)。”《北京日报》照样刊登，仅把停止的

“stop”改为“stoppage”。我想电文很少更动就在报纸上登載，对于我們密碼的机密性危害很大。此外，我想某些可能引起恶感的消息也以不刊登为妥，前电中所称“知识分子阶层竭力主张罢市”就是一个例子。我写这一段話的意思并不是批評什么人，而是认为我有責任这样做。

叛乱集中在成都西面。据说嘉定已淪于叛党之手。該地区官方的权力和官吏的地位几乎已经完了。

刚收到法国教士送来的下列消息，或許您会感到兴趣：

嘉定，10月4日。

四百名叛党已离开嘉定向雅州进军。当晚另有二千名叛党接替前者占领嘉定城区，并迫使知府从軍火庫中交出八十杆枪和火药。叛党在占领的地方都下令保护教堂，叛党领导人并发給教士通行证，准许他們安全通行。

叙府，10月7日。

逃离叙府的人估計已有一千戶。同知怕監獄被强力打开，正陆续释放小批犯人。

叙府，10月10日电訊。

犍为县已发生战斗。

安格联的批示：

你的来电我都轉給政府，由他們发給报館刊登。后来，我也体会到我們密碼的机密性，并已把来电的文字酌予更动了。

(6) 1911年10月20日斯泰老致安格联第22号函

端方于本月13日到达重庆。作为一个滿人并且身任铁路督办，他是不受此地老百姓欢迎的。由于他的賢明的怀柔态度，他的处境已大見改善。他召見了重庆的主要紳士并和他們反复地說理。

至于被逮捕諸人，除罗綸外，端方大致已答应释放他們。紳士似乎已接受这项解决办法。关于铁路問題，有人告訴我，重庆紳士已改变态度。他們的首領往长江下游迎接岑春煊和端方时，見到铁路建筑工程的艰巨困难，因而认为改由政府接办是对他們有利的。現在要看其他叛乱地区首領的态度了。目前还没有遣散武装力量的象征。相反的，叛乱似乎在蔓延着，政府军队每攻克一个地方，其他許多地区又被叛党占领了。我认为政府軍力不足，很难应付叛乱。現在其他各省已发生事变，我很怀疑政府是否再能派来大量援軍。

端方的怀柔政策和一部分紳士对铁路問題改变了态度，可能为双方达成諒解打下基础。但是，我相信四川現任总督赵尔丰将成为牺牲品而被免职。当然在保路运动中革命的傾向可能会越来越突出，不幸的是，武昌事变将有利于这样的发展。到現在为止，四川的叛乱还是控制得很好，沒有发生任何排外运动。

武昌事变发生以后，此間的出口貿易已告停頓，我听说一切商业交易又停止了。此間深恐跟随端方入川的湖北军队会效法武昌而叛变，如果真的发生叛变，那确是一场灾难。

(7) 1911年10月26日斯泰老致安格联第23号函

此函将取道綏定和西安而送达北京，因为经由宜昌的邮路可能已经中断。

从我发出第22号函以后，端方采取了更加怀柔的手段。在成都逮捕的各首領已全部被释放了。他还奏参了前任署理总督王人文、現任总督赵尔丰及其他四个官吏(即田徵葵、周善培、王棧、王梓——編者)。这样他就拉攏了重庆的紳士，有几个紳士已分別前往鬧事的地区，劝那里的首脑人物解散武装力量。他們能否成功，

还要再看。

最近几天，叛乱已向西蔓延很广。成都北面灌县至新都一带地区以及成都南面嘉定、資州、乐至一带地区都已被叛党統治了。因此，与省城的邮电交通又告中断。但是，必須考虑到重庆的紳士代表几乎沒有时间与保路运动的首脑取得联系。

重庆的报纸已开始把列强牵涉到当前局势中了。有一家天主教会主編的中文报纸登載一項消息說，英国公使已威胁外务部說，除非四川的叛乱立即鎮压下去，否則英国将从印度派兵去。其他中文报纸轉載了這項消息。

(8) 1911年11月22日斯泰老致安格联第25号函

重庆正准备悬挂革命党的旗帜。道台今天上午十一点钟来看我，告訴我說十二点以后他即将印信移交給当地紳士而不再負責了。他很匆忙，要我代为往訪各領事并通知他們。我已经照办了。城門均已关闭，街上充塞着兴奋的人群，但是我預料不会有什么暴动。

重庆設立了一个城防办事处。各处都在招募民团，全省可以說到处皆兵，但大部分质量不高。紳士統轄一切民团，不让官方插手。

下午两点二十分，街上发生了一个小小的騷动，我看见远处走过一队武装人員，持有两面白旗。立刻許多房屋上都挂了白旗，中間写一“汉”字。人們跑来告訴我說，官員已向革命党投誠了。这样，重庆就不经战争而反正了。

囚禁在成都的罗綸等人最近已被释放，这可能推动叛乱。过去保路运动缺少一个首領，罗綸現已填补了这个空缺。

(11月23日续写)对于重庆出乎意外的迅速变化，有人向我作

如下的解释。本月20日，一千八百名保路同志会的队伍，其中包括一百五十名曾在成都以南龙泉驛譁变的士兵，忽然到达离重庆西北約三英里的浮图关。重庆当地紳士去同他們接洽，据说他們以进攻和焚烧本城相威胁，重庆紳士就同意他們进城，并一同参加革命。本城官員被迫同意，因此浮图关来的革命党五点钟进了城。我亲眼看到他們来到重庆。約有一百五十名武装士兵，携带着三门炮，后面跟随着无数徒手的烏合之众。这些人是否即是保路同志会的人，或者保路同志会的人还没有出面，我不能加以肯定。这批士兵携有两面旗，分別写着“中华民国”及“复汉灭滿保教安民”字样。另一种說法是：在浮图关只有这一百五十名譁变的士兵，并没有其他队伍。这批士兵原来不想到重庆来，但是他們是湖北人，急于想回到他們的湖北老家去。重庆紳士劝誘他們进城以便完成革命。不管怎么样，重庆的革命只是時間問題。政府的权力早已消失，一切权力都在紳士手中。自从保路风潮发生以后，他們团结一致，反对政府。重庆只需要外界轻微的策略就会反正。

現在全城的紳士，特别是学生，都欢天喜地，每一所房屋都挂了白旗。只有商人还处于慌张不安的状态中。

我最近将来的行动計劃是这样的：我准备在海关里設立一个收稅处，并且与收稅处的人会同保管稅款，我和他各执一枚保险箱的钥匙。如果“新政府”想动用海关稅款，他們非首先找我不可。那时，我就可以劝告他們等到“新政府”被承认以后才动用稅款。如果“新政府”强迫我无条件交出稅款，我的应付办法要看情况而定。

附呈“新政府”頒发的第一号告示。各領事都已接到照会，这照会盖有同样的官印，内容是保护外侨的生命财产。

端方原定于本月18日到达成都。他的处境将很困难。

总督的一千五百名西藏軍隊听說已到达四川西部，并已把那里的叛乱分子扫蕩干淨。另有二千名藏軍正在来川途中。

四川西部的土著居民已开始从山上侵入附近地区，进行袭击。

附件：蜀軍政府告示*

軍 政 府 示

兴汉排滿，保商卫民；大軍起义，鸡犬无惊；
衙署局所，教堂教民，一律保护，不許犯侵；
如有匪徒，乘机搶劫，軍法从事，杀之勿赦；
言出法随，凛遵勿越！

安格联的批示：

你应尽最大努力取得全部海关稅款，并汇往上海我的稅款帐户，用各种說法劝导当地政府象其他地区一样把稅款交給我保管。引用广州的先例，并且告訴他們說，清政府已经把未宣告独立各口岸的稅款也交給我保管了。向他們說明，拒絕把稅款交給我保管，将是錯誤的和不明智的，迟早将引起外国的干涉。作为最后一著，你可以要求領事协助。

(9) 1911年12月15日斯泰老致安格联第27号函

全省陷入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中。几天以前，成都英国总領事派来一个信差，在他的衣服里縫藏着一件便函。这便函說，成都于11月27日宣布反正以后，許多同志会的人，实际上是强盜头子，带了一伙嘍罗們，都到成都来要奖賞，軍隊已失去約束，城内即将发生暴动。同一信中說，成都北部盜匪充斥，擄人勒贖，其他暴行不一而足。以后，我們又接到中文信件，据說成都确曾发生暴动，

軍隊正在城內混戰，進行搜劫。成都軍政府的新都督已逃走，副都督已被殺，城內混亂不堪。有一消息說，總督趙爾豐已被一部分軍隊推舉為都督了。

重慶方面，人們對新政府的不滿情緒逐漸滋長着，遲早將發生暴動。不過，這裏的軍隊不多，後果不會像成都那樣嚴重。現在的當局當然不能勝任。

大部分的湖北軍隊已乘船去宜昌。他們來重慶時，沿途要求贖款，重慶也付了好幾萬兩。軍官或已被殺，或已逃走，士兵自己推舉首領，一切紀律已蕩然無存。我希望這些人不要在去宜昌途中鬧亂子，因為重慶到宜昌這一段水路過去還很平安。這些人帶着端方的首級。

貴州省已派了二千名軍隊來協助攻打成都，他們已到達重慶上游。現在成都已經陷落，我不知他們將怎樣辦。我想他們的兵餉到時候將發生困難。

從上述情況看來，前景是暗淡的，我想您會同意我這種看法。到現在為止，我還看不出局勢有改善的跡象。相反地，局勢將繼續惡化。

（12月17日續寫）重慶現政府決定把本關稅款暫時保存在收稅處，靜待各省外債款額的重新分攤。這個決定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沒有辦法強迫當局更改他們的決定，我只能希望再來一次革命，從而導致政策的改變。要使當前重慶當局改變態度，唯一的可能是請上海的伍廷芳勸告他們。除非他們改變政策，重慶關繼續工作就沒有多大的意義了。從我和財政部長的上次會談中，我獲得的印象是：一般說來，遵守條約義務不再像以前那樣受到重視了。

由於對外地的情況毫無所知，我唯恐即使具有最大的善意也

会走錯了路。因此，在这困难的情况下，希望您給我指示。

安格联的批示：

关于稅款問題，我已另行頒发訓令。如果該訓令落入重庆当局的手中，也不致有什么危害。你应当慎重漸进，給他們充分的时间。最后他們会改变政策的。无论四川是在什么样政府的管轄之下，他們抹煞条約义务是行不通的。列强的手臂很长，迟早是会伸出来的。

(二) 宜 昌

(10) 1911年10月17日宜昌关稅务司葛礼致安格联

第44号函

此間局势很危急。宜昌全城銀元奇缺，人們拒收鈔票，认为不再有什么价值了。前几天大清銀行有庫存銀元时，曾尽量把鈔票兌現。現在庫存銀元已经兌完，不得不关門停业。湖北省銀行也已关門。

今天下午道台急急忙忙地来拜会我，告訴我明天他将令海关銀号关門。他走了以后我立刻发电向您报告并請示。我对道台說，我不懂为什么海关銀号要关門，这是收受稅款的地方，并不付出什么款項。他只說：“沒有法子。”

今天有一个商人申請装运現洋二千元到上海去，我没有准許他。我用上海的支票把这些現洋买下来了。我是設法搞些現款預备本月发薪，因为关員們处境已经很窘迫，他們手中的鈔票毫无用处，菜市、商店和銀行都不肯收鈔票。道台来拜会时，我把这件事告訴他。他回到衙門以后，立即发了一件公函来，禁止現銀和現洋

出口。另外还有一件公函，要求我把这两千块現洋送往海关銀号，留待发薪之用。我不預备照办，这批現洋是用海关經費帳款买的，不是用的海关銀号的稅款。如果海关銀号想买这批現洋，怎样付款呢，是用紋銀、沒有信用的鈔票或者只轉一笔帳？我不信任海关銀号或者負責該銀号的鍾委員。如果把現洋交去，他們在月底以前就会不知去向了。

铁路工人很可能会发生暴动。发給他們工資的鈔票現在已经买不到食物。大批的中国居民离开宜昌。目前本埠沒有英国領事，我已根据外侨的請求制訂了一个防守計劃，并且已把領事館所藏武器（六枝来福枪和三箱子彈）搬到海关来，以免暴动时落入暴徒之手。我还把太古的“湘潭”号輪船留下，以便危急时登輪暫避。

(11)1911年10月18日葛礼致安格联第45号函

我方才发电报向您报告海关銀号沒有关門。今天我正想写信給道台，劝他不要使海关銀号停业。这封信还没有发出，道台来信說，昨日匆匆会晤，我們可能誤会了他的話，认为他将于今日关闭海关銀号，事实上他沒有这种意图，銀号将照常开門收受稅款。我們絕對沒有誤会他昨天所說的話，当时帮办弼素乐(F. L. Bessell)也在場，道台昨天确实說过海关銀号将于今天关門，“沒有法子”。

宜昌人心很不安，金融恐慌，各种离奇的謠言流传着，成千的中国居民离开宜昌，带走了所有的現款。铁路公司急需現銀发放工資，因为电报局只收英文电报，我今天代該公司发电报請汉口铁路局长設法抵借款項，立即运銀币和銅元来。但是我恐怕他也弄不到現款，即或弄到，也来不及运到宜昌，因为铁路工人一两天內恐怕就要暴动。

此間又盛传革命党今晚将起事，焚烧各衙門，盐厘总办和会办将被杀，外侨财产将予保护，等等。

(12) 1911年10月21日葛礼致苏古敦函

革命党已经占有了城內的常关总办事处。你是否已经同汉口革命党达成有关常关的協議？常关委員于革命党占領本城时逃跑了，沒有跑掉的海关委員今天来对我說，“新政府”願意采取和汉口相同的办法。抵抗是毫无用处的，我們暂时必須同他們妥协。我估計下一步他們要占据海关銀号。到那时怎么办？你对于海关銀号問題有沒有有什么協議？

革命党本月18日夜間占領宜昌，既沒有騷扰，也沒有战斗。唯一被杀的人是一个企图越獄的囚犯，他被軍人用刺刀戳死。大部分官吏到时都逃跑了，看来是事先早安排好了的。半夜十二点半时，东門附近起火，有人說，这就是起事的信号。第二天早晨，革命党占領了全城，人們手臂上都縛上了白布条。道台和三个委員前一天下午乘民船逃走了，听說审判厅长已经逃往城外山中，知府和知县归順了革命党，盐厘总办在逃跑途中被捉住杀掉。宜昌城內只有极少数滿人，但革命党对他們很注意，有些滿人企图从四乡逃跑，被革命党抓到后就杀死。“新政府”維持着非常好的秩序，对搶劫和放火的人都杀头。但是他們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控制铁路工人，工人仍有暴动的危險。

此間約有一万二千名铁路工人，他們領得了鈔票后买不到食物，就威胁着要进城来放火把宜昌焚毀，因此局势严重。昨天美、德两国領事、“Samar”号軍舰舰长、铁路公司经理和工程师以及我本人，为遣送铁路工人的方法問題举行了一次會議，并发电报給汉口領袖領事，請汉口領事团尽力設法派輪船来宜昌，装运六千名北

方铁路工人回到他們的老家去。

“新政府”今天出了告示，說鈔票照常使用，这样也許可以使工人暴动的危险减少一些。

(13) 1911年10月28日葛礼致安格联第46号函

此間軍政府派了宜昌商会一位姓刘的于本月23日来見我，带来一封公函(請參閱附件)，从这公函可以看出，宜昌商会对本口岸海关工作了解很少。我对于商会企图管轄海关提出了異議，并指出来函中若干錯誤和含糊的地方。刘某很客气，他說这件公函只是一般性的話，不久将另写一公函来；同时还說，新政府同意照汉口商妥的办法办理，不过这件事并不急迫。我已经写信去問苏古敦，关于海关銀号、常关等等問題他在汉口究竟是怎样商定的。在未接他复信以前，我准备用下面的話来应付：武昌革命党首脑曾明确表示希望同外国人保持友好关系，并承认中国所欠的外債，海关和常关税款既已指作外債和賠款的担保，盐厘已专案指拨为偿付外債本利之用，对于这些稅款作任何干涉，都将与列强发生糾紛。

从本月16日起我日夜忙得不可开交，現在英国領事和一艘英国炮舰已经到了宜昌，我可以有較多的時間办理我自己的公事了。

附件：1911年10月23日(宣統三年九月初二日)宜昌商会筹办鄂軍駐宜餉糈处致葛礼函*

敝会前奉鄂軍都督黎照会，駐宜鄂軍司令部应需餉糈，均归敝会筹助。宜昌所有关税統捐筹餉以及关乎本地財政各事宜，一概責成敝会綜核收助。現今人心既定，商賈貿易交通(原文如此，疑有漏字——編者)，所有宜关税务应照常例征收。請煩貴

稅务司督率在关員司照常征收，以备接济司令部餉糈，是为至盼。

(14)1911年11月6日葛礼致安格联第47号函

我同宜昌商会举行了好几次会談，討論海关的中立問題。宜昌商会是負責軍政府的財政事宜的，我认为同这个大家承认的商业团体打交道，比較同此間革命党的首脑唐某打交道要妥当些。我們的会談很融洽，商会同意了海关中立的一般原則，但还有几个小問題需要解决。

在調查海关銀号的情况时，我发现它的经营管理极不滿意。往来商号都可以在海关銀号欠款，每月月終用汉口錢庄的汇划票据結算。这办法在平时已经不妥当，而在当前情况下会全部垮台。我已把海关銀号搬进海关里，以免遭遇火灾时帐册被毀而无法收取各商号的欠款。我正設法建立一項新制度，要各商号預存現銀五百两，付稅款时即从預存款項下扣除，用毕前再預付存款。否則每次完稅时都要用現款付清。

我向商会強調指出，海关只負責稅款数字的正确性，并不对海关銀号所收稅款負責。如果商会认为銀号雇員必須提供保证，它可以自訂办法。

盐厘总局的李总办虽然剪了辮子，剃掉了鬚子，想使人认不出来，但10月28日还是被捕了。某些外国人为他私下說情，认为杀了这老头儿于革命事业沒有好处，反而引起外国人的厌恶。这样就饒了他的命，打发他到沙市劝告那里的滿洲官吏，如果老老实实地投降，就可以保全生命。

安格联的批示：

如果可能的話，我希望你把稅款汇解上海汇丰銀行总稅务司

稅款帳戶。告訴地方当局：全中国各海关正把稅款存到我的帳戶中以偿付对外欠款，只有这样办，才能避免外国的干涉和維持中国的信用。

(15) 1911年11月12日安格联致葛礼函

你这一时期处于非常困难之中，但是还保持着鎮靜；你的处境虽然不利，仍然尽力应付，干的很好。我希望你能够替我取得稅款。我給你的指示是用电报发到蕪湖轉发的。你收到了嗎？

大多数地方的稅款，我們已经弄到手了，每一分錢都是需要的。厘金比較靠不住，恐怕你不会再拿到攤款了。

告訴革命当局說，海关的目的是为了中国的根本利益，同他們的目的并不矛盾，尊重海关的地位并給予支持就可以避免外国干涉。如果他們截留稅款，問題立刻就会发生。其他口岸的革命党都极讲道理，因此我想你也应当能够取得稅款并汇解上海汇丰銀行我的帳內。

(16) 1911年12月4日葛礼致安格联第53号函

清軍收复汉阳使这里的局势发生了大变化。英国領事已经要求妇孺离埠。威礼士(A. H. Wilzer)陪他的妻子到上海去。鉴于宜昌的强烈反德情緒，他回到这里来似乎不妥当。英国領事休烈特(W. M. Hewlett)同軍政府当局保持密切接触。他們听說一个德国人来做稅务司，很恼火，表示激烈反对。休烈特除了尽力使他們安靜下来并通知威礼士和我以外，自然也沒有别的办法。威礼士到达以前不久，我已经听到这些情况，但是已经来不及在他到达以前預先通知。汉阳收复以后，反德情緒更厉害了，关于这件事，威礼士一定会写信給您的。

(17) 1911年12月20日葛礼致安格联第55号函

本月16日荆州滿洲駐防軍投降，局勢有些好轉。宜昌本地表面上平靜，但是离真正安定下来还差得远。司令唐牺支到武昌去，不再回来了，沒有一个能干的首脑来替他。內地盜劫盛行，离这里不远的施南府有一个城鎮被盜匪占据了。

威礼士留在这里也沒有用。反德情緒是这样的激昂，假使他留在这里，海关大概会被攻击。在一个有敌意的口岸紧张地工作，对他的身体也不适宜。

(18) 1911年12月28日葛礼致安格联第56号函

您可以从斯泰老的信里看到，四川的情形很不好。他信中提到的湖北軍隊，有一千二百人已经到达宜昌。他們下来的时候，沿途勒索款項，由于他們人馬众多，因此款項就迅速照付了。此外好像沒有鬧什么大乱子。这些軍隊26日晚上在我們常关分卡所在地平善坝登岸，查問了一个瑞典籍和一个丹麦籍关員的国籍。这两个关員向他們說明自己不是德国人以后，就知趣地躲开了，直到27日天亮軍隊开走后才回来。

这些士兵把搶来的端方的全部珠宝飾物給平善坝的关員看。他們还把端方和他兄弟的人头装在煤油听里带来，打算明天挂在宜昌城墙上示众，然后带到武昌去。

这里的情况差不多沒有变化，据报附近乡下发生了很多搶案，迫切需要一位能干的行政首脑。如果四川杀外国人，这里一定要发生严重的排外騷乱，因为政府沒有足够的力量平息乱民鬧事。

12月23日英国侨民开会，抗議宜昌英国人生命財產得不到充分保护。我被迫担任主席，很不情願，这并不是因为我不完全贊同

會議的意見，而是因为海关的人在这种問題上不应该表現突出。但是沒有办法。开会的目的本来是为了推动領事采取有力的措施，因此他沒有出席，其余的人互相猜忌，都不肯担任主席。

結果草拟了一个抗議书，由領事轉送北京英国公使。

(三) 沙 市

(19) 1911年10月21日沙市关税務司葛云森 (F. Clayson) 致 安格联第134号函

10月11日沙市电报局收到一件电报，这个电报是轉发給現在四川万县的端方的，無論如何必須送到。电报里說前一天武昌革命党起事，电报里談到的其他細節都是与端方有关的事。当时沙市对确实情形还不知道，直到10月13日下午五时四十分，“洞庭”号才第一次带来了确实的消息，船长說“武昌陷落了”，他还带来革命軍布告的譯文。过了两三天，这个消息才广泛传播开来。17日沙市人心开始恐慌起来，铸造湖北銀元的机构官錢局发生挤兌。我立刻将以前由海关銀号收来的公款湖北一元券八十张和大清銀行一元券三十二张、十元券一张，共計一百二十二元送到海关銀号去兌現。銀号負責人当天回来說，官錢局停止付款，各办事处都被乱民搗毀；大清銀行还在，但也停止付款。因此沙市海关的銀柜存有一百二十二元不能兌現的鈔票。銀号負責人还說，他也有一大笔款子不能兌現。这样的话到处都可以听到。原先大家都以为本省的官錢局和政府办的大清銀行都是十分可靠的呢。据說大清銀行放款給沙市許多商家，現在商家还不出，因此大清銀行暂时停止支付，不过总算还在营业。10月14日“大云丸”(Ta yuen)从汉口来，

載有一千三百九十七件进口貨；“湘潭”号同日到达，載有八千箱煤油。从那天以后，整整一星期貨运完全停頓，沒有貨物出口，进口也只有二十三件。“大吉丸”于10月18日到达，該輪所載沙市出口貨因在汉口不能卸下而帶往宜昌，明天一清早又要帶着这些貨物到沙市，这是宜昌最后一艘商輪了。“洞庭”号上午十时到沙市，据说宜昌謠传沙市已经燃烧起来了。幸而所传不确。沙市商会会同紳士組織了一个守望会，雇用了五百名左右的民兵日夜維持本城的秩序。过去一个星期秩序維持得很好。商会还劝当鋪准許人們贖当，免算利息，这个措施大大緩和了局势，沙市上下各阶层居民都表示滿意。不过商会表示，如果有一艘外国炮舰在这里，使流氓分子有所顾忌，这对商会維持秩序的工作将有很大帮助。因此我在两天以前即10月19日上午去見日本領事，同他談整个局势。他对我說，他同駐宜昌的日本炮舰“伏見”号(Fushimi)舰长逐日保持联系，商定在必要时可以发电报請“伏見”号立刻开来沙市。不过什么时候才算有必要，很难决定。我說到那时候电报线路可能被破坏，往来本地的小火輪停止航行，这样就来不及了。恰巧这一天中国拖船“济川”号在沙市，該船是从宜昌开来以高价收买銅元备付四川铁路工人的工資的，据说工人已经到了絕望的边緣了。因此我劝日本領事写信交拖船帶給“伏見”号舰长，請他尽可能立刻前来。我将他的信加封，并附一便条給宜昌关稅务司，請他立即將該信送到“伏見”号上去，这封信是在本月19日晚上十一点钟由我亲自交給拖船船长的。

昨天(即20日)上午七时左右，海关道吳筠孙突然乘一个小舢板从宜昌回来，只帶着一名当差和一名轎夫。他一定是19日下午离开宜昌，一夜之間順水飘了八十英里来到沙市的。船家夫妻二人，在大部分漆黑的航程里，駕着舢板，順着大江安然下駛，到达沙

市后得到了二十几吊銅元的报酬，并奉命立刻到江对面去躲避起来，不要見人。据说海关道穿着很不值錢的衣服，以免暴露身分。他很快发出一个告示，要“軍民人等务各自安生业，不必听信謠言”。

上午九点钟，他穿着便服来見我，并低声对我說，他的四百名士兵突然在宜昌加入革命軍了。因此他才匆匆回到沙市。他认为应当赶快派一艘外国炮舰到沙市来。我把我同日本領事所作的安排对他說了，他完全同意。他随即要我陪他去見日本領事桥口，我們一同步行前往。他去見日本領事，主要是为了催“伏見”号快来，并請桥口发电报托汉口日本总領事要求革命軍首脑前往剿灭荆州滿人时，不要经过沙市。我們在領事館时，桥口收到“伏見”号舰长19日下午两点半发的电报，电报說，宜昌官兵已经和平参加了革命軍，一切平靜。昨天晚上日本領事來說，他已经电請汉口日本总領事和“伏見”号舰长命令日本侨民乘“大吉丸”离开宜昌，并将“伏見”号立即开来沙市。他今天上午九点钟来問我，可否派专差搭每日班輪携带信件直接交給“伏見”号舰长。我劝他这样做，因为以前的信和电报好像都沒有送到。不幸小火輪机器坏了，今日不能开行，只好等明天开行的另一艘小火輪了。

海关道昨天到荆州去，今天已经回来，听说署理知府也在这里。“伏見”号还没有来。最近的情况是表面平靜，但是能平靜到什么时候就很难說，些小的事故就可能弄出事来。我已经給海关躉船配备了足够的供应品，在危急时可以将全体海关人員运往下游。海关道答应給我两条“紅船”。我对他說，这次一定要用硬币发薪，我不能将不能使用的紙币发給員工。他同意設法照办。中国人最耽心的是，如果署理將軍联魁不能約束荆州駐防的二三千名滿軍，这些滿軍可能先将荆州的汉人屠杀，然后到沙市来屠杀汉

人。如果他們来了，沙市是无力防止的。他們这样做，一来可以为武昌被杀的滿人(那些人的家属中有許多現在荆州)复仇，再則他們明白革命軍接着就要消灭他們了。

“伏見”号下午九点钟到达沙市，停靠在躉船旁边。我立刻同日本領事上船去。該舰在未奉其他命令以前，大概將在此間停泊。它来了可以安定城里華人、教士和我們少数外侨的人心，万一沙市发生什么事，它还可以保全沿江的外国房屋。

(20) 1911年10月28日葛云森致安格联第135号函

10月24日上午九点钟，海关道来了。我对他說，我认为沙市的危险在于当地的錢庄和当鋪大多是滿人开的。如果革命党来搜寻滿人，他們还可以得到錢財，这两样关系重大，都是他們所需要的，因此应该劝这些滿人撤离沙市。海关道說他不能做这件事，也不能請將軍命令他們撤离沙市，不过如果我肯向日本領事提出这个问题并請領事写信給署理將軍联魁，他将非常感謝。下午七点钟，我去見日本領事。他說有十六个从宜昌来的日本商人住在領事館的隔壁，并說已经派警察官到宜昌去要求革命軍到荆州去时不要到沙市来。我作为自己个人的意見对他說，沙市有这些开錢庄和当鋪的滿人，是本地的严重危险。他是在沙市的唯一的外国領事，只有他能够采取步驟請署理將軍联魁使这些滿人离开沙市。后来我又对他說，日本的貿易約占沙市貿易的百分之六七十；現在正是棉花上市的季节，棉花就要大量涌到，大概未曾保險；怡和、太古和美孚油公司倉庫存有大批貨物，这些都是乱民搶劫的对象。現在“大云丸”和“洞庭”号都将直接开往上海，如果能劝导这些滿人改穿汉人的服装，搭船离开沙市，困难就可以解决，沙市就可能保全。这两条船都是外籍船舶，革命軍的軍舰不見得会检查。至于比較

貧穷的滿人，可以劝他們离开沙市到附近的乡下去。

10月25日下午六点半，我去見日本領事，談話中他对我說，据商会会长告訴他，沙市只有滿人一百五十名左右，大多数是穷人，因此他也就沒有写信請署理將軍把这些滿人疏散。

10月27日日本領事和“伏見”号舰长前川到荆州去見联魁，結果如何，还没有听說。

(21)1911年11月21日葛云森致安格联第137号函

11月10日下午两点钟海关道来見我，我对他說，謠传穿便衣的滿洲士兵正在搜索革命党，在沙市主要的旅館里盘查新到的旅客，遇有携带违法文件的人，就在黑夜帶到荆州府去，据說在那里经过軍事法庭草草审訊以后，就被秘密处决。滿洲当局这种行为，在沙市引起很大的憤慨，人們說，这样被捕的平民，应当先交給文官正式审訊。这种說法是有道理的。海关道承认这是事实，不过他一口咬定只处决了一二十个人，大批嫌疑犯已被释放；他还說滿洲当局已经說定将嫌疑犯先交民事法庭依法审訊，并由他以兵备道的名义会同署理荆州府和署理江陵县布告周知。老百姓已经安定下来了。

11月12日星期日下午四点钟，“大吉丸”从宜昌开来，带来英国駐宜昌代理領事休烈特（沙市的英侨都归他管轄）給我的一个挂号急件，內容如下：

“唐將軍的私人秘书刚来通知我說，革命党已经决定对荆州滿洲駐防軍采取切实步驟。他們已经派两名代表，不帶随从，不携武器，去同滿人方面两名代表談判投降条件。革命党特別注意避免任何可能被认为是干涉外侨的举动，但是他們托我請你劝全体英侨在这个問題上絕對保持中立。你是英侨的主要代表，我也要求

你向他們轉达这个意見。革命党方面将要求滿洲駐防軍交出所有的武器，交換条件是保证他們的生命安全。我认为革命党的保证是可以相信的。如果滿洲駐防軍不肯无条件投降，革命軍就要进行攻击，他們坦白地說，那时外侨将遭受很大的危險。你要在住宅上面悬挂一面英国国旗，收容本地区的英侨，其他国籍的外侨如果願意的話，也可以讓他們避难。我认为你应当同日本領事联系，問他打算采用什么办法来保护日本侨民，但是不管別国的侨民怎样做，英侨必須絕對保持中立，战斗員不得受我們国旗的保护。”

我立刻去到海关道的办公处，把英国領事的来文翻譯給他听。他还不知道革命党的两名代表是否已经随“大吉丸”来了，不过他听說將軍最近收到宜昌革命党寄来的一封挂号信，他拒絕接受，因为他不肯照章在邮政局的回执上签字，而且据他說，他在革命党那里也沒有朋友。海关道表示，照他个人的看法，滿洲当局虽然表面宣称准备打，但是实际上如果接到最后通牒，他們可能会投降。我回答說，如果有最后通牒送去，为了保全許多无辜妇孺的生命，他們最好的办法还是投降，因为休烈特认为“革命党的保证是可以相信的”。

晚上九点半钟，我去見日本領事，把休烈特的公文給他看。在談到保卫本口岸时，他說“伏見”号舰长已经奉有汉口日本海軍提督的命令，在必要时将两挺机关枪送上岸来，以便驅散沿江馬路的暴徒。我說应当注意不要激怒这些人，因为“伏見”号炮舰虽然能保护沿江外国房屋的前面，但是暴徒可以从后面用煤油纵火来报复。日本領事最后說，宜昌革命党已经通知他，他們已经决定在攻打荆州滿洲駐防軍时，把沙市划在軍事行动范围以外。关于保护日侨問題，他已经决定叫他們在領事館集合。

11月14日星期二下午两点钟海关道来見我，在談話中我劝他

立即采取步骤促使将军和各位协领不要为了自尊心而妨碍沙市的和平，主要是因为不这样做千万无辜妇孺就会被杀害。如果将军为了避免这场屠杀而投降，全世界都会夸奖他这种做法。海关道完全同意这种看法，但是他說最大的困难在于想办法把这些意见轉告将军，而他自己是不敢这样做的。

11月16日上午，謠传革命党已经請宜昌商会托沙市商会去同将军联魁接洽荆州滿洲駐防軍投降問題，但是沙市商会会长既不敢自己去，也不敢写信去联系。另外传说休烈特写信問桥口能否同将军談这个問題。晚上“大亨丸”由宜昌开来，带来休烈特的信，内容如下：

“你一定已经听到，日本領事和我正分別在沙市和宜昌努力为革命党和滿洲駐防軍进行調停，結果如何还不知道。你和海关道談話时可以告訴他談判正在进行，如果发生战争，請他务必使沙市保持中立。革命党方面希望这样办，他們准备同意把沙市周围一部分地方划为中立地区，現在只等滿人方面同意。海关道可以帮着做这件事，不过他一定也会同日本領事談这个問題的。如果发生战事，不要忘记事先通知天主教堂的神甫。”

(22) 1911年11月25日葛云森致安格联第138号函

11月21日两位协领长林和肇麒，由海关道吳筠孙陪同去見日本領事，并說將軍联魁已经接到上諭，指示不要作战。不过听说并没有提到交出武器弹药以及投降等問題。两位协领带来一件將軍給宜昌革命党的照会，里面照录了上諭。桥口于11月22日将照会送請宜昌英国代理領事休烈特轉交。

11月23日传说有二千六百名左右的革命軍到达沙市西面約一百二十里的江口。沙市商会立即派专差送传单去請他們不要到荆

州来，因为荆州將軍虽然还没有交出武器，但是他已经說过不打了。因此商会认为革命軍不要出面比較好些，否則人数这样少，將軍可能变卦，也許他不能約束自己的軍隊。

11月24日即昨日，据传革命軍已经到荆州以西六十余里的万城，同滿軍前哨接触，滿軍向滿城撤退，留下一門炮埋在地下，乡下老百姓很快就把埋藏的地点向革命軍报告了。

中午时日本領事来到我的办公室，出示宜昌英国領事給他的一件电报，他已经轉达“伏見”号炮舰，并将通知海关道。电报內容如下：

“我恐怕荆州战事无法避免，因此請照双方业已同意的办法使沙市保持中立。”

桥口說，虽然双方同意沙市中立，但是否絕對遵守他們的諾言，完全沒有把握，还有待证明。

11月25日(即今日)，謠传荆州方面昨天派出几百名滿軍，大部分是馬队，到万城这一边迎击革命軍，又传战斗已经开始，不过这一点似乎不可靠。据說滿軍这些活动主要是左翼副都統恒齡出的主意。他是在荆州生长的，願意为自己的乡土而战，已经糾合了几百名軍隊。他們說，如果將軍联魁投降，就杀了他。不过据說大多数滿軍都願意投降。如果恒齡阻止联魁投降，就要由恒齡負責，由此产生的可怕后果，联魁也不能完全不負責任。

下午五点钟，日本領事来把当天下午收到的宜昌英国領事的电报給我看。电报原文如下：

“今日下午約一千名軍隊由此間开往沙市，其中一部分专往保护沙市。”

桥口說，宜昌革命党通过宜昌商会和宜昌英国領事送来一件公文，請他交給沙市商会轉送將軍。公文說，如果將軍将武器弹药

交出，革命党保证继续将餉銀給养发给駐防軍。我們都认为这个办法很公平，很希望將軍周圍的人能够更加深思熟慮，并希望將軍能够使搗乱的恒齡冷靜下来，使滿洲駐防軍避免一場力量悬殊势在必敗的战斗。

(23) 1911年12月2日葛云森致安格联第139号函

11月26日星期日有两只拖輪从宜昌来，拖着几只帆船，約装有一千名軍隊。他們在距离宝塔以西两三里的地方登陆。我从中午外出散步到两点钟，沿着江边走了两英里，走到宝塔的跟前，又从城中心走回来。在江边的老百姓都兴致勃勃地向江的上游看，大家都很安靜，城里的一切也是很平靜，我看見張貼的告示說：“人民的軍隊到此地来是专为保护商民和商业，老百姓应当照常工作，不要听信謠言。”老百姓确实照办了。

11月27日星期一清晨，拖輪“济川”号 and 一艘小火輪拖載一些革命軍到沙市，他們占領了营房。他們的到来好像很受欢迎似的，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上午七点半，海关道吳筠孙忽然跑到我家里（根据英国領事的指示，我住的房子前面挂着英国国旗）說，革命党在搜索他。我馬上查明他們想找他談事情。我通过日本領事給他們商定下午六点钟在日本領事館会見。参加会談的有革命軍的喻洪启將軍和他的翻譯、商会会长、海关道、日本領事和他的翻譯，还有我。会談开始的时候喻將軍和海关道之間的关系很紧张，海关道对他以前从宜昌逃出的经过，以及今天早晨在办公地方找不到他的原因作了解释，他語无伦次地叙述了他为謀求和平所出的力，从占領宜昌的时候說起一直說到現在。喻將軍对海关道的解释不滿意，但是沒有打断他的話。最后，喻將軍为了試驗海关道的誠意，叫他当着我們大

家的面馬上写信給將軍联魁，要求立即繳械。作为交換条件，喻將軍答应發給駐防士兵三个月的軍餉；所有滿人可以安全遣送出境，願意留下居住的也予以保护，但是必須改用汉人的姓，参加新政府工作。海关道馬上答应喻將軍的要求，給联魁写了信，这样，使喻將軍对海关道有了好的印象。如果海关道单独被搜索到，并且不在英国国旗的保护下，他的生命是很危险的。会谈很美满的結束，海关道也回到他的办公地方去了。

日間招商局和躉船“楚山”号都悬挂共和国旗。几天以来，我有意不在海关挂龙旗，他們对海关未加干涉。

11月28日星期二，我听說沙市城里到处都挂了白旗。一位天主教会神甫写信告訴我，他正在給十五个滿洲伤兵治病，他們是星期日那天在梅花桥作战受伤的。星期日那天早晨和下午，在沙市很清楚地听到几英里以外有大炮的声音。荆州天主教医院里全住着滿洲伤兵，人数已增加到三十多名。

从革命軍在沙市貼出的告示中，我見到有一告示提到：“除海关外，所有稅关一律永远裁撤。”另一告示悬賞格五千两銀子捉拿左翼副都統恒齡。

下午太古輪船公司的“沙市”号輪船从上游到达沙市，停靠在“楚山”躉船旁边，它載来了从四川下来逃难的传教士三十人。

11月30日星期四下午荆州府天主教会的馬神甫 (Marcellus Sterkendries)来会見我，拿着滿洲將軍联魁和他的两位副都統恒齡和松鶴的联名信，信里要求他去邀請日本領事和我一同代表联魁去会見喻將軍，商議滿洲駐防营投降的事。日本領事也接到同样的信，他认为最好在稅务司住宅开会研究。下午八点钟我們开了会，喻將軍和日本領事都带着翻譯来参加。喻將軍很溫和地听馬神甫述說滿洲將軍的問題，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尽管滿洲將軍和两位

副都統現在情願投降，但是士兵拒絕繳槍，并且还威胁說，如果他們投降，就要先把他們三位首領杀死。联魁和两位副都統也願意在荊州府南門外天主教堂里和喻將軍會見，但必須有日本領事橋口、馬神甫和我在場，以保證他們的安全，或者联魁个人单独来稅務司公館和喻將軍會見，但也必須有我們這班人在場。喻將軍說他同意會見，地点在 anywhere 都可以。但是日本領事說，由于他的職務关系，他不能參加討論和平条件的會議。最后商定由馬神甫和我參加會議。喻將軍說，除繳槍投降以外，荊州府到处都要挂白旗，城門立即全开，使行人自由进出。另外还有几項，当时由喻將軍口授馬神甫执笔写下来。

12月1日星期五，馬神甫在荊州將軍衙門里，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同联魁和他的两位副都統商議會見的事。談完話以后他騎馬(將軍送他的)走了五英里的路，又来到我这里報告說，他刚从荊州將軍處來，將軍的情形很可怜，完全垮台了，哭得像小孩子一样，那两位副都統也完全沒有办法，只是在悲伤地等死，軍隊也不听他們指揮了；更难堪的是軍糧的缺乏，使他們感到絕望。滿洲士兵声明，如果將軍和都統想离开本城或者和革命軍議和，士兵們就即刻把他們打死。在这种情形之下，和喻將軍會見是不容易办了。因此，將軍和两位都統写了一封信托馬神甫轉交喻將軍。信內將軍們自称为小弟，并恳求喻將軍在可能範圍內設法把他們从大难中挽救出来，那怕迟延几天轰击荊州府也好，在此期間士兵的情緒可能会緩和下来，飢餓也許会迫使他們屈服。

12月2日星期六，早晨六点钟据說有五千名革命軍从常德府开到，駐在长江对岸沙市南面四十里的地方。他們只带来一封信給沙市商会，並沒有正式公文給喻將軍，因此喻將軍目前不要他們过江来加入他的队伍。如果这个决定可以使冲突延迟，这对大家

都有好处。又有传言說，很快就有队伍从襄阳和汉口来。不管怎么样，已经在沙市为他們准备营房了。

尽管沙市有发生战争的危險，我們还是衷心希望和平能維持下去。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我們只要想到自己为防止流血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就可以安心了。

我刚收到宜昌英国領事1911年11月30日的来信如下：

收到你有趣的长信，我非常感謝。你对于保持沙市的中立确实做得非常出色，商人應該感激你和日本領事。当我最后将此事向北京报告时，我不会不提这一点的。在目前这个时候，沙市有人随时給我如此热誠的帮助，我一想到就感到非常高兴。

我曾尽力設法为駐防軍进行調停，以免流血，但是，南京和汉口市區所发生的事情太可怕了，因此我认为革命党当然非干不可。在目前的动荡时期，他們竟表现这样的寬容，我想是很出奇的，这是好的預兆。

我很高兴你利用了国旗，在你手里国旗是不会被滥用的。目前这个时候，严守中立非常重要，我相信你了解这一点，不会在宜昌和沙市做出損害我們好名誉的事来。暴徒和秘密会党可能在今冬发生騷动，在发生騷动时严守中立对我們的安全是很大的一个保障。

(24)1911年12月15日葛云森致安格联函

12月13日在荊州府南門外前滿洲武备学堂召开了會議，参加会议的有唐牺支、喻洪启两位將軍和他們的參謀，以及长林等四位滿洲协領（代表荊州將軍联魁），我和天主教的德主教（Angelus Timmers）及馬神甫也由双方邀請参加了會議。會議从下午一点半开到五点。會議开得很順利。经过充分討論和一再修改，規定了

七項条款，以适合双方的要求。我个人沒有参加討論。當場写了正本四份，唐將軍和四位协領都签了字，双方都坚持要我和主教及神甫签字作证。我以双方的朋友的身分签了字，并不正式代表海关。現將上述条款抄录呈閱。

昨天和今天已开始把来福枪等陆续送到荆州府南門外天主教堂里交由馬神甫暫予保管。

大家都认为过去不安定的局势現在已经和平解决了，今后双方都将遵守签定的条款。因此我把所挂的英国国旗也取了下来。現在将我个人为这件事采取的行動，用私函向您报告，希望能获得您的同意。

附件：1911年12月13日（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月二十三日）荆州滿洲將軍向革命軍投降条款*

- 一、繳軍械、軍火及一切关系之軍用物品。
- 二、荆州城內滿汉人均須遵守軍政府法律，同享自由权利。
- 三、全城生命財產不分滿汉，本部一律保护。
- 四、駐防原有公田公产一律沒收。
- 五、凡繳枪一支給洋十元。
- 六、凡旗民最貧苦者，本部发給恩餉六个月以資謀生。
- 七、凡开各种学堂，無論滿汉子弟均准一律投考。

上列七条彼此均須确守，如异日大統領認可，继续履行。

中华民国軍政府鄂軍分司令部司令长唐牺支

正紅旗协領长林

正黃旗协領果仁阿

正蓝旗协領肇麒

鑲蓝旗协領松春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簽

証人簽字^①：德主教，12月13日

馬神甫，1911年12月13日

葛云森，1911年12月13日

(25) 1911年12月26日沙市關稅務司慕天錫(G. T. Moule)

致安格聯第140號函

荊州城于12月13日向革命軍投降，17日革命軍正式入城，入城以前滿洲駐防軍已經將武器彈藥交出。這次達成協議，可以說是荊州天主教會馬神甫和革命軍司令雙方的功勞。馬神甫代滿洲將軍和駐防軍奔走極為熱心；革命軍司令對滿人提出寬大的條件，而在起初條件遭到滿洲將軍拒絕時表現了忍耐，都是很值得稱道的。

海關道還在這里，不過已經無權，也不接受稅款，因此想從明年1月1日起將所屬人員移交給我。但是革命當局可能在今後幾天內派出自己的人來作海關監督。

(四) 長 沙

(26) 1911年5月12日長沙關稅務司偉克非致安格聯

第80號函(自漢口發)

自從廣州事變(指黃花崗起義——編者)的消息傳來以後，此地非常擔憂。道台要求我採取特別措施防止軍火進口。毫無疑問，大多數老百姓是希望換個政府的，不能就說他們是革命黨，但是他

^① 編者注：証人簽字一段原系外文。

們對於推翻清朝的嘗試是衷心贊成的。我的文案告訴我，軍隊里公開傳說他們要清室下台。有人預言秋天要發生騷亂，大家也都相信這種預言。一般人希望在兩湖地區建立獨立國家，以回復到舊日的楚國，鐵路借款合同的簽訂自然加強了這個願望。

(27) 1911年5月16日 偉克非致安格聯第81號函

不出我所料，回來後發現簽訂借款合同的消息引起了極大的騷動，召開了會議，在會上有人發表煽動性的演說，對北京政府，特別對盛宣懷大肆攻擊，同時還散發同樣性質的傳單。巡撫應紳士之請向北京政府發出電報。如果北京政府復電不作讓步，結果就難以設想了。巡撫出了一張告示，命令學生和老百姓在獲得答復前保持安靜。學校已經停課，激動情緒在繼續高漲中。

我自然密切注意事態的發展，並于必要時電告情況。

英國領事佳爾斯(B. Giles)私下告訴我，他已電請派一艘炮艦來。我的意見是，如果中國政府堅持不作任何讓步，應立即開一只大型炮艦來，最好是兩只。

巡撫等官吏都很驚惶，不知事情如何了結，幸而藩台是一位極有才幹的人。

中國的前途似乎非常黯淡，我看在不久的將來，一場革命是免不了的，現在已經公開鼓吹革命，並且獲得普遍的同情，而政府並沒有採取任何預防措施，卻盡在瞎胡鬧。

(28) 1911年5月17日 偉克非致安格聯第82號函

關於鐵路借款引起的騷動事件，沒有什麼特別重要的消息可以報告。昨晚舉行了許多會議，重要的會議將在明天早上召開，巡撫將在會上講話。據說如果講話不能使大家滿意，就可能發生騷

动。

(29) 1911年5月19日伟克非致安格联第83号函

激动的情緒已经平息下来,不再有任何危险了,至少暂时不会有危险。昨天召开了一个有官吏和紳士参加的會議,巡撫在会上讲话說,铁路和湖南省都沒有出賣給外国人,铁路将由政府修建;借款仅仅为了方便,并不意味着丧失任何主权。据說前两广总督袁某站在紳士的立場上作了激动的发言。一般地說,會議是安靜地过去,也可以說太安靜了,並沒有說服一个人。但是無論如何,这个城市再次安定了,預料不会再发生任何騷乱。

“Woodlark”号炮舰昨晚駛抵这里,另一艘也将到达。

(30) 1911年10月13日伟克非致安格联第96号函

汉口的炸弹案发生时,我正在那里。当我上船时,我們的文案(他是先到汉口的)把听到的許多傳說向我报告。他說,普遍傳說那天晚上要攻打省城或总督衙門,营房正在起火,士兵开了小差。我就把这些傳說轉告苏古敦。“沙市”号离港前,开到武昌那边,我們看到营房第二次起火。好些中国軍舰都充分警戒着,但是除了一些枪声外,城里沒有什么动静。

一艘中国炮舰“吉安”号和“沅江丸”載运軍队到下游去,据說“沅江丸”只載运了一半軍队,其余拒絕开拔。这消息还没有证实,文案在长沙城里,如果他得到重要消息,我再写信报告。

气氛非常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至于是否会发生騷动,一切要看汉口来的消息。听說城里无法拿到現錢,至少明天还不会有。因此我从銀行里提取了四千元鈔票放在我的保险柜里,这样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发薪水了。

海关道要我命令汉口开来的輪船和小火輪停在江心，以便进行检查，看旅客行李中有没有革命党的物品，他还要派委員登船检查。我同意这样做，正要劝他征詢各領事的同意时，佳尔斯来了。我把这件事告訴佳尔斯，他立刻同意委員上船检查，但是他要求事先告訴他，他自己也要上船帮忙。我已经指示理船厅領导抄班，尽量配备人員，执行检查职务，具体办法已经在命令簿里清楚地指示了。

文案劳受之刚从城里回来。他說駐在萍乡、澧陵、株州和附近的五百名巡防队拒絕开往湖北，除非提前发餉。現在他們沒有錢，无法把这支軍隊开出去，浏阳有暴动。巡防队的第一标今日搭小火輪经过常德到四川去。长沙和武昌之間的电报已经中断了两天，現在线路已被切断。

(31)1911年10月18日伟克非致安格联第97号函

我問佳尔斯：如果革命党占領了长沙并降下我們的旗帜，他是否允許英国商人向新政权納稅。佳尔斯說，他允許。我知道革命党在汉口沒有干涉海关，大概也不会来干涉我們，不过当然不能肯定。万一悬挂了叛党的旗帜，我不知道該怎么办，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将暫時敷衍，等候您的指示。

佳尔斯刚才來說，紳士要求巡撫让位給革命党，不要抵抗，巡撫坚决拒絕。今天当地报纸报导各省平靜，清軍正推进中，这证明他是做得对的。

此地的商人对于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很放心，他們都同情革命，知道自己会得到保护。

文案告訴我，常备軍軍官今晨去見巡撫，当他走进衙門时，他的軍刀和手枪都被拿走，他的卫兵也被搜查。他要求增发十万发子弹給他的軍隊。巡撫說，你已有两万发子弹了，为什么还要求增

发？他回答說，万一发生騷动，这些子弹不够用。巡撫就命令他将两万发子弹送来检查，增发的子弹另行拨給。他拒絕了。最近巡撫又五次派他去省城以外的地方，他拒不离开，也不再让他的士兵开走。他一共只有六百个士兵在长沙。上述消息的真实性是用不着怀疑的。

昨夜两点钟有小火，不久就熄灭。文案劳受之說，那是士兵放火烧营房里的干草堆。

(32)1911年10月23日伟克非致安格联第99号函

政变成功，长沙城落入革命党手中。昨天上午，許多巡防队的士兵(这些人一定是从开始策划政变时就参与其事的)，跑到常备軍的兵营里，請常备軍去到巡防营的軍械庫里拿軍火。大家冲向北門，把掌管北門的軍官杀了。巡撫衙門被团团围住，卫兵倒戈。巡撫无法躲藏，只好客气地接見他們，并陪他們到諮議局會議厅去。他們要他起草致本省各地官吏的令文，巡撫表示犹疑，說要仔細考虑，就回衙門去了。

巡防队統領尽力阻止他的部队参加革命党，結果被他的部队杀了。他的名字是黄忠浩，也是铁路局长，在湖南紳士中是很受尊敬的一个。上午十一时革命党实际上已占領了全城。

按照預先的安排，英国領事約在上午九时在美孚油公司挂起了信号。我立即赶到公事房，几乎全天呆在那里。那时四个城門已经关闭——上午十一时全部城門都关闭了。告示已貼出，严厉禁止侵犯外侨。早上我把留下来的档卷和文具搬到我的住宅中去。

我們公事房的卫兵是道台衙門派来的，卫兵队长承认他是革命党方面的，他叫关員不必害怕，但是他不知道怎样才能保护我們财产的安全。

下午，我們的关医顏福庆陪同新任外交司司长陈安良来見我。陈安良带来一份告示，大意是，由于清政府的压迫，革命党已将它推翻，等等。陈安良說，新政府希望外侨現在继续留在水陆洲上直到秩序完全恢复为止。他还談到海关挂旗的問題，我說沒有接到您的指示，我是不能同意降下黄龙旗的。如果新政府坚持要我挂革命党的旗帜，应首先通知我，以便采取适当步骤。陈安良同意一切事情都要有秩序地进行。陈安良接着告訴我，他願意在我家里接見全体外侨，我就和他乘汽艇过江，并把他介紹給他所不认识的外国人。他是一所中国学校的教师，原来认识几个教士。陈安良向外侨宣讀了那份告示后，說願意拜会佳尔斯，要我陪他去。我問他，都督是否已经把政府反正这件事通知領事，他說还没有。我說，为了避免佳尔斯拒絕会見，不如先去一个照会。他认为这很对，并且說要去見都督請他发照会。

我和佳尔斯共进晚餐时，照会送来了，这个文件不合格式，佳尔斯作了口头解释后将文件退了回去。

晚上安靜地过去了，守夜人也沒有发现特別情况。早上才知道軍隊試图闖入藩台衙門，发生过战斗，双方都有些死亡。劝业道、知府和长沙知县被杀，道台王毓江也被杀，他是一星期以前才到此負責軍需事务的。这些人或者是积极反对革命，或者不肯承认新政权。

巡撫回到衙門后，带着他的家眷和印信跑了，現在他們出三千两賞格要捉他回来。昨天晚上我們的文案告訴我，大家猜測巡撫会到我这里来避难。由于这里已有那么多外国客人，我并不欢迎他。当我在佳尔斯那里的时候，有六个佩带革命党徽章、但是自称是巡撫的朋友的人到我家里来，問巡撫是不是在这里。我的妻子回答說，他不在我家。道台逃到日本領事館里，据說今天已经乔装

离开,大概要乘港內的日本船。署理藩台的提学使和臬台都逃走了。

早上起来我很不高兴地发现海关屋上挂着白旗(后来查明是卫兵在晚上挂上去的)。文案劳受之来了以后,我把卫兵队长找来,告诉他我要派劳受之到軍政府焦都督那里去,要求都督把旗降下来,否則我将撤退全体人員;未经我同意不能挂旗。卫兵队长願意陪劳受之一起去。劳受之在前巡撫衙門(現在是都督的指揮部)謁見了焦达峰。他很有礼貌地接見了劳受之,他說挂旗是一个錯誤,但是他对此不負責任,并且說在沒有办理正式手續以前可以不必挂旗。十时前把旗降了下来以后我才去公事房,我們照常进行工作。

我去見佳尔斯,看到了軍政府換发的照会,这次是合格了。照会声明革命政府已经代替以前的清政府,并保证承认以前清政府所承担的債款和賠款等等。佳尔斯不久就备文答复了。

飯后我收到都督的來文,声明他們已经宣布独立并已接管海关和邮政局,还要派人来更換徽章和旗帜,他要求職員照常工作,并服从他們的命令。随后外交司司长陈安良和外交司的两位委員张汝楫和赵国材來訪,稍事寒暄后,陈安良宣布他們是派來同我商量今后海关如何进行工作的。他們希望我归順,如果我同意,他們可以保证我們得到以前一样的待遇,等等。我說我是清政府的官吏,不可能这样做。张汝楫是发言人,他說政府已经換了,我沒有理由不归順他們。我自然反对这种說法,我說我受总稅务司的委任,不能接受別人的命令,現在我已太老了,不能再变节。我的責任是很清楚的,我只能听命于总稅务司。如果总稅务司命令我留下,我就留下,如果命令我走,我就走。我要求他們替我发一个請示的电报并等候复电,否則我只好带着我的下屬撤退。经过長時間的爭辯,他們并不能改变我的主張。最后他們同意我的要求,答应不挂任何旗,我也同意不再挂黃龙旗。

附上新政府来文和我的复文各一件。

日本船“沅江丸”今晚到达，带来的消息是：汉口战事不分胜负。“吉安”輪預定明天到此，我們可能听到一些确切的消息。德国炮舰和英国炮舰各一艘預定明天到达。

当局应付当前的局面很有魄力，給大家的印象极好。秩序維持得很好，犯了小搶劫案的人犯都就地杀头。士兵很守紀律，一切事情都是不慌不忙有秩序地进行，好像已经排演了好几个月一样。这些人确是与众不同，誰看見我們的卫兵和文雅的卫兵队长，誰都会认为他們仅仅是小孩装扮成士兵玩，但是卫兵队长昨夜却亲自将知县的脑袋砍了，并用手捧着他的血喝了，还对劳受之說，血的味道是咸的。

邮局的阿林敦(Arlington)收到一件公文，內容同我收到的那件一样。我告訴他，我是如何应付这一局面的，不知道他是否已经答复和怎样答复的。他們要他交出印章，我极力劝他听候邮政总办帛黎的命令。

人家告訴我半个中国已经叛变了，我对此怀疑，但是这并不是不可能的。

究竟我們为革命政府收稅，还是放弃我們的职守，請您对这愉快的問題作出决定，我对此无所选择。今天我告訴人家，我宁願作一个穷光蛋回老家去，也不願在未获得您的允許前归順他們。

附件1：1911年10月22日(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初一日)湘軍都督致伟克非照会*

照得本軍政府于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初一日宣告独立，所有洋关、邮政局应归本軍政府管理，所有徽章旗帜由本軍政府即日派人前来更換，务希貴稅务司并执事人等一概仍旧

办理，諸事悉听本軍政府命令施行。为此照会貴稅务司，請煩查照施行。

附件2：1911年10月23日(九月初二日)伟克非致湘軍都督函*

茲接貴都督照会內开：(从略，見前文一編者)等因。敬悉之下，窃思稅务司系奉总稅务司諭飭，

所办之事，系遵照各国条約，此皆各关定章，历经办理在案者，尚希貴軍政府暫为緩換关旗徽章，如欲即換，則稅务司等論理不能到关。除业经具电請諭，一俟奉到总稅务司电飭，当即备文奉达外，理合先請貴都督鈞鉴。

(33)1911年10月24日安格联致伟克非电

很高兴听到你和全体关員都安全。鼓励他們坚守崗位，希望你記着債券持有人的利益，审慎而机智地予以保全。

(34)1911年10月26日安格联致伟克非电

为公众利益起見，維持貿易很重要，你应当照常继续工作。向有关方面說明，海关稅收已指抵外債，为了避免与列强发生糾紛，最好暫時將稅款交由总稅务司或領事团保管。电告他們的答复。

(35)1911年10月28日伟克非致安格联第101号函

上次写給您的信中提到如果革命党人接收海关必然会发生的变化，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果革命党人接收海关，要想阻止他們提用稅款是困难的，因为过去从来没有将任何稅款汇往北京。过去虽然全部稅款由地方留用，例如修造河滨堤围和其它改进設施，但是在动用前都要经北京政府批准。

您来电指示，稅款应暂时置于您或領事团的保管之下，以維護債券持有人的利益。我去拜訪現任海关监督张汝楫，把您的意見告訴他，并說照這項建議办理，不把稅款供其他用途，可能获得有关列强更多的信任。张汝楫当然不能即席回答，但是他答应尽早給我答复。他問过去省政府扣留几成稅款，我說我沒有经手过，也从未接到过正式通知，无从答复。

新政府內部不和，前天晚上几乎达到頂点。都督焦达峰之下是陈作新，他以前是常备軍的队长，组织了巡防队的兵变，占領长沙后，在焦达峰下面任副都督。他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讲了些反对焦达峰的話，焦达峰給他一万两銀子作为酬劳，命令他走，可是遭到拒絕。双方都拿出了枪，几乎打起来。昨天晚上协商解决办法，决定不要他了，給他一万两銀子。陈作新很恼怒地接受了这笔錢，离开了衙門。譚延闓认为最好不要让陈作新离开长沙，仍叫他留在这里，不过沒有安排具体的职位。譚延闓是湘省政府实际上的首脑，和湖北的湯化龙一样，一切重要問題，焦达峰都要同他商量。

焦达峰溫和而有礼貌，很得人心，各方面对他的决定感到非常滿意，而陈作新却是暴戾而欢喜乱杀人，要不是由于焦达峰的阻止，上星期日占領长沙城时他就会使用炸药了。

內部不和暂时消除了，如果革命成功，不和的情形不仅在长沙而且在中央一定还会发生。总有一天保守派和激烈派之間会发生斗争的。很难設想清政府最后会被推翻，不过这一带的革命运动无疑是一次真正全民性的运动，除紳士和官員外，人人都兴高彩烈地欢迎。

此間已招募了約五千名新兵，准备調往汉口訓練的新兵是一万名，已請太古公司的“吉安”輪載运，但是因为这样做违反中立，

我想船公司已肯定拒絕了。

他們再次要我換挂旗帜(上星期日起,我們已不挂旗)。今天決定在所有政府机关的房屋上悬挂带星的紅旗。我看到无法再坚持了,所以声明只好屈服于武力。拒絕挂旗沒有用处,只会引起反感。不过至今我还没有挂旗。此地的一些小火輪上今天第一次挂了紅旗。

我上次告訴您革命軍占領长沙时所杀的几个人的姓名不十分正确。被杀的是巡防队統領黃忠浩、长沙知县、負責軍需的道台王毓江和他的助手申錫綬。知府沒有被杀,他已晋升为司法司。只有几个人知道劝业道王曾綬沒有死,他們都严守秘密。事情是这样的,正計劃杀害王曾綬时,他逃到劝业道衙門,結果錯杀了申錫綬;后来又誤认王毓江是逃跑了的劝业道,問他是否站在革命党人这一边,他破口大罵,所以把他杀了。劝业道現在还在城里。知县是昨天晚上才被杀头的,因为他拒絕說出大清銀行帳簿的存放地点,并且曾为前巡撫提供刺探革命党情报的計劃。

我正写到这里,听差进來說,张汝楫在挂新旗,我請他进来,談了几句話后,他就走了。現在炮船上正在放二十一响礼炮。办公室对面的江滨馬路上聚了大批人群。新旗是三条垂直等分的紅、橙、紅顏色的长条組成的。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成为一个共和国的官吏,挂旗后感到很不舒服。

第一艘炮舰“Vaterland”号昨天駛抵此地,它将在明天駛离。現在沒有炮舰也沒有关系,我們已有足够的经验应付局势了。

(36)1911年11月1日伟克非致安格联第102号函

我正要写信,接到消息說当局要求日本領事将日侨立即撤离长沙城,看来我們又要面临一个困难的时期了。

昨天汉阳铁厂的董事聶其杰来对我說，他确信新軍和巡防队将要发生冲突，他就要将家眷用輪船送走。正說話时，我們听见枪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久听差进来，看見我还没有打算离开办公室，就劝我回家去。他說都督焦达峰和副都督陈作新都兵杀了。陈作新在北門外訪問一家已经停业清理、工人正在鬧事的火柴工厂，在那里被士兵杀了，士兵帶了他的首級奔赴城内。解决了陈作新后，士兵又跑到前巡撫衙門去，把都督立刻处死。据說把他的心取出来，经检查后宣称这不是真正革命者之心。

关于这件出人意料的血案，有各种不同的說法。看来士兵对兵餉不滿，有一部分兵餉沒有发，焦达峰和陈作新对于自己的私人又特別照顾。

譚延闓被請到巡撫衙門，一路走一路哭。他被推举为都督，并发布告示說，焦、陈这一帮坏人，已经公正地予以处决，与老百姓无关，希望照常安居乐业。

佳尔斯听到消息后就跑来，并通知住在城外的英国侨民(沒有人住在城里)，要他們避到我的家里来。我警告職員們特別戒备，并派两个人守夜。結果晚上沒有发生什么事情。

昨天下午阿林敦跑来告訴我說，他去拜訪日本領事时，都督那里正派人来要求領事将日侨撤离长沙城。我立即通知佳尔斯，并且雇船准备撤走外勤和中国內勤職員。聶其杰來說，各派軍队的冲突已迫在眉睫。八时左右，都督那里又派人通知住在南門外的外侨搬到水陆洲去。日本人搬到巷內的日本船上，一些正想离开长沙的外侨也躲在日本船的貨艙里。

晚上听說临时海关道张汝楫帶着他的家眷搬到水陆洲上阿林敦的房子里。这間房子是我們租給阿林敦的。我跑去打听，在屋里找到了张汝楫，劝他帶着他的人到船上去。由于他犹疑不决，我

不得不对他說，我很抱歉不能允許他留在这里，因为在清政府眼里他是逆党，如果被人說我曾保护这样一个逆党，这将損害海关利益。他同意离开，后来确实查明他已走了，我才放心。据說他的同僚陈安良也逃走了。

关于稅款問題，昨日收到都督的答复，建議稅款存在大汉銀行，軍政府和稅务司都不得动用。来信沒有提到用誰的名义存入，而且我认为这家銀行靠不住，如果这边失敗了，很难說这笔稅款会怎么样。我不滿意这个答复。因此我今天又写了一封信，建議照您所希望的办法將稅款存入汇丰銀行。还没有接到复信。

阿林敦告訴我，他截留了几封寄給几位軍官的信件，命令他們今天半夜杀害譚延闓，阿林敦設法通知了譚延闓以后，信还是投递了。这可能是一件真的阴谋，但是我怀疑，这些信为什么要经邮政局寄递。

(37) 1911年11月6日伟克非致安格联第103号函

新政府来文同意將稅款存入汇丰銀行，但是要用軍政府的名义，未经軍政府許可不得擅自动用。我不滿意这一答复，因此今天回信說：我不了解他們的意思，据英国領事佳尔斯告訴我，他还没有接到各国承认新政府的通知，在恢复和平前，稅款应按照总稅务司所建議的办法处理；如果他們拒絕，总稅务司指示海关人員撤退，那么以后长沙核发的稅单其他海关可能不承认，这样就会与各国发生糾紛。我要他們慎重考虑。現将来往的信件抄呈。

今天下午佳尔斯通知我，他收到英国公使25日关于稅款問題的来电，今天下午就写照会給軍政府，我答应让他知道我过去給軍政府的信是怎样写的，因此准备抄送給他看。

美国軍舰“Villalobos”号最近駛抵这里。舰长认为长沙很安靜，

說时局严重是可笑的。他还没有拜訪佳尔斯，虽然佳尔斯受汉口美国領事的委托照顾此間的美国利益。舰长昨日拜訪外交司，今日拜訪都督，都督将在明日回拜。城里貼滿了揭帖，說各国領事現已承认湖南政府，等等。

附件 1：1911年11月 1 日湖南軍政府政务部长譚延闓致伟克非照会*

照得此次湘省公起义师，恢复汉业，建造民国，設立軍政府以主持一切事項，所有湖南各属錢漕、厘金、关税，無論新收旧存，均自本年中历九月初一日即西历本年十月二十二号起，划归政务部主管。长沙关税一項，向由关道监督，茲已改設外交专司，由本政务部委任^{栗君戡时}_{陈君安良}充当司长，并由司长敦請张君用川监督长沙关税及巡捕发审局事宜。嗣后海关各項收数，悉由张监督按月造册报由外交司长彙詳軍政府，以凭查核。至所收稅銀，应即存儲大汉銀行，軍政府决不动用，貴稅务司亦不得动用，或受他处命令移拨。应請将此情形申明总稅务司，此后长沙关税款，無論何項开銷，非经軍政府給文允准，均不許擅动。事属改革伊始，复为財政所关，所有委任外交司及另設监督各事宜，相应照会貴稅务司，希即查照办理。

附件 2：1911年11月 2 日(九月十二日)伟克非致譚延闓函*

昨接貴政务部长譚照会內开，所收稅銀存儲大汉銀行一节，閱悉之下，惟未知系用何人名字送存，又系何人收儲。此稅款甚有关系，似宜用总稅务司名字交存汇丰銀行，或請由領事官轉交汇丰亦可。事关外交，理应慎重，相应即請貴政务部长查照核办。

附件 3：1911年11月 2 日(九月十二日)湖南軍政府外交司致
伟克非函*

頃接政務部來函，據稱貴稅司詢及稅款應用何人名字送存，何人收儲等情。查稅款關係重大，現既統歸軍政府，可即以軍政府名義存儲匯豐銀行。惟存儲稅款非有軍政府公文，即不得擅行動用。特此布復，即希查照辦理。

附件 4：1911年11月 3 日(九月十三日)伟克非致湖南軍政府
外交司函*

接准函開，以長沙關所收稅款即以軍政府名義存儲匯豐銀行等因。惟不知各國欽使現今已認識軍政府名義否，似用總稅務司名字交匯豐銀行為妥，尚希大裁酌核辦理，是為至要。

附件 5：1911年11月 4 日(九月十四日)湖南軍政府外交司致
伟克非函*

昨接復函，敬悉尊意欲將一切稅款用總稅務司名義存貯匯豐銀行，未免成為片面的契約，斷難承諾。旋由軍政府確商，得一最良辦法，即以湖南稅關名義存貯匯豐銀行，但動用之時必經軍政府之允許，否則無論何人不得擅行支取，以重公款，而求辦理之得平。茲特函復貴稅務司，請煩准照施行為禱。

附件 6：1911年11月 6 日(九月十六日)伟克非致湖南軍政府
外交司函*

日前接得來函，以本關稅款即以湖南稅關名義存貯匯豐銀行，但動用之時，必經軍政府之允許，否則無論何人不得擅行支

取等因。讀悉之下，殊难索解。似此稅款只軍政府准用。旋与英国領事官会晤，据云尚未奉欽使命令认此軍政府等語，然則湖南稅关征收稅鈔等款，仍宜从总稅务司之意暫用总稅务司名字存貯汇丰銀行，一俟大局安定，再行商訂一切，即各国聞之，亦无嫌疑。此本稅务司实为慎重公款，尽心忠告起見，否則請迅决定何法，以便申呈总稅务司核示本关华洋人員去留。但關稅一經貴軍政府自办，誠恐稅单即难通行，交涉不已，是又不可不慮者。再，准岳州關稅司來文，亦請照长沙办法而行等因。以上各节，务希貴外交司长查照切实見复为要。

(38) 1911年11月8日伟克非致安格联第104号函

昨日收到軍政府关于稅款問題的回信，已將該信要点电告。來信同意用总稅务司的名义將稅款存入汇丰銀行，但是規定未經軍政府同意不得擅自动用。这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因此同佳尔斯商議后复信說，汇丰銀行不能依此条件接受存款，建議即以您的名义將稅款存入，等各国都承认軍政府以后，再决定稅款处理办法。今天接到回信，他們同意暫时用您的名义將稅款存入汇丰銀行，不得擅自支取，等各国承认軍政府时再进行談判。这个办法虽然同我的建議有出入，但是还算滿意，因为稅款存在您的名下，他們沒有得您的同意不能擅自提取；万一革命失敗，就不会有什么力量来阻止您处理稅款了。这不过是文字上的更动，为了他們的面子罢了。我将来信拿給佳尔斯看，他也表示滿意。

附件 1：1911年11月7日(九月十七日)湖南軍政府外交司致
伟克非函*

頃接來示，备悉种切。所有稅务款項，即照尊意办理，暫用

总稅务司名字存貯汇丰銀行，但动用之时，非经敝軍政府暨总稅务司会同办理，无論何人不得擅行支取，或受他处命令移拨。此为慎重公款起見，諒貴司亦以为然。茲特函复，即希查照施行，是为至幸。

附件 2：1911年11月7日(九月十七日)伟克非致湖南軍政府外交司函*

頃接来函，以所有稅务款項暫用总稅务司名字存貯汇丰銀行，但动用之时，非经敝軍政府暨总稅务司会同办理，无論何人不得擅行支取，或受他处命令移拨等因。閱悉之下，查汇丰銀行定章，存銀只认一人，无认两面之义。总之，此項稅鈔等款，关系各国，即暫用总稅务司名字存貯汇丰，决无擅行支取之事。一俟各国皆认貴軍政府独立之时，自然向貴軍政府交涉办理，此一定之理由也。相应再請貴外交司查照見复，实为公便。

附件 3：1911年11月8日(九月十八日)湖南軍政府外交司致伟克非函*

頃接环云，誦悉一是。稅务款項，既据来函云暫用总稅务司名字存貯汇丰，决无擅行支取之事，俟軍政府独立时，再办交涉，应即查照办理，以重稅款。

(39)1911年11月12日安格联致伟克非函

你現在恐怕又在焦急不安，不过你的行动果敢机警，我感到非常滿意。我不喜欢半独立的海关这种提法。我在到处想办法使海关成为一个中立的机构，在总稅务司管理之下，照过去一样征收關稅，归入总稅务司帳內，代債券持有人保管。长沙当局竟然这样讲

道理，我很高兴，你在最近的电报里报告的談判結果，也令人滿意。我尽力設法派炮舰到长沙，給你道义上的支持，并請朱尔典发电报指示长沙英国領事支持你。我們的电报都要经过革命党的手，因此我发电报給你时，故意这样措詞，叫他們看了心中有数。我相信他們会让征稅工作照旧进行，不会再麻煩你了。挂旗的問題，你做得很对。在已经参加革命的口岸，我們不能挂龙旗，在列强承认以前也不能挂新旗，最好的办法是不挂旗，如果暂时只挂海关旗就更好了。有的口岸是这样做的，这就把海关的特殊地位更突出地表現出来了。希望你健康愉快。海关是沒有問題的，我們的人都应付得很好。

(40) 1911年11月18日伟克非致安格联第107号函

15日晚接到关于稅款問題的来电，該电是10日中午由广州轉发的。次日早上往訪陈安良，向他說明照您的意思办理以維護中国信誉的必要性。当天又照这个意思写信給外交司，現附上該信抄本。陈安良同意呈請譚延闓核示，并在一两天內給我回音。

今晨陈安良来看我，我跟他談起稅款問題。他說恐怕軍政府不会同意用稅款替清政府偿还外債。我說这是有关中国利害的問題，如果革命政府能偿还外債，可以增加已经获得的声誉。他問您是否願意使外国政府知道他們偿付了外債的利息。我說一定願意，如果軍政府正式提出要求，我可以代为轉达。刚才收到軍政府的复信，明确拒絕用稅款偿还外債。我并不失望，准备明天去見他們，說明如果不按期偿还外債，就会引起列强的干涉：某些重要海关設在租界，料想革命政府是捞不着那里的稅款的；如果革命党人不同意偿付外債，那里的稅款也足够偿付外債，結果革命党人反而落一个不体面。如果我取得肯定的答复，明日再发电报告。

附件 1：1911年11月16日(九月二十六日)伟克非致湖南軍政府外交司函*

早間会談一切，特再函达。現奉总稅务司电諭，长沙关稅务司与軍政府商定稅款暫用总稅务司名字存汇丰銀行决不擅动一节照认。惟最好再商軍政府，当此大局未定之时，財利宜平，可由总稅务司办理还外債，准其动用湖南稅款等因。奉此，查以上各节，实有关于中华将来者，与各友邦休戚相共，自应推誠和衷，以期同济，而保中华之名譽。与其將稅款存而不动，何如由总稅务司办理偿还各国，还一文即少一文之債。各国知中国如此誠信，势必格外感佩，嗣后倘有相需之处，諒不难一呼而百諾也。茲奉前因，事关大局，叨在同舟，用特竭誠奉告。是否有当，尚希貴外交司查照，請貴政府鈞核見复，以便轉呈为盼。

附件 2：1911年11月18日(九月二十八日)湖南軍政府外交司致伟克非函*

昨接来函內称(从略見前文——編者)等語。足見总稅务司暨貴司关注民国前途，借箸代筹之至意，曷胜銘感。惟是从前滿精所負外債，业經軍政府承认，一俟滿政府名实俱亡，民国大局已定，所有滿政府以前应有之权利义务，自应均归民国相续。刻下滿政府名目尚存，所有外債仍应向該政府追迫按偿，方足以画清界限。否則当此战争紧要之时，轉令滿政府紓偿还外債之仔肩，亦殊非計之得。故敝司以为仍宜俟民国全局大定后，再由軍政府接续按数提偿，方为妥帖。茲特函布，并乞轉达总稅务司查照办理，是所切盼。

安格联的批示：

你可以告訴革命政府，各地事实上的政府交出稅款償付中国外債，外国政府都充分了解，并且对他們这种正确态度感到滿意。他們这样做无疑已经防止了外国的干涉。清政府也同样將稅款交給我保管了。

所有稅款都需要抵付債賠各款，除非貿易好轉，稅款还是不够的。

(41) 1911年11月20日安格联致伟克非函

长沙政局的变动令人莫名其妙，我真希望有一个人能够掌握政权，維持秩序。

关于稅款問題，你沒有什么支持而做得很好，你所商定的办法我也很滿意。你可以向当地政府說，他們和你商定的任何办法，我一定都尊重，但是規定我不得动用湖南關稅，中国償付外債将发生困难，列强迟早会反对的。你可以請他們对这一点重新考虑，取消这个限制，并告訴他們，在已经宣布独立的地方，例如广州和广东的其他口岸，已经作出妥善的安排，稅款用我的名义存放在銀行，我可以动支償还到期的債務。你可以向他們保证，清政府已经不掌握任何稅款了，我同广东商定并经其他地方政府默认的办法，已经得到列强的同意。你对他們說，我們的目的是为了中国的长远利益并在世界上維持中国的信用，同他們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

至于怎样將稅款解入我的稅款帳內，最好能由你汇解。这样可以簡化手续并与其他口岸取得一致。在上海和广州的海关銀号，每天將稅款交給稅务司，由稅务司存入汇丰銀行总稅务司稅款专帳。你那里每天汇款当然做不到，但是你可以要求每星期、每两星期或者每月將稅款交給你一次，如果能办到，你可以把稅款汇往汉口汇丰銀行。我在該行开立了三个帳：（1）洋稅帳，（2）常稅帳，

(3) 船鈔帳。关于这个問題，我正在发出通令，不久你就可以收到。汇往汇丰时，应当說明是哪一季度的稅款。我相信你再稍微劝說一番，就可以使长沙和其他口岸取得一致了。請尽力做吧。保全了稅款，我們的收获已经不小了。

(42) 1911年11月22日 伟克非致安格联第108号函

我劝外交司变更决定，同意将稅款偿付外債。他們只肯依照江海关办法办理。我能作到这个地步已经不坏了，因为上海所处地位比我們好，容易达成較有利的協議。如果湖北黎都督能够轉交，他們同意将今年湖南各口岸的稅款全数汇解。他們已发电报探詢湖北方面的意見。取得这样的結果，使我高兴。我想其他口岸也要作同样的安排，否則长沙政府会反悔的。佳尔斯对于我所取得的結果表示惊异，并向我祝賀。20日我写信給外交司确认我們的口头協議，現附上該信抄本。

以下是協議的要点：

一、湖南独立以后，軍政府被承认前，长、岳两关所征稅款存入汉口汇丰銀行总稅务司帳戶。

二、此項稅款是否不准动用或者由总稅务司支取偿还外債，依照上海方面商定办法办理。

三、每月征收的稅款交由稅务司托外国商行汇往汉口汇丰銀行(瑞記洋行已同意按公平汇率代汇款項)。

四、自1911年1月1日起至共和国政府占領湖南之日止，长、岳两关所征稅款全部汇往汉口汇丰銀行。

五、为了不因汇出这一大宗款項(約三十万两)而使湖南省庫空虛，湘省政府已請湖北黎都督轉交。

我开始写这封信后，收到外交司的一封信說，所有外債等事关

系全局，应俟政府成立后再由政府向各国交涉。現抄函附呈。我立刻写信給陈安良說，我們对于汇解处理稅款已有成議，我估計来函与此无关，希望他早日答复。

安格联的批示：

協議很滿意，但是，引用广州和福州的前例比引用上海的前例好。在广州和福州，事情是与革命党的领导人談判商定的。在上海沒有与他們商量，不过据我了解，他們也沒有反对。不管怎样，現在清政府已经将未反正口岸的稅款交給我了，我想长沙当局会很滿意的。

附件1：1911年11月20日（九月三十日）伟克非致湖南軍政府
外交司函*

昨在貴署会商稅款一切办法，如云，长、岳二关稅仿照江海关，江海关稅款果交总稅务司办理，长、岳二关即照行；又云，长、岳二关本年所收稅款由貴軍政府咨請鄂省黎都督轉交汇丰銀行存貯，以后即由本稅务司商請本口各洋行轉交汇丰存貯等語，亦甚周妥。是否照此实行，相应即請貴外交司查照見复，以便轉呈总稅务司鉴核，实为公便。

附件2：1911年11月22日（十月初二日）湖南軍政府外交司致
伟克非函*

日前承函商外債一节，当已具复。現在新政府即可成立，所有外債等事关系全局，应俟政府成立后再由政府向各国交涉，妥定办法，方可以資統一而重主权，届时湘省自当遵照办理，决不至有涉歧异。务乞将此项情由轉达总稅务司，是为至幸。

(43)1911年11月22日 伟克非致安格联第109号函

我封发第108号函时,还没有收到陈安良的回信。现在回信来了,内容如下:

“来函已于今日下午收到。本日去函涉及外債和其他有关对外关系問題,至于汇解处理稅款的成議,确未变更,希望将我們会談商定办法报告总稅务司,但支付外債問題将在武昌解决。”

原来我怕成議被推翻,现在才放心了。

(44)1911年12月2日 伟克非致安格联第112号函

我写信問外交司,是否将今年湖南所征稅款全部汇往汉口;如有不便可否先汇10月份和11月份的稅款;能不能告訴我准备几时汇解前九个月的稅款。复信对于阴历九月初一日以前的稅款含糊地說是已撥給財政公所了;至于九月初一日以后的稅款将从存在上海的款項中汇撥。我不滿意这种答复,因此又去信查問阴历九月初一日以前的稅款的撥解詳情,以便报請您向外务部查詢。至于軍政府成立后征收稅款的汇解問題,我坚持应当照原定協議办理。我叫文案非正式地告訴他們,如果不遵守原定協議,所有稅款将改在海关內征收,由我自行汇解。我跟佳尔斯談了这件事,告訴他我将采取的行动,同时我說我相信不致被迫采取极端行动。

附件1: 1911年12月1日(十月十一日) 伟克非致长沙关監督函*

茲届西历十一月期滿,所有长沙、岳州二关征收稅款,前准台函商定用总稅务司名义交汇丰銀行存貯,現今应存之款系先送近几个月稅銀,或将本年所收稅銀一并送存,尚希查照見复,容即分別开单办理。相应即請貴監督查照为要。

附件2：1911年12月1日（十月十一日）长沙关监督致伟克非函*

頃接函开（从略，見前文——編者）等因。准此，查前清时所有偿还外債一切事項，統归財政公所办理，稅关所收之款，皆陆续拨去，并未划分。此刻只可自中历九月初一日起按数汇拨。再，湘省現尚存有款項在上海官錢分局，敝处业已电詢，所有存貯汇丰款項，拟即由該处拨交，候电复即行核办。

附件3：1911年12月2日（十月十二日）伟克非致长沙关监督函*

茲接函复，以前所收稅款皆陆续拨去，并未划分，此刻只可自中历九月初一日起按数汇拨，并拟由上海官錢分局拨交汇丰，候电詢复即行核办等因。查以前稅款陆续拨去一节，殊难明晰。究竟以前稅款拨交何人，現存何处，有无著落，倘或无着，則应查明实在情形，呈請总稅务司鉴核向清外务部查問，此不可稍忽者。至于自九月初一日起送交汇丰存儲各稅款，业经定明用总稅务司名义交存，倘上海官錢分局一时无复电来，仍希照前定办法办理，以昭誠信。再自九月初一日起所收稅款实数，容日开单送請查核。相应再請貴监督查照見复，实为公便。

(45)1911年12月6日伟克非致安格联第113号函

我已经将长、岳两关所收稅款数目开送监督公署，但是还不曾收到汇拨的支票。我刚才送名片到监督公署去，要求明天上午面談。如果他們不履行諾言，我只好另想办法讲道理。我可以在下列办法中选择一个：（一）我可以坚持稅款必須在海关交納；（二）或者

除了在长沙征收的进口稅和出口稅之外，請汉口海关加征进口稅和出口稅；(三)或者将所有貨物免稅放行，由汉口海关去征稅。我认为他們不至于逼我走极端，但是他們竟使我想到要采取上述办法，我觉得很不滿意。除了我能做的事情以外，当然还可以請領事帮忙。

(46)1911年12月14日 伟克非致安格联第116号函

接监督来函說，已去电上海将长、岳二关稅款拨交上海汇丰銀行，現将原函抄录附呈。

附件：1911年12月12日(十月二十二日)长沙关监督致伟克非函*

頃接来函，以长、岳二关稅款尙未电汇，拟将本关应征各稅款即由本关核收轉解，并飭銀号书办移入本关等情前来。查长、岳二关稅款，前准財政司来函，已专人赴沪照数拨解。昨准函开，长、岳二关自九月初一日起至西历十一月底止共收稅款銀一万一千六百八十三两一錢一厘，是否照此数电汇，当請財政司于昨夜九点钟电飭駐沪官錢局照数拨交上海汇丰銀行查收矣。至应征各稅款即由貴关核收一节，未便遵照办理，用特函复貴司查照，希即轉达总稅司为荷。

(47)1911年12月21日(十一月初二日)伟克非致湖南军政府都督文*

茲查前与湖南軍政府外交司会商：九月初一日以来长沙、岳州二关所收稅款暫用总稅务司名义存汇丰銀行；又总稅务司可否用此款提还外債，候电詢上海办法照办；又将来关稅每月底結算，即

由稅務司徑交汇丰存貯；又本年西历正月一日起至中历八月底止长、岳二关所收稅款一并送存汇丰；又現在湖南財政不多，可請鄂省黎都督代為轉交汇丰等語。以上五則均系当面商訂。照第一、第三兩則，現在应将各稅款交由稅務司照辦，曾經迭次函請，嗣准外交司一再函復，此項稅款已由財政司電飭上海湖南官錢分局照數轉交汇丰以免匯費等因各在案。十月廿五日据汇丰來電云，此銀未到，請問明系何處交此銀。廿八日稅務司一面以湖南官錢局名拍電告知，一面用洋文函詢陳君安良。陳君復云不知何故未交，而財政司確告于廿一日已交汇丰。旋又聞陳云，現財政司自言又電飭速交此銀与汇丰云。今早接上海汇丰昨日來電云，湖南官錢局不能交此款，亦無人請其交此款云。閱悉之下，不勝駭異。似此情形，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此聖教也。湖南系緊要通商口岸，貴軍政府系最上機關，如財政司非泛泛人員，倘可以謊詐惑人乎？竊思稅務司所商稅款各事，實系竭誠為中國謀公益起見，會商許多，函達許多，至今觀之，悉如影戲，誠屬愚愧。若財政司口說辦，函說辦，而其實在真不辦，相應奉請貴都督鈞鑒，即希示知此項稅款實在交存不交存。特敢定約，倘至明日午后四點鐘無此項稅款送到稅務司處，則自初四日起，凡屬應在本關完納各稅，本關一概不收，一律請由江漢關照收。又請示知，如交此款，是否准總稅務司提還外債。觀伍廷芳君電文亦云，總稅務司欲提還外債，意思不錯。并請示知飭將長沙、岳州二關本年西历正月一日起至中历八月底止所收各稅款一齊交下。以上五則，請飭一律照辦，以便呈請總稅務司鑒核，而俾各國官商信服湖南軍政府之言重九鼎也。盼切禱切！敢希迅行酌復，以免再瀆是為幸。

計開長沙、岳州關自九月初一日起至西十一月底止共收關平銀一萬一千六百八十三兩一錢一厘。

又自西历本年正月一号起至中历八月底止共收关平銀三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八两七錢二分四厘。

(48)1911年12月28日 伟克非致安格联第121号函

我在上次函中报告被迫通知湖南軍政府，如果10月22日至11月30日期間的湖南关稅还不立刻送来，我只好請江汉关代收本关关稅。但是由于外交司曾来信說該款已于21日交汇丰銀行，因此我暫緩采取行动。直到25日我才收到汇丰的电报說該款已经收到。

財政司先前显然不曾发出交款的指示，如果不是我采取措施，他后来也不会发指示。我已再一次建議由我来汇解稅款，因为当地商人急需款項偿付他們买的矿砂和其他产品，我可以从他們那里取得汇票。

关于湖南关稅提还外債問題，軍政府已经发电报給上海，建議照其他各省稅款一律办理。我想这样就够了，伍廷芳不見得会指示将湖南省例外办理。因为我曾发电向您报告，我們的关稅将照其他各口岸一律办理。

(五) 岳 州

(49)1911年10月24日 岳州关稅务司克萨梯 (A. Casati) 致安格联第25号函

武昌事变以来，此間始終很平靜，但是这里的人全是贊成革命的。駐在岳州的許多士兵开小差去参加武昌的革命軍，当局怕引起騷乱，不敢干涉他們。昨日我已发电向您报告，一个署名“湘軍

都督焦”的人自长沙来电给我们海关和所有湖南的重要城镇，宣布10月22日湖南全省独立，和保护外侨，等等。这个电报一定是他们占领长沙城后拍发的。我听说道台也收到焦达峰从长沙发来的一件公文，通知他本省政府已经反正等等，道台还没有复文表示同意，正在向上级请示中。这里的中国人认为岳州将与宜昌和长沙一样被革命军占领，不会有抵抗的。

(50)1911年12月9日克萨梯致安格联第26号函

11月11日从长沙来了一位管带，带来一批士兵，奉湖南都督的命令保护外侨居住的地方和海关财产。

革命军现在很活跃，每日从清晨到夜晚都在训练新兵。岳州这个小地方居然也有几门野战炮了。据说这里的军队在三万人以上。岳州下游九十里的新堤正在加强防御工事，由广西军队警备，有几门速射炮。这都说明，假使清军攻下武昌，并向这一带进攻，革命军一定要坚决抵抗的。

(六) 九 江

(51)1911年10月16日九江关税务司穆厚达致安格联 第33号函

此间外表上一切平静如常。但是现在很难发出电报，因为政府官电很多，把线路全占了。一艘中国巡洋舰本月14日上驶，据说海军提督萨镇冰在舰上。昨天有两艘，今天又有一艘上驶。中国巡洋舰“建安”号于14日晚到达九江，现在还停泊在此，我刚听说，是因为人力不足才停在这里。

商业实际上停頓了。由于局势动蕩不定，很多人已迁往內地或者跑到长江下游去了。道台和知府都是滿人，据說道台吓得要命。各种紋銀和銀元都极缺乏。

(17日续写)接到您关于搜查駛往汉口輪船的旅客行李的电令，将遵照执行。

据汉口来船带来的消息，当这些輪船昨日駛离汉口时，汉口局势没有什么变化。許多外侨妇女已经离开那里。

昨天謠传革命党将在昨夜起事。不过他們显然并不急于起事，因为九江是唾手可得的，不会有什么抵抗。昨天南昌来电說，那里的人异常惊慌。

九江的道台带了家眷躲避起来了。

(52) 1911年10月19日穆厚达致安格联第34号函

此間虽然謠言很多，一切却很平靜。两天前，听說有人揚言要焚毀道台衙門，但是到現在还没有事。毫无疑问，老百姓心里是同情革命党的，不过到現在还没有表示。大家現在說滿人是篡夺者、压迫者和恶劣的統治者。我的看法是：九江将平安无事，如果“中华国民軍”能占上风的話，它将和长江其他口岸一同投入革命党的怀抱。南京、鎮江都有滿軍駐防，爭夺战是免不了的。

(20日续写)德国海軍提督昨日乘“Ultis”号炮舰开往上游。英国炮舰“Bramble”号于18日到九江，可能停在这里。今天九江共有三艘中国炮舰，据說它們都缺乏軍火。

(53) 1911年10月24日穆厚达致安格联第35号函

革命党于昨日深夜平靜地占領了九江，沒有死伤。軍队包围了道台衙門；但是道台同前几天从南昌来的臬台早已在傍晚逃走

了。衙門內一个小亭子被焚，其他生命財產沒有損失。今天早晨，停在此間的六艘巡洋舰都已上駛。它們对于革命党的行动沒有干涉。九江常关和各处分卡已由我接管，道台的亲信都已逃跑。如果革命党的首領馬某不准我这样干，我当然只有服从或者把常关停閉。逃跑的道台亲信約共二十五至三十人。其他旧職員仍照常办事，現在工作并不繁忙，人手已足够了。

目前一切事情当然都很乱，究竟怎样办理海关事务，現在还很难說。我想最好的办法也許是由每个輪船公司对承載貨物应完的关税給我一张上海外国銀行的支票，否則稅款很可能落入革命党的手中。

我已经請英国領事代我拍发一个无线电报給您，报告革命党人昨夜接收九江。据傳說，湖口炮台和南昌昨夜也被占領了。

安格联的批示：

我希望你已接到我经蕪湖轉給你的电报。在这电报里，我指示你在稅款問題上对革命党政府应持的态度。最重要的事情是維持貿易和使关員照常工作。如果你能将稅款存入外国銀行，那当然更好了。

(54) 1911年11月17日穆厚达致安格联第38号函

目前海关所收稅款很少，但是出口貿易还继续进行。有人告訴我說，鄱阳湖一带地区积存貨物很多，局势稳定以后即将起运。

常关也很空閑，因为木排已停止下駛而民船都避往別处去了。要使商界人士恢复信心，照常进行貿易，还要等待一些时候。

本月14日早晨，三艘中国巡洋舰挂了白旗从上游駛来。晚上，商会設宴招待軍舰上的海軍軍官。15日它們启碇下駛，被炮台开炮打了回来。据說，这是預先布置好的、保全这些軍官和水手“面

子”的办法。昨天它們約同新来的一艘炮舰和两艘魚雷艇挂滿了旗帜以示庆祝，并在主桅和船尾上悬挂了革命党旗，中午它們还鳴礼炮表示已经反正了。一个滿洲海軍軍官投江自杀，但是两个滿洲舰长表示願意参加革命，他們将被押送到上海去。听說有两艘軍舰将駛返汉口，两艘停留此間，两艘去协助攻打南京。

(55) 1911年11月25日穆厚达致安格联第39号函

关于厘金摊款到期未付的来电，已经由上海江海關稅务司轉来。您指示我向当地政府要求拨付款項，以抵应付的摊款，我正遵照指示，写信給馬都督，并尽力办理这件事。但是我恐怕不会有什么实际效果。我知道馬都督手中的款項还不够应付开支，听說他还請黎元洪接济呢。

阴历七月份摊款庫平銀二万二千两，于10月18日拨付汇丰銀行。汇票是事变发生前开的，但已遭拒付退回了。下一次的摊款还没有送来。

(56) 1911年12月6日穆厚达致安格联第40号函

在今后許多月內，想要使本口岸的共和国政府按期照付外債摊款是絕无希望的。馬都督手边沒有这些款子。他自己的負担很重。在11月底时，他还請武昌黎元洪接济他二十万两銀子以应付軍需，据他說沒有从本口岸得到什么稅款。如果加重稅捐，将迫使老百姓逃亡他省，这是不明智的政策，对馬都督本身的利益也有妨碍。为了老百姓的幸福和大家的安全，当政的一派必須有足够的款項来应付軍事費用，否則恐怖、暴行和掠夺必将随之而来。只要有款項汇来，我认为新政府能把秩序維持得很好，貿易——主要是出口貿易——也将继续开展。

安格联的批示：

来函所说的理由同样适用于苏州、杭州等处，也许它们那里的理由更充分些。但是，那两个地方的政府当局已经照付摊款，并且负责今后继续照付。革命党既已接管原有的机构，他们自应承担原机构的责任。除非革命党负起应负的责任来，他们将丧失列强的同情。

(七) 燕 湖

(57) 1911年10月23日芜湖关税务司梅尔士(F. J. Mayers)

致安格联第41号函

此间一切平静。大多数人心里都倾向革命，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在革命有胜利把握以前，他们不会有举动。当地最担心的是土匪可能捣乱，道台已经将来福枪和弹药卖给可靠的商人和绅士。

约三千吨的日本巡洋舰“秋津洲”(Akitsushima)号19日开到这里担任警卫任务，但是在收到南京方面的无线电报指示后，昨天上午又开走了。它可能还回来，不过目前我们没有任何炮舰。

“秋津洲”号在这里时，曾收到驻汉口日本海军提督几件无线电报，并通知我们说，革命军与清军作战正取得胜利。

由于缺乏现款，贸易停顿。刚运到十万元，可以稍稍缓和局势，折合率仍然很不利，我们买现洋发中国员工的薪资时，将会受到很大的损失。

安庆某些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士写来的信，我都看过了。从这些信里可以看出，当地的人只等适当的机会到来就宣布赞成革命，其他一切平静，巡抚在当地很得人心，直到现在还能控制局势。据

說黎元洪曾发电报問巡撫，安庆是否参加革命，巡撫在同諮議局商量之后，已经含混地作了答复。安庆只有几个滿人，其中有知府和巡警局长。当地許多人已经跑到乡間或者前往上海。外国人于必要时可以在接到通知后很快地离开，但是預料不会有大的乱子。貿易实际上当然停頓了，自然也缺乏現洋，不过已有大量現洋经过这里运給安庆的銀行。

(58)1911年12月5日梅尔士致安格联第44号函

政局仍然平靜，甚至南京被革命軍占領，对蕪湖也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据說革命軍在太平府駐扎，防止清軍潰兵逃过来。此間附近各山正加强防禦工事，听說今天还要試放大炮。

軍政府正努力和外侨維持良好关系，过去对蕪湖的管理从来没有現在这样好。但是当地人民抱怨貿易停滯，要求采取措施恢复商务繁荣。蕪湖現金缺乏，当地官員开支困难。

(八) 南 京

(59)1911年10月17日金陵关稅务司卢力飞 (R. de Luca) 致安格联第40号函

日子一天天过去，大家认为处于危險状态的重庆、广州、保定、南京等重要城市都没有叛变的消息，这似乎令人对时局安心一些，战事局限于湖北、四川两省也更有希望了。当然，中国经常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件，使一切預測落空。从我的几次复电中，您已经了解到这儿一切平靜，不仅外国人还没有退出南京，中国人也没有逃走。城里的商店照常营业，据我們的华籍職員說，城内既沒有惊慌，

也沒有动亂的現象。总督为了防患未然，已从浦口調来张勳的旧軍，他已经不止一次地依靠这个办法来防止第九鎮新軍騷动。不仅如此，据說第九鎮士兵的枪門已全部卸下来另加保管。但是，人們私下傳說，第九鎮士兵早已預料到这一着，他們知道另外存有一批枪門，情况恶化时就可以去拿。这种傳說是否可靠，我不能妄加推測。正如您所指出的，南京确是时局的关键所在。如果两江总督张人駿能够保持住他所管轄的几省，他今后将成为中国的伟大人物。听說北京有命令来，要他抽調一部分可靠的軍隊赶往湖北，他已拒絕执行，因为如果这样做，对两江各省的安全他就不能負責。另一种說法是，北京並沒有这样的命令，是张勳自告奋勇，要統率所部到前线去，总督則不肯同意。

长江航輪照常行駛，但汉口东运貨物已经停頓了。輪船公司正从大批逃离湖北的中国旅客身上捞取巨額利潤，船票涨价一倍以上。关于汉口的消息，我們沒有接到直接来自汉口的电报，主要是依靠上海的報紙。

現在南京港內停泊着两艘外国軍舰“Cadmus”号和“Ultis”号，但它們很可能随时駛往別处。我們正盼望英国巡洋舰“Newcastle”号今明日到这里，它将在南京江面停泊一些日子。在过去几天里，各国的各种軍舰陆续经过这里，沒有停留就溯江西上了。

我們照常工作。有天晚上，道台很匆忙地通知我說，总督命令海关要严防可疑人物的往来，并且詳細检查来往上下游的輪船。事实上，我們已经严格执行您的电令，詳細检查来往汉口的旅客和他們的行李。

(60)1911年10月30日卢力飞致安格联第41号函

关于时局的消息我已经发电报給您了。最近有一个过去未曾

料到的新情况，铁良部下一千五百名滿洲駐防軍可能会鬧乱子。据說因此总督衙門里最近几夜都不敢睡觉，而其他軍隊，包括新軍在內，反而平靜无事。

这些滿洲駐防軍没有什么具体行动計劃，只要他們发生錯觉，认为自己受威胁时，他們就会盲目地乱动手。据一般傳說，铁良本人的态度也不能使人放心。这可能只是虛张声势，但是即使如此，也已经使人心騷动了。鎮江也駐有滿洲駐防軍，他們的行动也使人耽心。因此，半数居民都逃离南京了。这种逃难情况从本月26日起夜以继日地进行着，城內許多商店也已关门歇业。28日晚上我接到您关于清軍胜利和克复汉口的来电。我立刻通知总督，并且派一个听差将这项消息口头告訴监督和外交司。您可以想像到，这个新聞是皆大欢喜的。昨天早晨，他們就根据您的来电发了一个紧急通告，在全城內分送传布，另外写了大字布告，张贴在藩台和其他各衙門的大門外。現在附送通告一张。

昨天总督把两标不可靠的軍隊調往浦口，这就把当前一个危险的根源去掉了。这些士兵乖乖地离开，可能是害怕滿人，同时駐防將軍出了一张告示，为他的軍隊辟謠，否认他們有暴动的意图。但是，这些措施并不能使居民不逃难，不过逃难的人数已逐漸减少。昨天下关一带挤滿了逃难的人，簡直使人們难于通行。从上游来的輪船已经滿載旅客，不能再搭客。許多人就全家在江边馬路上过夜，因为所有旅館都客滿了。开往上海的火車加班行駛，今天拥挤情况已見好轉。两江总督将頒发告示，以安人心。在当前的动蕩中，老百姓蒙受損失很大，那些离家的人，留在家中的一切东西，可能全部丢失。

少数外侨妇孺已离开南京，在上海靜待时局的演变。但是大多数侨民，包括我的家眷，因为局势現已轉变为对政府有利，并将

日益好轉，希望不必再撤离南京了。

附件：江南巡警总局通告*

頃奉督宪函开，接税务司轉呈北京总税务司今日(初七)所发来电云，官軍战胜革党后即克复汉口等語。用特传布，俾众周知。

(61)1911年11月12日卢力飞致安格联第42号函

自从我上次写信給您以后，情况发生了許多变化。事实上，江苏全省，除了南京的官吏以外，都未经战斗已投向革命党了。但是本地情况不同。本月6日星期一，人們怀着很大的希望，认为和平解决即在眼前，因为总督向人透露，他已接奉密旨，令他投降。他自己虽願意遵旨办理，但他无法劝令駐防將軍铁良和旧軍統領张勳同意。这样，全城就陷于恐慌中。7日上午，南京一个著名紳士警告我說，下一天(8日)将发生騷动，总督将自杀。7日下午，总督自杀的消息已经到处传遍了。当天晚飯时，英国領事卫金生(Wilkinson)写便函告訴我說，他接到交涉司的電話，证实总督已经自杀。但是，后来证明这仅是訛传的謠言。隔了一些时候，我接到总督的属員楊晟来信說，前景异常恶劣。当天夜間，战事爆发，詳情已見报纸，不贅述了。8日早晨，我們知道，总督、铁良、张勳都困守在北极閣，南京全城由张勳的旧軍防守着，各城門都已紧閉。我上午六点半钟听到这消息后，亲自出去察看，并与獅子山炮台的一个軍官談話。他告訴我說，除了奉有张勳的命令外，不准任何人进出城門。这样就給了我一个线索。后来，各領事就作了安排，准許人們出城，当天上午九时和中午有不少人都经仪凤門出城了。

从7日以来，事变的经过可以簡略地归納如下：

8日那天，美国教会妇女和英国領事卫金生的夫人都被护送出城。当晚南門外又发生战争。新軍终于宣告加入革命党方面了。他們沒有被調往浦口，以前是誤传的，而是駐在距南門外几英里的秣陵关，他們現在从那儿向南京城进军。白天，下关的巡警局总办来看我，告訴我事变的经过，并說藩台、海关监督和其他官吏都逃跑了。他又要求我垫发本月的警餉，我为了維持这批巡警的力量就同意了。这批巡警后来沒有立刻逃亡，而是躲藏起来不执行职务，許多巡警被旧軍当作革命党枪杀了。我是动用碼頭捐来支付他們的餉銀，並沒有动用海关稅款。

9日晚間，南門外又发生战事。

10日我函請张勳发給我一张进出城門的通行证。我同时写信給上海大清銀行的总经理，請他让我直接经收金陵关的稅款，以便暫行汇交上海汇丰銀行总稅务司专帳。我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海关监督已经逃跑，如果总督另派一个新监督，我当然要取消这项办法。我还没有接到大清銀行的复信。10日我还写信給墨賢理，請他轉发一件密碼电报給您。

昨天11日上午，我接到张勳的复信，附来通行证一张，同时应允派遣警卫駐关保护。我又請鎮江关稅务司戴乐尔(F. E. Taylor)轉給您一件明碼电。

今天局势平靜，前两天革命軍被打敗，至少已被击退，一定是确实的了。总督、將軍和张勳又会銜出告示，命令商店開門复业，一部分商店已这样做了。

有人告訴我，总督已派人暫行代理藩台和两个知县的职务，他可能另派一个海关监督，我当然要承认他。到現在为止，我每天都有能进出城門，并且除今天外，都在城內逗留一些时候。城內駐軍对平民杀戮很多。这些駐軍有許多是山东人，身体高大强壮，有的

样子很凶。如果情况继续恶化，关員們将由卫金生召集至英国領事館內。城內外的邮件投递业务虽不够正常，但仍继续进行，有时从城門进出，有时从城墙上传递。各領事館和江面軍艦保持日常联系，但是各領事館的海軍警卫队忽然奉海軍司令的命令撤退了，我听说各領事正在提出抗議。說也奇怪，城內电话还未中断，我們还能利用它与我們在城內的人保持接触。除非当局对士兵失去控制，或者指揮人員心情改变，从对待外国人的态度来看，他們是想避免同外国发生糾紛的。但是，如果清軍被赶向城北出城经过下关，那么大家都要遭受危險了。据说革命軍昨晚已到达距浦口九十多英里的临淮关，現在正从該处沿津浦铁路南下。这样，下关可能会遭殃，那里表面平靜，但是人心已经浮动。昨天上午和通宵，大批金銀运往对江，远远超过浦口方面所招新兵餉銀的需要，并且还运去大批皮衣和羊皮統，等等。

英国海軍提督明天将到达此地，他也許耽擱一两天。

据最后消息，南門外的革命軍已后退若干英里。鎮江方面的一支分遣队，以前要来而半路折回，現在又开来支援他們了。

(13日续写)我听说上述皮統、金銀都是搶劫来的东西，現从城內搬运他去可能是准备撤退的前奏，也許是对这批旧軍也不放心。这批金銀是从造币厂搶去的。該厂存銀早已运走一大部分，約留存四十万两之譜。总办蔡道台于7日上午弃职潜逃，該厂无人負責，仅留些卫兵駐守。昨天总督曾向卫金生打听蔡道台的行纵。事实上，蔡道台于7日上午避居英国領事館內，准备随同一批外国侨民出城。

各領事已接到各該国海軍提督的命令，要他們从領事館撤退。卫金生声称，他不預备走，因为他相信这项命令是由于报纸上夸大的“屠杀”报导所促成的。关于撤退問題，他今天准备与英国海軍

提督当面再談。如果他不撤退，其他各国領事也許会学他的样。

(62)1911年11月18日卢力飞致安格联第43号函

本月13日，各国海軍提督决定不再派兵保卫各領事館。因此，一两天后美国和德国領事都从城內撤退了。但是卫金生非到最后关头不肯走，据他估計，这最后关头将于下星期內到来。日本領事館仍留有三十个水兵作为警卫，因此鈴木还没有走。只有英国領事館是英国自己的产业，其他各領事館都是从地方当局租賃来的。

本月十四日，下关巡警局陶总办代表中国居民来对我說，停泊在鎮江的中国軍舰約十二艘已经反正了，可能会开上来轰击南京，他們要求我設法，使双方在开始炮战二十四小时前，預先通知居民，以便逃避。这是各領事和外国海軍当局所能处理的事情，而領事又在城內，我就去找英国軍舰“Newcastle”号的舰长（他是当时停泊南京各国軍舰舰长中职級最高的）。据他答复，如果有必要，他将向有关方面提出这建議。据此間外侨的看法，这些中国軍舰虽将支援革命軍向南京进攻，但它們在炮台下游即将停止前进。陶总办还說，总督在電話中問他海关稅款現在怎样处理。由于我已接到上海大清銀行的复信，同意我自己保管稅款并由我径汇上海汇丰銀行总稅务司帳戶，我就請陶总办用電話向总督报告上述办法；并且乘便告訴他說，稅款收入銳減，每天仅有几两銀子。前任監督出走以前，銀行交給他最后一笔稅款。从那次交款以后所收稅款一千五百八十八两（其中一部分是紋銀），包括到11月6日为止的邮包稅，已于14日由我接管。为了准备把关員从城內撤退，我写信給张勳，告訴他我的意图并且請他妥为保护关产。

15日下午，我接到张勳的复信，同意保护城內一切关产。應該于下午七点钟到达的上海快車沒有来，后来才知道鎮江南京間的

铁路运输断绝了。这是因为南京车站的员工很恐慌，有些员工已经剪掉了辫子，过去几天士兵在城内和下关挨户搜捕革命党，凡是沒有辫子的人都被捉到城里去杀头。

16日，我把前天提出的税款汇到上海您的帐户中。我把纹银托船上运去，而把现洋留下，另以本关经费帐的支票寄去抵补。为了避免在保险柜中积存大批现洋并且使华洋人员手头有些现款，我就提前发给他们本月份的薪水，否则在危急时就来不及发薪了。

17日，我接到一张刘麟瑞的名片，据说他是总督衙门里的人。名片外附有一便函，说是已奉派为海关监督，一两天内将来拜会我，并请我停止把税款汇往上海，因为当地急需该项税款。我复信说，现在税款收入极微，我暂行停止汇款去沪，等会面时再行讨论。我不知道他是否真会出城来拜会我。如果他日内不来，也没有把正式任命通知我，我就要斟酌情况后再决定是否照他的话继续停止汇款去上海。只要积存的税款不超过二百两，我稍等几天也不会有多大危险，不过墨贤理仍应继续在上海尽量代征来往南京货物的关税。如果此间清军获胜，总督的信心和活动恢复了，我们可能需要改变态度。在那种情况下，我将告诉他，我必须先向您请示。

一般局势继续平静，这只是因为革命党军队离镇江比南京近。外面传说大约一星期后将炮轰下关，并可能会引起大火灾。进攻的军队一定要好几天才能与南京守军发生接触。镇江方面来的消息说，他们已同意在炮轰前先发通知，以便居民逃避。津浦铁路上没有军队南下进攻张勋旧军。当地土匪在白旗掩护下把津浦铁路毁坏很多。现在每天在规定的时间内可以进出城门，甚至没有通行证也可出入。

安格联的批示：

我衷心地同情你和你的职員的异常艰苦的处境。希望你们全体安渡难关。我同意你对稅款的措施。在未接到我的命令以前，切勿放弃保管权。

(63)1911年11月28日卢力飞致安格联第44号函（写于南京上游八英里处）

本月19日，我对于不穿海关制服的华籍关員都发給了一张中英文对照的身份证，加盖稅务司的关防。他們都急于要有这样的身分证。

本月20日我把重要档案文件都包装起来。新监督刘麟瑞来拜会我。关于他所談的稅款問題，我已于21日用电报向您报告，并已接到您23日所发的复电。

21日：本关在城内新建的外勤职員宿舍来电话說，有十名巡警派来保护海关房产。

22日：从上海租来的、悬挂英国旗的“北京”号小輪(专备紧急时总督需用)，接奉英国領事的命令駛回上海。我接到报告說，下关巡警局陶总办已经弃职潜逃，并且带走了十一月份警餉的一部分。我早垫付了十一月份的全部警餉，但是陶总办沒有全部发給巡警。巡警早知道我已垫付全月警餉，不过他們既沒有发牢騷，也沒有向我提出过什么請求。

23日和24日平靜地过去。25日仪凤門第一次沒有开门，据說革命軍正从东南方面向南京进攻。后来证实，南京下游的幕府山炮台和烏龙山炮台，都已投向革命党了。朝阳門外大概有战事。张勋旧軍的协統王有宏战死后，他的部下（大半是新招募来的士兵）就紛紛潰退入城。那天晚上，英国領事卫金生好不容易从城中逃

出来，暫住在太古公司的躉船上。我也由該公司經理邀請在躉船暫住。

26日上午八点半鐘，幕府山和烏龙山炮台开始炮轰南京。幕府山炮台同下关背后的獅子山炮台进行炮战，但双方都沒有遭受什么損害。有些炮弹落在下关地区，有一华人被炸死，两人受伤。据說，幕府山炮台和獅子山炮台的炮手彼此有默契，尽可能使对方不遭受真正的損害。这就是說，獅子山炮台的士兵是同情他們的敌人的。因此，张勳派了专人去監視他們，要他們瞄准后才放炮，否則立刻处死。据傳聞，有两个兵就在大炮旁被枪毙了，因为他們的炮弹沒有命中。

日本領事和約四十名日侨以及某些从事紅十字会工作的外国教士还在城內，紅十字会的人不預备撤退。其中有一位巴士特(Baxter)曾經出城一次，他是从城墙上吊下来和吊上去的，他带来消息說，有一发炮弹从幕府山炮台打出来，击中了北极閣的一个亭子，并且爆炸了。北极閣是防守司令部，两江总督张人駿和將軍铁良都在那里。他們惊惶失措，急急忙忙地奔往日本領事館避难，在他們奔逃的时候，有人曾用快鏡拍了一张相片。大清銀行的最后三个職員帶了办公室家俱等等逃走了。因此，我們自己就做收稅工作，目前按每两关平銀折合銀幣1.50元征稅，而当地行情是1.427元。

27日我們正安靜地在办公室工作，忽然消息传来，說远处望見了中国軍艦。这些軍艦前些日子已经投向革命党，結集在鎮江等候补充軍火給养。獅子山炮台的了望台挂起两个球的信号，表示有軍艦溯江而上，而竟不准备迎击！外国軍艦的舰长同新来的軍艦互通消息，这些中国軍艦停泊在下游，远在獅子山炮台射程以外。同时，外国軍艦的舰长接到幕府山炮台黎天才的一个文件。他

們同各国領事商量以后，决定听从革命党的警告，这就是說，迅速把躉船移往上游六至八英里处。幸而当时有三艘江輪停在南京，太古、美最时和日清公司的三只躉船就被拖带到大胜头关附近，当夜只有怡和洋行的躉船和外国軍舰停留在南京江面。海关和邮政局的船都已准备就緒，关員也都收拾好了，因而我們也随同上駛。海关里有两名水手和一名更夫自願留守。在上述情况下，我认为我們沒有留在南京的理由，并且我相信您也不願意我們呆在那里。昨天白天獅子山和幕府山炮台間很少炮战，但城南方面战争全面展开了。我們听說，革命軍已经把清軍驅入南京城內，夜間就向他們炮轰。当我們上駛时看見有不少炮弹在城內上空爆炸。

28日我們在几只中国式棚船內工作，一部分人在躉船內工作，怡和洋行的躉船也来到了。外国軍舰今晨也駛离下关泊位，先駛往上游二英里处，后来被迫与我們汇集一处。各国領事也成为我們这新“殖民地”的成員了。除了謠言以外，我們不知道今天上午以后所发生的事情了。

安格联的批示：

謝謝你对于事变经过的津津有味的描述。你的一切安排都很适时，从你的来电中我知道你已回到下关并且关产安全无恙。我相信你的困苦时期已经告終了。

(64) 1911年12月12日卢力飞致安格联第45号函

我已另备公文向您正式报告我們已经回到下关了。

本月3日，即南京投降的次日，我接到林述庆的一件照会。他以前是鎮軍都督(原来不过是一个标統)。照会說，他已就任宁省临时都督。本月6日，我接到一位李將軍的移文，說下关是在他的管轄范围以內，并已挑选士兵四十名充任宪兵，指派楊承溥負責。下

一天楊承溥来拜会我时，問及支付下关警餉的碼頭捐。我告訴他，調整碼頭捐經費开支的办法必須获得領事团的同意，請他和各国領事商談。他还没有去和各領事接洽。据说前任巡警局陶总办又出现了，除恢复原职外，还有一个新的兼差。以前駐在苏州的江苏撫台程德全已被推选为江苏省都督，林述庆必須要让位給他了。林述庆現在还没有去职，局势还有待澄清，但預料他将无法抗拒。近来，好几个标統、管帶等軍官占据衙門，各自封官，希望攀登高位。前天，一个姓苏的軍官因此被徐統制处决了。徐統制是原駐南京第九鎮的統制，是这些軍官的直接上司。他将任新选的大元帅的軍事顧問和參謀总长。黎元洪是副元帅。大元帅当然是汉口的組織者黃兴。預料独立各省都将承认黃兴和黎元洪的新职。江苏都督程德全已委派馬良为外务司长，其职责与过去的交涉司大体相同。馬良原籍鎮江，是一个有名人物，江苏省諮議局議員。他已与各国領事、軍舰舰长和我建立了联系。他法文讲得很好，是一个天主教徒。他私下对我說，不要过分重視下关方面所派的新官員，因为他們都是擅行指派的，不久可能即有更动。但是，我对任何人都客客气气，因为他們对我都很客气。

当然，海关現在已不悬挂龙旗了，但我們也不悬挂其他旗帜。

昨天程德全送来一件照会，要我扣留“广生”輪船，它已经过了吳淞，船上載有軍火。我用電話联系后，答复他說，“广生”号并非私运軍火，而是装运英国軍队去汉口保护那里的英租界。听说我的答复使他很安心。后来，“广生”号輪船到达下关时，我們的关員陪同英国軍舰“Clio”号的舰长和一位中国海軍軍官一同登輪，半小时后就准許該輪继续上駛。

此間大家都相信，总督张人駿和铁良于本月 1 日晚上由日本領事协助逃出城外，随即登上日本巡洋舰“秋津洲”号。該舰于次日

早晨就匆匆开走，显然是直接駛往日本去了。

安格联的批示：

倘使他們逼迫你，你可以悬挂新旗，但是你不要自动这样做。

总督张人駿和铁良已平安到达大連。

(65) 1911年12月29日卢力飞致安格联第46号函

不出人們的預料，林述庆不得不辭去江苏省都督的职务，让位給程德全了。程德全曾到南京来过一个短时期，現在已往上海参加和平會議。有人还說，程德全所以去上海是由于徐紹楨控制了一切稅收机关，并派他的亲信作为这些机关的首长。因此，程德全认为困难很大，宁願暫离南京，靜待徐紹楨的轉变。最近的消息說，程德全已经因病进医院了。

自从我上次写信以后，黄兴和黎元洪的职位彼此調换了。現在黎元洪已被推选为大元帅，而黄兴則为副元帅。有人告訴我說，这是因为袁世凱只准唐紹儀与黎元洪的代表打交道，并且黎元洪必須是最高軍事当局，才能进行談判。就我們在南京的人來說，今天合法的(从革命党的观点出发)最高民政长官是程德全，而实际負責管理本地区的是徐紹楨。最高軍事长官是黄兴，他不久將到南京来，如果和談失敗，他將是沿津浦铁路北上的总司令。这几天軍队的調动很頻繁，好几标广东軍隊已从上海調到南京，大量的援軍和軍火已运往长江上游。

耶穌聖誕日我接到您的电报，命令我去拜会最高当局，商談关于汉口、宜昌和大通应交的厘金摊款。我当时想到黄兴，但他还在上海。因此，我于次日上午就去同外务司长馬良联系，如果黄兴不久来南京，請及时安排我去見他。馬良极客气并且願意帮忙，但是他指出，黄兴只負責軍务，不管民政事务。他还說，假使程德全在

南京，他的权力也不能超出江苏省的范围。他最后說，能够很快領会来电的重要性并且影响其他各省的，只有伍廷芳。我立即将这些情况发电向您报告。我想墨賢理一定能够同伍廷芳接洽此事。如果伍廷芳在南京，我去找他不会有什么困难，因为我认识他，并且两年前他从华盛顿经欧洲返国时，我曾在羅馬的俱乐部里請他吃过飯。

本月22日有一位刘鈞送来一张名片致候。23日他来拜会我，說他已奉派为海关监督，并且要我今后把巡警月餉、邮包厘金、每月由稅款中提拨的衙門經費(約一千六百两)、大胜关和其他常關的稅款等都按月交給他。他呆了一小时以上，我費了很大的力气才使他明白我拒絕各項要求的理由，并使他理解，無論如何我非奉有您的明确指示，不能照办。当天我去回拜馬良时，曾談到这位刘鈞，馬良說，他曾听說过刘鈞这个人，但不知道他已被派为海关监督，这肯定不是程德全的任命。他也同意，在当前情况下，絕對不可能把任何稅款交給他或其他人。他說：“即使程德全要求挪用稅款，由我写信轉达，我也准备获得一个否定的答复。”本月26日上午，我去会見馬良，商談厘金攤款問題，他告訴我，他已经写信給徐紹楨，刘鈞是徐紹楨委派的。現在刘鈞已“免职”了。但是，我昨天还听到下关商会里有人称他为监督。

安格联的批示：

謝謝你为厘金攤款問題所作的努力。我已经同伍廷芳联系过，他答应协助。如果你抓紧稅款，除非经我特別批准，不从稅款中拨付任何款項，这样做准不会錯。未经列强同意，从稅款中拨付衙門經費也是不合法的。

(66)1912年1月13日卢力飞致安格联第47号函

江苏省都督程德全已被任命为临时政府的內务总长，江苏省都督一职由前广西道台庄蘊寬继任。江苏都督将駐在苏州，庄蘊寬已经前往。黄兴充任陆軍总长，黎元洪为副总统。大家都已知道，大总统是孙逸仙。伍廷芳充任司法总长而不做外交总长，想来您已看到报纸的評論了。

我們沒有再听到海关监督的問題。馬良現在仿佛是代理着监督的职务。他还经管許多內务部的公事，每天经常去旧藩台衙門，实际上他暫行代理着程德全的职务，程德全还抱病在上海。馬良曾两次派他的翻譯来問我什么时候去謁見大总统，并且写信来要我約定日期。我口头和书面答复他說，无论那一天随总统的方便，我愿意以私人資格去謁見他。事实是，总统准备举行一次外宾招待会，包括各領事在內。但是各領事和我自己都不願意参加这样正式的招待会，因为列强还没有承认民国政府。后来，英国領事卫金生(他和馬良的关系比其他領事为密切)和我接到通知說，总统将于本月11日上午十时接見我們，因此我們一同前往。我还不知道，別国領事是否已另約日期去見他。总统很朴素，并不因为新任大总统而装腔做势。他穿一身有鍍金鈕扣的卡其制服，制服上没有其他表示职位的标志。他讲的英文还不差，但不是完美无疵。他的面貌比大陆报上所刊印的照片老一些，更干练一些。我对他的印象的确很好。我們的談話是一般性的，不过他告訴我們說，他被推选为总统的事已于前一天直接发电正式通知各国，处理皇室的問題不会有很大困难，政府的改組正在进行，开始的时候必然不很容易，等等。他还說，民国并不需要“群众”的主动精神，群众总是跟着走的，过去一向如此。但是民国需要知识分子阶层的拥护，这种拥护已经获得了。在会談終了时，他介紹他的一位秘书容海(譯音——編者)給我們。容海說他将拜訪我們，因此我将会談情况电

告您时，曾提到容海可以居间传递重要文电。昨天晚上，我接到您的复电，我一有机会，就办理盐厘摊款问题，或者在容海来拜会我的时候，或者请马良介绍我去见财政总长陈锦涛。陈锦涛是广东人，昨日上午才到南京。当然，我对于您来电的机密部分将特别警惕。

由于战略上的原因，津浦铁路淮河以北的路轨有一二处被掘。前几天政府命令铁路总工程师赶快把路轨修复。但是他修好以后又被军队拆毁，可能是怕张勋反攻过来。革命党已把津浦铁路副局长和材料处长(都是中国人)拘留起来。卫金生奉了朱尔典的命令，正在营救他们，最低限度希望先释放副局长。

安格联的批示：

你自己所处的地位与各领事不完全相同。为了你的工作以及海关的利益，你不能不理睬这事实上的政府。迟早你将被迫同它发生正式关系。

(67)1912年1月22日卢力飞致安格联第48号函

关于盐厘摊款问题，我原来的想法是最好去找财政总长陈锦涛，但是他还在上海，显然不预备立即来南京。因此，我于本月20日写了一件简短的备忘录，到前总督衙门去谒见孙逸仙。我写这备忘录的目的是希望他当我的面看了以后，可能给我答复。总统一会儿就接见我。我向他解释，我接奉您的命令，把这问题请最高当局考虑解决，随后我就把这备忘录(附上抄本)递给他。总统立即看了一遍，认为这是一个紧急问题，并且问我应当怎样办。我答复说，有关盐厘局应当立刻恢复过去规定的按期拨款汇交海关的办法；至于以往的欠款，如果不能立即全数付清，应当分期拨付。总统说，他将立刻处理这个问题，但是在当地局所或者政府能够采取

适当措施以前，势必有些耽擱；如果盐厘来源无着，他将另想别的办法。他还問我，是否海关稅款不足偿付外債。我答复說：沒有厘金是不够的。当我告辞的时候，他說如果有什么实在重要的問題（像現在这問題一样）要見他，他可以随时接見。我的印象是：他准备尽力做去。問題只是他究竟有多少力量。我恐怕他对于軍事首脑，特别是对于距离較远的軍事首脑，还不能实际控制。但是我們已下了种子，也許开花結果会比我們預期的日子能够早一些。为了把这件事搞好，一切可能做到的都已经做了。孙逸仙已把我的备忘录留下来。我想对于这备忘录南北两方政府都不能提出什么異議。我相信您能同意这个备忘录。

附件：1912年1月20日卢力飞面呈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备忘录

十四年以前中国借了一笔一千六百万英鎊的英德借款，一般称为1898年中国政府四厘半英鎊借款，以若干厘局稅款作为担保，并且交由海关管理。作为上述借款担保的稅款中，計有：

宜昌盐厘： 每月83,333两

鄂岸盐厘(湖北督銷淮盐总局)：每月41,666两

皖岸盐厘(大通督銷淮盐总局)：每月25,000两

自从1898年起，这笔借款的还本付息事务按照合同条款的規定进行，該局等按月将款拨付宜昌、江汉两关稅务司和駐札大通的副稅务司，由他們按时轉汇有关方面。

但是，在过去几个月中，由于当地情况发生变化，前項定期拨款不幸已经中断。中国的对外信用目前尙未遭受影响，但是除非还本付息事宜按原規定迅予恢复、过去短拨款項由合同指定各方早日补足，否則对外信用势难长此維持下去。上述各盐

局現已归軍政府管轄，在目前情况下，动用当地稅款的有关当局，可能不容易看到这个问题对于全中国人民的重要性。如果稅款不再拨付，可能危害革命事业，甚至引起列强某种形式的干涉。不仅如此，像其他各国进行复兴工作一样，中国不久可能要向世界金融市場继续商借款項。为了获得借款的最有利的担保、利率等等条件，毫无疑问，中国应该继续按期偿付各項債務。

由于以上各項原因，政府似应尽速采取必要的措施，通过有关各口岸稅务司继续偿付1898年借款。同时，上述三处盐厘总局应补付过去数月的欠款，該項欠款已累积为巨数了。我对中国的真正利益有充分的了解和同情，因此才向您提出这些建議。

安格联的批示：

你的备忘录正合需要，我同意。如果有机会，你可以說明：海关所收稅款仅仅足够支付它所担保的借款，已无余力照顾到“厘金借款”（指英德续借款——編者）。这厘金借款是以关税作为第二担保品，而不是第一担保品。中国的对外信用过去一向沒有动摇过，現在已有保不住的迹象了。如果不能偿还与英德利益有关的外債，将产生悲惨的后果。本年3月間应尽一切努力筹备所需款項。

(68)1912年2月5日卢力飞致安格联第50号函

本月2日晚上，我接到您关于浙东貨厘的来电。第二天我就照盐厘摊款那样写了一件簡短的备忘录，下午我就乘車到旧总督衙門，希望能够会见孙逸仙。我等待的时间不长，孙逸仙讀了这备忘录以后对我說，他将研究这个问题。我向他建議，我既奉您的命

令前去謁見他，他可以直接同您通訊。他准許我用下述字句答复您：“告訴你的首长，这件事将立即处理。”我回家后就照样发电报給您。孙逸仙继续談了几分钟，他好像很有信心，认为一切事情不久将按照共和国的方向全部解决。他說，头一天晚上已获得保证，张勳(我們南京的老朋友)已贊成共和体制，因此，本日上午政府已派一个代表去見他。

很多軍隊已調往浦口和津浦铁路線上，情况已見好轉，城內搶劫和杂乱的枪声已見減少。許多新兵过去从未拿过枪，因此发給子弹以后就随便向空中或棲于邻近树木上的老鴉等射击取乐。許多意外事件因而发生。对于各方面的軍隊未能切实控制以前，不得不派前第九鎮統制徐紹楨为南京卫戍总督。

附件：1912年2月3日卢力飞面呈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备忘录

中国政府1898年四厘半英鎊借款問題

作为担保偿还上述借款的各项稅款中，有浙东貨厘一項，总局設在杭州。該局每月攤款八万三千三百两，規定于阴历每月十五日撥交杭州关稅务司轉汇有关方面。阳历本月2日的攤款已经到期，应予照付。該款未经撥付，据聞該局已备妥此款，但因浙江当局未奉有正式命令，所以迟誤了。关于本問題的重要性，前已于盐厘攤款問題备忘录中陈述。因此，謹請您訓令浙江当局，迅即撥付此款，以便杭州得以按期償付借款。

(69)1912年2月21日卢力飞致安格联第51号函

关于厘金攤款問題，我去見外交总长王宠惠并和他討論了借款本息償付問題。他后来写信給我說，浙东貨厘問題已交給財政

总长陈錦涛办理了。我还打听到，宜昌、汉口、大通等处的盐厘問題已交由实业总长张謇办理。我决定一有机会就去找这两个人，但是他們偶然来南京，也只停留几小时。有一次，我虽然和陈錦涛通了电话，可是还見不到他。因此，我于本月13日的电报中，向您建議在上海找他們。現在清帝已经逊位，袁世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其他事情必然相继而来，高級人員的更动将妨碍摊款問題的迅速解决，虽然陈錦涛和张謇很可能蟬联下去。

此間表面上还很平靜，但軍隊和軍火給养仍在大規模地調动着，好像南方还不完全相信北方的意图。广东人的疑虑最大，他們坚决反对保留北京为首都，而将不惜任何代价坚持迁都到南京。昨天有謠言說，袁世凱最后已决定经过津浦铁路暂时到南京来接任，但这消息还未证实。

美国使館的邓納博士(Dr. Tenney)已来此間好久了。他已見过临时大总统孙逸仙和許多其他官員。他还留在此地，等候命令。他相信外国使館的压力足以保证首都仍在北京。美国舰队司令麦大克(Admiral Murdock)于一星期前回上海去了。他过去留在此間等待时局的发展，很可能就要回到南京来。美国的态度是非常同情新共和国的。

安格联的批示：

关于厘金摊款問題，我正設法在此間处理。皇朝是否保留，这个困难問題已经解决了，南北双方的爭端已成为当前的主要問題，必須妥慎处理以免事态扩大。广东方面希望迁都南京是很自然的，并且从他們的观点出发，这是最稳当的一着。

(70)1912年2月26日卢力飞致安格联第52号函

随函抄附实业总长兼两淮盐政总理张謇复外交总长的咨文一

件。我猜想外交总长行文，是因为总统接到我的备忘录命他办理此事的。您从这咨文中可以看到，张謇已电咨淮盐行銷的四省都督，并且建議外交、財政两部会同通电各省，不得擅行挪用已经指抵外債賠款的盐稅。这件咨文已登載在前几天的临时政府公报中。这证明他們已认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并已在办理。我盼望有关厘局即将恢复拨付摊款。

附件：盐政总理张謇致外交部咨*

大咨敬悉。各国干涉盐政，关系甚大。各省盐課、盐厘、盐捐、加价、复价等岁入約五千余万两，中間抵償賠款者已居多数。現因軍用浩繁，各省往往一概挪用，以致惹起外交問題。除由敝处电咨湘、鄂、贛、皖四省都督，請其注意，勿擅动指抵洋債之款項外，似应再由大部会同財政部，通电已光复各省，查明各該省所收盐稅已经指抵洋債者共有若干，并飭千万不可擅行挪用，以免引起外交困难問題。是否有当，祈鈞核施行。盐政总理张。东。

(71)1912年5月28日金陵关稅务司狄诗乐

(B. D. Tisdall)致安格联第59号函

本月25日星期六夜間，我发电向您报告，此間《中华报》的号外竭力攻击墊款借約中規定由海关或其他外人監視开支的办法，現在附奉該項号外一紙。这个报纸公开号召杀熊希齡。我并不想夸大該报的势力或其重要性，但是該报确实代表此間某一阶层的意見。据我所知，該报是由黄兴給以津貼或予以支持的。听说黄兴极力反对墊款开支应由外人監視的办法。南京的軍隊数额实际上并不很大，但是当这墊款动用的时候，遣散軍隊的数字就会虚报，侵吞的款項自必也很大，某些高級官員（黄兴即其中之一）将就此

告退了。我报告您这些消息是有保留的。但是城内传说纷纭，并且黄兴已去电北京，反对垫款开支须由外人监视的办法了。我认为这事不便以公文向您呈报，但此事涉及海关，您一定很关心，所以写信给您参考。

附件：1912年5月24日南京《中华报》号外*

杀 杀 杀 熊希龄

〔本社去电〕北京参议院转袁大总统、国务院鉴：熊希龄签认丧失国权之垫款借约，罪浮于天，贵院倘竟通过，即为全国矢的，不仅南省反抗而已，谨忠告。南京《中华报》叩

上海日报公会转各报馆鉴：《民权报》主笔戴天仇被捕房指为鼓吹杀机拘捕，外力侵我国权，并及言论，请电全国报界并力挽救。南京《中华报》叩。

〔本社专电〕民权报主笔戴天仇反对熊希龄，昨经捕房拘去，今日赴公堂审讯。（二十三晚十二时上海电）

以下二件，十七日已由熊希龄签字。

译银行团致总理及财政总长函草底

先生钧鉴：敬启者，顷奉贵政府命，因敝银行团代表现正在伦敦会议拨付中国大宗方法，令先行垫付上海平银三百万两，以应急需。本银行团现已将此三百万两备齐，静候拨用。但中国政府必得照以后所开各节办理。此款镑价已由银行团定为□□□□合为上海平。此款在上海交银一百五十万两，其余一百五十万两在北京以公砵平核算拨付。

兹将各节开列于后：

（一）此次三百万两先行垫付之款，应照本年三月初九日银行团与袁大总统所垫三百十万两同一办理，函件备齐时，亦应如前

封固送交与銀行团。本团所出之鈔票，此等鈔票系注明本年五月十七日所出，除应扣者之外，其数应等如所墊付之数。此墊付之款及鈔票皆以現行之盐厘作抵，以后無論何等借款，此墊付之款应尽先偿还。

(二)道胜、正金两銀行所代表俄、日之資本团，已承中国政府許可邀入。所有借款事件，即当各任六分之一。但此函签字人該两銀行現未列入，一俟各方面商洽之后，無論先借后借之款，皆当为一体之看待。該时再由中国政府与六国銀行或即銀行团訂正式合同。

(三)当銀行团代表在伦敦會議每月若何拨款之际，中国政府当严守本年三月十九日函內之第三第四两条，即各省长官遇有借款事宜，須先向銀行团磋商，否則政府不得允許。

(四)此三百万两墊款开支时，即須照所議監視开支草章办理。此墊款之一百五十万两，系为收回中国銀行所出軍用票之用，因此中国政府即命在上海之本銀行团得此款拨交中国銀行，并取回收据。其如何交付之法，听其彼此商定。此款开支之际，所有流行及取銷之票，应送交銀行团查核，以符定章。

以上各节，即祈裁答承认为盼。

譯監視开支暫時墊款章程草稿

(一)在財政部附近地方設立核計处，用核計員二人，一由銀行任用給薪，一由中国政府任用給薪，其他需用中外人員，由該核計員等选派，薪俸俱由政府支給。

(二)凡向銀行提款拨款，一切支票須由該核計員等签押。

(三)財政部宜随时将各項用途預具說帖，送交銀行团核允。此項說帖经參議院核准之后，应即刊登官报。每次开支时，財

政部备具应有詳細清單說帖等類送交核計員，以資查核。該核計員查對無誤，應即照章簽字支單，不得再問。

(四)每次開支款項，須具詳細領款憑單，按照新式簿記法辦理。

此項憑單，財政部須編訂存留，以備核計員在核計處稽核。

(五)關於各省發給軍餉暨遣軍隊費用，須由該地方軍政府備三聯領餉清單，由中央政府委派高等軍官及該地方海關稅司會同簽押，並須予該軍官稅司以調查應需之便利，此項簽押之三聯清單，一份存該省都督府，一份存陸軍部，其餘一份與領款憑單一同送交北京財政部，再由該部送交核計處稽核。

(六)預備支付之款，應由稅司存儲。為節省匯費起見，由中央政府派該地方稅司得由海關收入項下撥款，但須預由該核計員等由暫時墊款項下，照所撥關稅數目支出，匯存上海總稅司存款項下。如稅司所有款項不敷撥用，可由該核計員等將不敷之數從暫時墊稅內開支票匯補。

(七)如在北京及其附近地方發放軍餉或遣散軍隊，由中央政府派一高等軍官會同該核計員，將三聯領餉清單查核簽押並予該軍官核計員等以調查應需之便利。該項簽押之三聯清單，一份交陸軍部，一份與領款憑單俱交財政部，其餘一份由核計處收存。

黃留守去電

萬急！北京袁大總統、參議院、武昌黎副總統均鑒：頃蔣次長來寧，閱悉十七日銀行團與熊總長所訂墊款已經簽字之合同，又監視開支暫時墊款章程，不勝駭異。查該章程內損失國權處極多，其最甚者如發給軍餉及遣散軍隊費用均須由海關稅務司或銀行核計員會同簽押，其領餉清單並須以一份送交核計處稽核，且對於

軍餉予該稅司及核計員以調查應需之便利。此种章程匪独監督財政，并直接監督軍隊。軍隊为国防之命脉，今竟允外人干涉至此，无异束手待毙。埃及前車，实堪痛哭。二十年来海內各志士赴湯蹈火、粉身碎骨所辛苦締造之民国，竟一旦断送于区区三百万之墊款，吾輩一息存，心犹未死，誓不承认。熊希齡身負重任，违法专断，先行簽約，悍然不顾，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聞章程已提交參議院核議，务祈痛加駁斥，責令毀約，一面請由大總統提交參議院从速議決发行不兌換券，以救目前之急，并实行国民捐以为后盾。南方人心异常憤激，皆願自輸膏血，救国危亡。望大總統暨參議院諸公毅然決然，立即施行，勿怀疑惧。即本留守直轄各軍隊，虽欠餉已久，危迫万状，均不甘受此亡国灭种之借款，为飲鴆止渴之图。总之，吾輩九死一生，只知以爱国保种为前提，有破坏我国民、断送我国民者，即視為民国之公敌，决不稍存党見，顾惜私交，区区此心，可誓天日。临电痛切，泪尽声嘶，伏惟諒鉴，共保大局。黄兴叩。

旅宁湘人彭敦复等致湘南同乡公会启

同乡会諸先生均鉴：敬启者，頃閱北京寄到之借款合同，与外間所传監督財政軍政各节不差累黍，其所交三百万两全系外国鈔票，无一現金，并訂明立将中国銀行所发之鈔票一百五十万元一律收回。似此办法，必至断送中国。聞此項合同已经財政总长熊希齡于五月十七日与各国債团签字，熊已多方运动參議院，一经通过，則挽回无及矣。熊希齡丧心病狂，不图一至于此，此在稍有人心之人，当无不眦裂发指者。聞黄留守对于此事异常激烈，已拟电致中央政府及參議院力爭，并通电各省都督合力抵抗。駐宁各軍师长亦拟痛哭电爭，我同乡公会亦应公电北京声討熊希齡卖国之罪，責其即速取消前議，以救危亡，应請諸公迅开特別大会，集

議电拒。存亡呼吸，幸勿片延，临书迫切，敬頌公安。南京政界湘人公启。

(九) 鎮 江

(72)1911年10月24日鎮江关稅务司戴乐尔(F. E. Taylor)致
安格联第41号函

附上革命党的告示抄本一张，它是装在信封里寄給此間邮务长的，信封上打着南京的邮戳。

此地局势安定。滿洲八旗軍同駐在这里的新軍第三十五标和第三十六标間的关系曾經很紧张，但是現在已經緩和下来了。关于武昌的情况傳說紛紜，互相矛盾。过往輪船的船长說，革命軍一切都按自己的意思去做，这与《字林西报》登載的消息不一致。各阶层人士贊成革命的情緒令人惊奇，这是不祥的預兆，我不能不感到危机是严重的。

附件：中华民国軍政府鄂軍都督黎布告*

我父老兄弟諸姑姊妹呀！現在我們起兵跟我們的祖先报仇，业已把武昌省克服轉来了。尔們不要害怕，但是各人要守本分。第一，不要扰害各国租界，不要害外国人生命財產，不要烧領事署及教堂。因外国人沒有害我們，害我們的是滿人，若是害了外人，各国都来与我們为敌，那就不得了呢！第二，要各人照旧做事：讀書的还是讀書，种田的还是种田，做工的还是做工，惟有商务，我們軍政府是要特別保护的，不准罢市，若有造謠罢市的人，是一定要罰他的。第三，不要奸擄烧杀，我們的义师，原是为救同胞的，

若奸擄烧杀，不是反害了同胞嗎？若有奸擄烧杀的人，軍政府是要杀他的。第四，不要与我軍为敌，若有人与我軍政府为敌，便不是黃帝的子孙，我們便要仇敌待他，万不得赦他的罪呢！以上四者，特行布告，若犯了一端，就不能免罪的，大家总要遵守才好。

(73)1911年10月31日戴乐尔致安格联第43号函

这里人心仍然非常惊慌，城内簡直无人居住，大約有百分之八十的老百姓逃走了，只有几家小食品店还开张营业。道台衙門里除了道台和大約四个職員外，再沒有別人，所有书办和文案几乎都跑光了。道台的譯員現在睡在我佣人的屋里，我住宅的外屋中还住着另外两个中国人，我的仓库里堆滿了中国人的东西。南京来的旅客很拥挤，铁路也不得不加开列車。我认为此地的革命党最近不見得会有什么行动。道台的譯員說，道台昨晚收到一件电报，說武昌克复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长江流域革命风潮也許从此平靜下去，否則我們將面临一次长期的內战。无論如何，看来革命党現在不能夺取鎮江。虽然此地好像成熟了的李子就要落入他們的手里一样，不经战事唾手可得，但是他們既沒有人又沒有弹药来固守，而且还不能組織地方政府。人們知道官方不敢逮捕他們，因此肆无忌惮地发表意見，这是不可思議的。我在中国这些年来，还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形。此間的官員現在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完全听天由命。从克复武昌的消息看来，北方軍隊还是比较忠誠的，并不像中国人所說的那样。虽然如此，但是群众一致拥护革命，情緒高昂，将来总不会毫无結果的。

总督給鎮江官員的电报中說，九江是被土匪盘据，並沒有被革命党占領。九江关稅务司已经要我对来往九江和鎮江口岸間的貨

物征收全部稅款。鎮江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已发生过几次暴行，逃难的老百姓被搶劫，甚至被杀害。据说江北一带的私盐贩子从难民那里搶到很多財物。中国人都說，不怕革命党和清軍，只怕趁火打劫的强盜。

附件：1911年10月28日（宣統三年九月初七日）两江总督致
鎮江官員电*

鎮江都統、林道、陆統領、承守：江、魚电悉。鎮江謠言由于九江失守而起。九江之失，经此間探員目击情形，系道署失火，土匪乘机踞之，并非鄂匪窜扰。昨夜接軍諮府来电，大軍在汉开战，毙匪获械，匪已敗退，状极狼狽。本日接安庆撫台来电，地方安靖，是謠言均不足信。惟人心既属惊惶，亟应添营鎮懾。昨已电調駐揚新軍及江常等营，現复分电飭催趕速开拔赴鎮，务望妥为布置，严加防守为要。督阳印。

(74)1911年11月2日安格联致戴乐尔函

这里誰都能看到革命运动范围广泛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最近几天的事件接踵而来，人們注視着北京的局势，政府軍队在汉口方面的进展反而不受注意。革命运动已经扩展到西安府、太原府、騰越等方面，朝廷只好屈服。派袁世凱为总理大臣，皇室成員退出內閣，說明摄政王連一点实权也沒有了。

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全国是否可以安于現狀，还是一定要清室退位。我个人认为清室还会存在下去，因为革命党实际上已经得到所要的东西，袁世凱和資政院代表溫和派的意見，能够維持政府的統治。一个既成的政府和一个政出多門、混乱不統一的共和国之間差別很大。究竟怎样，現在很难預測，只有時間能够說明。

無論如何，要重新恢复秩序，还要经历許多困难；还有財政問題逼在眼前，这里面的情形也是很复杂的。袁世凱必須用全部力量来对付这种局面。

政府方面派黎元洪等人担任某种职务，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75)1911年11月6日戴乐尔致安格联第44号函

此間已准备向革命党投降。滿軍的都統同意不加抵抗，条件是不伤害滿人。只有象山炮台的指揮官失去理智，他要决战一場然后自杀。領事已经电請巡撫指示他不要向英租界方面开火。

您关于稅款問題的电令，已由墨賢理轉来了。在未接該电前，我已经决定按您所安排的方針行事，要求汇丰銀行駐鎮江的代表譚百林（Tamplin）密函汇丰銀行，問他們是否能够設法收取此間的稅款。預料明天可以得到答复。

(76)1911年11月14日戴乐尔致安格联第45号函

革命党正用强硬手段維持着此地的秩序，杀了好些人。

今天我邀請新任財政局长到我这里来，他是我的朋友，一个討人喜欢的人，我請他設法解决我应当和什么人打交道的問題，因为我目前的地位相当不方便。他承认全部海关稅款都已指定作为担保品了。我告訴他，稅款将由我全部汇往您的帳戶，以及对于征收稅款所采取的措施。据我理解，您来电指示我迅速汇解稅款，是指今后征收的稅款，因为海关銀号关了門，过去征收的稅款已经无法照办了。目前我只好接受存票，准商人用从前的存款抵付稅款。市場上沒有紋銀，我无法征收現錢，也无法取得上海汇票。这种情况要到南京也被革命軍占領以后才能改变。目前稅单经怡和、太古洋行的买办盖章后，我就將貨物放行。这两位买办（已经取得他

們经理的同意)代收稅款,然后开給我上海匯票。我相信这样做,不会发生什么乱子,如果您不滿意,那么我只好告訴您,除非停止貿易別无其他办法了。对于其他洋行我当然尽可能收取上海支票。此外,我还每天收取买办本票(旧中国时代各洋行采用的一种流通手段,是洋行对买办的一种支付命令——編者),按期向洋行换取支票。

現在港內停泊的十四艘中国軍艦,其中两艘是盐运使的,一艘是庆亲王的游艇,他們都已投向革命党了。海軍提督薩鎮冰行踪不明,誰也不知道他在那里,有人說他在汉口,也有人說他躲在一條船上。据我了解,現在正談判供給艦隊食物和煤炭問題,但是規定必須將彈藥交出。这些中国人彼此互不信任。現在这些軍艦还没有挂旗,它們告訴英国軍艦“Sniper”号艦長說,正在赶制旗帜。昨天一队步兵以整齐的步伐走到江濱馬路,向艦隊致敬。

我想革命党必然胜利,只要他們意見一致,中国的前途也有希望了。如果他們为分贓而內哄(看来有可能),軍人勢將專权,将会有无穷的恐慌和灾难,最后导致外国的干涉,使这可悲的国家四分五裂。这是很有趣味的事情,但是誰知道海关会怎么样?

(77) 1911年11月22日戴乐尔致安格联第46号函

新聞記者和铁路上的人都认为今日将开始进攻南京,但是从我最近接到的消息看,革命党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大概一星期后才发动攻击。艦隊将协同作战。有人向我保证,战争开始前在下关的外侨会接到通知并受到保护。上星期日都督来拜訪我,同日下午我去回拜了,他来的时候有許多騎兵步兵护送。他是一个三十一岁的年轻人,以前是第三十五标的标統,名叫林述庆。他告訴我,他們那一方面对胜利完全有信心,因为张勳不懂得軍事,他的

部下虽然是大高个儿，却是笨蛋，是强盜而不是士兵。据我知道张勳大約有一万二千人，他們現在駐在南京城里，沒有打算在能够控制南京城的重要据点(例如紫金山)上加强防御工事，而只是依靠坚固的城牆。我想下周末以前革命軍将攻下南京。

这里的人都贊成成立共和国，上海将举行會議，决定国旗和选举中华民国总统。首都可能設在武昌。我真摯地希望列强不来干涉，因为这会引起对外国人的强烈仇恨。相反，在这极困难的时期里，采取同情态度就会消除过去的誤会，使貿易得到更大的发展，这是我最关心的事。

北京几时会失陷？我想那里不经过打仗不会投降，因为朝廷的既得权益是很大的。我現在确信朝廷已经毫无希望，滿人就要下台了。

安格联的批示：

不要太肯定了！也許还是这个朝廷才能組成中央政府。

(78) 1911年12月2日戴乐尔致安格联第47号函

进攻南京的进展沒有像革命党預料那样迅速，因为他們低估了张勳的实力和他部下的战斗力。紫金山是战局的关键，直到11月30日才攻下。从吳淞运来了重炮，才攻破太平門附近的城牆。今晨传说，革命軍昨晚进城。我恐怕他們将和日本发生糾紛，因为张勳、铁良和两江总督张人駿可能躲在有武装水兵保卫的日本領事館里。革命党虽然照西方办法寬待俘虏，但是他們决意要杀张勳和他的亲信，因为张勳那帮人在南京的行为很残暴。如果士兵抓不到他們要逮捕的人，可能失去控制，冲进領事館去。这正是日本人所欢迎，也是他們所預料的。这样，日本人就有一个公开偏袒朝廷的借口了。显然日本人早就知道，如果革命党的胜利使中国

的行政机关公正而有效率，那么他們的野心就不能得逞，也不可能像現在那样为所欲为了。日本人在秘密地干着阻挠革命的勾当，因此革命軍中有极强烈的反日情緒。

几天来我們听說北方有一支軍队向浦口挺进，此間已派軍队前往抵抗。昨晚消息，六合有战事，革命党吃了敗仗，不过我还不知道确实情况。无論如何，北方增援南京的軍队来的太迟了，而且舰队在中江中巡弋，我不知道他們如何能渡过江来。

(79) 1911年12月16日戴乐尔致安格联第48号函

唐紹仪刚乘輪经过鎮江，輪船停下来发了一个电报就开走了。本省革命党似乎已决定不同朝廷妥协，我看他們将拒絕保留宣統幼帝的建議。政府正漸漸形成，已经开始征收稅款。錢粮減低了二成，漕米大概豁免了。厘金問題还没有决定。据說常关仍照常执行职务。領導人互相爭吵得很厉害，但是我的印象是坏分子正被清除，好人得勢。他們絲毫沒有干涉我的工作，也沒有忽視我的权力。相反，我受到极大的礼遇。我想如果这些人继续掌握政权，貿易将有真正的进展。

(80) 1912年2月21日戴乐尔致安格联第52号函

此間的軍政府已经結束，換了个文官政府，但是現在还不很穩固。还没有委任誰来监督海关事务。鉴于您現在对債券持有人負責，我們的稅款不再由中国政府处理，也不經他們的手，我认为只要不与各方面引起摩擦，稅务司应当尽可能把有关海关工作的一切权力攬在自己的手中。我現在正悄悄地照这样的方針进行，同时和商会经常联系，在商会里現在我是很受欢迎的人。自从道台跑了以后，沒有人核发土貨三联单了。商人通过南京日本領事来

申請土貨三联单，已经有十四起，按照条約規定應該有人核发，因此我就試着发了。如果他們凭这些三联单順利地运输了土貨，从此这个事情就可能落到我的手里，我将有我的办法来增加貿易和稅收；如果行不通，也沒有什么坏处。

(81)1912年3月6日戴乐尔致安格联第54号函

江苏都督任命王显华来“管”海关。星期六他送来一件很神气的公文，宣布他的任命，星期日又到我家来拜訪我，当时我沒有接見他。星期一他到我的办公室来，我退还他的来文，并且告訴他我不能承认他，也不能允許他干預海关事务。我对他說，我不跟都督打交道，如果我同共和国政府有什么关系，那也是同財政总长接触；我不反对派一个人来看看我們工作进行的情况，我也願意对有关外交事务提意見和帮助。談話是友好地进行的。王显华是一个相当好的年轻人，但是处境很困难。我听說領事和租界当局不承认他是交涉局长。我不知道我的同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应付，但是我认为我們稅务司应当完全保持独立直至新政府被列强承认为止，并且告訴他們說，我們只能执行总稅务司的命令，列强承认我們，而不承认別人。商人对我非常滿意，这是很重要的；領事也贊成我所作的一切。

安格联的批示：

我們和領事的地位不同。現在全国已经正式統一，我們不能继续保持独立的地位了。

(十) 上 海

(82)1911年10月27日江海关稅务司墨贤理致安格联第103号呈

我恐怕已做了一件轻率的事。昨天海关道送来一件紧急信函，說南京两江总督命令他租一艘英国船径駛南京，以便必要时載运总督或军队他往。道台說，他已租到英輪“北京”号，租期至少三个星期，租金每天三百五十两，預先付清。但是，船公司在簽訂租約前要求另給以五万两銀子的保证书，作为該船万一被革命党劫夺或击毀时的賠償。船公司不接受道台单独签字的保证书，坚持要現金担保或者道台和我两人联合签字的保证书，因此，道台請我会同签字。我告訴送信来的道台的秘书說，我并不掌握稅款，我以海關稅务司身分簽了字并不比道台单独签字使这保证书更为可靠；不过在他这样困难的时候我是很願意帮忙的，如果道台能用我的名义在大清銀行存款五万两，我可以会同道台簽这保证书。秘书回去将我的口信帶給道台。隔了几小时，秘书又带来一封信說，道台已经指示大清銀行在我的名下存入規元五万两，并請我在保证书上签字，因为总督很盼望輪船立即开往南京。我亲自到銀行取到五万两一张本票后就簽了字。現在的問題是，如果“北京”号輪船被革命党击沉或者劫夺，大清銀行倒閉，而道台又不能付款时，我就要負責賠償五万两了。这件事情我总觉得不很放心，我只希望租約早日期滿，保证书作废。我觉得在道台非常困难的时候，我应当帮他一些忙，虽然我不懂他为什么不付給輪船公司現金担保，而把这笔款子轉到我的帳里，要我签字。道台的秘书解釋說，这牵涉到面子問題。当然我可以把这本票托汇丰代收，这样我就毫无风险。但是我不願意这样表示对他們缺乏信任。我相信最后不会出什么岔子。

(83)1911年10月30日墨贤理致安格联第104号函

前几天我告訴您两江总督怎样为他自己的安全而租賃輪船。此間海关道也同样为此而焦虑不安。他問本关代理副稅务司达闐文(J. I. M. Drummond),他是否可以在租界內租賃一所房屋,挂上英国旗。达闐文答复他說,住在租界內靜安寺路的交涉司署是很安全的。道台昨夜就搬进去住了,这在城內引起一些惊惶。

大清銀行刚从正金銀行借到了一笔借款,总額为規元一百万两,以浚浦局1909年向大清銀行借款保票两紙轉让作抵。这样大清銀行可以暫渡目前难关了。这保票轉让作抵的事情是由海关道和我签字同意的。

(84)1911年11月3日安格联致墨贤理函

謝謝你祝賀我实授总稅务司的信。我受命于危难之际,将来无論怎样还要有大变动,但是海关总可以安渡难关。

我希望近来的事件以及皇室的让步可以阻止革命发展,防止更多的地方加入革命。但是袁世凱和資政院也許已不能控制全国了。袁世凱到北京就任总理大臣以后,会带来新的問題。

如果任何邻近上海的口岸加入革命,有关的稅务司在紧急的时候向你征求意见时,我們的方針是这样的:关税是外債的担保品,因此稅务司应当向有关方面說明,为了避免外国干涉,关税必須以总稅务司或領事团名义暫时存儲,如果有外国銀行可以存入稅款,最好用总稅务司的名义。

我正設法在长沙、宜昌、九江等口岸作这样的安排,公使团将予以支持。

星期日和星期一北京发生恐慌,成千的中国人离开了这里。

袁世凱任總理大臣和皇室的屈服使局勢緩和了一點，希望北京和天津不至于發生騷亂。不過今日不知明日事，謠言還是很多。只希望貿易能夠恢復，財政緊張局面逐步緩和下來。財政混亂需要費許多事才能澄清，但是滿人中唯一最能干的載澤被迫去職，度支部又少了一個好首腦了。

(85)1911年11月4日墨賢理致安格聯第106號函

昨天晚上，革命軍占領了上海縣城和製造局。製造局那里形式上稍有抵抗，但不很劇烈，傷亡十來個人。道台衙門被焚，道台不在衙門里，他早已搬到租界內交涉司署去了。今天所有中國商店都懸掛了白旗，租界內像放假的樣子。今天早晨我去拜訪道台，並問他要我幫什麼忙。他極度驚恐，向我講話時窸窸私語，好像怕被人聽見似的。他對於自己的安全極為關心，問我是否可以設法保護他。我再三使他安心，說呆在租界里很安全；但是他還要我請求各國領事採取特別措施來保護他的安全。我和他談到海關公事時，他答復說他不再管這些事情了，要我在您的領導下單獨負責干下去。這可憐的人已經心膽俱裂，但是他消除了緊張情緒，無官一身輕，住在租界里的安靜住宅里，不久會恢復常態的。

新政府的人還沒有來找我，但是已經派人到常關去，只規定不准再放行軍火，還沒有干涉到日常工作。我已指示將常關的稅款每日送給我，但是我不知道新政府允許我這樣辦會有多久。

關於海關稅款的存放問題，我建議用稅務司名義存入大清銀行專帳中，因為現在已經沒有海關道了。我已向大清銀行經理提出這個建議，並說這是避免同外國人發生糾紛的最好辦法。他似乎願意照辦，但是必須有度支部的命令。因此，我已發電請您商請度支部發出這樣的命令。當然，如果列強為了保障它們的利益，設法

將稅款改存外国銀行，我將同樣感到滿意，并且对一切有关方面来讲，也更为可靠。

吳淞炮台似乎一切照常。制造局江面两艘小炮舰已被革命党人接管，沒有遭遇抵抗。一艘魚雷艇已向吳淞口方面逃走，听说制造局的张总办和海軍吳副提督都在艇上。

(86)1911年11月7日墨贤理致安格联第107号函

关于征收稅款，我今日已经暫時規定办法，等候您批准，我认为沒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过去经收关税稅款的两家銀行，仍将继续收稅，每天上午将前一天收得的稅款交給我，由我存入汇丰銀行总稅务司稅款帳內。前天和昨天，对于常关税已经这样办了。看来各方面对于这个办法都滿意，只有本地新政府还不曾向我提这个问题。等他們来找我时，我想能够使他們相信，这是避免同外国人发生糾紛，使海关继续工作并使灯塔工作不致中断的唯一办法。稅款將由您保管。如果新政府負責人发布告叫老百姓不要付稅，可能給我們造成严重的困难；除此以外，我以为他們不会給我們什么大麻煩。各国領事在背后支持我。前任海关道也支持我，不过他現在起不了多少作用。革命政府已经对两家收稅銀行說，派了一名人員查它們的帳等等，我对銀行說，叫那个人員来找我。

我建議將征收的稅款付入稅务司的名下，以便一旦同您失去联系时，我可以有權力提取必需的海关开支和維持灯塔的費用等等。在您对于每月的經費作出具体的安排之后，这方面当然就不会再有問題了。

(87)1911年11月10日墨贤理致安格联第108号函

我昨天发出关于海关道档卷問題的电报也許使您莫名其妙。

事实经过是这样的，革命党首脑曾设法迫使道台交出他的一切档案，包括许多值钱的土地单据、证券和其他抵押品等等。这些单据文件都是与去年金融风潮有关的，其中有些单据现在已具有很大价值，有些则将来会有很大价值。这些证券已抵押给外国银行和洋商。由于这些外国银行和洋商是债权人，因而这些单据抵押品的处理，对于外国政府是有利害关系的。海关道看到了这一点，已经请求各国领事出面干涉，以免他被迫把这些重要文件移交给革命党。后来有人劝他把官印和重要文件送交汇丰银行保管，并须经首席领事和海关税务司同意后才能取出。上海的领事团同意此项办法，并已经向北京领袖公使报告。我也同意作为受托人之一，但以获得您的批准为前提。但是，这个办法能否实行现在看来很成问题。我从可靠方面得到消息说，有人正竭力劝海关道参加新政府工作，他很可能会投诚。这样，他必然要把这许多重要文件带去。他的秘书昨天来见我，这个人的辫子已剪去，上面的话就是他告诉我的。

进口的军火，我暂时都扣留起来。我会晤了有关的各领事，并设法取得他们的同意，即各有关外商输入的军火，必须转运至国外，或者暂行存入经领事同意的仓库，非经领事批准不得随便移动。英国领事同意这项办法，已经公告英国商人遵照执行。德国领事似乎也愿意照办，不过还没有给我确切的答复。这是今天领事团开会讨论的问题之一。海关唯一的军火仓库在浦东，只能由中国当局保护，但是现在的当局就是革命党，如果他们要劫夺仓库内的全部军火，我也没有办法阻止。事实上昨天早晨已经有一群武装人员约四五十人，把仓库看守人禁闭起来，打开仓库，抢走了一百六十箱子弹，共三十二万发。这些子弹是大英轮船公司“锡兰”号运来的一千五百箱、三百万发的一部分，准备转运天津，交陆军

部收領的。我已写了一封私信給伍廷芳，告訴他这件劫案。在新政府中他是我唯一的熟人。他已答复說，这些子弹不是革命党首脑派人提去的，他将采取措施，派一批可靠的部队去浦东保护这个仓库和其他财产。但是現在他还没有这样做。我已经同意把未搶走的子弹搬运到浦西的仓库来，由英国領事保管。因为据我所知，在移交給中国政府以前，这批子弹仍属英国人所有。由于我没有办法在浦东仓库內妥加保护，我很乐意从我們的軍火仓库內搬走。这批搶子弹的强盜可能是武装土匪，也可能是革命軍。我相信是革命軍。

吳淞炮台落入革命軍手中，我很耽心他們干涉海关巡舰的供应灯塔和測量河道工作。因此，我写信并当面向伍廷芳談过，告訴他海关巡舰的性质，它們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干涉它們工作将引起的严重后果。伍廷芳答复說，如果海关巡舰挂上革命党的旗帜，它們不会遭受干涉。我回答說，这办不到；但是如果挂了黄龙旗会引起麻煩，我可以命令海关巡舰只挂綠底黄叉的关旗。海关巡舰現在已经这样办了。

稅收情况很好。每天早上每家收稅銀行将前一天所收的稅款开一张支票給我，我如数存入汇丰銀行您的稅款帳內。五天存入的稅款已经超过九万八千两。我用您的名义另开了一个总稅务司常稅帳，迄今为止，存入的常關稅約有一千两。苏州、杭州、汉口、九江等海关的大部分稅款由我們代收，其他口岸海关自己收稅有困难的，我們也准备代它們征收。我已经将这个意見写信告訴宁波、鎮江和蕪湖等海关，另外还将您关于稅款拨入总稅务司帳內的指示轉知有关各海关。

除了海关經費以外，海关道每月经常撥給我們的款項中，10月份有几項还没有收到的如下：

七成船鈔未付清部分(已收到30,000两)	关平銀13,137.22两
检疫处經費	規平銀1,150.00两
检疫处修繕費	規平銀 500.00两
苏州河警务經費	关平銀 100.00两
阴历八月份一成常稅	規平銀1,610.455两

我打算在一两天內将海关道按月拨付的款項开一个单子給您。我想您会核准从稅款中拨付这些款項，請您在核准时将海关道上月所欠以上各款也一并核准照拨。

(88)1911年11月11日安格联致墨贤理函

請指示汇丰銀行将洋稅、常稅和船鈔分別开立帳戶，并于收到各口岸匯款时，分別归帳。公使因今日开会討論稅款最后如何处理問題，討論結果可能是成立一个銀行委员会。上海道交給你和領事团的公款里如果包括稅款，应当归入有关帳內。

我想海关是会渡过这个难关的。我們的人都干得很好，各关的稅款大部分保全了。

(89)1911年11月16日伍廷芳致墨贤理函

浦东海关倉庫內存有一些軍火，原来是清政府的財產。新政府現在需用这批軍火，請你允准提取。

(90)1911年11月18日安格联致墨贤理函

几天以前收到你的第108号来函，內容很有趣。虽然是私函性质，但是其中有几点还是让我来答复一下。

我希望海关道的文件已经到手了。如果海关道在当地政府內担任負責的职位，涉及外国利益部分当然可以要他負責。不过文

件交由受托人保管，比較更安全，我完全贊同你也成为受托人之一。

由于上海的中立地位，政府方面或革命党方面进口的軍火都不能放行，因此我发电报給你。如果不通过領事团，当然无法实施管理。我希望他們能有一致的意見，否則将来会出麻煩。

在广州海关巡船挂旗問題上，我們只好让步。新都督通知我說，如果我們不挂他的旗，他就不能保护我們的船，等等。在外国的支持方面，你的地位比广州海关稅务司梅乐和 (F.W.Maze) 强一些。我曾指示广州海关試挂海关旗，如果只是陆上关产的問題，我想也許就行了。但是都督指出，在船尾挂一个不常見的旗，这在广东水面上会被人誤会。他說的很对。我們已经保住了广东各口岸海关的管理权和稅款，在不重要的問題上，我想最好还是向不可抗力低头吧。我把作法告訴朱尔典，他很同意。你也可以采取同样的方針。如果只在船头上挂我們的旗(船旗)，不挂革命党旗，船只可以得到保护，不受干扰，当然很好。如果不行，那就委屈一下，挂革命党的旗。龙旗当然談不上了。

稅款問題你处理得这样好，我很高兴。沒有外国銀行的各口岸有沒有汇款到上海？关于這個問題，我正在发一个机要通令。除了监督經費已被承认之外，我是否能随意从稅款中扣除任何款項，是沒有把握的。你所說的那些拨款，在稅款掌握在监督手里的时候，一定是从稅款中拨付，但是除了被承认的征稅开支以外，債券持有人指望我把每一分錢都拿到手。

这里的局势十分危急，也非常有意思。袁世凱已经組成內閣，不过政府只是一个空名，号令不出直隶一省。如果給他時間，袁世凱也許能将朝廷保住，但是恰恰沒有時間給他。政府沒有錢，供应的来源全部被切断，除非能借到外債，否則危机迟早一定发生，不

过我以为借款几乎是不可能的。旗人将拿不到钱粮，他们会不高兴，满人也一定会有反响。袁世凯决不是各方一致同意的人，他有很多敌人。如果有一天有人谋害他，我也不会觉得奇怪。

(91)1911年11月20日墨贤理致安格联第11824号呈

11月8日清晨，一伙武装人员侵入浦东海关仓库，拿去了一百六十箱子弹。这些人佩带白袖章，大概是革命军的士兵。在抢劫的时候，仓库看守人被拘禁。

我接到报告以后，立刻写信给当地政府中的重要人物伍廷芳，将发生的事情告诉他，指出让军火流入不负责的人和坏人手中的危险性，并请他采取措施使浦东仓库和场地由可靠军队保护，防止这种事件的重演，因为那里还存有大量的军火。伍廷芳答复说，他已经告诉了军事部门的首长，首长已答应派兵去保护。伍廷芳还说，侵入仓库的人不是那位首长派去的；他估计是一些不负责任的人或土匪干的，他还要继续调查。

关于这件事，后来就没有听说过，直到16日，伍廷芳才派了两个人送一封信给我，要我将储存浦东海关仓库属于清政府的子弹移交革命政府。我叫来人回去对伍廷芳说，我不能移交这些子弹；我虽然无法防止像上一次那样的强行提取，但是这些为清政府运来的军火，在交给政府代理人之前，所有权估计还属于外国受货人，因此劝他不要强行提取。我还叫来人对伍廷芳说，我不让这批子弹装出去，他不必担心子弹会落到清军手里。

18日上海民政总长李平书通知巡工司戴理尔 (W. F. Tyler) 说，已经派了一队士兵去看守浦东仓库和场地。当日没有来，但是当晚十点半左右，巡江吏督察员梅罗 (T. Mellows) 被潜水员韩森柏 (B. Hansen) 叫唤上岸，发现一大批人，其中有十二名军官，约五十

名士兵，都穿着革命軍的制服，还有約五十名苦力，聚集在倉庫附近。据軍官对梅罗說，他們来把倉庫里所存子弹运往制造局保管。梅罗当即向理船厅报告，理船厅又向我报告，我指示由梅罗提出抗議，但不得用武力制止搬运子弹。他本来是想用武力的，据他說，他相信带着八名巡江吏，能够将那帮人全部赶走，也許他真能办到。抗議沒有发生效力，几小时以后，一千三百四十箱子弹都搬走了。大概运往江南制造局去了。

劫夺的子弹共一千五百箱，估計有三百萬发。这些子弹由大英輪船公司“錫兰”号載运进口，原拟轉运天津，因为海关根据您的禁运一切軍火的指示，不准轉运，所以10月28日存放浦东倉庫。这些子弹有陸軍部的护照，受貨人是天津一家德商洋行 (Bielfeld & Sun)。海关凭大英輪船公司的申請，将子弹强制儲存浦东倉庫，向該公司負直接責任；如果受貨人因不交貨而向公司提出要求，公司自然叫受貨人找海关。第一次劫夺事件发生以后，公司照我的意思到公共租界寻找地方存儲剩下的子弹，以便取得公共租界警察的保护，但是沒有成功，因为子弹存入倉庫，就将使該倉庫和所存全部貨物的保險失效。

我要努力取回被劫的子弹全部或一部分，不过如果子弹适合革命軍所用的枪，恐怕很快就会被使用了。如果不是这样，就可能存在制造局，等战事停止，可能有办法取回。

在儲存这些被劫夺的子弹的倉庫里，还有各种軍火一百四十五件，有些已经存了多年，其中有二十六件信管和雷管。我們还有相当数量的炸药和火药存在浦东的东沟(譯音)和馬路桥(譯音)火药庫里，一部分属于灯塔和港务部門，但是大部分是属于外国进口商的。这些都不能移到公共租界，但是我正尽力想办法保证它們不受干扰。

(92)1911年11月20日墨贤理致安格联第11825号呈

关于今日发出的第 11824 号呈内所报革命军从海关仓库劫夺大量子弹事件，海关三等供事王建中也曾参预，表现得很突出。

今天要他为自己的行动作说明时，王建中说他是革命的商团团员，必须服从指挥官的命令。

一个人同外面发生这样的关系，他对这种关系的义务迫使他不得不参加劫夺关产，这样的人显然不能继续留在海关，领海关的薪金，因此我已将王建中停职。现在将这奇特的案件向您报告，以后应当采取什么措施，请指示。我相信海关人员中有许多革命的商团团员，但是对所属机关的产业和利益进行有害活动的，据我所知，还只有王建中一个人。

(93)1911年11月24日墨贤理致安格联第11831号呈

我在第 11824 号呈内报告浦东海关军火仓库被革命军士兵抢劫，并声明尽力想办法防止东沟和马路桥火药库遭受同样的抢劫。不幸本月21日夜間东沟火药库被革命军士兵打开，库存的海关少量弹药和炸药都被搬走，我相信是运往制造局的。幸而前一天我已经将雾中信号用的火药约四千磅装到关船“专条”号上去了。

23日夜間马路桥火药库也同样被劫，当时存储在那里的全部炸药和其他爆炸物品都被革命军运走。炸药大部分是外商所有，主要是怡和洋行的，不过海关留作爆破沉船的炸药也包括在内。

我已经写信给伍廷芳，请他设法将炸药原封不动地归还海关，或者存在制造局，在开矿和修筑铁路需要时随时提取，申请书由海关税务司转递，并由申请人本国领事盖印。

(94)1911年11月24日 墨贤理致安格联第110号函

海关道的文件已经交给首席領事，决定不要我会同保管，据说这是因为我是清政府方面的人。我现在已经够忙的了，摆脱了这个額外負担，我并不难过。不过各国領事既然提議由我作为受托人之一，现在改变了看法，就应当直接通知我，比起作出决定几天后我才从其他方面获得消息，在礼貌上似乎更好一些。

(95)1911年11月30日 安格联致墨贤理函

仓库第二次被劫，海关供事牵涉在内，这是很讨厌的，不过在这种时候，这样的事故也在意料之中。当然，如果海关人員在平时有这样的行为，至少也应给予立即开除的处分，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在采取行动以前，我就必須看看各方面的情形，从各个角度加以考虑。这个人先不辞职，是誤入歧途和愚蠢的，对海关是不忠实的，但是他的环境和上海的革命空气也必須考虑在内。此外还有你的地位，以及小而言之江海关的地位，大而言之各地海关的地位，只有取得这些新的临时統治者的好感，才能維持。我不希望来一个海关供事的罢工或者对海关进行抵制，也不希望使你同可敬的伍廷芳博士和其他要人发生激烈冲突。因此我暂时不答复你的公文，你可以继续使这个供事停职。如果找你，你可以說这件事情已经报告总稅务司，还没有得到答复。你最好向华籍人員說明海关目前所处的特殊地位，它是一个中立机构，对双方都不偏袒。你可以說，有許多人无疑是同情革命运动的，但是如果他們积极参加，那就只能使海关为难；如果他們願意参加，就应当辞职。不管周围发生什么事，在海关做自己的工作，这是他們的正业。这样做，他們对中国所做的有益的工作，并不逊于参加运动。对于海关

人員來說，中間道路是唯一切实可行的道路，我想最后也将证明是唯一安全的道路。

自从清軍在汉口胜利以后，这里的情緒大为緩和。正在迫不及待地等候着南京的命运，这对双方都很重要。希望革命党看到继续流血是愚蠢的，大家都将联合起来支持君主立宪。由于汉阳大捷，朝廷的态度强硬起来，我想以后不会再让步了。

(96)1911年12月11日墨贤理致安格联第112号函

民政总长李平书向我提出，过去道台的任务，包括签发稅款收据等海关单据的工作，現在由他接办，因此以后的稅款收据由他加盖关防送来应用。如果只是到此为止，我觉得也沒有多大的害处；不过我疑心这是一个初步嘗試，接着可能就要控制稅款。因此我已经表示反对。我对他說，所有属于前任道台的地方性的任务，我完全可以交給他；但是海关是一个全国性的而不是一个地方性的机构，关税是国家債務的担保，只有原封不动保留关税偿付債賠款，才能保持中国的信誉，避免外国的干涉。这种干涉对于清朝方面不利，对革命事业也同样不利。我請他把整个海关事务交給我办理，不过经他屡次請求，我同意由他派一个委員监督各銀行將稅款如数入帳，按日交由我付入汇丰銀行，并将稅款数額向他报告。看来他对这个让步是滿意的。有一次他来見我时，对于我所說的必須不干涉海关的意見，表示完全同意，并否认有接管关税的企图。事实上在这次会見前一两天，我收到以他的名义送来的一封信，要我继续在上海和吳淞征收常关税，但每月应将征收的稅款移交給他。我在回信里坚决拒絕了。但是在会談时，他說不知道有这回事。我相信他是一个誠实而直爽的人，在派任現在这个重要职位以前，很受社会人士尊敬，因此只要他在这个問題上能作主

张，我相信我們的稅款是安全的。但是在他的周围有許多年轻浮躁的人，尤其是一些軍人，这些人想抓錢，只要办得到，就不惜欺騙他或者越俎代庖。我不知道以他的名义給我的来信中，有多少真是经他同意的。例如我刚收到一封信，信里說厘金和常關稅应立即取消，以便商民。在回答以前，我先要肯定这封信是否是真的，如果是的話，我就要提出反对，理由是常關稅是担保庚子賠款的，一分一厘也不能少，如果沒有找到其他財源来代替就把它取消，对于中国的信誉将发生严重的后果。

伍廷芳向我索取中国所欠外債的清单，他說，如果让他知道關稅和厘金等应拨外債的數額以及各口岸可以留供国内使用的稅款的數額，对于他們办事以及如数偿还到期外債，将有很大的帮助。我建議給他一张清单，开列關稅和厘金担保的債務以及明年到期应付的數額，并指出稅收照現在这样惨跌，不但剩不下錢供国内使用，連还外債也不够，更不用說庚子賠款了，这就有力地說明了应当实现和平。

您4日电报指示防止在上海进口七千支来福枪，这些枪支是从胶州经日本运来的。我从外面听說，这些枪支将在海上换装到一艘中国軍舰上去。如果这些枪支是商船运来的，我可以設法把它們卸入中立倉庫保管。不过您当然了解，要我防止事实上的軍政府取得自用的軍火那是很困难的，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在浦东或者公共租界下游起卸軍火，軍政府是完全可以控制的。

(97)1912年1月9日墨贤理致安格联第115号函

关于厘金摊款問題，我找伍廷芳談过。他答应立即发电报給宜昌、汉口和大通各地方当局，請他們按照旧办法继续把摊款汇来，存入您的厘金帳戶。我怀疑伍廷芳对其他各省究竟有多大权

力。就本地情况而言，軍事当局似乎不大听他的話。他很能讲话，但是我对于他的行政管理能力评价不高，他在政府中的势力也不大。

我最近接到您的电报，命令我放行一批运往北洋兵工厂的軍火。当然我可以为这批軍火签发准单，但是这种准单对于进口商毫无用处，反而引起革命党政府的敌意。海关放行軍火的行动立刻会被革命党情报机关知道。我們的全体供事都是同情革命的。海关沒有一个入拥护清政府，即使有的話，他們也不敢公开表示。任何进口或者轉船的軍火，如果有运給清政府方面的嫌疑，将立即被扣留。上海完全处于革命党人的管轄之下。我們不能不顾事实。我必須承认当地的官員，同他們打交道，在許多問題上对他們让步或达成諒解，只要他們不干涉海关行政和稅款保管就很好了。到目前为止他們还没有干涉过。

昨天軍政府一位官員来找我，要求我将“Silesia”号裝載的一大批軍火卸下，据他說这是运給清政府方面的。我查明这批貨物是从德国运来的，标明运往天津，但却准备由原船运往青島。因此我对这位官員說，我沒有权力坚持要通运貨物在这里起卸，这个案子应当由他自行处理。今天上午听說，一艘中国炮舰的軍官在吴淞上了“Silesia”号船，要求起卸軍火。德国船长拒絕了这个要求，对軍官很沒有礼貌。我还听說有一艘或几艘中国炮舰尾随着“Silesia”号，結果如何还不知道。

(98)1912年1月15日安格联致墨贤理函

听說列强終于都同意由銀行委员会处理拨付債款問題，并接受了我的建議，这个建議是六个多星期以前通过外务部送給各国公使的。为了作好准备，我已经开始将稅款向上海調拨，到这个月

底,我的洋稅帳內差不多将有四百万两了。我远在北京,不便处理偿付債款問題,我現在指示汇丰銀行以你的名义开一个債款专帳,把我的洋稅帳內結存的款項轉到这个专帳里去,并将指示各地的外国銀行以后將稅款直接汇解到这債款专帳里,不必再解入总稅务司稅款帳里。关于你如何从这个債款专帳內动支款項問題,我将另发指示。各国互相妒嫉,可能要求将准备还債的稅款平均摊存有关各銀行,但是無論如何,总要先將稅款集中在一处。只要貿易情形改善,一定有足够的款項应付外債,不过賠款只好暫時緩付了。

和平呢,战争呢,大家都正在猜想。我听说清室可能退位,但是这里有一个有力的主战派,想走极端。我希望不久可以决定。

我想不久就可以把盐务管理权拿到手里。

(99) 1912年1月19日安格联致墨贤理函

1月9日第115号来函收到。关于运軍火給清政府的电报是我不小心打錯了。你没有按电令去办是对的。

(十一) 苏 州

(100) 1911年10月16日苏州关稅务司师范西(F.J.Smith)

致安格联第56号函

由于长江上游的革命运动,这里当然也很激动,不过除了金融市場几乎发生恐慌以外,其他方面都还平静。人民无疑是同情革命党人的,看来如果南京反正,这里也会照办。这里有新軍約二千人,大部分是山东人,他們按时領餉,看起来很滿足,不过巡撫不信

任新軍，把他們的彈藥都收回了。舊式軍隊約有九百人，都發給子彈。中外銀行的鈔票都沒有人要，裕寧和裕蘇兩家官銀號都發生擠兌。許多有錢的人家已經搬到上海去了。

(101)1911年10月28日師範西致安格聯第58號函

上星期末局勢確實緊張起來。銀元缺乏，絲織業和玉石業實際上停業，大約一萬二千名工人有失業的危險，他們決定在23日罷工鬧事。由於公會的幫助和藩台的貸款，他們才繼續工作，不過綢緞出口幾乎全停頓了。金融市場好轉，鈔票開始有人要了，一般情緒也好得多，不過有許多人還是很驚慌。

26日我收到您24日來電，指示我會同監督管理外籍輪船。您知道，我們本來就管理這些輪船，搜查違禁品比過去也更仔細，除了實行搜查旅客和行李外（現在這樣做是很危險的），沒有辦法再加強管理了。不過我昨天還是去見監督，他同意我的看法；您的指示比較更適用於沿海沿江各口岸，至於像我們這樣的內地口岸，再也沒有什麼可做的了。我們在這裡盡力去做，但是經由鐵路往來的旅客遠比水路為多。他說他將向撫台報告這件事。主要看南京如何，如果南京反正，我想我們這裡也會照辦，不見得有多大的麻煩或戰鬥，不過我過去說過，必須提防壞人和為數不少的江北飢民。

(102)1911年11月5日師範西致安格聯第59號函

過去一個時期局勢很緊張，今天上午我發電報告蘇州已于今晨悄然反正。電報只能用明碼，因此不能多說。道台昨天下午派一個委員秘密告訴我說，蘇州隨時可能反正，要我照常工作，稅款仍舊付入海關銀號。撫台同革命黨首腦見過面，說妥加入革命，據

我了解，除了臬台和巡警道以外，監督以及其他官員几乎全部跟着撫台参加了。軍隊今天天亮时进城，沒有遇到抵抗，撫台衙門以及住宅商店都挂了白旗。一切都是悄然进行，沒有发生乱子，我們在这里簡直不知道。今天上午巡警局的一位督察长来通知我所发生的事情。革命党人还没有給我任何通知。这里的首长还是原来的撫台。在他的轅門上，官銜已经改为：“中华民国江苏都督府兴汉安民”。

道台的委員刚才又来談龙旗和稅款問題。我提醒他說，我是总稅务司委派的，总稅务司是皇上任命的，因此海关还是清政府的机关，希望他們不要使我违反原則，自己把旗子降下来。旗子現在还挂在那里，明天我什么旗也不挂了。至于稅款問題，我說苏州和上海情形相同，等我知道上海如何办理，就照上海的办法办，現在先将稅款改在上海征收。明天如果有稅款，由我自己来收下。委員好像同意，不过他要去报告，然后再告訴我。但是一两天以內我还得不到上海的消息。我是沒有力量的，当然沒有办法违反他們的意願。我提醒他說，我們的稅款和厘金都抵押給外国了，这个事实，他們显然是了解的。

(103)1911年11月19日安格联致师范西函

关于应采取的方針問題，外国方面可能給我們的道义支持，各口岸程度不同，因此各口岸的态度也应有所不同。墨賢理的江海关在租界里，而且涉及大量的外国利益，他的地位比你强，因此他能够反对的事，你也許就得忍受。

你主要应当考虑取得稅款汇解我的帳內，并使海关工作順利进行，其他事情都要放在次要地位，看問題要从实际考虑。原任巡撫仍然是新政权的首脑，你的地位应当很稳固。因此前两天我发

电报指示你，只要当地政权尊重海关并让你管理稅款，你就应当承认他們。不知道你是否收到电报沒有？杭州关稅务司铁士兰(H. Picard Destelan)在杭州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我希望你也能办到这样。对于次要的事情，不要提出問題，尽可能同事实上的政府保持良好关系。同墨賢理保持联系，但是不要忘记你們的地位不同。我們一定能安然渡过难关，你可以相信我的話，我們所要做的只是坚守崗位，保持鎮靜。

(十二) 杭 州

(104)1911年10月16日杭州关稅务司铁士兰致安格联

第51号函

我們在这里都好，迄今沒有立即发生乱子的迹象。老百姓中間流传着許多謠言，据說本城有許多革命党或者同情革命的人，正在等机会。嘉兴学生很多，大多是革新派。巡撫在各地，尤其是嘉兴，派了許多暗探。正在极力防止私运軍火。

兴业銀行一般称为铁路銀行，昨天全靠大清銀行和浙江銀行的帮助，才免于倒閉。現在到处缺錢。我本来正要从藩台那里取得一笔厘金解款的，但是藩台解送厘金攤款多少总需要大清銀行和浙江銀行帮助，因此以后的解款一时可能不会来了。厘金攤款已经拖欠了三个半月了。

(105)1911年10月27日铁士兰致安格联第53号函

局勢沒有变化，中国人相信革命軍不久要来。据說除了滿族士兵有一些子弹外，其他汉族士兵都沒有。租界里来了許多汉人

和一些滿人，所有的房子和旅館都住滿了。据传商会收到几份革命党領袖的布告，布告里說，“革命軍不久就到这里来，不伤害任何人，老百姓不必害怕；商业可以照常进行；只有政府銀行将被接收，必要时将增加它們的資金。”听說布告是以黎元洪的名义发的。现在这里一切平靜。貿易不活跃，不过本月的稅收至少可以与去年同月相等。我还没有听說革命党占領的口岸海关怎样执行任务，正在等墨賢理的消息。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一定記住关税是用来还債的，应当不受侵犯。

外国人留在这里生命并没有什么危险。留在这里的三十多个日本人对我說，万一发生乱子时，他們都到海关院子里来。不过我想用不着武装保卫，现在这里一切都很平靜。

(106)1911年11月5日铁士兰致安格联第55号函

今天早上四点钟一位队长带着一队士兵，佩着白色臂章来到海关，向值勤关員說要見我。我在办公室里接見了这个队长，他說革命党已在昨晚占領杭州城，他从昨晚九点钟起就来此地保护海关和英国領事館。早上两点钟，城里发出向巡撫衙門进攻的信号时，他和他的士兵佩上臂章。租界警察和运河小炮船的人員也佩上他們的臂章。他說海关将不受干預，一切事情都要照常进行。城門已经关上了，我們无法知道城里发生的事情，但是負責这一区域的官員告訴我，已采取一切措施以保护外侨。我想发电向您报告此地的局勢，但是电訊已中断了。

据我了解，这是由浙江新軍发动的一次軍事政变。据說新政府已接管杭州城，最后将在黎元洪的领导下治理全省。但是此間还没有发布告示。

听說新政府不久将正式通知我。我自然将保持海关的独立。至

于稅款，我将亲自保管，随后汇到您的帐户里，或者設法改在上海征稅。

他們要我在海关挂上白旗，我已拒絕了。我正在赶制一面老式的关旗(黃綠色)，将挂在海关房屋上。

有人告訴我說，“滿城”尙未陷落，但預料滿人将投降，因为革命党人宣布不杀他們。

(107)1911年11月6日铁士兰致安格联第56号函

听说城里的外侨都安全，全体中国人欢迎革命軍。滿人都躲在滿城内，坚持抵抗到今天早上，据说現在已挂上白旗。海关道錫嘏躲在朋友家里，但是很平安，因为此間沒有杀滿人。新政府送来一张告示(我沒有張貼)和一面旗，我告訴來人說，我不能挂他們的旗，他同意了。今天早上这位代表偕同另外两个人來問我为什么不挂他們的旗，我回答說，海关受北京总稅务司領導，具有一定的国际地位，和負有国际义务，因此在总稅务司和列强承认新政府以前，以及新政府还没有被承认作为負責偿还外債的政府以前，我不能悬挂他們的旗。我补充說，我正赶制一面关旗，做好后即在海关悬挂。他們表示同意，并說他們已接收本城大清銀行，但是他們不干預租界中的支行，該支行征收稅款，并归我管轄。他們很有礼貌，并且讲理，表示同意此間一切都照江海关办法办理。

上述告示是以湯寿潜的名义发布的。湯的头銜是浙軍都督，以前任铁路局长。我知道改組的浙江政府将承认黎元洪为最高領導。

最近嘉兴消息，嘉兴城沒有抵抗就投到新政府一边了。

关于稅款处理办法，在收到墨賢里的答复以前，我現在自己征收稅款，自行保管，同时設法尽量改在上海征稅。

如果裁撤本省厘金，貨运就不通过我們这里了。在接获新政府成立的通知时，我想警告他們，本省厘金已指抵外債，每年应从本省厘金帳中摊付銀一百万两。

(108)1911年11月13日铁士兰致安格联第58号函

我正將稅款汇往上海汇丰銀行您的专帳內。前函报告浙江临时政府不干预本口岸海关關稅事务的消息，已经证实了。浙江軍政府湯都督來文通知他已经就职，并說海关业务应按照原訂規章继续进行，至于稅款的处理办法，以后另行通知。昨天我派文案张銘鏞去向湯都督說明，按照您的指示，我正將稅款汇往上海汇丰銀行存放。湯都督承认稅款已担保外債，可暫時交您保管。并說他不反对由海关代替海关銀号继续征收稅款。

文案张銘鏞按照我的指示向湯都督說，裁厘以后英德续借款的担保就沒有着落了。他說他知道这一点，但是厘金制度很不好，改革不解决問題，唯一的办法是裁撤。他将用过去汇解北京政府的款項来偿还英德续借款。

张銘鏞告訴他，裁厘后大概会使杭州关失去作用。他回答說，絕不会这样的。他还打算增設关卡讓我們海关来控制貿易和稅收，同时他希望我們在火車站設分关。

由此可見，軍政府打算將本省貿易全部交由海关管理。但是現在就这样着手办理还太早了些。不过，現在我能够按照您的指示全权管理海关行政，并且处理稅款，这一点已经很可以滿意了。

(十三) 宁 波

(109)1911年10月26日浙海关税务司柯必达(P. J. Grevedon)

致安格联第90号函

我已收到您10月17日和24日的来电如下：

“奉政府飭令严密防范军火偷运进口”，“会同关道采取措施管理外轮，以防止革命党乔装搭乘及私运军火，如需领事协助，应由关道进行交涉。”

第一个电报是在我休假时收到的。接电后狄诗乐（暂行代理税务司——编者）立即会见道台，并组织了一个海关抄班，每天派往镇海对进口船舶进行检查。抄班在每天下午三时乘小火轮驶离宁波，在镇海过夜，于次日早晨五时检查上海来轮。这样，海关每次可以有一小时到一小时半的检查时间。这项办法道台也表示满意。唯一的缺点是海关人力太紧张，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这是无法避免的。

第二个电报是25日收到的，我立即去见道台，向他说明，海关抄班的任务在于防止非法私运军火进口，而不能识别革命党人和阻止他们化装后乘船往来。

经决定自今日起由道台派几名侦探参加海关的抄班，一同在镇海登轮进行检查。

现在有四只轮船经常往来宁波和上海，三只挂中国旗，一只是英国船，道台已取得英国领事同意由道台的侦探检查，必要时等他们在宁波登岸后再跟踪和拘捕。

这些措施一定会发生效果，道台已经同意了。

(110)1911年11月6日柯必达致安格联第94号函

今天我在第3923号呈文中向你简单地报告了宁波昨天发生的政变，这一政变已顺利完成。发动政变的頂多只有六个革命党人，他們沒有遇到任何反抗，地方秩序始終很好。我往城里走了一趟，看見所有的商店都开門营业，街上挂滿了白旗。人們显然是同情和支持革命党的。我不认为那些革命党人对我們有什么危險。但是，錢倒很成問題，我不很相信革命党人不动用稅款的諾言。

今天早晨大清銀行沒有营业，据我了解，他們同革命党有些糾葛。大清銀行里有海关存款余額关平銀693.09两和銀币48.50元。过去一个时期，我已尽力将存款余額减少至最低限度。我今天已经要求上海大清銀行经理立即解决这个問題。

看来知府已投到革命党那一边了。昨天我听說宁波城内发生騷扰，立即去見知府(道台不在这里，由他代理)。他的态度很不自然，并且否认革命党已经占領宁波。过了两小时，当革命党的代表来拜訪我时，我就听到了确实消息，知府已经为他們办事了。

革命党非正式地通知我，要我悬挂白旗，我打算拒絕，如果他們願意挂旗，就讓他們自己去挂吧！按照江海关的先例，我今天沒有挂旗。

(111)1911年11月10日柯必达致安格联第95号函

收到您11月8日来电如下：

“速将所征全部稅款汇解上海汇丰銀行总稅务司稅款专帳”。

这一来打乱了我的安排，因为我已向革命軍保证将錢存在保险箱里不动。但是無論如何，我要执行您的指示，并将尽量設法摆脱困难。

11月6日以来我沒有挂旗。

关于此間的局势，我只能說秩序維持得很好，但是中国人害怕强盜，商业蕭条。自本月6日起，平均每日征稅关平銀三百两左右，收的是銀元。由于銀元缺乏，商人很感不便，但是我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安格联的批示：

你所作的安排，我不想干涉，但是我不了解你怎么能够在保险箱里无限期地存放稅款呢？你最好告訴有关当局說，为了維持中国的信用，避免外国干涉，凡是已不效忠北京的地方，稅款現在都是以总稅务司的名义存入外国銀行。你还可以說，这些錢将专供还債之用，北京政府管不着。这个办法是经过列强批准的，海关和稅款一受干涉，列强就会反对。可能的話，使他們同意这样办，并继续报告。

(112)1911年11月25日柯必达致安格联第96号函

总的說来，到目前为止，革命党的行为很正派，但是万一他們在南京吃了敗仗，将来如何就很难預言了。對他們說来錢是个大問題，他們的錢又实在不多。我的主要目的是保护我們的稅款，避免損失，因此我在一些不重要的問題上，注意避免同現政权对立，例如他們要我在公文上不用清政府的官銜和宣統的年号，我現在不用官銜了，日期也改用西历。您当然了解，我尽量少发公文給他們，但是他們来的某些公文我不得不回答。我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里沒有外国租界，万一革命党忽然想来占据海关，沒有人能够阻止他們。在目前情况下，我想只要他們不染指稅款，最好还是保持緘默，避免和他們发生一切不必要的爭执，我相信您会同意我的意見的。

安格联的批示：

你的方針是正确的。一切問題都要服从掌握稅款和保证海关工作順利进行。只要革命党当权并尊重你的地位，沒有理由不同他們維持友好关系。

(113)1911年12月2日柯必达致安格联第97号函

不久可能发生两个問題：(1)宁波独立以来所征的船鈔，地方当局要求提取三成；(2)季末要我交出以前拨交道台的六成罰沒收入。应当如何对付？我个人认为他們目前是当地政府，有权要这些錢。这个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您的意图的。您在来文里說，在不干預稅款和海关行政的条件下，海关将承认地方政府并且同它建立与过去清政府相同的关系。

革命党政府自占領宁波以来沒有干預海关，那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同时他們坚持有权享受过去道台所有的权利。

在收到您的指示前，万一他們提及这个問題，我暂时不作負責的答复。

安格联的批示：

你应当按照通令的指示办理，并且答复說，这些款項(指船鈔和罰沒收入)暫由总稅务司保留，以待最后决定处理办法。你还可以告訴他們，这些款項無論如何不会拨交清政府。

(114)1911年12月12日柯必达致安格联第98号函

今天我发出电报如下：“地方当局要我同意用浙江軍政府发行的軍用票納稅，海关积有軍用票滿一千元时即予兌換現洋。地方当局的提議是可以接受的，除非您从大处考虑不能同意。請电示。”現在作如下的說明。地方当局要我同意商人以軍用票交納稅款，我直率地拒絕了。我的理由是很充分的，他們的軍用票对我沒有

用处，因为我要将税款汇往上海汇丰银行，而汇丰银行是不肯收受这项军用票的。经过长时间的商讨，他们提议，当我收取的军用票总额达到一千元时，给我兑换现洋。我认为这是一个公平的提议，对我来说也没有多大的风险，因为我给他们一千元信用最多不过一两天。但是我沒有给他们肯定的答复，而是要求给我三天期限来考虑这个问题。我想您可能在原则上反对海关接受革命政府的军用票，因此发电报告您。

(115)1911年12月30日柯必达致安格联第100号函

关于以军用票交納关税的问题，我不能完全执行您的指示，因为恐怕会发生严重的纠纷和可能造成僵局。我仍然照我在第98号函中提及的办法办了，收税时接受军用票，总额达一千元即在宁波兑换现洋。

这项办法是经过困难的交涉后才获得当局的同意。我考虑每天海关税和常关税的总额接近一千元(有时多一些)，因此这样办至少还是符合您的指示的精神。至于我所担的风险是(我必须承担一些风险使事情不致鬧僵)，可能有一天他们拒绝兑换一千元军用票，遇有这种情形，我可以立即规定納税时只收銀元，其它一概不收。

請不要忘記，宁波沒有租界和外国銀行，我是完全在地方政府掌握之中，但是他们至今尊重着稅务司的权力，並沒有进行干預。如果有一天他们决定使用武力，那末我的甚至您的抗議都不会发生效力，因为至少現在他們統治着宁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什么危害，如果預料将发生严重糾紛，我将竭力及时向您报告。請您相信，我在保护税款的同时将尽力避免造成僵局。

安格联的批示：

我很了解你的困难，暫時同意你商定的办法。但是，必須記住，按照条約規定，關稅应用現銀交納，而這些軍用票不能視為法幣。我认为你絕對沒有什麼理由來承擔任何個人的風險，我暫時保管与償付外債有關的稅款，不允許承擔任何風險。違反鈔票隨時隨地都可以兌現的原則也是不能允許的。發鈔票的當局就應該在当地採取步驟滿足兌現的要求。你的最安全的办法是按照条約規定辦事，這是任何當權的政府都不能忽視或提出異議的。

(十四) 福 州

(116)1911年11月16日閩海關稅務司單爾(P. von Tanner)

致安格聯第17號函

11月9日早上都督孫道仁發出告示後，雖然城里的戰事還在繼續着，我乘機從海關銀號的稅款帳戶中提取了一點存款。

海關銀號的負責人由革命黨的学生保護來到這裡，這些学生很容易對付，一哄就把他們哄回去了。銀號負責人說，當天他只能收款不能付款。

在允許商人繳納更多稅款以前，為了設法保護稅款的安全，我把海關銀號的負責人叫來，問他是否收到關於處理稅款的特別指示。他回答說，他還沒有收到指示，如果沒有指示來，他願意將稅款移交給我。

我立即接受這個意見，同匯豐銀行作了安排，四點鐘時派人去接收這筆款項。在與孫都督商定適當辦法前，我將這筆款暫時用我的名義存入特別稅款帳戶。同都督商妥後我想將全部稅款匯解總稅務司稅款專賬里。

这个处理稅款的办法此后順利地进行着，沒有受到任何干預。

几天前，收到孙都督的第一件来文，我立即按您来电指示的精神答复了。

昨天与倪文修会談。他已辞去了海关供事的职务，就任福州和廈門的海关委員。我深信，事情很可能得到滿意的解决。

可是今天收到都督的复文，不同意用您的名义存放稅款，我当即发电向您报告。现将我和都督的来往文件抄录附上。

現在，只有各国公使在北京委托您(在本口岸委托我)作为代理各債权国的正式收款人，才能消除都督的反对。除此以外，我看别无其他解决办法。

孙都督的要求实际上等于要本关脱离总稅务司，我看这是办不到的。

据说孙道仁实际上只有极小的权力，因为現在各社团的台面人物和那些毛头小伙子正在发号施令，爭夺地位。

虽然通夜打枪敲鑼，不得安靜，但是我們已经从这次事变过来了。

現在大的騷动已经平靜下来，但是害怕清軍打进来的心情已经流露出来了。

据我了解，地方紳士在这次斗争里大部分不积极，让那些沒有地位的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去积极参加。

附件1：1911年11月10日（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二十日）都督孙道仁致单尔札*

本都督奉中华民国軍政府命令，在閩继起义师，拯救同胞，俾脱清政府之虐待，改建共和政体。現本都督业已占領福州口岸，所有貴稅务司轄下閩省新常各海关，其监督权前归关务处

者，今应暫归本都督監理；貴稅务司并在关各人員前此对于清政府所負之責任，此后須一律改向本都督府承担同等之責任。至各海关附設之官銀号，其收課委員，茲特派定倪文修前往接管，并随同貴稅务司会商办理各項樞务。惟此后所征稅銀若干，除将各海关并官銀号以及稅务处办公經費扣留外，其余稅款均应按期以中华海关之名义汇繳福州汇丰銀行暫貯一时，俟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成立后与各关系国商妥如何拨抵賠款，再行照拨可也。其余章程并办法未经本軍政府飭改者，均應照旧遵行。無論新常各海关，均應照常开关办公，在关一切負役，对于中华軍政府并都督所发之命令，亦須一一遵守。現時各海关关于此項政治改革或战事之故发生特別情形者，随时皆須詳報，不得延誤。除照会領袖領事，并俟临时省政府关务处成立后将关务再隶該处直轄札知外，合先札行。

附件2：1911年11月11日（宣統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单尔致孙道仁申呈*

奉到札行，內开等因。奉此，稅务司适于日前接奉总稅务司电飭設法将所管海关各稅款以总稅司名义交存在福州汇丰銀行，俟中央新政府成立后，与各有关系賠款之国商妥如何，再行照办。因所有海关稅款，亦惟以总稅司名义存儲办法，庶可杜将来各国难以解释之事等因。稅务司意以为莫如即由汇丰銀行自行征收存貯，深冀貴都督允如所陈，免使貿易致有阻碍之虞。緣奉前因，理合备文申复。为此申复貴都督察鉴迅示遵行是禱。

附件3：1911年11月15日（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二十

五日)孙道仁致单尔札*

查北京总税务司刻下尚系满政府雇用之人员，并未宣告中立，此项课款碍难用该总税务司名义寄存，业由本都督府照会领袖领事与在闽各领事会议，或以领袖领事名义，或另行指定确守中立者一人，即以是人名义寄存该款于汇丰银行，以昭公允。兹将本条札复贵税务司，请即照改办理，余仍照原札办理。为此合行札知，请烦查照办理，并祈赐复为荷。

(117)1911年11月28日单尔致安格联第18号函

昨晚收到您的来电，您接受了都督有关税款的条件，这样结束了争论，我们现在可以着手进行工作了。

都督上星期六来访，我向他说明彼此关系中最主要的两项原则和现在的情况。

我提到，海关是实行文官制度的机构，它是中立的，必须承认执政的党派，照他们的愿望进行工作，但是不能与现行规章、办法或条约条款相抵触。

其次，海关这个机构是所有各通商口岸海关组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以总税务司为首脑。因此福建各口岸海关就不能任意脱离其他口岸海关而改属福州临时政府，等等。

都督看我说的有理，没有表示任何反对意见。

我个人相信都督的诚意，遗憾的是他是一个军人，没有行政权力，虽然对外用都督的名义，实际上行政权力都在一个“十人委员会”手里。

(十五) 三 都 澳

(118)1911年11月18日福海关稅务司阿其荪 (G.F.H. Acheson) 致安格联第11号函

此間一切平靜，只怕盜匪。村民組織民兵，我已經答应帮助一些經費。海关財產由关員保护、碼頭和关产周围夜間都有人巡邏，有十六名水手等睡在附近的水手宿舍和船上。看来人們都拥护福州的新当局，已经几次打电报請孙都督接管三都澳。盼望了几天，但是孙都督事情忙，还来不及接管。不过海防厅已经照他的指示反正，并已頒发布告。根据孙都督的要求，经福州英国領事轉达，附近乡下二十名左右英国教士已在这里集中。

直到現在还没有人对海关进行干預，各种工作照常进行，不过我很担心盜匪搶劫常关各分卡。上次信里已经說过，海关銀号的人逃走以后，海关的款項由我自行保管。此外，经海关委員要求，我还負責保管阴历九月初以来征收的常關稅。常關稅現在都交給我。閩浙总督沒有了，海关委員的权力当然也消失了，不过他仍旧经收洋稅。他曾对我說过，他不打算在新政权下面继续供职了，因此我每天都以为他会自动辞职，沒有向他提出经收洋稅的問題。好在有关款項为数也不大。不过現在看来局势可能拖延下去，我不久也許要向他提議由我接管这一部分工作。

經費和稅款都放在公事房的铁箱內保管，我已經把铁箱搬到自己的住宅里去了。为了更安全起見，我在福州汇丰銀行开立了一个稅款帳戶，把大部分常關稅存放进去。我可能同新政权进行談判，因此把我的方針写出来，現在随函附送一份。存儲稅款用我稅务司的名义而不用您的名义，以免沒有接到指示就把您牽涉在內。

附件：节略

我经英国政府批准，为中国政府服务，服务的条件是：接受总税务司的命令，而且只接受他的命令。按照总税务司的命令，我必须承认閩浙总督派駐三都澳的委員是三都澳海关稅款的收受人。

現在閩浙总督的权力已经消失，在接到总税务司命令以前，我不能承认任何人为稅款收受人。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海关工作由現在負責人继续干下去，不使中断，对于这个国家的內政和外交，都极关重要，因此经过考虑之后，我建議在总税务司续有命令之前，由我保管稅款，听候总税务司拨用。

我相信这样做，与其他各地在这次事变中实行的办法是一致的。

安格联的批示：

我衷心希望你们那里一切平安。你保全稅款的措施，我完全同意并感謝。我已发出指示，說明如何与其他各关取得一致，这个指示現在应已到达。与福州保持联系，有困难时可以直接或通过閩海关稅务司向孙都督陈述。

(119)1911年12月30日阿其荪致安格联第13号函

本月內一切平靜，也沒有人干涉我征稅。

11月和阴历九月的稅款已经于本月4日付入您在福州的帐户，希望在下星期初能将12月和阴历十月的稅款汇出。

关于11月9日以前征收的稅款，本省新当局显然认为福州反

正那一天留在各关前任监督手中的稅款，应归新当局所有。前任三都澳委員华承澐把这笔稅款交給我，这样做是正确的，但福州方面却因此同他为难。新任林委員現在向我索取这笔稅款，这很容易答复，我可以对他說，这笔稅款同其他稅款一样，是为了支付賠款的，按照总稅务司的指示，已经用总稅务司的名义存入銀行了。

海关委員林瀚光12月7日到达，当天上午他来看我，我們談的很愉快。他所要求的事，我都可以答应。这些要求是：

(1) 現在挂龙旗，伤害人們的感情，应即降下。(我們現在什么旗都不挂。)

(2) 福州稅务局命令商人照旧完納关税的布告，应由我张贴。

(3) 总稅务司三都澳稅款帳戶应加“中立”字样。

(4) 前任委員留在东冲的常关印章，由我送交新任委員。

(5) 向他报送关税数字和由我負責的那部分关税数字。

下午我去回拜时，交給他一个短节略，現在随函附呈。

附件：1911年12月7日阿其蓀交給林瀚光的节略

在这一次动乱期間，海关仍是全国性机构，总稅务司已经声明，在爭执双方之間，他处于中立地位。

因此，除了经常的行政职务以外，我以一個中立的海关稅务司的身分，经总稅务司批准，自行收稅并付入总稅务司在福州汇丰銀行开立的帳內。我这样办理时，充分认识到福州临时軍政府是本地事实上的統治者，我希望他們在我执行公务时予以支持。

如果我可以自由收发电报，三都澳海关的事务是可以由稅务司和委員以完全友好的精神照常办理的。尤其是委員的经

費，一經福州當局核定數額，我就請總稅務司准予從稅款內撥付。

(120)1912年1月24日阿其荪致安格聯第14號函

關於稅款收解問題，自從上次寫信以後，我的地位並沒有改進。我還是自行收解，但是福州當局堅持要我照福州辦法移交海關委員，由他照舊政權時期那樣執行任務。如果我不照辦，他們就要採取“其他措施”。早在12月9日我就問福州關稅務司單爾，他們那里是怎樣具體商定的，但是他一直沒有告訴我。事實上，從他的來信看來，我相信他仍在自行收解。有了您的通令以後，我想他已經放棄了自己的方案，因為據我看，實行那個方案遠遠不能達到完全控制稅款的目的。兩天以前我收到福州當局的緊急信時，我發電報問單爾到底是他還是委員在收稅，他還沒有回答。我估計在福州是由中國當局自行征收的，假定是這樣，我在這里的地位當然大為削弱，也許不久就得發電報請您批准改照福州海關稅務司的辦法辦理。如果這樣辦，由於這裡不能辦銀行業務，海關委員大約每月只向匯豐銀行匯款一次，因此我也只能每月核對一次。

我已經發電報問廈門關稅務司怎樣辦理，我還想再鬥爭一下，不過我以為應當不惜任何代價防止海關委員干預海關行政。看來孫都督只是一個傀儡，我以為向他陳述是沒有多大用處的。

(121)1912年2月26日阿其荪致安格聯第17號函

根據您本月8日來電指示並參照福州的辦法，我已經同海關委員商定，從本月21日起海關洋稅仍舊歸他收。在我向他申請船隻結關准單的二十四小時以內，他將該船貨物應付稅項交給我，不作任何扣除，子口稅也同樣每十天終了時交一次。為了方便起

見，常關稅繼續由各分卡直接送給我。匯解仍完全歸我掌握。我並不想對這個辦法挑眼，不過我不能完全控制稅款，這種控制一放棄，就難以恢復了。因此我本月7日才發電報建議向南京方面接洽。

安格聯的批示：

你控制稅款的辦法，同某些海關實施的辦法有同樣的效果，只要海關委員盡了他所承擔的責任，你就可以認為滿意。如果他不履行責任或者發生障礙，你應當立即報告。

(十六) 廣州

(122)1911年4月29日粵海關稅務司梅樂和致安格聯

第8182號呈

廣州發生了嚴重的革命暴動，一群暴徒攻擊總督衙門，總督本人逃到附近的水師提督李準的行署避難。這個驚人的消息，昨天我已發電報告。現在將這次暴動的重要情況補充如下，並詳細說明海關對暫時禁止外輪進出一事所抱的態度。

過去一些時候，廣州已經人心不安，謠傳陰曆四月初一（就是今天）革命黨將發動攻擊，當局已經有了些準備，在城里搜查革命黨，據說已把當地的革命黨首腦捉到了。革命黨因此被迫提前發動。從一開始就很清楚，這次事變是反清反官吏的性質，並不劫掠和擾害平民。第一次攻擊是4月27日下午五時開始包圍總督衙門，衙門一部分被炸彈炸毀，而且被火燒毀，損害嚴重。總督攜帶家眷匆匆忙忙地從後牆上開的一個洞逃到李準那里去了。圍攻的時候，候補知府李象辰和總督的衛隊管帶被打死了，協統何品璋受了傷。

約在同一時間，第二批革命黨人攻打軍械庫，沒有攻下。第三批攻擊旗人住的地區，也沒有成功。第二天上午又在鹽運使衙門那里發生了騷亂，逮捕了許多人。整天進行間歇的零星戰鬥，雖然有的地方打的很凶，但是局勢沒有發展到危險的程度。李準努力把秩序恢復了，主要由於他採取了有力的措施，這次變亂才這樣快被鎮壓下去。城門還關着，正在挨戶嚴密搜查，估計還有許多革命黨藏在城內。

事變在星期四發生了以後，官場最初不知道應當採取什麼措施來制止亂事的擴展。28日上午二時，我收到洋務文案薩福懋的急電，傳達總督給我的指示，要我停止港、澳和廣州間的航運。我答復說，這不屬於我的職權範圍，建議尋求有關領事的意見。英國總領事後來批准這個建議，禁止英輪在四十八小時內由香港來廣州，法國領事也暫時同意對法輪採取同樣措施。香港總督把停航時間縮短為二十四小時，後來禁令完全取消了。這種停止航行的禁令不知根據什麼法令，尤其是對於不掛英國旗的船也同樣適用，因此這個臨時措施引起了許多議論和驚奇。上午四時，我打電話問薩福懋，總督的指示是否包括從廣州開出的船隻，他回答說應當包括。28日上午六時六艘香港的早班船到廣州，都停在江中，每船派有抄班仔細搜索，到十一時前後才准靠岸。另外還有江輪“河南”號和“永安”號不准結關前往香港。把八艘船無定期地扣在這裡當然不妥當，因為不但可能引起外國方面的誤會和糾紛，而且把定期航行的船停了也有種種不便，因此我覺得應該向總督提出意見。當時是上午十時左右，城門還沒有開，也沒有人知道總督究竟在哪裡，同他聯繫很不容易。費了好多事，我才在正午前後在電話里托交涉司李清芬轉達一個口信給總督，建議最好在嚴密檢查以後，准許這些往來香港的班輪恢復航行，並說明無定期地扣留船隻可能

与旅客发生冲突，有关的船公司就有理由要求赔偿延期停泊費，而且采取这种非常措施会使别人把局势看得过于严重。总督立刻派一位炮舰管带来說，他同意我的意見，当天他又赶写了一封短函确认他的口头通知。下午二时左右，“河南”号和“永安”号就放行了，耽誤了六小时，其他六条船当天晚上仍照原定時間开出。当地对这个措施都很滿意，原来已经很紧张的局势得到了緩和。

广州目前相当平靜，又开来了一些軍隊。虽然現在預言未免为时过早，但是有确实迹象表明，革命党正在考虑在广东全省起事，是否能够制止，現在还很难說。

現在将薩福懋和我往来的（英文）电报、总督的信和两件电奏（本地报纸上登載的）抄录附送。希望您批准我所采取的方針。

附件1：1911年4月27日（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两广总督张鳴岐致軍机处电 *

粵省自孚琦被刺后，即聞香港乱党有潜图来省起事之說，当与水提李準及各文武会商，广派偵探，酌調防营来省，密为防范。近旬日內迭据水陆兵輪营汛搜获私运軍火数起，并由巡警道拿获匪党九名，正在研究〔訊〕。詎本日五点钟，突有乱匪多人，怀挾手枪，拥至督署，抛擲炸弹轰击。岐督飭卫队极力抵御，一面飞調防营援救。无如卫队人数寥寥，管带金振邦中弹陣亡，各兵亦有損伤，且炸弹著处，火即延烧，因移駐毘邻督署之水提行署，会同李準督飭防营分投扼守围捕。旋据各营稟报，生擒及枪毙匪党数十名，夺获手枪炸弹多件。訊据匪党供称，該股共二百余人，本日在香港及省外分搭輪船火車陆续来省取齐，直往督署轰击等語。詰以此外有无党羽，坚不供认。当轰击督署时，另有一股往劫軍械庫，日前已派重兵駐守，匪往扑时，登即击

退。此外各衙署局所，大清、交通銀行，造币分厂，均经分派兵警守护，未被扰害。目下余匪四处窜匿，已閉城严搜，俟天明后当不能漏网。新軍全駐城外，日前聞匪徒有煽惑勾串之謠，经飭該协官长等密为防范，城中事起后，詢据該协統电复，尙无騷动。其余城内外各处，亦未見有另股起事。至匪徒前往督署轰击，均系改服洋装，乘坐肩輿，輿夫亦皆系匪徒，是以沿街巡警均未觉察。此次衙署被匪轰毀，实系事出仓卒，調兵不力，并非各文武不力为救护，情尙可原。惟鳴岐事前布置多疏，咎无可諉，应請旨严加議处。此外各文武現正踊跃用命，搜捕匪徒，拟悬天恩概免置議，以策后效。除詳細情形续奏外，謹先电陈。

再，沙面領事洋商，早经派有专营及兵輪保护，現未被扰，城内外商民亦尙无被匪搶掠之事，合并陈明。乞代奏。艳，亥。

附件2，1911年4月29日(宣統三年四月初一日)

张鳴岐致軍机处电*

洪、艳电計已进呈。連日岐会同提督李准，督率营队巡警分投搜捕，匪党四散窜匿，負隅抗拒。经各兵警奋勇扑攻，歼灭数起，生擒匪党六七十名，已訊据供认謀逆起事抗拒官兵者四十三名，即于軍前正法。其当场击毙匪党，一时尚难查点确数。官軍弁勇伤亡亦数十人。此股乱匪歼灭殆尽，本日已飭开城，所有各衙門局所，及城内外商店居民，始終均未受扰，他处亦无另股起事，地方一律安謐。除仍督飭各营队尽力搜捕，务清余孽，并将善后事宜分別妥筹办理外，乞代奏。东，辰。

附件3：1911年4月28日上午二时洋务文案薩福懋

致梅乐和电

(至急)总督命我轉达,請您明天命港、澳和广州間日夜各班商輪停止航行。

今夜离港、澳預計明晨到广州的船只, 总督吩咐严加搜检。

附件4：1911年4月28日上午三时梅乐和致薩福懋电

已下令对明晨到广州的港、澳船只严加搜检。是否拟一并禁止輪船从港、澳来广州? 外籍輪船应通过領事办理。

附件5：1911年4月28日上午三时薩福懋致梅乐和电

是的。已电有关領事, 并在电话中向英国总領事解释。

附件6：1911年4月28日上午四时三十分薩福懋致梅乐和电

总督对您給的帮助甚为滿意, 多謝。

附件7：1911年4月29日上午二时薩福懋致梅乐和电

总督說, 今日有法国邮船到香港, 有革命党嫌疑旅客約二百人, 命我請您对香港来船严加搜检。已命省河巡警局派干练探員协助貴关人員办理。

附件8：1911年4月29日上午二时三十分梅乐和致薩福懋电

已下令继续严行搜检。省河巡警可在舢板或碼头上搜查旅客。如在外輪执行职务, 須经領事同意。

附件9：1911年4月29日上午四时三十五分薩福懋致梅乐和电

英国总領事派副領事昨天半夜以后来对我說，河警可派偵探随关員登英籍輪船，但在船上只能指明嫌疑人犯，以后再向領事館要求移交。

附件10：1911年4月28日(宣統三年三月三十日)张鳴岐致梅乐和函*

本督院前令香港輪船不准出口，頃据貴稅務司传报之話，具悉一一。所有現泊口內各香港輪船，应即一律准其出口，今日如有香港輪船来省，并望貴稅務司督飭严密搜查为要。

(123)1911年4月29日梅乐和致安格联第5号函

这里发生的騷乱，您在收到这封信以前一定已经知道詳情，因此我不必細說了。虽然这次騷乱并不是完全出乎意料，但是官方簡直沒有想到一开始就攻击总督衙門。这次攻击沒有完全成功，因为总督並沒有受伤，不过衙門的大部分是毀掉了。提督李準有时在珠江三角洲各处巡視，这次幸而他沒有出去，看来局势是由他挽救的。在第8182号呈文中我已报告海关受到的影响和我采取的措施。当时我相当焦急而且很忙。第一天几乎一夜沒有睡，以回答各方面的詢問。英国領事杰弥逊(Jamieson)上午三时派副領事來說，他已经同意停止英国籍船只往来香港。我以为这样做是不合法的，因此听說他居然同意照办，我倒吃了一惊。香港总督更觉得惊詫，他发电报來問，这样做造成的損失，“归誰賠償”；这个命令不久就完全撤消了，但是已经引起了很多批評。听到英国領事打算停止英籍船只航行以后，我請法国領事也停止法籍船只航行，

他同意了。但是英国領事撤消停航禁令的时候，不曾及时通知法方，法国領事觉得不高兴。中国方面的意图当然是防止革命党进来，而且扣留船只，还可以防止革命党逃走，但是他們沒有想到除了航行珠江的这些輪船以外，还有其他的路道，例如載运大量旅客的拖輪就照常开往珠江三角洲各地。因此我认为两广总督发布这个命令很不妥当，我尽力設法把命令撤消了，否則一定会同中国籍旅客发生冲突。我們对于“河南”号和“永安”号两条船暂时不准結关駛离广州，船上的旅客已经很不稳了。我們继续尽力搜查进口船只，船停在江中，旅客由一个出口处走向舢板，有十几条警艇在周围巡邏。有人主张派港警到船上去帮助关員进行工作，这是不妥当的。因为即使領事同意了，港口警察也不能把嫌疑犯从外国船上直接拘禁，仍然要先在領事館受审。如果中国偵探在旁边等候，等嫌疑犯离船后再逮捕，手续就簡便多了。这是我出的主意，我觉得这对双方都方便。照这样办，中国方面可以立刻把人带走，領事也不必費事花時間去审訊与他无关的案件了；而且如果問明是政治案件而不是刑事案件，大概还要将人释放，也会招致中国方面的不滿。

(124)1911年5月9日梅乐和致安格联第6号函

城門已经开了許多天了，一切恢复正常。总督的情报很灵通，官場对这次騷乱也有些准备，否則更不堪設想。即使这样，总督还是要逃命，衙門差不多成为廢墟了。李準也許不是一个伟大的战术家，但是对付中国暴徒的手段，沒有人比他再好的了。他能够当机立断，打得快，打得狠。他的手段有时很残酷，但他一般总是成功的，这一次更是这样，肯定是他挽救了局势。如果一想到失敗的后果，那么賞穿黃馬挂，他可以說是受之无愧了。我們对于江輪仍

然进行特别搜查。輪船进港后先停在江面，查验完毕后，旅客乘舢板上岸，船只再靠碼頭或浮筒。輪船公司表示不满，但是我认为現在还不能放松。我是照总督的意思这样办的，現在还不想建議停止。而且这些从港、澳来的江輪越来越多了，我們应当加强监管，而不是放松监管，减少这些船只的特权，而不是扩大这种特权。

(125)1911年7月27日梅乐和致安格联第15号函

广州的局势又趋严重。生意蕭条，几乎所有的店鋪都在下午五时左右关门，这个地方差不多没有什么生气了。許多富商已经搬到西关，还有許多人索性带着家眷到香港、澳門去了。广东公立銀行发生挤兑，据说兑出了約計六百万元。这是本省財政的严重負担，即使近来还借了五百万元，財政情形仍然很糟。商人还不断把存款从本国銀行里提出来轉入外国銀行。经常有謠言說，又要发生騷乱，虽然不一定可靠，但是已经引起不良影响。广州人一般同情革命党，不同情总督。总督主张把粵汉铁路广东一段收归国有，股票按六成收回，其余四成十年以后再付，引起了极大的不满。他是很有能力的，但是有一些人认为他的新措施都是不妥当的，并不是为了广大人民的一般利益。听说他和李準也不像过去那样融洽，李準已回到他的駐防地虎門要塞去了。

昨天从英輪“广东”号搜出爆炸物品的重要案件，我已经发电报告了。一共搜出两枚炸弹，十磅硝基胶，六两氯化鉀，五枝雷管。有一枚炸弹里面是极危险的雷酸汞，再加硝基胶，足够使輪船和海关的房子飞上天去。总督派人来道謝，我想他应当高兴，因为这些炸药也許就是为了对付他的。关員人数很少，要搜查五百至一千急于上岸的旅客和他們的行李，也只能尽力而为。旅客上岸以后，关員照例开始搜查私盐等禁品，正在这时候，客艙管事报告說头等

艙一个鋪位下有藏匿的物品，这就是上面所說的那些爆炸品。关員把这些物品很小心地搬到老海关房子里，我請总督派人提取，第二天上午，由兵工厂的德国专家提去了。

我們尽力守住了我們的門，但是除了乘輪船之外，进广州还有其他的門路。我认为禁止进口的軍火很少由輪船运进来，因为既然还有許多敞开的門戶几乎无人把守，为什么一定要从这个把守得最严的門进来呢？如果把李準的江防舰艇組織起来好好地利用，可以在三角洲一带起不小的作用。即使如此，还有陆路呢！从任何角度考虑，这都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难题。就海关来說，我們只有这么大的力量，只能做到現在这样。我已经答应派一个大抄班每晚到虎門去等候进口輪船，准备連續去一两个星期，不过我已经向总督說明，我們的人員不足，这种工作也可以說不是海关的任务，我不能一直这样做下去。总督方面将派偵探同海关抄班一道去，在船上“監視”可疑的人，等船到埠后再处置。我对总督說，这样做也要得到領事的同意，他已经向領事提出申請并取得領事的同意了。时局不定，希望您批准我采取这些非常的措施，以应付非常的情况。

安格联的批示：

我支持并批准你所作的一切。你干得很不錯！

(126) 1911年 8 月 14 日梅乐和致安格联第 17 号函

昨天我发电报告，本城又发生了騷乱，提督李準受了重伤。他昨天中午前后坐轎子经过藩台衙門，忽然有两三个革命党人向他抛擲炸弹。李提督出来一向戒备很严，自己也带枪，他向刺客开枪，但是不幸自己受了伤。听說有一个弹片略微伤了他的腎脏，是否能复原，須要看能否防止敗血症。一个教会里的外国医生照料

着他，現在已沒有危險。有一个刺客當場被打死，一个被抓住。被抓住的一个已经承认，謀刺李準已经好几次了，他是最近从馬來半島回来的。出事的地方死了三个人，护兵有十几个人受了重伤。当时人心慌乱，城門也关了些时候，幸而总督吩咐开城，人心才安定了一点，一夜平靜无事。据说革命党不再用上次那种聚众攻打的办法，改用暗杀政策。如果是这样的话，所有高級官員的性命都有点危險了。

(127) 1911年10月16日梅乐和致安格联第26号函

到现在为止，本城和附近一带都还平靜。提督李準过去几个星期駐在虎門，总督已经去电請他回广州来。昨天星期日我去看交涉司和盐运使，官場对于湖北乱事可能发生的后果，很觉得惴惴不安。不管湖北乱事結果如何，这里一定要受影响。另外从可靠方面传来的消息說，有一大帮紳士預料本城不会再发生騷动，因为已经向侨居国外煽动革命的广东人提意見，坚决要求他們不要使故乡广东遭难。估計他們已经改用暗杀政策了。我认为在广州再来一次暴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要不出一次大乱子（这样当然很好），那才是怪事呢。如果有新发展，我一定发电向您报告。

(128) 1911年10月24日(宣统三年九月初三日)梅乐和

致安格联第8334号呈 * (原汉文译本——编者)

窃稅务司日前接奉八月二十六日电諭內开，奉中国政府飭令严密防范軍火偷运进口等因。奉此，查本关历来管轄各項船艘，近更担任額外截緝办法，以期杜絕或截緝私运軍火。按現在情形觀之，似难見其完全得力。稅务司日前申复鈞处，经将此事情形詳陈，一切业已办有成效。历查本关案卷，其外班人員办理海关額外

偵緝公事，均未有如今日之敏捷者。惟因粵省各江港汊紛歧，河道四达，由海外來粵門戶極多，在粵海关一方面于防守來省一門外，似難兼顧別處。其餘崖門及虎跳各門稽查重任，應歸本省水師專責。茲謹將稅務司与督憲商辦此事來往文件，另折抄呈鈞鑒。查閏六月間省城謠言四起，人心惶惶，稅務司經于是月初六日函報督憲，以除經諭飭關員仍應在口內嚴密搜查外，并酌定暫行特派查船員弁，每夜前往虎門迎候由港來省各輪，并于其中抽出兩三艘沿途搜查。又經聲明，凡私運軍火來省，除由輪船外，尚有別處水陸各路。除是統籌全局設法兼顧，稽核來省水陸各路，否則截緝之事只靠廣州一口海关，于大局尙未十分得力等情各在案。以上所擬，系屬簡明辦法，惟有各種原因，辦理亦甚不易。該辦法系凡各江船艘駛進五門者，必須逐一稽核查驗，或于進五門時由駐段兵輪搜查，或派員押送該船直至起卸之埠各節，經奉督憲核准，并由督憲移知李軍門參酌辦理。現由李軍門議就詳細章程二十條，辦法極為完密，經奉督憲通飭照辦矣。理合具文申請憲台察核施行。

附件 1：1911年 7 月 31 日(宣統三年閏六月初六日)梅乐和

致張鳴岐函 *

查近日謠言疊起，又于英旗廣東輪船上發現查拏炸藥之案。稅務司業經諭飭關員，嚴密搜查港、澳來省各輪，并擬暫行特派查船員弁，每夜前往虎門迎候進省輪船，并于其中抽出兩三艘沿途查搜，此節經于六月三十日函報鈞處在案，諒邀核准。

惟稅務司更有請者，查廣東門戶四通八達，除港澳輪船來省水道之外，其偷運來省由水陸兩路者，門戶尙多。除是設法整頓，認真辦理，將進省各路管理得力方可，否則截緝之事只

靠广州一口，于全局尚未十分得力。按来省门户，人所共知者，除汲水门外，尚有虎门、横门、磨刀门、虎跳门及崖门。闻说以上五门，每处均已派有中国兵轮一艘，本系常驻该处巡查截緝之用。若果如此，则税务司所陈各节，多属贅詞。凡事指摘瑕疵最易，而设法补救甚难，惟此事欲图补救，亦非难事。按上开五门，每门应派小兵轮一艘常川驻守，每轮水手人等应分日夜两班，轮班守望。凡有渡船经过该处驶进来者，飭令停泊，切实搜查，并察验该船单照等件，并由该兵轮派拨可靠船員一名，径登该渡押送抵埠，不准沿途起卸。所有小轮及内港轮船，亦应一律照此办理。及至抵埠，该船所载货物逐一查验，方准起卸。另应特派巡船三数艘于五门一带，时常来往巡緝察看驻守五门之各兵轮，有无私离该管地段，是否认真办事，及各兵轮管带是否勤慎奉公。其押送轮渡各船員，如遇出口船艘，可乘便附搭，或即附搭特派之巡船返回原船均可。但此外尚有一疑难问题，即系洋旗轮船未知应否一律查搜，此节自应先行商之各国領事官，得其允諾，始能办理。惟此事关系本省治安，杜絕私运軍火，最为紧要，諒各国領事官亦允照行，不为反对也。此系大略办法，尚須詳訂細則，若办理得宜，收效必多。

聞于崖門与广州湾之間，沿途一带，皆系海滨，地方辽阔，渡船偷运軍火及私运洋药，均极易易。税务司从前曾在江門关，亦曾到崖門，粗知该处地方情形，并深悉由该处偷运之事不胜枚举。按照现在情形，极难杜絕私运。税务司不揣冒昧，敬陈管見，拟請鈞处留意統籌全局，是否有当，統候鈞裁。此外尚有由陆来省各路，亦私运甚多，更以由广州湾来省一路为尤甚，此节应由各处厘厂设法办理也。除将本省各处河道地图一卷附呈外，

肅此，敬請崇安。

附件 2：1911年10月18日(宣統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張鳴岐

致梅乐和札*

宣統三年閏六月初八日，准水师提督李咨开，为照严查私运軍火入口一事，历经严定稽查章程通行在案。惟近日盜匪軍火尙多，当系搜查尙有未密之处。本提督現再增定由洋面入省之路搜查軍火办法六条，拟請察核分別轉飭遵照，所有拟定办法，相应抄录咨送，請煩核夺查照轉飭，計清折一扣等由，到本督院。准此，正核办間，适据粵海关稅务司函陈补救搜查办法，不无可采。又六門緝私各輪既常駐六門緝私盐，与緝軍火同一注重，应将各輪一并支配，俾有責成。当將稅务司原函暨支配六門緝私輪各节，函請水师提督李將前咨办法再为參酌妥訂專章去后。茲准另訂办法二十条列折函送前來，又經本督院發交粵海关悉心复核，酌加刪改，大致尙屬周密，應即定為專章，責成各关卡人員暨水陸員弁，按照折開指定各节，分任稽查。自此次定章以後，如搜獲軍火，有經過應搜檢之處而未經察覺致令偷漏者，即惟經過之文武关卡水陸員弁是問。倘無私運軍火情弊，亦不得借端騷擾，留難需索，以杜流弊。除分飭遵照外，合就札飭。為此劄仰粵海关稅务司即便遵照單開指定各节，分飭各关卡洋員認真稽查，毋稍疏虞為要。

擬訂搜查軍火辦法二十條

一、由港、澳入省之路，其輪渡各船，海关每日均有專員往虎門口一帶，隨船稽查，極為認真，尙可無慮。并派有“廣亨”兵輪一艘，會同辦理。然帆渡各船如米榨，石船，煤船，咸魚船，盐、木料、雜貨等船，如有于夜間經過大鑪关私偷入口者，

应責成大鑪以內黃埔以外各緝捕兵輪“广亨”、“雷虎”等，及盐务緝私各兵輪，随时見有此等船駛入，即行过船认真检查。

一、黃埔之長洲，有由外洋直放來泊者，以煤炭輪為多。因其載重不能入口，故泊此卸載，向由黃埔關洋員查驗，仍應責成認真搜查，并請照會魏京卿將向歸魚雷局差遺留操之“雷龍”常泊長洲，責成該管帶劉湘華隨時會商黃埔關洋員，留心稽查。如“廣海”兵輪回黃埔，亦應泊長洲幫同照料。至駁載煤炭之中國船，亦應責成“廣海”、“雷龍”兩兵輪，認真注意稽查，以免偷漏。

一、由外洋載運火水油之輪船或夾板船，近來多泊于距長洲十餘里之沙路海面卸載，應責成巡緝該段之“雷虎”會同關員認真查驗。如“雷虎”或遇有提犯往港之事，隨時抽調別船往替，其中國之駁船，亦即責成“雷虎”注意稽查。

一、由港、澳往橫門一路，必經零汀、九洲、金星門、淇澳以入橫門，而達順、香、新及西江一帶，現派定“廣貞”一輪，常川在淇澳、金星門一帶洋面巡緝，如系單行大輪船，應由橫門關洋員查驗，如系各種帆渡雜貨船隻，應由“廣貞”兵輪檢查。如石船、煤船、糞船之無從檢查，而又形迹可疑者，應即由兵船上派一、二人押送該船到卸載之埠頭，或即由兵輪隨其行駛，中途遇有他段之船，即可通知接續押送到埠，俟其起卸後，查看有無軍火。如到埠本船不能久候，即通知就近各船或防營派人守候卸載。如各船于進口後經過橫門厘廠，應由廠員認真搜查。如到陳村卸載者，應由陳村厘廠委員認真檢查。

一、由橫琴及高欄、三灶、南北水等入口者，磨刀門有拱北關之分卡，泥灣門有白蕉分卡，無論何項船隻，均應到卡停泊查驗放行。磨刀門一帶本有關輪巡緝，其歸前由厘差遺之“克

房”兵輪，亦应随时帮同查緝。其泥灣門一处，抽調現巡西江段之“健銳”兵輪駐守此門，会同白蕉卡关員办理。

一、由高、廉、雷、琼、阳江各种杂項船只及拖渡单行輪船入口者，必須过崖門而入江門埠，或入虎跳門而往香、順两处者，均应令到崖門关卡之前停泊，听候查驗放行。該处向派有“东彝”兵輪巡緝，該段应責成該管带会同关員将所有民船逐一认真稽查，如形迹稍有可疑，即派可靠之員押至卸載处，值其卸載时，认真搜查。

一、省城东西两口专搜拖渡入口，已派“广乾”一船，专泊二沙头中流砥柱，“琛航”泊南石头，如“琛航”出差，派別船替之，此两处均由水巡警局派員搜查。

一、高、廉、雷、琼、阳江入口之船，多半到江門卸載，虽经崖門关搜查，惟到江門后仍应責成江門厘厂委員將所載貨物逐一查驗，方准起卸。如到公益埠及新昌、荻海，应責成单水口之关务委員及鶴开厘厂委員认真查驗。

一、由港、澳来往西江、三水、甘竹、江門、梧州之单行大輪船，多挂洋旗，概系由橫門駛入，经过香山、順德而入距江門埠八里之北街口停泊报关請驗。其运往江門、新昌、荻海、公益埠之貨物，均在此卸載，轉运各埠。应責成江門关稅务司將所載貨物逐一查驗，方准起卸。該处向泊有“广保”兵輪一艘，并有新会营巡防勇三棚駐扎，应請札飭江門关稅务委員吳令学恕，督飭該兵輪巡防勇，会同稅务司认真办理。其駁載客貨之中国船，最宜注意，尤应責成該处兵輪认真稽查，盖能于此查出破綻，扼要截緝，不遽轻上洋輪，可省許多糾葛，是在承办各員留心稽查。

一、盐务緝私各輪向无一定駐扎地段，应飭褚守照原折所拟先行

派輪分駐各口，責令一并稽查軍火。如各口原有緝捕兵輪駐扎者，仍歸兵輪駐扎搜查，免其派駐。

一、各船凡已領自衛槍枝，已有執照者，均應查驗該槍枝之號數，注之冊內，如下次查驗號數不符，即應扣留查究。因近來各船之領軍火執照者，多半于進口后將舊有之槍以重價轉賣與人，到港、澳后又照數買補足額，入口后仍照私賣，莫可究詰。故凡自衛之槍，如號數不符者，即應考究。

一、黃埔、長洲及沙路，即常有煤船及大小船在此起卸，已派定兵輪監查起卸，并擬加派廣安水軍統帶劉直牧義寬，隨時督飭各兵輪人員，會同關員認真稽查。劉直牧現多在黃埔船局監工，可以就近照料。

一、磨刀門、泥灣門、虎跳門、崖門等處，擬派該段總稽查委員周直牧楨，乘坐“廣元”，隨時周歷各門梭巡，督飭派定各船會同關員認真辦理，并查各船是否在段，各管帶是否認真辦事。

一、派定各兵輪駐守各口門者，各輪水手人等應分日夜兩班輪班守望。凡有船隻經過駛入者，應飭令停泊，切實搜查，并查驗該船單照等件。如有不能檢查而形迹可疑者，應派一、二可靠之人押送該船抵埠，沿途不准起卸。所有輪船及內港輪船，均應一律照此辦理。至抵該埠時，所有貨物逐一查驗，方准起卸。

一、派定各口之兵輪，如遇修理或遇他處調用，必須派別船往替，方准離段。

一、江門一帶，應派西江總稽查委員黃直牧作霖，乘坐“江固”兵輪，不時開往該處，考查所派之船是否在段，管帶是否認真辦事。

一、橫門、淇澳、金星門一帶，恐“廣貞”一輪照料未周，擬派該段之總稽查委員董直牧銘，隨時督同“江大”、“廣亨”兵輪，輪流梭巡，幫同搜查，以輔“廣貞”之不逮。

一、凡查出軍火，無論多少，均照時價估計，全數充賞。查出大幫者，除照價充賞外，並照異常勞績奏獎。

一、凡兵勇過船搜查軍火，務須官長督率檢查，如敢借檢查軍火為名而擅取人之財物者，無論所值若干，均照軍法從事。

一、此次因搜查軍火而檢查各項船隻，行旅不免有留難阻滯之慮。不知稽查奸宄，即以保衛公安。應令各船員弁及關卡厘廠，遇有應行查驗之船，總以迅速查驗，勿得故意留難，以免借口。

(129)1911年10月24日安格聯致梅樂和電

會同監督採取措施管理外輪，以防止革命黨喬裝搭乘及私運軍火，如需領事協助，應由監督進行交涉。

(130)1911年10月29日梅樂和致安格聯第27號函

華中各省的革命運動進展很快，但在本月25日(星期三)將軍鳳山到達以前，廣州却非常平靜。將軍被刺使當地局勢大為惡化，現在全城感到驚惶不安。將軍遇害的情形，報紙上已經詳細登載，我不必重復了。各方面一致認為他一到廣州，命運就已經注定了。別人勸他悄悄地來，但是他是一個剛強的人，不同意這樣做，他說一定要冠冕堂皇地進城，否則寧可回香港去。炸他的炸彈很厲害，當場約有二十五個人被炸得粉碎，附近的房屋毀了兩所。炸彈爆發後，情形非常混亂，經過了相當長的時間還不能肯定將軍是否被

炸死，以为他已经逃到什么地方躲藏起来了。经过几个小时以后，才从乱堆中辨识出有他在内。

将军被炸身死以后，满营和旗营立刻发生了分歧。满营决意不投降，旗营约有百分之八十愿意投降革命党。满军拥有大炮，声称最后要轰击广州。目前他们的意见不合，使总督觉得很难处理。据说总督不再信任他的军队，已经解除了新军武装。看来他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为了广州的利益承认现实并和进步的党派商量一个办法，防止流血，维持治安。按照他的意旨，自治会的会长、前贵州巡抚邓华熙前两天召集了一个大会，会上决定如果总督保证不给北方以任何接济，同意暂时由他主持省政府。后来又继续开了几次会，昨天派了一个代表团（多半是新闻界的人）到香港去同某些革命党首脑谈判这件事。估计革命党对于这种妥协办法不会同意。据我了解，带到香港去征求革命党方面意见的建议，是由总督衙门搞出来的，内容大致是：如果总督答应在广东全省严守中立，不用任何方式帮助中央政府，就可以暂时支持他继续留任，等候北方问题的解决。对于广州来说，这个办法是好的，但是我已经说过，革命党对于这种消极的帮助，是不会满足的，他们大概会答复说，不赞成革命的人就是反对革命。因此照这种方式达成协议恐怕办不到。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贸易实际上停顿了，金融市场也非常混乱。每天有成千的人往香港和澳门跑，许多人正搬到西关去。同本地的官员接洽海关事务也有很大的困难，这就更不必说了。一般说来，革命党在两广还算安静，可怕的是经常在三角洲活动的海盗可能乘官方困难的机会，起来抢劫。各种互相矛盾的谣言到处流行，对于任何事也没有可靠的消息。海关仍然每晚特派抄班到虎门上船执行特别检查，这对有关人员有一定的危险，我已经用电报向您

报告了。大批坏分子蠢蠢欲动，有許多人是有武装的。而且中国当局在他們可以直接管理的地方并不采取同样的措施进行合作，只叫海关这样做，也使人觉得灰心。收到您本月24日的电令，我就同总督接洽，問他用什么方式对輪船进行联合监管，他还不曾答复，因此現行的办法还没有改变。

(10月30日续写)以上是昨天(星期日)上午写的。后来在城里开了一个代表大会，据說有滿营和旗营的代表参加。会上決議宣布成立广东临时共和国，保障滿軍和旗軍的安全，昨天晚上我已经发电报告了。会后几小时内，人心振奋，组织了游行，大放鞭炮，以示庆祝，据說街上已经在剪辮子了。在江边的新堤和西关一带到处悬挂独立的白旗，旗上写着“广东民团独立”的字样。鉴于本城激动不安的情况，晚上从香港駛来的輪船可能滿載革命党或一般坏分子，我认为不便再派手无寸铁的抄班去虎門登輪值勤了。革命运动已经很得势，少数海关人員显然不能抑制，更不要說鎮压这个运动了。如果决定继续反对革命运动，現在已经到了采取軍事行动的时候，行政手段是无济于事的。昨天晚上十一点钟，总督派人来通知我和領事团說，他不能同意或者支持任何宣布独立的措施，虽然可以暂时同意用中立方式和平解决，但是如果革命党企图干涉他的权力，他就以武力抵抗。他已经逮捕并囚禁了一个带着独立的白旗进城的人。后来下午两点钟的时候他又派人送信来要我来自香港、澳門的船只严密搜查。我已经通知了总巡，恐怕也是白費事。今天上午听說城門关了，正在进行着軍事防御措施。香港方面的消息說，革命党正在积极准备夺取广州。这就是今天上午的情况。可以說我們已处在一个大冲突的前夜（除非立刻有了解决的办法），如果冲突发生，生命財產可能遭到极大的損失。

(131) 1911年10月31日梅乐和致安格联第28号函

由于清军在北方胜利的消息，总督对于广东人的态度有了显著的变化。我已经向您报告过，只在几天以前，他还想取得广东人的积极合作以使用中立方式订立临时解决办法。现在他说人们误会了他的意图，对于任何有削弱清政府意思的建议，他都不予考虑；他握有足够的兵力维持自己的权力，以后再开群众大会就要以武力解散，等等。广州暂时又安静了，虽然采取了严厉的军事警戒，今天早上又把城门开了。估计革命党目前不会向广州正式进攻，但是可能先攻打本省无防御的地区，这样至少可以使广州高级官员不得安宁，并且削弱他们的兵力。广州商业停顿，市面呈现一片凄凉景象。

(132) 1911年11月10日梅乐和致安格联第30号函

这里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总督终于在昨天逃走，您一定在报纸上看到了。总督在本月8日发表声明，接受了革命党的原则，大家以为他总会留在广州，把省政府维持下去；因此对于他已经乘英国军舰到香港去的消息，都觉得出乎意料之外。我原来听说他是乘中国炮舰逃走的，我给你的电报发出几个小时以后，遇见英国领事杰弥逊，他把事实真相告诉了我，您一定也都知道了。看来总督上午三点钟左右到英国领事馆去，请求用英国军舰把他送到香港去。英国领事馆把他送到那艘驱逐舰上，上午八点钟就开走了。临行的时候，他用照会通知领袖领事说，他要离开广州，日常事务可以同諮議局接洽。其他高级官员也都跑了，广州现在已经无人领导，结果当然是很混乱，幸而还不曾发生大乱子，昨天一夜无事过去了。据说发生了许多抢案，今天上午车站方面也发生过冲突。諮議局里正在开群众大会，准备组织新省政府，听说打算举一

个从香港来的广东人胡汉民为都督，蔣尊簋是軍事部长。到现在为止，关于政界的新情况，我和各国領事都沒有接到正式通知，因此关于稅款保管問題虽然已经奉到指示，我还不可能向当局提起。昨天我把銀行收稅处的人找来，告訴他将来可能对稅款保管問題另有办法，新政府方針如何，希望他詳細告訴我，从昨天起，征收的稅款暂时由他保管，他都同意了。新政权成立以前，同他商定具体办法是沒有用的。昨天晚上我向杰弥逊和其他几个国家的領事提到这个問題，他們都答应支持我。

昨天上午八点钟海关照例升起了龙旗，日落时降下。昨天正午，在群众激动欢呼声中，港內政府的船舶都挂起革命党的旗。正午以后还挂龙旗的政府机关，只有海关了。鉴于人民的情緒，我已经吩咐今天什么旗都不挂。另外我命令把外勤人員制服帽子上的龙形帽徽取下。海关沒有清朝的支持和保护，独自坚持用清朝的这些标志，显然是不可能的。在現時群众容易激动的情况下，海关人員如果还带着龙形的帽徽去工作，可能发生意外。广州同上海情形不同，上海的关員在租界里工作，而不是在含有敌意的中国群众中执行任务。

(133)1911年11月13日梅乐和致安格联第31号函

自从本月9日(上星期四)到今天为止，海关沒有挂旗。由于海关沒有挂任何国旗，因此每天同我們接触的好多中国人都紛紛議論。广州海关外勤工作更加危險了。我的目的主要是使海关工作继续进行，宁可暂时放松一点，也要尽量避免摩擦。这样的方針也符合您的願望，而且肯定是有利于关稅、貿易和債券持有人的。我已经同新政府发生联系，取得了重要的让步，他們已经頒发布告，同意海关工作照原来的方式进行，我还商定每日征收的洋稅和

常稅存入此間汇丰銀行新开的“总稅务司稅款专帳”內。此外，新政府也同意由我們管理广州湾各关卡，軍事部长已经发电报給雷州府了。关于北海、琼州、江門、三水等地的稅款保管問題，我也要設法請他发电报指示有关的中国官員。

我先簡單报告广州現时的情况。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而且百分之七十五的革命党領導人是广东人。自从宣布独立以后，全省的不法分子都集中到这里；監獄被打开了，放出了成千的犯人；当地几千海盜和坏人涌进城来当了兵，他們在沿江巡邏，公然携带枪械，甚至携带炸弹；长堤上又恢复了賭博，把許多坏分子引到海关門前；此外，最初本城連政府也沒有。从香港来的輪船挤滿了激动的旅客，包括从新加坡来的不安分的革命党，其中有許多是罪犯，这些人公开侮辱我們的关員，簡直不服从海关的管理。报关行的人也漸漸不穩了。在这种情况下，不但海关随时都可能被迫停止执行职权，而且还会爆发反对海关的严重騷乱，并带来严重的后果。不要忘記，我們在广州正是在这些怀有敌意的群众中而不是在租界里执行任务。我当然也指示总巡在船上或在岸上值勤时，务必要随机应变。以上只能簡單說明，在此时此地的混乱情况下，海关在过去几天內仍旧順利进行工作，任何其他口岸的海关今天都沒有这样的情形。广州的外勤关員在困难的环境中順利进行工作，避免发生冲突，是值得称道的，因为一不小心，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造成生命財產的損失。反对海关的情緒很快就会发展成为排外情緒，因此我觉得对于广州的外侨也負有責任。上星期六，新政府明确指示悬挂新旗，我发电报告打算勉强照办，您指示改悬关旗的电令今天上午十点钟才收到，但是今天上午八点钟，我們的船上已经第一次挂了革命政府的旗（岸上还没有挂）。鉴于目前民众的情緒，已经挂了的旗子当然不能再拿下来。我虽然把您的意思

轉达給軍事部长，但是我已經发电向您声明：用关旗代替新旗，在广州是行不通的。在目前情况下，在汉口、上海，甚至在九龙的关卡行得通的挂旗办法，在广州試行就非常危險。如果不向您說明这种情形，那么我就有亏职守了。岸上暂时不挂旗，关船船尾上挂新旗，船头上挂关旗，我认为这样的折衷作法可以保证当地海关工作继续进行，并維護海关、債券持有人和外侨等有关方面的利益。我已經把处境困难的情形向杰弥逊和領袖領事詳細說明，他們同意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为了保障安全，这是惟一可行的作法了。

(134)1911年11月15日梅乐和致領袖領事(美国驻广州总領事)倍各滋(Leo-Bergholz)照会

广州本月9日宣布独立，当天中午升起了革命党的旗帜。海关在那天仍挂龙旗，日落时才降下，在广州，海关是最后一个废弃大清国旗的政府机关了。

上星期五都督正式通知我在海关建筑和舰艇上挂新旗。本星期一即11月13日上午八时，我才第一次在舰艇上挂上了新旗，并于征得同意后同时也挂了海关旗，但是一直沒有在海关建筑上悬挂。应当說明，鉴于广州的特殊情况，如果不挂任何国旗，海关要继续保持权力，办理日常工作，是极端困难的。我以为所采取的临时措施有利于稅收和貿易，因而也有利于对外关系。

請將以上所說的临时換旗措施轉知領袖領事团。

(135)1911年11月15日梅乐和致倍各滋照会

广州参加革命宣布独立后，我从中华民国軍政府粵省大都督那里得到正式保证：全省洋关常关工作继续由原有的海关机构照常办理。我已經同該都督商定，将广州每日所征稅款解交当地汇

丰銀行，归入总稅务司帳內，并正在采取措施使广东其他口岸的海关一律照办。

請將上述各节通知駐广州各国領事。

(136) 1911年11月16日 借各滋致梅乐和照会

我已经將照会抄送各国領事，他們认为你同都督达成協議，保障海关稅收，維護对外貿易，表現了有謀善断，托我向你轉达。对于你在推进貿易和对外关系上取得的成就，我本人也觉得极为滿意。

(137) 1911年11月17日 安格联致梅乐和函

广州情况极特殊，你把当地情形都已用电报向我报告了。我現在告訴你，你办理得非常好。你保全了稅款以备偿还外債，并且使海关工作能順利进行，現在应当坚持下去，同都督保持友好关系，这个人看来是讲道理的。对于不关紧要的事，不要提出問題。应当承认不可抗力。不可抗力这个名詞包括很多不正常的事情，范围是很广的。如果没有絕對必要，不要請外国方面帮助。稅款問題，你没有請各国領事帮忙，我很高兴。但是永远不要忘记，他們是在暗地里支持你的，任何对于海关的无理干涉，列强也决不会容忍。随时与杰弥逊保持接触。等情况明朗一点，我还要頒发关于稅款帳的指示。目前应当让汇丰銀行將洋稅、常稅和船鈔分別开立帳戶，各口岸汇到的款項应按关別分別列入上述帳戶。

广州政府对于厘金的态度如何？是不是已经实行裁厘了？

(138) 1911年11月21日 梅乐和致安格联第32号函

上次写信以后，本地局势有些进步，人心已稍安定，商业开始

恢复,逃难到香港、澳門去的人家有的已经回来了,这都說明大家觉得不久可以恢复正常状态。龙济光对于时局有一定的影响。他手下有五千广西軍隊,其中一千人是他的卫队。目前他总算是同新政府合作,但是有人說他可能带兵回广西。如果他走了,可能影响治安。李準已经走了,大概想回老家四川,据說他想作四川都督。他現在大概走不过去,可能留在上海。我还没有见过新都督,他現在很忙,沒有時間会客,我想在这个星期內去見他。到現在为止,他对海关的作法,我还滿意,我已說服他发两个布告,要商民务必遵守海关規章,并同意支持广州和广州湾的海关机构 这两个布告現正在草拟。司令陈炯明現在惠州指揮軍事,据說要来广州作都督,現任都督胡汉民将率軍北伐。1894—5年在台湾著名的黑旗軍首領刘永福,現在又出来了,在这里帶領一支別动队。

关稅問題已经商妥,領事沒有干預,因为我尽可能避免請求外国官員帮助,以免刺激当地政府。我們收的是銀元,仍按关平計算,但汇丰銀行以港币記帳。一切細節商定以后,我再正式报告 我正在設法使广东各口岸和梧州海关都照广州手续办理,以求一致,最好各关的稅款帳都开在广州。

(139)1911年11月27日梅乐和致安格联第33号函

局勢沒有变化。吵鬧打架伤害人命的案件常常发生,但是在这样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新政府仍然能把秩序維持得这样好,实在是 不容易了。現在还很难說新政府的現狀能維持多久,最可怕的是 内部意見不合 各国領事已经非正式承认了新政府,因为遇有日常接洽的事务,他們总要找执政当局的。有些領事对新政府是同情的,有的就不讲道理。像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在政权变动以后不久就想一切恢复正常,我觉得有点可笑,而且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在

平时差不多也都可以发生。我觉得最近西江一带的海盗搶劫案件不必过分重视。珠江三角洲一向以盜劫出名，我看現在也不見得比以前坏多少。

(140)1911年11月28日梅乐和致安格联第8385号呈

广东都督胡汉民根据我的請求，頒发了关于粤海关和高雷常关的公告各一件，現將抄本随文附呈。在前一个公告里，規定現有关章概不更改，并保护海关进行工作；在后一个公告里，完全承认了我們在高雷常关的新地位，并由地方官予以协助。广州当局对于广州湾一带能否完全控制、令出必行，还很难說。不論如何，两个文件都很令人滿意，頒布以后，一定会大大地加强海关目前的地位，保证海关在广州继续进行工作，征收稅款，在目前的危急情况下，沒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

附件1，1911年（黃帝四千六百零九年十月）中华民国軍政府

粵省大都督胡汉民公告*

中华民国軍政府粵省大都督胡为公布事。粤海洋关、粤海常关系属中国海关，人所共知。現任粤海关稅务司梅乐和系属华官，任事已久，該两关管理中外商务及华商洋商来往船艘，代中国征收华洋各商稅項，所有現行海关章程，均经詳細妥訂，一以保全稅餉，截緝走漏，一以振兴正当营业。凡商人与洋常两关交接者，均由該两关提倡贊助，从未于稅則之外多收稅餉，亦无留难阻滯致碍商务。如有控訴之件，該稅务司必为查究，如果实有冤抑，亦必为之伸理。从前稅务经已办有成效，該两关今已隶属中华民国之下，所有洋常两关現有关章，经已施行妥协，本都督概不更改，及凡各項管理之法，均准悉仍其旧，亦不变更，并由

本都督实力保护梅稅务司及洋常两关关員。惟望我商民人等及报稅行，照常遵守一切关章，照章完納稅餉。其有违犯关章者，定必执法从严惩办。該洋常两关办理稅务，国課攸关，本都督定必实行保护，凡我商民人等，均应体念此意，毋违，切切。特示。

附件2：1911年（黄帝四千六百零九年十月）中华民国軍政府
粵省大都督胡汉民公告*

中华民国軍政府粵省大都督胡为公布事。广州湾地方，前经清政府租与法国，所有貨物由洋埠运入广州湾，或由广州湾运往外国者，向不完納中国稅餉。惟由中国地方运往广州湾，或由广州湾运往中国地方之貨，照例均应征稅。前经分別設立海关分卡，环绕广州湾租界，管轄商务，該处各分卡总名之曰高雷常关。現時該处私运洋药甚多，实于中国稅收大有損失，况此时亟需稅款以济急用，因是之故，中国行政长官与总稅务司业经議定扩充管轄各卡权力，保护正当营业。查高、雷两属已設陆路常关分卡四处，系在雷州、黄坡、石門、大埠，現将于該处沿海地方酌量擇要添設水路分卡两处，統归粵海关梅稅务司所轄之粵海常关直接管轄。梅稅务司系中国官員，任事已久，并由总稅务司选派中国官員铁德兰帮办前往接管各該卡，稟承梅稅务司办理，业经通飭各华官知照，并电飭雷州委員刻即将各卡完全移交铁帮办接管。应由該处地方行政官长出示晓諭，并实力保护铁帮办，及遇事襄助。至該处商人如有未明关章之处，均可任便往見铁帮办，自当罄情相告，并贊助一切，不得借端勒索，亦不得徇私办事，以期振兴正当营业。至我商民必須遵守正式关章，照常完稅，安分营生，毋得浮动，迟日再当核定頒行划一稅

則，以便商务。其余苛細杂征各費，一概豁免。如有走私漏稅及违犯关章者，照例罰办。本都督定必实力襄助梅稅务司，并諭令高、雷两屬地方官保护铁帮办，凡我商民人等，均应体念此意，毋违，切切。特示。

(141) 1911年12月11日（十月二十一日）梅乐和致胡汉

民函*

稅务司現拟亲到貴軍政府拜謁，并致賀貴大都督于前月內备历艰难，竟能成功，保全省城治安，并欲同时拜识副、参两都督。此外尚有一原因，系現奉总稅务司命，以洋、常两关稅項暫存汇丰銀行一事，深蒙貴大都督襄助，嘱稅务司轉达謝忱等語。查此办法系遵守洋款借約，并免生出交涉。至洋、常两关稅收暫存沙面汇丰銀行，俟将来各国議定如何交还借款之时，必須將沙面汇丰銀行暫存稅項匯往上海汇丰銀行，归入总稅务司項下，以便償还借款。此系遵照借約办理。再，总稅务司并云，日前接到貴大都督改換新国旗之电，經已电飭稅务司悬挂新旗，似毋庸再行电复尊处，理合一并鳴謝等語。現稅务司拟于本月二十三日上午十一点半钟晋謁，屆時能否公暇接見，請即示复为盼。

(142) 1911年12月27日梅乐和致安格联第35号函

自上次去信后，广州的情况沒有多大变化，既沒有变得好些，也沒有变得坏些，街上的战斗和暴民乱法的事未見减少，但是总的来讲还是維持了秩序。我不是为临时政府辯护，我也不瞎說現在广州是与一年前一样安全。但是，另一方面，考慮到目前的非常情况，各种各样引誘人犯罪的机会，新政府执政時間很短以及广州地区之大，等等，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会证明，到目前為止还没有发生

过严重的騷乱，这簡直使人惊奇。毫无疑问，这主要是由于大部分居民明白事理以及新“官員”的稳健政策所致，在我看来这些新“官員”非常准确地摸清了人民的脾气。

(143)1912年 1 月 6 日梅乐和致安格联第8435号呈

英国陆軍部已经命令有关当局采取紧急軍事措施保卫沙面英租界，因此香港英軍司令安德生將軍 (General Anderson) 最近到这里来研究当地局势，以便执行英国政府的命令。已经决定在防御河滨岸上 (Defence Creek Bund) 建立一个铁絲柵栏，在英国桥附近安設倒刺铁絲网，并在厚厚的沙包后面安置几門炮，搞几个炮眼，以便更好地保护租界最弱点的河滨。已增派来一些軍队，現在岸上可供使用的兵力計有英国兵一百十名，印度兵一百七十名，英国炮舰“Clio”号并准备于必要时派陆战队登岸协助。联合部队由該舰舰长威利 (Veale) 統率。英国当局采取了这些措施保护英租界，因此法国領事也觉得应当重新考虑法租界方面采取什么有效措施，以便在必要时进行联合保卫工作。初步将法国炮舰“Vigilante”号由英租界原泊位移到下游一个地点，在那里可以完全控制沙面河滨的东面入口。选择适当的停泊处所曾经发生困难，法国領事請我予以便利，我已经指示理船厅照办了。

英国当局采取这些軍事警戒措施是否必要或妥当，似乎还是問題，本地紳士对此非常疑虑。目前广州还安靜，根据現在的情况，看来不至于发生严重的騷乱。

現将有关当局和我往来的文件抄呈，作为上述情况的补充。

附件 1：1912年 1 月 4 日英国領事致梅乐和文

英国政府正在增派軍队保卫沙面，人数約一百七十名，将干

明天上午乘“Kinshan”号到达。随带軍火确数不詳，大致如下：

軍隊一百七十人，每人枪弹三百五十发；

速射机关枪四挺，每挺枪弹一千发；

炮二門，每門炮弹一百发。

請你准許上述軍火从船上卸入駁船轉运沙面。等我知道起岸軍火的确实数时，就立刻通知你。

如果能設法使該船在沙面停靠，对于卸貨将大为方便。

附件 2，1912年 1 月 5 日梅乐和致英国領事文

收到昨日来文，要求对增派防卫沙面的英軍給以駁运便利。我已经命令主管人員尽力协助。

附件 3，1912年 1 月 6 日梅乐和致法国領事文

收到昨日来函，說明保卫沙面法租界拟采取的措施，建議将法国炮舰“Vigilante”号停泊沙面河滨的东面入口，并請港务人員予以协助。我已经命令理船厅同該舰舰长联系，尽力协助选择适合需要的泊位，并尽量不使附近商輪感到不便。

(144)1912年 1 月 12 日梅乐和致安格联第 36 号函

广州的局势无疑有了进步，許多了解情况的外国人，包括住在城里的法国主教，都一致认为广州現在很平靜。生意照常进行，商店都开了門，虽然商业还有些蕭条，短时期內还不易恢复，但是最近发生的事变，已经沒有迹象可寻了。因此中国人很难理解为什么英国租界还采取那样的軍事警戒措施。租界看起来像一个軍营，防守得很坚固，簡直可以对付一个围攻战。过去只有少数海軍士兵，一两架机关枪，还可以說是为了防备盜匪。現在是一个炮兵

警备队，还有两門較大的炮，要想使本地的中国人相信这不是为了向广州省城进行有组织的攻击，就很不容易了。另一方面，法国当局继续保持鎮靜，法国領事不打算用铁絲网把租界围起来，也不增加警备兵力，显然倾向于采取“警惕等于有了武备”的原则。这两种作法都有缺点；英国領事的作法使租界更加安全，但是刺激了临时政府，引起当地人的憤慨和各方面的批評；法国領事的作法，使法租界不能像英租界那样安全，但是取得广州人更大的好感和代理都督的感謝。代理都督已经用公函对英国領事的作法提出意見，措詞溫和有理。他还写信給美国总領事，要求領事团合作，将外国軍隊全部撤出。这种联合行动当然是不可能的。我現在将这两封信抄呈。

附件 1：1912年 1 月 8 日代理都督陈炯明致英国总領事函*

两月来本軍政府成立，几費经营，始克人心安靜。今聞貴租界忽添兵設防，在貴总領事官思患預防，必无他意，惟沙面系众人属目之地，誠恐商民誤会，无故惊扰，反成不美。敝政府与国民对外之心理，久为中外所共喻，必无暴动之虞，沙面当保安宁，深堪自信。为此函請貴总領事官迅将防兵撤去，以示坦怀相安之雅。否則或有意外，关系大局，不堪設想，敝政府之保护亦因此而倍觉困难也。

附件 2：1912年 1 月 8 日陈炯明致美国总領事函*

两月来本軍政府成立，几費经营，始克人心安靖。今聞英国沙面租界忽添兵設防，在英国总領事官思患預防，必无他意，惟沙面系众人属目之地，誠恐商民誤会，无故惊扰，反成不美。敝政府与新国民对外之心理，亦为中外所共喻，必无暴动之虞，沙

面当保安宁，深堪自信。除函知英总領事官将防兵撤去，以示坦怀相安之雅，并望貴总領事官执行領袖領事之职务，邀請各国領事官协請英总領事官查照允准，則感綬交誼，实为粵省所欣企者耳。

(145)1912年1月19日梅乐和致安格联第8449号呈

11月28日的第8385号呈文里，附送广东都督胡汉民最后改发的关于粵海关和高雷常关的公告两件。現将广东都督原来印发的公告两件呈送备查。原公告曾在本城张贴，并在报纸上登載。一位委員奉都督的命令送給我每件各二十份以备在海关等处张贴，但是我不同意张贴，因为里面的原則与已经正式通知我的原則不符。经过进一步商談，将公告加以修改，感到滿意后才頒发公布，这已经在第8385号呈文里报告了。

附件1：1911年11月21日(黃帝四千六百零九年十月初一日)

中华民国軍政府粵省大都督胡汉民公告*

中华民国軍政府粵省大都督胡为公布事。粵海关已隶本軍政府之下，所收关税均为本軍政府之用，本軍政府自应极力保护。此次我国豎立民国旗，东西各国均守中立，各国人之在我国者，生命財產均受保护于軍政府。粵海关各洋員为我国办事，則凡我国民更有保护之責。如有匪徒敢借端騷扰者，本軍政府定行严办不貸。特此公布。

附件2：1911年11月21日(黃帝四千六百零九年十月初一日)

中华民国粵省大都督胡汉民公告*

中华民国軍政府粵省大都督胡为公布事。前由总稅务司派委洋員前往雷州開設洋关,尙未就緒,本軍政府业已成立,将来应否安設,自当由本軍政府主持。惟該洋員等尙雇有輪船一艘在雷州灣泊,該洋員等生命財產,本軍政府有担任保护之責。凡屬国民均应互相維持,以保公安。如有匪徒借端騷扰者,定行严办不貸。特此公布。

(十七) 九 龙

(146)1906年10月1日(光緒三十二年八月十四日)广东水

陆巡防营务处兼緝捕总局致九龙关稅务司巴尔

(W. R. M'D. Parr)函*

昨准欽州郭統領(郭人漳——編者)蒸电开,漳派港探探得孙文已由法、日运大批軍火到港、澳,弹药、手枪悉装成洋油箱,欲即运省;枪枝将装成洋貨大箱,用子口票混充入省城附近;九、十月潛謀起事。欽匪一股非其正兵,系牵制等語。夏牧获首匪邓二,漳获首匪梁二、賴德飞等,所供大略相同,均已訊明正法。該逆党羽匿在学商軍界者不少,求飭水陆各营不动声色,严防密緝,以絕隐患等因。准此,用特飞达台端,希即轉飭所属不动声色,严防密緝务获究办。

(147)1906年10月11日(光緒三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两广

总督致巴尔札*

光緒三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准水师提督文开;昨奉密咨,敬悉一切。孙文逆党邓子瑜,在香港、南洋一带卖售軍事債票,潛謀起

事，前奉咨会，当即分飭所轄水陆各营严密梭巡，妥为防范，并派顏令輅、伍前直牧秉誠、毛县丞秉科前往香港，密为查探，尙无踪迹。現飭令顏令等仍往来香港，并会同邱、林两分統、楊副将設法訪查，如有消息，随时密电，以便預为之备。訪聞孙逆前月曾来港一次，現在早已离港。近日惠州之往星加坡者，每船动輒千人，逆党潜謀不軌，必在惠州、归善、新安一带起事。新安僻近海隅，沙岸延亘，随处可登，而且水面本属租界，只可在岸上巡緝。現经派委亲軍左营管带隆世儲、游击关在田，督率亲軍左营往新安一带，会同新安营馬游击扼要巡緝，并請飭令惠州巡防队各营严为之备，駐扎处所，无论昼夜均須派勇了望，夜間尤須放飘。二十六年哨弁陈天保因賊匪猝至，提防不及，以致軍械为匪徒所夺，全軍亦几复沒，可为殷鉴。查水路由香港到惠，以沙魚涌、澳头、平海一带最为紧要，前已派有“鎮涛”輪船巡緝。現经札飭邱、林两分統，加派“广庚”兵輪，会同梭巡。“鎮涛”在平海、澳头、沙魚涌一带，“广庚”在神泉、甲子、汕尾一带，遇有来往渡船、漁船，均須切实搜查，以防匪徒私运軍火；并多购眼线，如有形迹可疑之人，随时拘拿訊究，并与岸上各营联络办理。平海去年添募之水陆緝捕勇百名，緝捕尙称得力，亦经密飭平海营刘参将督飭該弁勇严密巡緝。归善、博罗、海丰、陆丰一带均关紧要，昨日吳鎮祥达晋省，已商請赶回惠州督飭各弁勇严紧防范。香山昆連澳門，又系逆首故里，会匪滋多，难保无勾串滋扰，亦已分飭香山协副将施光廷、香山县郑令及清乡委員陶令，严密稽查。省城北路会匪，往年曾有通同孙党之事，現在中协张副将在番禺北路清乡，花县以上亦有李参将駐扎，亦经飭令留心防察，以免疏虞。虽匪首潘祺李豆皮周等均已获办，仍不可稍涉大意。至私运軍火，必須由洋关严查，应請札飭粤海关、九龙、拱北关税务司加意搜檢。

再，查惠州客民每有結队一二百人搭船来省者，形迹多有可疑，現飭中路第六营管带李得銘，在石龙一带严密偵緝，并移惠安水軍統带王道飭属协同查緝。至由港、澳来省渡船、帆船，尤为繁杂，二十一年孙逆倡乱，即用保安夜火船載惠州游民五百余人来省，每人有紅巾一条为記，幸经李革牧家焯拿获，不致成事。現在孙逆图謀起事，难保不故智复萌，应請札飭广州协黃副将、水巡警局及楊副将洪标，如有此等形迹可疑之人，必須查明来踪去迹。似此严密防范，当可无意外之虞。

窃念孙文逆党屡謀不軌，宮保督粵以来，招练新軍，扩张武备，逆党首謀滋事者迭经严密查拿，匪党无隙可乘，数年来帖服不敢起事，地方得庆乂安，何莫非宮保所擘画。現因奉命調滇，匪徒以为有隙可乘，竟敢借此煽惑人心，希图滋扰，亟应严加防范，以保治安，而紓蓋廬等因，到本部堂。

准此，查核所議布置防范情形，尚属妥协，亟应照办，除分行外，合就札飭。为此札仰該稅务司即便遵照严飭司巡认真搜查軍火，勿稍懈弛，切切。

(148)1907年6月2日(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广州

关务处致巴尔照会*

現准广东水陆提督李移开，为照本提督探聞，近日革命三合会党由香港私运軍火上省，均用石船运載等情，亟应严行查緝，以弭隐患。除移行外，相应移会查照迅速密飭沿海关卡遵照，遇有此等石船及形迹可疑之船经过，务須认真查緝，不得稍有疏虞，望速施行等因到处。准此，相应照会貴稅务司查照轉飭一体严緝，勿任疏懈。

(149)1907年7月19日(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十日)两广总督致巴尔札*

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初六日，准两江督部堂端歌电开，慰密电云，探得逆党因内部严查军火，拟租小兵船五艘，小魚雷艇十艘，装运伪军及军械等，用各国旗号，潜入长江备战，陆路各处亦早布置，专候军火接济，前船已订用犹太人馬定七月由大西洋陆续东来等情。逆党屡次暴动，均被扑灭，势必别出詭謀，期达目的。茲已电薩軍門严密查办外，祈密飭海关并地方文武认真稽查，务期破获为要等因，到本部堂。准此，查逆党屡图起事，均经破获，現又别出詭謀，潜运匪党军火，狡焉思逞，亟应严防以遏巨患。除分行外，合就札行，为此札行該稅务司即便遵照督飭司巡严密查緝，务将逆党及所运军火悉获解办，勿稍疏懈。

(150)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两广总督致巴尔札*

传聞孙党現有密运军火至惠、潮两属約期起事之說，該党在外埠发售軍債票甚多，誠恐勾煽內匪，乘隙蠢动，亟应不动声色，严密查緝，勿使绕越私运。除分行各属地方文武切实密查外，合密札行，札仰該稅务司即便遵照，务将来往华洋各船只认真严密搜查有无私运军火，一面广购偵探，随时密緝，毋得稍涉大意，是为至要。仍将办理情形具复。切切毋违。

(151)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两广总督致巴尔札*

現据探报，孙文將軍火寄頓安南、香港、九龙等处，現分运潮，

預备王和順等到潮起事等情到本部堂。据此，查王和順勾結孙文自称革命南軍都督，欽州已搜获逆书。現既有运軍火入潮希图起事之說，不可不先事筹防。除电潮州鎮道府督同文武严密防范認真盘查，及札营务处移行水陆防营及地方文武一体遵办外，合就札飭。札到，該稅司即便遵照督飭司巡人等，遇有来往船只形迹可疑者，务即严加搜查，勿任偷运。切切。

(152)1909年2月1日(宣統元年正月十一日)两广总督致九
龙关稅务司夏立士(A. H. Harris)札*

宣統元年正月初九，准两江督部堂端佳电开，准外务部电开，駐美伍使电称，訪聞近有逆党由南洋电美侨筹款，暨有美人代购炸药乘美国船赴香港轉运京师各省，希图举事等，諸希密飭严防等因。除分电外，請一体严飭認真稽查等因，到本部堂。准此，除札营务处会同按察司移行水陆各防营及地方文武并各关卡严防查緝外，合就札飭，为此札仰該稅务司即便督飭司巡一体認真稽查。切切。

(153)1909年3月15日(宣統元年二月二十四日)两广总督
致夏立士札*

宣統元年二月十九日，承准外务部电开，江督苏撫电，据沪道电称，接日本密探来电，孙逆共儲枪枝三万余，分存对馬及薩之嗎两处，去年“二辰丸”运粵之枪，系从对馬拨出，今派粵人游知方入薩之嗎，将枪万余杆用該处民船先盘出海运入緬甸，潜到云、貴、广西。密探已混入該党，故一切秘密知之最詳。請密飭严查以遏乱萌等語，业经本部进呈，希即查照速飭严密稽查，認真防范，毋稍疏虞为要，謹遵旨电达。又先准两江督部堂电同前因，各到本部堂。准

此，除札广东营务处会同按察司移行水陆各防营及地方文武并各关卡一体严密稽查截緝外，合就札飭，为此札仰該稅務司即便查照督飭司巡一体认真稽查截緝。切切。

(154) 1910年(宣统二年五月)广州关务处致夏立士函*

現奉督宪函开，頃接軍机处十六日电开，現在人心不靖，謠諑繁兴，聞有匪徒在广东、广西、湖南一带地方暗中勾結，希图起事等情，务祈严密偵巡，妥为防范，并飭各海关认真稽查，毋使私运軍火入境，是为至要等因。除电飭各道府鎮协等一体严密偵巡妥为防范外，用特轉达，即祈查照通飭所属地方有关厘厂卡委員务須密緝严防，实力查办，毋稍松懈，是为至要等因。相应函布台端，即希一体严密查緝，勿稍松懈，为要。

(155) 1910年6月19日(宣统二年五月十三日)广州关务处致夏立士函*

督宪密函內开，近来革命党会匪勾結，希图举动，已暗备軍火儲于港、澳，随时私运入境，并有先在高、雷、阳一带起事之謠，当经通飭各属文武，并迭电高州鎮道严密防范，以备不虞在案。所有各处关卡及水陆要隘地方，尤須认真严查私运軍火器械，以杜隐患。除分致藩司、营务处暨水陆提台督飭各营一体密緝拿办外，用特函布，尚祈轉飭所属关卡厘厂，遇有船只来往，务須加意稽查，緝获重办，勿稍疏玩干咎，仍望将情形見复等因。奉此，除遵办情形先行稟复外，相应函布，即希貴稅司一体遵照严密查緝，勿稍疏玩为盼。

(156) 1911年4月21日夏立士致安格联函

我15日去見两广总督。他正要對將軍被刺一案进行最后的审

訊并对罪犯判刑。近来查获几批手枪和弹药等物品，总督对于这种走私感到很难办。我見他的时候，他正好收到一个报告，报告說，一艘盐务机关的小火輪在大鑪下面抓到一艘民船，船內有些违禁品，民船已由关員扣留，正报請我处理。两广总督好像有点不高兴。我对他說，这样做是符合向章的。他要我将民船送到广州处理，其实他即使不說，大概也会这样做的。后来就这样办了。那艘小火輪上的人，根据密报，在我們分卡下面接近边境线上的地点上了民船，在一个“暗竇”里查出违禁物品。我們談了一下这些违禁品可能从什么地方来，两广总督要我去見香港总督陆格德(F. Lugard)并向他建議：如果沒有广州发的執照，香港不要把軍火等卖給中国人。我对两广总督說，香港只有不多几家店鋪公开出售軍火，而且是在严格的監督之下进行的，但是他还是希望把这个问题提出。17日我去見香港总督，同他談了很久，談話的大概，請參看附呈的給两广总督的信。香港总督說他不能照两广总督的意思来考虑当地出售軍火的細节，因为他知道并沒有公开非法出售的情形。他着重談到多用偵探的問題，希望两广总督合作。道台魏翰現在香港，今天下午去見香港总督。他們將討論如何改进搜捕逃犯以及雇用本地偵探和随船偵探的办法。香港总督对我說，他希望魏翰能代表两广总督，他有許多建議准备提出。

附件：1911年4月18日(宣統三年三月二十日)夏立士致

张鳴岐函*

窃敝稅务司昨領教言，莫名欣忭。承諭轉致港督，以后在港華人购买枪枝抑或子弹，無論多寡，若未領有华官所給准买執照，一概不准购买一事，返港之后，当即往謁港督，据情向其相商，并将此次“裕民”輪船拿获“貴利”民船走私軍火大略情形告

知。答以本港取締进出口之軍火章程，防范之法极为綦严，乃系专为协助中国治安起見。查定章，当軍火入港之时，必須报明船政道署，违者查出重罰。若售出口，如系运往中国地方，非領有中国督撫护照者，一向概不准运。纵有护照，一面繕給出口准单外，一面又函致貴关，告以此項軍火运往何处。至于零星售卖之店，本港現亦不过两三家而已，而买者均須稟准巡警道署发給准买单照方可。該署亦非任意发給，随时会同撫华道署核明可发，然后发之。凡所准买之数，警署必須按季申报本督查核。似此截截防范，可謂至周且密。虽在中国偶有拿获少数枪枝子弹，吾可信其并非明由香港买者私运入口。或由澳門偷运经由本港口門轉入內地，抑或系由外洋輪船夹带来港并未起岸，即与私販暗相接駁偷运。然以来往本港船艘之多，若欲杜此两种弊端，自非多派偵探，广购眼线，恐不为功。倘粵督若派一二干练偵探来港会同港探偵查更善。鄙人前于拜晤粵督之际，已略談及此議。惟在中国曾所拿获以及此次“貴利”私运之軍火，若能研訊明白果系由港某某行号某某人手所买，函知本督，亦可凭以根究，分別予以重懲。若照粵督所請，此后在港华人购买枪枝子弹，必須領有华官准买执照方准购买，此等办法，姑勿論与本港商民固屬未便，即使可以照行，而与事实亦复无补。且近来本港团练所用旧式枪枝悉行更易新式，其旧式之枪本可卖回价銀若干，宁可牺牲此款，飭令捆載弃置大海，盖恐多卖一枝，致多一枝私入內地等語。

敝稅司細味所言，似屬至論，凡遇有可相助之处，无不竭力为之。倘貴督院若以港督議加偵探办法为然，管見拟請早日派員来港商訂遣派偵探办法。如魏道翰熟諳洋务，声望素孚，若委該道来港，更为易于商訂妥善，彼此得以格外联络，和衷共济，

严密偵查，堵其来源，庶于查緝私运軍火，較有把握。是否有当，理合肅函奉布，伏希察核施行。

(十八) 汕 头

(157)1907年 6月4 日潮海关稅务司夏立士致赫德

第3632号呈

5 月份最值得注意的事是黃岡地方起事。黃岡鎮在饒平县境內，距离汕头約四十三英里，距离澄海县城約三十一英里。看来当地的兵力只有二十个人，在附近地方捉拿了一些被通緝的人，这些人犯的同族和朋友前去要求释放他們，沒有談妥，結果22日很晚的时候发生了混战，一个城守尉和一个佐杂被杀。当地常关遭受袭击，一个職員受伤，其余的人員都逃走了。黃岡城被該族的人占据，不許人們出城。消息传到汕头，引起很大的恐慌，将这个事件夸大为叛乱；由于当地沒有負責文官，又缺乏可靠的消息，紳士、商人和报館注意了这件事，他們散布謠言，停止了信貸和貨运，并且大声疾呼，要求保护。我恐怕有些外国人把一些最荒唐的謠言向香港报館乱送。同时潮州鎮台前往出事地方，他只有很少的兵力，因此在离黃岡几英里的地方扎营，請派援軍。25日和26日他遭到攻击，結果将敌兵赶走，不过損失重大；援軍到达以后，他在29日攻入黃岡，叛乱分子向各方面逃走。道台第一次听到的消息，是令人不安的，据說黃岡那边福建詔安的人也在协助那些族人，他就把消息轉报广州和福州。有几天道台感觉惴惴不安，后来道台派人打听到真实消息回来，潮州鎮台那里也传来26日的捷报，才使他放心。

叛乱分子大多姓余，全是本地人，他们的行为很好，不骚扰，也没有干预商业，只命令降低米价。事实上据说这次起事只是反对官府，发布了应当遵守的清规戒律。乡下老百姓头脑简单，这次踊跃参加起事，在一定程度上与米贵和对捐税不满有关。

29日广州的援军开始到达，广东提督也乘“美孚”轮前来，不过前线并不需要他。“广大”轮于31日到达，船上的军队没有上岸。“靖冈”轮于30日到达。这里集结了二千三百二十三名士兵，都是西法训练，并有炮队。不过我听说只有四营左右或大约一千二百人派往潮州、饶平和黄冈。在写这个呈文的时候，我听说有三营人留在这一地区；其余的人，有的已经开往北海，有的不久也要前往。黄冈叛乱分子中一些姓余的头脑逃往香港，听说他从那里同大陆通讯，说些大逆不道的話。从黄冈寄给这里一家中国旅馆的信被查获，根据这封信进行了搜查，受信人已经逃走，但是他的一些家属已被拘押。道台遵照总督的指示，31日出发亲去搜查嫌疑人犯，结束黄冈的乱事，到处都在雷厉风行。

我所得到的情报，还不足说明事件的真相。我能够向您报告的，只是汕头从来没有被攻击的威胁。5月28日我见道台时，他把事情轻描淡写，并怪各公会等不该过早请派援兵。大家都认为叛乱分子没有新式武器，事实上许多人除了棍棒以外什么都没有。后来在黄冈发现两个煽动叛乱的告示，都是5月25日的日期，一个是铅印的，一个是手写的。铅印的一张原来没有日期，是后来填上去的。这个告示文字很长而且组织得很好；另一个短些，文字有些不通。这些告示可能是老早准备好的，哪里有了乱子就拿出来，表示是事先计划好的，以壮声势。这些乱子不是革命党人所策动，而是被他们利用了。最近从北方传来关于查获枪械的消息，又引起官场极大的恐慌，目前正在进行着频繁的活动。本地官员和我

接到总督的紧急公文和电报，命令严格搜查违禁品，“海筹”号和“海容”号巡洋舰奉命沿海岸巡邏并監視民船的行动。不过这些好船完全不适宜担任这种勤务。

(158)1907年5月26日《潮报》公司关于黃岡起义的传单*

此次黃岡会匪蠢动，警告时聞。本报以事关紧要，为閱报諸君視线所集，本日又届星期停派，因将訪事来函并偵探所得者，虽事属风聞，实与地方有密切关系，用特先派传单，得以先睹为快云。

十四日接督宪复电云：沈道台鉴：黃岡土匪，已調胡統带令宣飞划第十二营迅往协剿，再商李軍門分勇同剿，已电閩督合剿，潮州、汕头务先募土勇防堵，以保商务，速速勿誤。

饒平县黃岡地方距饒平百二十余里。十三晚，饒平已为会匪所据，郑县令不知下落，或云被匪擄去，其家人現有逃难至汕头者。

又澄海县何大令与該处紳商联络筹办团防，前后已向铁路局借枪枝七十杆。

此次会匪起事，旗号大书革命軍字样。又遍貼告示，列銜云中华革命軍政府大都督孙，內載明：游手好閑者杀，强买强卖者杀，奸淫邪盜者杀，吸食洋烟者杀，临陣退縮者杀；尚有多款未詳，并令各生理如常交易云。

又聞沈觀察此次来汕，議招募土勇二三百名，借資防堵，拟向铁路借枪百数十枝。

又黃和亨鎮軍調勇赴饒剿办，現駐扎洪洲，聞传該乡紳耆會議，大都恐得罪会匪，致被滋扰，皆畏縮不前云。

又聞稅务司因会匪起事，有与各領事商酌电請各国派兵輪前来保护之議。

又聞宪督所調防剿各营即日启程前来，大約早晚可以抵汕。

又聞有人自漳州詔安地方来汕云，詔安县城与黄冈同时被匪所破(按詔安距黄冈三十里，其会匪本相联络，声息互通云)。

又聞潮州城以饒属会匪猖獗，刻已戒严，特派巡警勇分駐城口防守稽察，复以风鹤怀疑，十四日城門启閉三次。

又昨日探悉，某武营报告至汕，謂匪势現甚猖獗，囑汕头巡警局須要戒严等語。

又据揭阳第九队巡防营左哨徐士廉，因黄冈匪警調往协剿，現該防营已拔队起程，附輪前往矣。

又聞該匪头目据住协台衙。两天来黄冈城里人众拥挤，有人到衙口游玩，即問尔要入会否？如要，即入內挂号領取衣械；如不入会，即去各謀生理，不可閑游。聞此次除官場外，并未妄杀一人。

又聞黄冈城凡出入人等，均有稽查，惟买卖負販之人則听其便。凡有名誉及富厚者，則請其到衙議事，并派其各出銀米云。

又聞黃和亭鎮軍昨晚已返旆汕埠。

又聞李直繩軍門所率兵舰二艘并大队练軍，日內可抵汕埠云。

(159) 1911年11月21日潮海关稅务司克立基(E. Gilchrist)

安格联第25号函

本月10日全市忽然涌現蓝白色或者紅蓝白三色旗帜，到处飄揚，說明共和运动像瘟疫一样，已经传播到本地区了。所謂华美洋行已放下了它的经营貿易的假面具，成为自命的“中华共和政府”的总部了。梁金鰲为政府“代表”。梁金鰲是美籍公民，9月間曾来向我打听关于美籍船舶开辟广州、香港、汕头航线的問題。他也曾为此往訪美国領事卫廉士(C. L. L. Williams)，卫廉士以后去北

京了，我不知道他是否怀疑梁金鰲是革命党。如果他觉察了，似乎也沒有在地方上采取任何行动。

收到您11月1日的来电，我将来电內容函告領袖領事寶尔慈(B.G.Tours)和正要离职的海关委員瑞誥，并书面警告中国商会，动用海关稅款将引起外国干涉。那时道台派潮州知府帶了大約一百四十名士兵到汕头来，有几天他把革命的情緒鎮压下去了，于是瑞誥答复我說，沒有危险，不需要采取我所提議的保护稅款的措施。商会也复信說，危机过去了。11月3日在日本領事为天皇誕辰举办的招待会上遇到巡警局委員、洋务委員和新任审判厅审判官，他們似乎认为知府的到来已結束了此間的革命运动。如果总督张鳴岐能够在广州維持清政府的权力，或者在11月9日以后保持他在临时省政府里的領導地位，这也是可能的。

本月10日下午一点左右，从华美洋行冲出一批帶着革命党旗帜、长枪、左輪枪，腰帶上綁着炸弹的烏合之众，占領审判厅、道台衙門、前滩炮台以及大清銀行和交通銀行(海关收稅銀行)。当时完全沒有发生战斗，一般群众都欢欣鼓舞。下午三点钟我收到一件英文函，信紙上印有彩色旗和“中华共和政府”的字样，署名的是“汕头中华共和政府代表梁金鰲”，声明他已经接管本口岸，并且自即日起指定我作为新政府管理海关事务的官員。几分钟以后来了第二件公函，送来一面蓝白旗，要我挂在海关的旗杆上。我沒有回信，但是立即将情形写信向領袖領事报告。黄龙旗直到日落后才降下。我告訴总巡，下一天什么旗都不要挂，不过共和政府人員如果坚持挂革命党的旗，我們的職員不得反对。我已采取預防措施将海关印信和秘密档案搬到我的屋子里，并和寶尔慈作了长談，他說領事团将在次日上午九点钟举行會議，研究当前局势。他在那天下午送来的信写的很含糊，大意是要我照以前建議的办法，保护稅款的安

全。我用英文公函答复“共和政府代表”，附送領事来信的抄本。我在信里說，我同意同他的临时政权合作，继续进行海关工作，条件是：他应尊重一切条約的規定和現行的海关、港务和检疫規章，同意将稅款存在銀行里，和让我全权管理我的職員。关于挂旗問題，我說，虽然我和職員不反对挂“共和”旗，但是最好等我了解一下其它通商口岸在同样情况下所采取的办法后再作决定。我听说有一派革命党人从两个收稅銀行里用强力提取了关平銀九千七百两以供軍用。他們是客家人，是以张立村为代表的地方派别，我收到过他們的几件来文，还没有答复。本月14日，我还没有收到梁金鰲的答复，于是发出了一张布告：遵照总稅务司紧急指示并经領事团同意，自即日起洋关和常关稅款一律繳入台湾銀行。台湾銀行是此間唯一的外国銀行，我已和該銀行经理作了具体安排，并請两位海关收稅銀行的经理到我办公室来，向他們說明我所以采取这一行动的原因，我用英文函把这既成事实通知梁金鰲，他已经有条件地同意了。

(十九) 江 門

(160)1911年11月11日江門关稅务司烈梯 (O. G. Ready) 致
安格联第80号函

昨天四点钟我从崖門分卡視察回来，听说我們的小哨船船长曾来向我报告，省城已经反正，最好把海关旗竿上的龙旗降下。

革命党首脑也叫我們的两名水手带信給我說，他将送两面革命党旗来悬挂。

我拒絕在通常時間即日落以前将龙旗降下，不过我說，在接奉

总稅务司命令以前，我在海关关产上不挂任何旗帜。因此从今天上午起，我們已经不挂旗了。

今天上午九点钟，一大队革命軍在海关前面列队，旌旗招展，鳴放鞭炮，不过一切都极有秩序，沒有对任何人进行干扰。新旗是蓝色、长方形，中間有一个白星。

海关銀号继续办公，稅款是官方負責保管的，因此我想还是不插手为妙。

海关人員都安全，照常上班，海关与过去沒有有什么两样，本地人稍有激动的迹象。

英国炮舰“Sandpiper”号停泊在海关前面，无論如何，我看不会馬上发生乱子。

本地官員显然都已逃走了。

中国炮舰全部悬挂革命党旗帜。

安格联的批示：

在稅款問題上，我希望你同广州保持联系并采取同样的手续。稅款必須汇解广州汇丰銀行我的稅款帐內。只要海关銀号照付稅款由你汇解我的帐內，你对于收稅方法可以不必变更。

(161)1911年11月22日烈悌致安格联第81号函

13日星期一，一大队武装革命軍从江門城开来，在海关前面江边列队，将革命党的旗树立在稅务司房子的前門和海关总碼头的两边，同时武装人員开进海关的院子，显然打算将海关占据。

我立刻命令这一帮人全部退出去，他們照办了。我接着派一个供事去传話說，如果海关財產遭受任何侵犯或者关員遭受任何干扰，我立刻就走，由他們同各国領事和炮舰去解决。在以后的几

个小时内，旗子一个一个地不见了，从此我们这里绝对安静，未遭受干涉。

海关旗竿上还是什么旗都不挂，不过考虑到海关小火轮要在三角洲狭窄的水道里到处行驶，所以在船尾挂革命党的旗，船头挂海关旗。

小火轮上已经装上由九龙海关借来的三筒机关枪，经电报批准后，另外增加了防弹钢板和一个水龙带，由九龙船塢公司承办。

我正设法将洋税和常税汇解广州汇丰银行总税务司帐内，但是由于前任海关委员和海关银号的人已经不在本埠，因此耽误不少时间。税款大概没有损失，不过在派定新任委员并将海关银号保险箱打开核对帐目以前，还不能肯定。

总关和分卡都继续工作，暂时一切平静，海盗也不见了。关员都好，照常工作。

安格联的批示：

如果他们坚持，你也可以在岸上挂他们的旗；如果他们不来找你，最好像以前一样不挂旗。

(162)1911年12月6日烈悌致安格联第83号函

一位新海关委员从广州来，昨天正式来拜访。他住在常关里前任委员住过的地方。这个人很想讨好。他很同意税务司管理税款并汇解汇丰银行，不过希望能够看到帐目等等，我当然说一定让他看。他还要求按月从税款中提取海关银号经费关平银三百七十两。我说这要向总税务司请示，不过我可以暂时从海关经费内支付，以便进行工作。

委员是关务处的代表，如果他的经费由海关付给，关务处可能认为有失委员的身分。另一方面，这是一个新机构的开始，可以利

用这个好机会，仿照海关发薪办法，改用薪单，不让委員按照他的願望把关平銀三百两拿去随意发薪使用而不向我們交帳。类似的情形在其他口岸一定也会发生，您会为各地制定一个統一办法的。

委員蔣銘焜本人有关务处的委任令，但是我还没有收到公文，因此我对他說，等收到后，我就立即正式报告总稅务司，并暂时先将(由他負責的)海关銀号本月薪水全部发給。

安格联的批示：

应当遵循的原則是：稅款归我管理，銀行手續費等費用由我照慣例发給，从稅款內扣款只能由我，或经我核准由稅务司办理。

(163)1911年12月23日烈悌致安格联第84号函

洋稅和常稅問題已经解决，正在收稅并汇解广州总稅务司帳內。

(二十) 北 海

(164)1907年5月24日北海關稅務司愛爾李(H. P. Alberts)

致赫德第5号函

上次信里曾經提到附近地区将发生騷乱，但这里的人們沒有把它当作一回事。因此当英国領事昨天下午收到廉州的履員来电，报告英国教堂被毀、教士都逃走的消息时，大家都吓了一跳。后来又收到电报說，德国教堂也被毀了，英、德两国教士都在廉州府衙門安身。

下午六点钟在法国領事館召开會議，各国領事决定把妇孺送

上英輪“Singan”号，这条船是英国領事为了預防万一而留在这里的。會議还决定男人集中在海关，由帮办巴閩森(P. G. S. Barentzen)予以安置，我自己在住宅里过夜，这所房子是廉州来路上的第一所，在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外侨居住地的一切活动。外勤人員留在宿舍里，保护关产。

关員都領了海关的来福枪，其他一些人的武器由各領事館供給。

一夜紧张地过去了，但是一切安靜，今天也沒有有什么异状。妇孺又回到岸上来，我們相信不会有什么事了。

大家有点恐慌，因为除了我們的枪和大约三十名中国兵外，沒有其他的力量保护我們，北海的大部分軍隊都派到欽州去了，那里发生了正式的叛乱。

我們夜間还是提高警惕，預料英、法两国的軍艦不久就要来了。

(165)1907年9月12日北海关税务司阿岐森(J. Acheson)致赫德第7号函

听说欽州附近的防城情形不好。那一带地区有土匪鬧事，官方派軍隊去保护，防城的居民不肯接待他們，双方鬧起来。土匪来帮助居民，結果兵、匪、民联合起来，土匪有了軍隊的支持，更加肆无忌惮，起来暴动。他們攻入知县衙門，把知县和他的全家杀死，然后向欽州进发，路上被六月里派去的广州軍隊打敗。

(166)1907年10月19日阿岐森致赫德第10号函

听说在越南有許多鼓吹革命的中国人，他們有一百万两以上的巨款，专供进行叛乱、反对清政府。河內和海防都謠传廉州、欽

州不久将有軍事行动。这一带所以动蕩不安，或多或少地与反清情緒有关系。新任鎮台接任只有几天，就收到一封匿名信，信里說，他派到廉州是降了級(以前他是署理虎門提督)，他不應該忍受异族的压迫，而应参加革命斗争，全国光复以后，他可以得到优厚的报酬。鎮台是一个忠臣，他把这封信給其他官員看过就算了。无论如何，这件事說明，地下的火山正在酝酿着，可能爆发出来，使周围地区遭到毁灭。

(167)1911年11月14日北海关稅务司黎露萌(E. G. Lebas)致
安格联函

昨天这里收到广州发来的两个电报。第一个电报說广东已宣布独立，这个电报是下午四点钟收到的，我吩咐总巡第二天一早就去打听审判厅和在港內的一艘中国炮舰挂什么旗。收到第二个电报时，已是下午六点钟，我想它們都不会再挂龙旗了。今天早上它們果然都挂了革命党的旗，因此我吩咐不挂任何旗，免得好像同本埠的軍政机关作对(不管它們是否参加革命)。

昨天这里收到第一个电报后，人們已经开始庆祝，今天放了很多的鞭炮，挂了很多新旗，說明新政权很得人心。在此特殊情况下，我又得不到您的指示，只好暂时不挂旗，希望您同意我的做法。

(15日续写)今天謠言很多，互相矛盾，我不一一向您报告了。简单地說，这一带乡下到处都是土匪，随时可以向这里进攻，革命党一两天就要来。我采取夜間派人站崗等措施，尽力防止土匪袭击。革命党如果像各地傳說的那样文明，他們来了，这里的人一定都欢迎。土匪袭击虽然有可能，但是我认为，由于人心惊慌，各种傳說总是言过其实，不必十分担心。至于革命党，我相信他們不会給我許多麻煩。除非他們用武力强迫我做什麼事，否則我沒有您的命

令是不会照办的。

下午十二点四十五分才收到您11日的电报，电碼錯誤很多，我只能得出大意：保障稅收。我将尽力做去，但是也有困难。銀行收稅处在3日已经把上月稅款的大部分汇到香港去了，据說現在只存有三千元左右。道台已经电令現在本口的炮舰去龍門运兵来保护北海和廉州，防止乱事。炮舰将于今晚开出。

(16日续写)看来道台郭人漳要在这一地区自称都督了，昨天上午已有这样的传说，引起了不安。商民都不喜欢他，但是很怕他，目前一定不会反对。在广东新政府的范围内又成立一个独立的政府，这簡直是发疯。据說廉州知府和鎮台都激烈反对这个措施，道台运兵到此，就是想强迫他們听从命令。这些謠言看来是很有根据的。如果是真的，他一定会从銀行收稅处把海关經費一千九百元搶去，因为他等錢发餉；但是也有人說革命党已经发給他充足的款項。不管怎样，他总是要把这笔錢拿去的，因此我今天已经把員工11月的工資发出，这样就只剩了几块錢了。

洋务局的程委員今天中午刚来看我，他对道台的行动也不了解，道台显然已经自称都督，但是否归广州領導，程委員也不知道。程委員給我看的一份电报，現在抄录随函附上。

鎮台今天下午两点钟从廉州来到北海。他出了八百元把今晨从海防来到的輪船留一天，明天和家屬約四十余人乘船离开这里。听說廉州知府也想走，但是老百姓可能不让他走；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也許为了負責而留在那里。审判厅的几个小職員也要走。据鎮台說，廉州平靜，我們听說那里鬧乱子，事实上不是由于土匪，而是因为廉州府不肯挂革命党的旗帜。他坚持了差不多两天，到了13日下午，老百姓态度激昂，他才让步。以后事情就平靜下来了。总而言之，今晚的消息很好。

关于稅款問題，銀行收稅处的人說还存有三千元，但是书办对我說大概是四千元。数目不算大。我已設法使收稅处給我二千元，准备运往香港，但是轉念一想，还是不要运吧，因为他奉有廉州府（平时就等于海关監督）的命令把所有的款項都留在这里。如果我运走了，他一定不得了，我不忍心这样做。他算是交給我保管，如果对他說是运往香港，他也許不肯把錢交給我了。我尽可能保留这一笔錢，但将来恐怕不得不交出去。現在沒有稅收，等貿易恢复时，我要想办法把輪运貨物的稅款全部保留下来。

（17日续写）情况更好轉了。这里的几家商店接到广州的电报，訂购咸魚和靛青等物品，說明广州的局势安定下来了，这对安定此間人心有很大的作用。今天有一名邮局信差从北海以东二百八十里的安鋪来到这里，他說那里平靜无事，沿途也沒有发生乱事的迹象，只听說在白沙和南康发生过搶劫，但都是沒有組織的小股强盜干的。革命党的旗帜到处飄揚，人們都在剪辮子。总起来看，前景是光明得多了。

北海剪辮子的风气也很快地发展起来了。今天有三个供事剪了辮子。过去三天就有五百人剪了辮子，其他的人不久也会照办的。

昨天晚上这里的洋务局收到郭人漳的一个电报（抄录附呈）。看来他对海关还有一定程度的尊重，不过他命令将稅款按旬交給他。我想暫時不管，让銀行去照办。銀行解款，每次給我一个单子，将来有需要时，可以用这些单子证明稅款被挪用了。我觉得这样做好些，如果同道台鬧，結果我們大概会失敗，反而丢面子。在您有指示来以前，解去的数目也不会大，而且革命如果成功，他也更有話說了。他从我們这里拿去这一点錢也不会对革命有多大帮助。

（下午二时写）現在本口的一条輪船将于下午四点钟开駛。听

說洋务委員已经上船，不見得再回到岸上来，換句話說，他是溜了。从昨天的談話里可以听出，他很害怕郭人漳。郭人漳仍叫他继续任职，說明郭对他多么信任！廉州知府要走，但是老百姓不让他走。洋务委員走了，我和各国領事都很不便，因为沒有人代我們同郭人漳联系了。中国派往龍門的炮舰，显然是因为天气不好还没有到达。

附件1：1911年11月10日胡汉民通电*

各局分送各鎮、道、府、厅、州、县主管文武及关税、厘厂主管人員同閱：广东軍政府已成立，文武官員同属国民，自应照常办公，所有地方治安及属内外人生命財產，請力任保护。特此通报。

附件2：1911年11月10日胡汉民通电*

各局各属衙門、局所、軍隊、自治会、商会、善堂公鉴：現民国成立，各属局所衙署营队，凡已換民国旗者，即归民国統轄。如有借名民軍勒繳枪械，显系扰害地方，定必严行惩究。各局所衙署营队未奉軍政府命令，亦不准将械散失。希即将此电抄粘通告。

附件3：1911年11月14日郭人漳致洋务局程芷电*

鄙人德薄能鮮，承軍民推戴，責以大义，云本日午刻成立軍政府，改良滿清恶劣之望治，增进人民之幸福。北海洋务各事宜，仍委兄为交通部长，薪水局用照旧由軍政府給发，并請代达各国領事及稅务司，以后交誼更宜亲厚，凡外人生命財產教堂，力任保护，本日以前滿清各条約均继续有效。除另文照会外，特先电达，并盼复音。

附件4：1911年11月14日郭人漳致廉州、欽州各机关电

廉州、欽州各属等处分送各文武衙署、軍、警、商、自治各会、队、公所員等同閱：現任欽廉中等軍政府則于黄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廿四成立。所有廉州府知府、欽州直隶州知州暫改为二等行政府，合浦县、灵山县、防城县三县暫改为三等协政府，各府经、州判、州同、县丞、县吏目、典史等官、亦暫改为四等干政府，廉、欽、防正分統領暫改为中等軍政府，正分督带改为三等軍政府，正副督哨改为四等軍政分府，薪水照旧发給。其余各埠，西海厘金、各关等各司員，照常办理。所有旧商欠及自后征收稅銀什項，一律改解繳欽州存儲，以資薪餉及行政之用，限每旬日尽数解繳。至于各等行政官，仍照常办事，共保治安。特先电飭遵照，另札随案，不得抗违。如有土匪游勇，胆敢惑乱造謠生事，及扰害商民人等生命財產，拘拿訊实，准以按軍法从事。各埠教堂应妥为保护。地方情形，并飭随时稟报。此电到后，祈粘抄，俾众周知。廉欽中等軍政府兼理行政府事郭。敬，申。希即布告。

(二十一) 梧 州

(168)1911年12月30日梧州关稅务司克乐思(A. W. Cross)

致安格联第51号函

我本来預料我全权独攬稅款的时候是不会太久的，因为广西省財政很困难，而经管稅款可以得到額外收入，这种有利可图的事情，不经过斗争他們是不会放弃的。無論如何，稅款在我們手里，

打起官司来，就有八成把握，除非遇有不可抗力或者接到您的指示，我不打算把稅款交給他們。

27日我应邀到道台衙門去見都督陆荣廷，在座的还有他的秘书李开洸(最近由梧州知府晋升为龙州道台)和道台，討論海关稅款的处理問題。

道台像上次一样提出稅款应由当地保留，理由是当地軍費需要款項，汇出大量款項将使銀根紧张，影响市場。我駁斥了后一个論点。我說，据銀行的人告訴我，汇出这一点点款項对市場影响是很小的，同时指出，最近运往南宁十万元現洋並沒有扰乱市場。此外，汇往广州的稅款不是放在銀行的保險庫里鎖起来，而是出售后又在市面上流通。

以后的討論集中在“財政困难”的論点上。簡單地說，我向他們指出，所有口岸，不論是在革命党或清政府的手中，都同意总稅务司的意見，在战事結束和政府改組以前，将稅款汇往总稅务司帳戶，只有我們这个口岸還沒有照办。总稅务司負責保管海关稅款，作为按期偿付外債和賠款利息的担保，如果不履行这一义务，必然引起外交糾紛。因为本省穷，所以每年只需支付八万两(按規定广西每年应負擔五十二万两左右)，但是要知道，实际上本口岸的全部稅款都指定拨付債賠款，北京政府还要补足差額(等于北京政府給与广西省的补助)。我問都督，他的折衷方案是什么。

他提議每月拨关平銀一万五千两汇入您的帳內(每年关平銀十八万两)。如果分开算一下，这不是什么让步，这总額包括現在每年应攤賠款額关平銀八万两，十分之一的常關稅关平銀一万六千两左右，和本关經費六万两。

都督接着說，稅款余額将用作維持此間到龙州水路上的治安(这是有利于商业的)，和供地方政府使用。我答复說，除了他讲的

几項外,这許多稅款还可能用作北征軍队的餉需。都督向我保证,开往北方軍队所需費用从捐款和其他特別进款中开支。我說我相信这是事实,但是不容易使对方相信。最后我同意将他的建議轉达給您,但是我說这个建議沒有被接受的希望。

安格联的批示:

我們不同意任何折衷的原則。我十分了解陆都督的困难,但是国际义务是首先应当考虑的問題。如果有不履行国际义务的行为发生,海关决不能参預。該稅务司最好继续談判,不要使談判破裂,局势可能就会澄清的。

(二十二) 南 宁

(169)1907年9月11日南宁关稅务司斯泰老致赫德函

这里忽然发生了恐慌。原因还不十分明了。

南宁南面大約三百里的防城县城本月8日前后被革命党占领,知县全家被杀。革命軍有二千人以上,携带来福枪五百多枝。南宁政府軍的一个营有一半人参加了革命軍。南宁东南約二百里的灵山被土匪攻击,結果如何还不知道。

南宁当局听到这些消息,立刻把城里的井都封了,以便在围城时不致断水(这是很可笑的措施,因为所有的井也不够供給一小部分人)。他們还修繕城墙,提早关城門,并且用学校經費办团练。

居民极为惊恐,商业停頓,人人都存儲一点米,并购置水缸,以备围城时儲水。許多人逃难到四乡去了。

据我所知,危险还很远,用不着这样惊慌,所以鬧成这样,大半是由于官員的神经过敏和不适当的措施引起的。我以为只有一件

事是可怕的，那就是军队可能叛变，但是现在虽不能太乐观，还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忠诚。

革命军只杀了官员和他们的党羽，只抢政府的公款。他们待遇士兵很好，每人月餉十元。外国人到了他们手里会受到什么待遇，我可不想去尝试。

我想整个局势会发展得相当慢，只要官方利用时间，他们不会遇到多少困难。

(170)1907年10月21日斯泰老致赫德函

武装的叛党又在靠近南宁一百里内的那楼出现，南宁已经派军队去打，但没有得胜。在一次遭遇战里，他们死伤了一些人，不过战事并不激烈。叛党甚至送还了一些俘虏和缴获的来福枪，并且说他们是在广东省，并没有在广西省活动，请南宁的军队不要干涉。这个劝告发生了效力，军队果然撤回来，从此以后听任叛党活动了。看来当局和叛党有了秘密协议。南宁附近情形很不安定，常常发生恐慌，我们也习以为常了。只要军队不叛变，我们不至于有危险。

(171)1908年4月28日斯泰老致代理总税务司裴式楷

(R·E·Bredon)函

南宁周围情形不安定，广西巡抚可能长期留在这里。仅在三三天以前官军还同一些股匪发生战事，听说军队死伤了几个人，但还是胜利了。现在乱事的性质好像改变了，过去的强盗现在变成革命党，他们的旗上有革命军字样，枪上也刻有同样的标志。

(172)1911年11月18日南宁关稅务司安得士 (K. J. Andés)

致安格联第33号函

最近本地发生的重要事件，如广西宣布独立，更換道台，推举陆荣廷为广西軍政府成員等，我已经用电报和公文向您报告了。

本月17日南宁的紳民把一顆“中华民国軍政府桂省副都督”的新关防送給陆荣廷。

本月11日我去向陆荣廷道賀。談話时我提起将稅款存入总稅务司帳內的問題，這個問題我两天以前已经同前任道台談过了。他說全国的局势还不定，广西全省，尤其是左江地区，財政情况还紊乱不堪。我觉得第一次拜会他，不便一定要他解决这个稅款問題，而且我也不知道南宁开埠时，北京方面对于关稅問題是如何商定的。前任和現任道台都一致认为南宁是中国自开的商埠，稅款从来沒有作为外債的担保。但是您知道，英国政府的看法是，南宁开放为通商口岸，是1899年由竇納乐 (Claude MacDonald) 公使同总理衙門商定的。陆荣廷已经承认道台的地位，我明天再同道台討論這個問題，并同他保持职务上的联系，和他的前任一样。陆荣廷等官、紳、商各界現在最关心的問題是筹款发兵餉。公家入不敷出，这里的开支过去一直靠桂林接济，因为大部分广西省的庫銀是存在桂林的。

在上述情形之下，又未得到您的指示，我就不便对稅款問題再往下追了。

在談話时，陆荣廷主动向我保证尽力保护本口岸海关和所有的外国人，第二天他照这个意思发了一个布告。

前任道台紀堪謹于本月16日离开南宁，带走了大批錢財。这些錢財是同鋸末一道装在火油听里运走的。在他走的那天，街上

貼了巨幅揭帖，譴責他“吞沒了一万两公款”。三天后向梧州打电报，要求在他抵达梧州后即予逮捕并押回南宁。不用說，这些不过是虛声恫吓而已，实际上并未見之于行动。南宁紳士和商人对紀堪謹都很痛恨。

(173)1912年1月17日安得士致安格联第37号函

我已经同中国当局商定，自本月16日起稅收归我管理。我現在正考虑如何保管稅款并汇往广州。

(二十三) 龙 州

(174)1907年11月27日龙州关稅务司费克森

(J. W. H. Ferguson)致裴式楷第7号函

中国的局势越来越不安定，广西这一帶的情况也使人担心。阴历十月十一日(即西历11月16日)，約有三百名叛党携带最新式来福枪，越过中越边境到中国境内。他們向龙州和南关中間設防的連城进发，引起乡下老百姓的恐慌。他們沒有到达連城就轉向东方，经过宁明州，前往上思厅，再到广东欽州，同那里已经武装起事的叛党会合。

另有一股人在几天以前向平而关外边境上的一个法軍防哨进攻，但是被越南軍队赶回来了。

从以上情况判断，这些反对皇朝的人(或者自称的革命党)，是一本正经地干的。他們能否成功，全看中国官方能否派大量可靠的軍队去打。这个运动比起广西经常发生的叛乱要严重多了。革命党的首領現在都在河內，他們从那里指揮。

道台龙济光正在积极准备保卫龙州，在环绕龙州的山上建筑炮台，并派委員到云南去招兵，应募时立即发給十元，以后每月发餉銀四两二錢。

法国領事对于目前的局势有些惊慌，不过他的消息都是根据越南当局的电报，而越南当局对于我們这些欧洲人将要遭到的危险，总是夸大其詞的。

(175)1907年12月9日费克森致裴式楷第9号函

本月2日有一千名左右的革命党攻打南关炮台。他們在天亮时占領了炮台，沒有任何損失。估計守炮台的軍隊加入他們那一边了。从战略上看，这些炮台很坚固，最近刚得到大量軍火，包括十五門新旧大炮。炮台一共三座，都被占領了，但是当天又由政府軍夺回两座，这是政府軍唯一的胜利。第三座炮台仍由革命党坚守。在广西这一地区，占領这几座炮台关系很大。以龙州为中心的水口、平而、南关、宁明、上思、太平这一地区，有很多革命党的間諜。大家都在注意南关，如果道台不能收复炮台并将革命党驅逐出去，整个地区就会起事，那时会发生什么事就很难說了。据传有几股革命党正在宁明和太平(西江沿岸)准备起事，法国在平而、水口的軍事防哨向此間的法国領事报告說，預料一两天內他們同龙州的联系将被切断。那样一来，龙州就被包围，所有通往越南以及往下游的路都在革命党手里了。如果道台能够坚守，事情还不至于很严重。不过革命党一得手，道台的軍隊恐怕大半都会跑过去的。

撫台昨天有电报来說，如果阴历本月初九(今天是初五)能够将炮台夺回，就賞給士兵两万元，否則要处罰。这就是說，如果初九不能夺回炮台，士兵于初十日将投誠革命党了。不管将来怎样，現在的局势总是严重的，而且逐日恶化。

我希望这一地区会平定下来。一切要看南关的战事了。如果道台收复了南关，革命党败退以后，可能安静几星期或几个月。但是这一次不是普通的广西盗匪，而是组织优良而有大宗款项的革命党。即使在南关失败了，他们也会到别处去干，不达目的不会停止。广西边境一向是流氓盗匪充斥的地区，这些人随时都会加入革命党来推翻清政府的。

(176)1907年12月12日费克森致裴式楷第10号函

道台的军队终于在9日把南关的第三座即最后一座炮台也收复了，驱逐了革命党，并使他们遭受重大损失，这样使局势大为缓和，情况大有好转。过去有几天情况不妙，道台的军队好像不能收复炮台，同情革命的人趾高气扬；乡下人越来越恐慌，许多村庄都把女人小孩和牲口送到山里避难；城里的商店都关了门，我们这些外国人也准备随时离开这里。幸而9日夺回南关，避免了一场惊慌。10日消息传出以后，人心很快地安定下来。我认为南关事变已经结束。革命党仍然很活跃。据传由南关败走的八百人，带有五百枝来福枪，向靠近广东边境的上思前进。那一地区有很多革命党，但是希望他们以后不要再扰乱龙州吧。

攻打南关炮台的有三个革命党首领，现在把他们的姓和这一次所用的官衔另纸抄呈。

附件：占住南关炮台革命党大旗字样*

兹将占住南关炮台匪党大旗字样照抄于后：

天运中华国民军统领广西全省兼理粮餉明字水陆提督黄

办理中华国民军西军都督大元帅李

中华国民军南军都尉明字正营队长梁

(177)1907年12月27日费克森致裴式楷第11号函

上次写信以后，这里的局势緩和了一些了。是否再会爆发一次事变，还很难說。官方已经采取預防措施，革命党在这一带建立永久性据点的可能性就比較小了。前几天有旨賞給龙济光头品頂戴（原来是二品銜），另外还有二十五名文武官員因平定南关乱事夺回炮台有功，分別升官和賞給頂戴。这一次的恩賞使人很感激，一方面鼓舞人心，同时也使軍队更願效忠朝廷，而軍队在当前的形势下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龙济光很活跃，经常到各地方去視察防务。革命党方面也尽力整頓人員，经常听說他們成帮地在边境上到处活动。法国已经在边境增加了很多軍队。

广西撫台本月23日离桂林到龙州来，預料下月12日或13日可以到龙州。他奉旨視察边境，在龙州大約住两三个星期。巡撫是难得到龙州来的，此間正准备隆重的接待。他将帶随員五十名左右。道台已经派定四名委員办差，并拨了三千两銀子作为供应費用。

据我了解，撫台来的目的，主要是設法同法国在越南的官員商量一种办法，以便在国境两边采取联合行动来对付革命党。到現在为止，越南当局拒絕在越南那边給予积极援助。他們严守中立。有些革命党被中国軍队追得紧了，经常跑到越南去避难，越南当局认为这些人是政治犯，拒絕引渡給中国方面。中国方面认为这些人是土匪，要求引渡，但是到現在也沒有成功。事情报到北京去了，因此才有諭旨命撫台亲自到边境来。中国和越南方面的官員可能在龙州举行重要会談。这些要人来了，龙州在社交方面将出現一番活跃气象。

(178)1908年1月19日费克森致裴式楷第12号函

前几天我去见道台，对于时局谈了很久。过去谈时局时，他总是乐观的，这一次他的看法忽然改变了，我觉得很奇怪。他接到情报说，革命党准备在阴历新年以后正式发动。革命党上月在南关被击败了，至少官方是这样说的。不过现在一般人都说革命党是主动撤出的，让清军占领炮台，而清军占领时却大肆渲染夸张。无论如何，中国人和內地的教士都认为这一带并不是就此平安无事了，这一点看来是肯定的。

法国的代理领事前天从河内回来，我今天下午去看他。他说越南当局对于目前发生的情况，已充分了解。他们从截留的信函里，连革命党的详细作战计划都知道了。革命党大概是以龙州为目标，从南关、水口、归顺（从云南方面来），特别是从思陵、上思、东兴各方面向龙州推进。东兴靠近中国和越南边境上的海岸，革命党将在那里登陆。大量军械经常从东兴私运进来。法国代理领事在河内时，还在一幅地图上看到这些路线，看来制订这个作战计划是经过充分的考虑和准备的。他奉了指示将全部计划通知道台，我希望道台能够制定出对策。道台说革命党大约有四千到五千人，代理领事告诉我的也是这个数目。我对道台说，这些传说也许言过其实，可能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他回答说，“必得有事”，法国代理领事也这样想，越南当局也有这样的看法。因此不久可能又要起事了。

(179) 1908年2月17日费克森致裴式楷第13号函

广西巡抚张鸣岐本月7日到达龙州，比原定的日期早了几天。巡抚来后不久，我就到衙门里去拜见他。

巡抚10日来回拜的时候说，龙州有些与河内革命党人有关系的嫌疑分子。因为我兼任邮政司，他问我能否扣留这些人的来往

信件并交給道台。我告訴他說，总稅务司已預見到这种情况，并且已经下令授权邮政司在未向北京报告以前可以先扣留这些有嫌疑的信件。我請巡撫就这个问题發給我一件正式公文，开列关系人名单等，他答应这样办。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接到公文，但是我知道他正在进行調查，毫無疑問，几天內他就会把公文送来。收到公文后我将立即用呈文向您报告。

您知道，巡撫来龙州的主要目的是同越南法国当局商量采取联合行动对付革命党。一般人以为越南方面会派高級官員到龙州来会見撫台，道台准备了两間西式陈設的房間以备接待越南方面的貴宾。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个希望还不曾实现。越南方面沒有人来。据我了解，法国領事也不願意談公事，这无疑也是根据河內的指示。撫台在桂林的时候，上奏折請求到龙州来会見越南官員，得到了批准。越南方面沒有派人来会見，他就要丢面子了。南关事变时，越南的法国当局拒絕协助中国鎮压，双方的关系已经不大好，現在更显得冷淡了。

**(180)1911年11月8日龙州关稅务司韩森 (P. C. Hansson) 致
安格联第39号函**

广西宣布独立了。昨天夜里，道台接到桂林藩台的电报說，撫台已经宣布本省独立，自任都督，要求道台立刻表示是否同意。这个电报是用明碼发的，电报局的报务員不注意保密，結果人人都知道了。后来又接到一封电报，是用撫台、藩台和提台的名义发的，命令省銀行照常营业，并发兵餉。道台同幫統和其他当局商量过几次。幫統是提台的亲戚，提台不在时，由他統轄軍隊。原来以为提台已经原則上同意宣布独立，不过后来他又发电給道台說，發給銀行的电报沒有同他商量过，他等候两广总督的答复，然后才决

定是否正式参加革命。預料广东明天将宣布独立，因此都迫切等待提台的正式同意，否則军队不会行动起来。

(181)1911年11月13日韩森致安格联函

我們的文案告訴我說，前几个月在龙州作統領，現任提督的陆荣廷，被推为广西都督了。宣布独立时，陆荣廷沒有被推为都督，他本人和軍人都感觉不滿，很可能造成僵局。据說桂林已经发生乱事，撫台得不到军队的积极支持，害怕負責任，决定让位給陆荣廷，結果大約是由軍官正式推举他为都督。据說陆荣廷很得人心，他当选以后，龙州这一带也可以平靜了。

(182)1911年11月26日安格联致韩森函

你們口岸安然反正，我很高兴，我衷心希望龙州不要发生乱事。龙州的稅款为数不多，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你取得这笔稅款并汇解广州汇丰銀行我的帳內。光是为了支付外債的利息，我們就需要所有能拿到手的錢。这里的情况逐渐发展成为危机。政府只是一个空名，一切汇款停止，沒有經費无法維持下去，即使革命党不再采取行动也会垮台。我希望北京可以不流血，但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二十四) 蒙 自

(183)1908年5月1日蒙自关河口分关主任额尔德 (F.W.K. Otte) 致裴式楷第1号函(自越南老街发)

近来常有謠言說这里有革命党。仅在三天以前我从海关委員

那里听说，革命党要烧我們的宿舍和法国領事館，給河口的官員造成麻煩。在这次起事的四天以前，老街的法国当局捉到了五、六名革命党，搜出一些文告，上面都是反官吏、反朝廷的話，并声明对外國人和一般人民并无恶意，等等。

虽然我們在思想上已经有准备，但是这次起事仍然使我們感到突然。4月29日深夜（30日清晨）枪声开始在各方面响起来了。碰到这种事，我們的宿舍位置很不好：从老街望过去，前面是南溪河桥和巡警委員的衙門，右面是几座中国炮台居高临下。离宿舍很近的地方是两个崗哨，后面山上是副督办的衙門和其他营盘。深夜两点钟的时候，我們被枪声惊起了，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离开我們的房子，因为房子是竹子搭的，极不坚固，牆壁不到两英寸厚，是用灰泥和竹子造的，子弹很容易打穿，我們到花园里去，找一个稍有掩盖的斜坡地方躺在地上躲避。流弹在我們左右飞过，嘶嘶有声，我們觉得士兵大概无目的地乱放了不少枪弹。夜里和第二天早上，我們的房屋中了很多子弹。

天亮了，枪声停了一会，我們正在考虑最好是不是跑到老街去，鈴子手莫霏（J.V.Murphy）忽然喊道：“弹压委員（兼任海关委員）来找你了！”我正想他为什么来找我的时候，他冲进我的房間，倒在躺椅上，面色都吓白了，請求我收留他，因为革命党不会攻打外國人。他对我說，很多士兵一下子都投到革命党那边去了。突然他用手指着房子前面的崗哨（刚才我还看見有兵在那里）吃惊地說道：“那是他們的旗子！”崗位上的兵是投降了呢？还是起义了？我不知道。但是旗子是挂在那里了，顏色是深紅的，上左方是蓝色长方形，相当于全旗的四分之一，蓝色长方形中間是一个大白星。我劝他在我的床上躺下，不要做声。他照办了。由于他在宿舍里，我們上午去老街是不行了，只好暂时不走，考虑怎样把他也带过

去。起初想趁天色黎明时把他假扮成一个僕人混过去。后来验貨員貝恩斯(C. Burns)主张把他放在箱子里当作“行李”带过去。当时沒有决定。

这时已是上午八点钟了，我开始考虑下一步怎么办。委員在这里，我不願意把房子丢下不管，当时发了第一个电报給您，又把同样内容用电报经由广州发給蒙自关税务司，因为经由蛮耗的路线可能断了，后来知道果然是断了。我叫貝恩斯把保险柜里的鈔票取出来，交給法国邮政局长替我們保管。

我們这一带地方已经有很多革命軍，射击又继续进行。我听說这些革命党的首領还是可以理喻的人，因此設法同他們談一談，費了不少的事，才找到一个人。这个人很有礼貌，相当年轻。他开口先問我借三百元，我想这就是他为什么答应見我的緣故吧。我說这件事我无权討論。我問他对于海关打算怎么办，他回答的不着边际，可能是對我們的地位和职责还不了解。听說革命党决不亂杀人，我就問他对于弹压委員准备怎样处理。他回答說，这个人不見了，但是不会拿他怎么样。这时我更大胆了，請他照这个意思写一封信給我，或者給我几名士兵，我好去找他出来。这个要求一定引起了他的疑心，他回答說：“不，我不能那么办，我要先和同志們商量一下。”

我們是在老街会見的。法国当局对于革命党毫无阻拦，事实上法国海关已经停止在桥头执行任务，任何人都可以往来通行。

我回到宿舍以后，第一个念头就是把这位委員帶到安全的地方去。鈴子手莫樓(H. M. H. Moreau)給我們一个大箱子，我們在大箱子底下弄了几个洞，把委員放进去鎖起来，箱子上面放一个包裹，又另外帶一个箱子，免得引起疑心，然后全体出发。我們設法把他安全地带过了桥。他在我的臥房里过了一段艰苦的时光，

常常有子弹飞到房里。第二天我还送他上船到海防去。后来听说革命党知道了他躲藏的地方，想去抓他，如果捉住，他就会和副督办等的遭遇一样了。委員去后，我們沒有必要留在那个危险的宿舍里，于是开始搬家。

搬家以前，我先到海关去，因为委員在我家里，我白天沒有去海关。

我刚把两个保险柜里剩下的海关和邮局的款子拿出来，上面說过的那个首領陆某进来阻止我，同来的还有一个自願帮忙的外国人庞某(Bong)。我不能說服陆某让我走。他看見“大清”邮局的字样，特別生气。后来我才发现还有三十元左右留在保险柜里沒有取出。他跑过去毀坏了一点东西。我向他解释說，信件大多是外国人的，法国封发的邮袋也不能动。我說的話他不懂，他是广西人，我們的华員又不在場。因此他們还是把邮政局翻遍了。在一个鎖着的櫃子里，他們找到了大約六十块钱，这是公款，他們就拿去了。当时我想不要因小失大，还是把已经在手的几百元越南币(其中有邮局的款子)带到老街去吧。

晚上我們把行李带过桥，沒有遇到阻拦。

4月30日的夜里，副督办(王鎮邦)拒絕投降，被他自己的人所杀，这些人都已经被革命党收买了。桥上高挂了两个人头。听说这位副督办很有骨气。問他是否願意投到革命党那边去，他說自己年过六十，一向效忠政府，現在不願意变节。这天夜里，軍隊占領了河口的全部地方和炮台，第二天早上已经沒有有什么正規軍，大部分正規軍都投到革命党那边去了。

5月1日早晨，我們又回到河口，把办公室的物件尽量搬出来。海关已经成了革命党的总部，4月30日乘晚車由河內来的革命党首脑正在大公事房里边吃飯边商議。我去主要是为了邮件。

法国来的邮件29日到达，邮袋里的邮件弄得满地都是。我把邮袋尽可能装好，把邮局清理了。做这些工作时有一个中国供事帮我，我同这些首脑谈话，也由他翻译。他们允许我进行工作。后来我们又拿海关的文件。我把两个保险柜的东西全取出来，一个柜里还剩下海关的钱三十多元，我把这些钱放到提包里，几个首脑听见银元的声音，要我交出来。我想最好不要表示抗拒，好在剩下的只有这个小数目，两千多元的大笔款项，已经很安全地到了老街了。

目前我们暂时住在老街，听候蒙自关税务司或您的指示。河口随时可能重行发生战事，革命军首脑也可能对部下失去控制。总的说来，革命党的行为是异常良好的，特别是对外国人。他们当然也知道得很清楚，不去碰外国人对他们自己是有好处的。

几星期以前副督办王镇邦就通知法国副领事杜邦(Dupon¹)说，有革命党藏在法属越南地方。杜邦通知了越南总督派驻当地的专员爱墨里克(Emmerich)，看来没有什么效果。这是这位副领事亲自对我说的，他还说王镇邦连革命党藏匿所在的地名都指出了。看来王镇邦说的对，中国方面相信在那个难忘的4月29日夜里，大约有四百人从越南方面的密林里跑过来。我想法方如果知道这些人在境内，也许会表现得积极一些，因为任何国家都不应当容许武装叛党留在边境地方，不断地威胁邻邦。铁路也是由革命党随意利用，来去都没有人拦阻。例如我第一次会见的那个姓陆的，就是在海关委员到河内去的那一天早晨乘车往河内去的。我亲眼看见革命党在河口、老街间的桥上随意往来。4月30日早晨就有五十个革命党公开携带枪枝从老街到河口。我偶然向专员和市长提起这件事，他们解释说，桥头站岗的一个越南兵（一个兵站岗，还有几个兵在守望亭里，同太平的时候完全一样！）吓坏了，不敢拦阻他们，法方实在太马虎了。专员对我说，他奉有命令严守中

立。我看他們早就應該采取措施防止武装人員公开从老街到河口去。

法国当局接待我們很客气。

目前情况不好，很难說几时会有轉变，特别是因为我們不知道蒙自和其他地方的情况。看来革命党得到一些有錢的华人的支持，最突出的是一个孙文回。

(5月2日续写)昨天晚上我到專員家里去，法国領事也在那里。下面是談的一些情况。

据說蒙自方面派軍隊来河口，可能发生冲突。法国邮局設法使邮政不至停頓。但是我对法国邮局声明暂时不能負責办理，因为我們在河口誰都认得，而且有偵探跟着。貿易停頓，商人都感觉不安。法方的官員和軍官都相信这次事变有日本人在后面支持。有人說，日本的井上少佐前些时因公到各处視察，经过这里时，曾經会見中国革命党的人物。这个說法不大可靠。

(184)1908年5月3日額尔德致裴式楷第2号函(自河口发)

我們現在稍微安定下来了，第一件事要搞的就是法国来的邮件，革命党把邮袋打开，邮件滿处都是，幸而差不多都找到了，七十封挂号信只丢了七件。

貿易停頓了，如果革命党再取得胜利，恐怕还要停頓下去。革命党发布了安定人心的布告，但是並沒有完全履行他們的諾言。他們用强力筹巨款，商人当然要抱怨了。

目前一切平靜，但是正規軍隊来时，战事又要发生。革命党好像在全省各地都干起来了。从开化来同他們交鋒的总兵，帶領着一些回族軍隊。有人說回軍一定会投向革命党，过去他們对“中国本部”也沒有表示忠誠。据說人們都不喜欢总督錫良，蒙自和云南

府都有許多广西人。那两个地方的軍隊都是訓練得很好的新軍，但是新軍是否继续效忠朝廷，还有問題。

从以上的情况判断，将来究竟如何还不能預料。

目前铁路继续运行，外国人完全沒有受到扰害。

(185)1908年5月11日蒙自关税务司柯必达致裴式楷

第5号函

此間一切平靜。省当局看来已经认识到局势严重，从省城派大量軍隊到蒙自来，轉往前线去作战。听说革命党的軍隊正分三路向蒙自前进。預料总督几天內到达蒙自，虽然我們不知道准确的消息，但是一般认为这次叛乱不久就可以鎮压下去。箇旧厅矿工可能发生暴动，这是唯一可怕的事。

我很少見到道台，也不大听到关于他的消息。我知道法国和意大利的領事正在要求道台对两国侨民的生命財產負責，道台很难应付，我想还是不麻煩他的好。如果情况严重起来，我也不打算像过去发生暴动时那样去請他保护了。革命运动显然是反对朝廷，而不是排外，去找他沒有用，反而給他增加困难。我认为目前沒有危險，但是我可能判断錯了，因此还是把我的意图让您知道。

铁路上的工人大批地跑了，有的是逃走，有的参加了革命軍，还有很多被中国当局招去当了兵。铁路工程中断了，不論誰是誰非，法国方面总是要中国負責的，他們会向省当局要求巨額賠償。

(186)1908年5月20日柯必达致裴式楷第6号函

局势沒有变化。河口仍在革命党手里。到現在为止，蒙自还是很平靜。謠言仍旧盛行，今天傳說的，明天又会否认了。中国方面說法国人帮助革命党，暗地里策动这次事变。另一方面，革命党

那里有几个日本人，看来也是事实。省当局显然提高了警惕，派了大量的队伍开往前线，不过军队还没有积极行动。雨季已经开始，恶劣的气候会引起死亡，如果吃了败仗，军心可能不稳。总督原来打算到蒙自来，不过到了通海就停下了。通海离这里有五天的路程。新派的臬台和道台仍在河内，等秩序恢复了才上任。河口和蒙自间的邮政业务在法国国旗保护下进行，运输还是由我们负责。这些事都令人丧气，甚至有人认为即使河口收复，地方上也将盗匪充斥，陷于无政府状态。

据我了解，法国領事不断地向法国外交部和駐北京公使发电报告情况。我就没有这样做。我觉得只应该报告事实，不应该报告一些无聊的謠言给您添麻烦。

(187)1908年6月10日柯必达致裴式楷第7号函

河口5月26日收复以后，事情进展得很慢。海关和邮政局已经恢复业务，但是宿舍仍然被中国军队占据，人员住在老街的旅馆里，极不方便。我已经向道台说过了。不过中国的事情还是一团糟。事实上有两个道台。岑道台还留在这里办理河口事变的善后工作。新任高道台还同臬台留在河口，由于最近中国军队在越南境内杀害了一名法国中尉和四名越南兵，他正忙着办这件交涉。这是一个极为遗憾的事件，越南的舆论本来就赞成革命党，这次事件发生后，把事情弄得更糟了。

(188)1908年8月1日柯必达致裴式楷第11号函

革命党那里有日本人的消息，是由河口分关人员传来的，鈴子手馬企(G. W. M. Mckie)是在发生乱事的时候派去照顾邮件的。他证实曾看见三个日本人在革命党那里，仔细观察以后，确信都是

日本人。

(189)1908年8月19日柯必达致裴式楷第12号函

边境上的秩序虽然已经完全恢复，但是这里有許多事情，很容易引起严重的糾紛。中国方面說革命党的宣传都是在法国領土上搞出来的，而法国方面却說中国政府沒有尽力将边境地方管好。省当局处境为难，不知道如何是好；太严格了，得罪了法国領事，領事就会要求撤換他們；馬虎一点吧，中央政府又怀疑他們拿了法国方面的錢。高尔謙看到这一点，因此虽然任命已经发表了，还不曾接印。現任的曾某是暫时代理，把大部分事情都压起来了。

(190)1911年10月31日蒙自关云南府分关主任卜兰阁

(A. E. Blanco)致蒙自关税务司譚安(C. E. Tanant)

第221号函

本月30日晚上十时，革命軍起事，包围了各衙門，官員行踪不明。

騰越被革命軍占領的消息，本月30日到了这里，好像成了新軍起义的信号。当晚十时二十分，城門关了，由配有机枪的武装部队在城門附近要道上布防。十时半，对北門开始总攻击，快枪連續发射。十时一刻北城起了大火，一直在燃烧，从海关看去，我估計是攻打軍械局，搶劫了軍火，以后又放了火。午夜十二时，軍隊开始向海关前面的北校場集中，南面軍营的队伍奉革命党參謀人員的命令跑步前来，又进軍夺取指定的据点。枪声彻夜不断，四时左右又增加了炮声。第二天上午六时炮声才緩了下来，我到南門去，想进城亲自探听消息，但是被拒絕了。九时一刻，法国領事韦尔登(Wilden)出城来，他已经会見了新政府的正副首长蔡锷和李根源。

他們都向韦尔登保证，决不侵犯外侨。韦尔登說如果外侨被士兵杀害或干扰，他要打电报向越南請兵占領蒙自。会談結束时，蔡、李二人再一次向他担保不会侵犯外侨。上午十时，在铁路車站开会，法国代表向我們說明局势，并說革命当局希望铁路方面履行的条件之一，就是不得載运由开化或临安方面来的清軍。到今天中午时，革命軍还在攻打軍械局，但是几乎沒有遭到抵抗，革命軍已經控制了全城。上午十一时半，我又想从小东門进城，但守門的軍官仍然不准，說是流弹危險。他說可能明天早上开城門。

我沒有办法发电报給您，而且此地的法国代表已經由专車送电报向蒙自的法国領事报告情况，蒙自法国領事会将此地情况告訴您的，因此我就不打发专人送信了。如果軍隊还是这样守紀律，估計外侨不至于有危險。虽然到現在为止，謠传只有两个小官被杀，但是官員的命运究竟如何还不知道。本文要到明天一早发送，因为邮政也受了影响。海关照常办公，还是挂着关旗，只要环境許可，我将把一切工作尽力做好。

(191)1911年11月2日卜兰閣致譚安第222号呈

自从向您报告了10月30日夜間事变詳情以后，局势沒有什么变化。战斗偶然还有，革命軍已經准备抵抗清軍的进攻。藩台被捕，已經枪毙了。总督李经羲被抓住后，現在被禁在諮議局里。昨天我見了李根源，他向我保证不干涉海关。我在1908年时就认识李根源。他正在采取各种措施使日常生活战时情况下仍可照常进行。不过軍隊骄橫，不易控制，預料将来会鬧乱子，那时候就危險了。我得不到蒙自的消息，也无法与您通电报，明天再設法发报。韦尔登現在很忙，如果別处不能发报，再托韦尔登代发。現政府的首脑准許他发密碼电报。街上经常发生处决“旧”軍的情事。海关委員

同家眷逃到一个乡村里去躲着，听说还平安。交涉司夏偕复和粮道曾广铨都在法国领事馆安然躲藏。我对前途是悲观的，我认为带枪的人在街上横行的日子就要来了。总督和交涉司的衙门都遭受抢掠，提学司被杀，军械局负责人唐某被处决了。革命党请总督负责新政府的行政，他还没有答应。曾经传说临安和开化今天上午有军队开来，因此车站的要道都架设了大炮，后来没有这回事，炮队又撤了。有通告说，大清银行将继续照常营业，那么我就能够提一点款发给我们的几个书办了，实际上他们还没有拿到薪水呢。只要八十元就够了，我希望您批准。听说靠近海关的商埠局房屋明天将由军队占用，改为新政府办公的地方。据我了解，如果蒙自和河口的军队不向新政府投诚，蔡锷就要派兵去打了，这只是传说。至今还没有排外的迹象，但是可以看出，军队的纪律有些松弛了。新政府在总督衙门的院子里设了募兵的机构，招募新军，招来的人都是当地的渣滓，我看这些人都是当兵的材料，因为他们从不知道什么叫服从。

(192)1911年11月3日谭安致安格联第105号函

今天早晨的消息说，一切平静。十时半我去见监督，据传箇旧平静，但是临安的防军叛变，临安的负责官员逃走，因此道台劝绅士服从新政权以避免流血。据说革命军有七百人，只有四万发子弹。革命军似乎正向西距临安二日路程的石屏和临安云南府中间的通海进军，据传总督已经逃往通海。

如果官吏能够发餉，这里的局势还有希望。可惜道台把一大批元宝运往越南去买米和银元，道台说在运回以前，他别无办法去找到银元。

(193)1911年11月4日譚安致安格联第106号函

今天上午謠傳开化和河口已经反正。我立刻同法国領事去見道台。道台收到临安革命党的电报,要他領導蒙自的新政权。他答复不能照办,并說已经尽力維持地方秩序,如果另派人来,他将不声不响地办理移交。他还建議他們将政权移交給开化的軍事长官。正在通过法国領事館与越南方面联系,继续运送米和現洋。

(下午四时续写)已经宣布反正,預計临安軍隊今晚可到这里。

(194)1911年11月6日譚安致安格联第107号函

4日星期六写信时,刚好革命党的旗已经在城門上悬挂了。不久以后,道台來說,要来同我吃晚飯,說过之后,他就到領事館去了。五时至七时,他又在城里露面。同时孔鎮台到医院里,請医生让他在那里过夜,但是医生把他带到領事館里。道台回来說,已经挂了新旗,他不願再留在城里,想在我們这里过夜。他們都同我們共进晚餐。

晚上九时当地紳士的头脑來說,开化的軍事长官不肯前来接管,他請道台和鎮台重新对本城負責,但是他們都拒絕了。他們先在我家,后来又在海关銀号继续商談,直到午夜一时,道台才回来,他决定第二天上午走。他說临时政府沒有实力,城里大概要出乱子。清晨二时左右,他預料的事发生了。他原来的衙門为散兵搶劫,搶去了二万二千元公款。为首的已经被捕,昨天由临时政府下令处决。

5日星期日上午,法国領事和我陪道台到火車站,有些官員同他一起在那里上車,还有一些在碧色寨上車。一切都还順利。我累的要死,好好地休息了一下,醒来时听說铁路局又发生恐慌,所有

越南員工都要逃走，足足两个小时才把他們安定下来；可是下午七时看見当地民团来巡邏，几乎又引起一場恐慌。

今天还好，一切比較平靜。据师范学校的校长說，箇旧矿上一切平靜。下午二时，有两位紳士陪同一位临安府軍队的軍官来見我，这位軍官是帶着一些士兵先来的。他說他們打算让海关照常工作，請我继续留在这里。我說願意留在这里，因为我不能放弃海关，海关虽是一个中国机关，但是所收稅款是用来支付外債利息的。我还說，委員都走了，我要暫時自行收稅和保管稅款，以免損失；今天上午碧色寨一个委員的书办携款一千七百元逃走，我拿这件事作为例子，他們好像滿意。临安的軍事长官預定今夜或明天到达，我同領事約好，如果他到此不先来拜会我，我准备趁領事回拜时一同去見他。到現在为止，我还没有处理挂旗的事，只告訴我們的人員不要挂旗。如果他們送新旗給我，我没有办法不挂，尤其是我还要求派人来守卫海关，因为我們收稅的事不久就会被人知道，已经报运出口的鴉片，明天就可能完稅三千七百两。

(195)1911年11月8日譚安致安格联第109号函

临安步队副統領赵复祥昨天夜里帶了三营人来到蒙自。

赵复祥通知我說，他是代表新政府的，要保护我們，并請我照常征稅。我表示同意照办，暫時已自行保管稅款，請他保护，免遭盜劫。

我問他思茅的情况，他說平靜，相信蔡都督将派軍队到思茅和南方各地。

他又去拜会了法国領事，听說主要是声明保护我們的。我們明天去回拜。

(196)1911年11月9日譚安致安格联第110号函

本月2日我发电报向您請示，如果新政权不承认我們时应当如何办理，昨天夜里收到河口分关轉来上海墨賢理的电报，虽然电碼不够清楚，但是可以猜出这是您給我的答复。有了这个电报，我觉得有力量得多了。今天下午我和法国領事一同去回拜赵复祥。

今天回拜时赵复祥又提到稅款問題。我說昨天已经口头对他說过，我对于稅款已经負起完全責任。我說这样做本来是出于我个人的意思，是为了防止稅款遭受損失，不过昨天已经收到您的电报說，最好让我收稅，否則一定会发生糾紛。我說按照您的指示汇解稅款偿付賠款外債。我还說，在报纸上看到，北京政府已经向列强要求緩付到期外債賠款約一千万元。他同意最好照我所說的那样办理。他們后来又問过去道台是怎样把稅款汇給外国持票人的。我說道台大概不是直接汇解，而是將稅收数字通知北京的中央政府，然后由度支部指示各省分別摊款。不过不管怎样，稅款是用来支付外債賠款的利息的，省政府并不取用關稅，因为海关是中央机关，不是省級机关。我对赵复祥說，如果他有兴趣，我可以像对他的前任那样，每十天將稅收汇总向他报告一次。他好像很滿意。

(197)1911年11月16日譚安致安格联第113号函

我很想到云南府去同銀行商量如何把这里的稅款汇往广州，我一心想把事情办好，因此想去見新政府的首脑蔡锷。我13日接到他的电报，叫我照旧办事并向他报告。他所說的“徑解本軍政府核收”，我还不十分了解，是只报告稅款的数字呢，还是把稅款解去。我到云南府去，这个問題比較容易解决，必要时可以請各国領事帮助。

昨天我去見赵复祥，同时討論了下面四个問題：

(1) 鴉片：我問，政府对于鴉片采取什么政策？他回答說，要禁絕鴉片，云南府和云南省已经沒有存貨。

(2) 海关单据：以前监督发的海关单据他将继续签发。

(3) 稅款：他問我，是否收到总稅务司的指示。我說，奉到指示將稅款汇往广州。他听了很惊讶。

(4) 蛮耗和馬白分卡：我請他打听这两个地方有沒有海关委員，如果沒有，应当派人去。

我对他說想到云南府去，如果去的話，將同蔡鐸將軍解决海关的各种問題。他說，政府打算派一个人来，地位大略同以前的道台一样，不过还没有一定。

附件 1：1911年11月11日云南軍政府都督蔡鐸致譚安电*

中国通商条約，已照商英、法駐滇領事，声明接续有效。一切稅則，自应由該关照章稽征，列册結报，径解本軍政府核收。在关員役悉仍其旧。貴稅务司热心贊助，必能与蒙自关道和衷商办，并望电知省关卜帮办照旧任事。希复。

附件 2：1911年11月13日(九月二十三日)譚安致蔡鐸电*

来电領悉，应即照办，俟将此电速詳总稅务司核准，再行电复。

(198)1911年11月27日譚安致安格联第2794号呈

云南省城上月31日反正以后，道台11月5日离开了蒙自，蒙自和碧色寨的海关委員也都走了。当地的領導人物虽然組織了一个临时政府，但是我不便將关税交給他們；为了防止稅款遭受損失，

我决定取得官銀号職員的协助，在蒙自自己征收当地和碧色寨的稅款。后来听说碧色寨海关委員下面的一个书办携带一千八百元稅款逃走，又收到江海关稅务司轉来您的电令，指示我抓紧稅款并汇往您在广州所开立的稅款帳內，我更觉得我是办对了。收到都督蔡锷的电报要我把稅款解交軍政府以后，我趁法国領事去云南府的机会，同他一同前去，于20日晚上到达。21日下午三时我到軍政府去同蔡都督会談，在座的还有交涉司、他的助手和两位譯員。我們花了几个钟头談稅款問題。我說明道台龔心湛离开蒙自以后，我只好自行征稅，而且还奉到总稅务司电令，要我通知云南省的政府，最好让海关征稅并汇往广州的总稅务司稅款帳內，备还外債，以免引起外国的干涉。蔡都督和交涉司表示，云南省需要蒙自关的稅款，不能同意我說的办法，至多只能照以前道台汇解的数目拨汇；至于这个数目是多少，他們也不知道。我說云南既然不承认清政府，为什么偏要照老办法摊还債款，各省各自为政以后，誰願意替云南补足少付的款子呢？他們对这个問題並沒有考虑。辯論了两个小时，看来怎么說也沒有用了，我建議把云南省軍政府不肯让我收稅、只肯照过去的摊拨数目汇解的意思，向总稅务司請示，并开始草拟电报。这时他們說还要再考虑，因此約定第二天下午三时再談。

我觉得已经沒有办法使他們改变看法，因此决定請求英国領事巴特勒(O'Brien-Butler)和法国領事韦尔登协助，他們馬上答应了，第二天我們三人在約好的時間又到了軍政府。巴特勒首先发言。他很直率地說，蒙自关稅务司必須遵照总稅务司的指示收取稅款。蔡都督方面的回答是：“总稅务司是中国官吏，我們是中国入，他可以說話，我們也同樣可以說話。”巴特勒說，总稅务司固然是中国官吏，但是委任他时是要经过英国政府同意的。他們不再

爭辯这一点，又說起云南需要款項，不能改变老办法，并要我把征稅的事交給赵复祥办。我說赵复祥可以用武力这样做，但是沒有总稅务司的指示，我决不同意。結果他們同意由我发电报向您請示。电报是巴特勒草拟的，经过譯員的解释后，他們也同意了。当天晚上我住在法国領事館。23日他們来回拜时，我声明第二天要先回蒙自去，他們又要我把稅款交給赵复祥。在韦尔登的协助下，我說我們一定要等候北京的指示，不能照办。两位領事在上次会談时已经声明要向英、法两国駐北京公使报告这件事。看来都督他們怕我携带已经征收的稅款逃走，因此韦尔登半开玩笑地說，他担保我不会逃走。

(199)1911年12月2日安格联致譚安函

第107至111号来函收到。你的处境一定很困难，但是你采取的措施都很正确，我也沒有什么指示給你，只希望你继续保管关稅，并在环境許可的条件下使海关工作照常进行。如果当地政府只肯照以前的办法交出一部分稅款，你可以對他們說：除非他們願意使中国成为一个欠債不还的国家，否則就应当把稅款全部交出，因为全国的关稅也只够应付外債的利息，其他独立的口岸都已经把全部关稅交給我管了。

关于外国管理中国財政的問題，不論采用什么形式，我总是爭取通过我来进行，这样办最能保障海关的安全。

关于挂旗問題，如果他們一定要你改挂新旗，你就挂吧，不必为这种事同他們爭執。

政府軍在汉阳所向无敌，优势的炮火，革命軍无法抵抗。只要有人有錢，袁世凱能把整个中国夺回来。不过他是不希望流血的，因此結果将是协商解决。

(200)1911年12月27日安格联致譚安第782号令

如果关稅足够支付債賠各款而有余，省政府照老办法保留一部分稅款作为本省开支是可以的。但是現在的关稅不够应付革命以后到期的債賠各款，因此不允許各省扣用稅款。列强对于稅收統計审查得很严格，对于征收的稅款的用途，都要求一一交代。各地革命政府都已确认自己的义务，把关稅全部汇解总稅务司帐內，清政府也把北方各口岸稅款交給总稅务司管理。如果云南当局不采取較为合理的态度，那就有必要考虑撤退海关人員并停止收稅，但是这样做了，他們就会同法国发生糾紛，因此还是請他們重新考虑一下吧。

(二十五) 思 茅

(201)1908年5月20日思茅关稅务司瑚斯敦 (J. H. W. Houston)致裴式楷第2号函

本月13日晚上，监督收到普洱道台来电說，滇越边境的叛党已经攻陷河口。

昨天和今天，道台又有两件电报給监督說，叛党分三路向云南內地进犯，已被击退，可保无虞。現将原电抄录附呈。

虽然市面上对于这次叛乱公开談論，各种謠言都有人相信，但是还没有任何惊惶的迹象。我一切照常行事，不过经常提高警惕。有一些軍隊駐在猛烈，其他边境地点恐怕都没有駐軍。普洱道台和鎮台对于局势一定是充分了解的。我过普洱时，曾拜訪他們，觉得他們都是能干的官員。

思茅大約有正規軍隊一百五十人，據說普洱有經過訓練的軍隊約三百五十人。除了正規軍隊，當然還有民團。

監督已經行文給沿邊境各土司，要求他們當叛黨在本省這一帶侵入時予以抵抗。

附件1：1908年5月18日（光緒三十四年四月十九日）普洱道致
思茅海關同知龍文電*

巧准蒙自關道增篠電：鹽電悉。河口匪亂，事起倉卒，賊分三路來犯，蠻耗一路岌岌可危，幸初八日在耗開戰，創匪甚巨，大局復安。鐵道一路，賊匪上竄，官軍趕至力戰，十一日奪回三岔河，戰局亦穩。開化一路，前抵古林箐，賊不能逞，現在白軍門已去古林箐，迭獲勝仗，自無可虞。若無賊動，旬日內即可定三路會剿之局。至河口時，定有一番惡戰。再蠻耗之賊竄犯王布田，已飭逢春嶺龍土司集兵防堵，茲據報賊已退焱地。查該處界連三猛，處處可通，雖已飛飭龍土司極力逐剿，毋使傍竄，惟匪情飄忽，此拿彼竄，是其長技，務請速飭沅普各地方官暨附近土司嚴密防范等因。准此，仰即迅飭所屬各土司嚴密防范，緝拿奸匪，以消隱患。

附件2：1908年5月19日（光緒三十四年四月二十日）普洱道致
龍文電*

號奉督憲皓電開：開蒙官軍均獲勝仗，蠻耗敗匪百餘人竄入王布田，團兵到即逃退，恐散擾夷地邊要，宜督飭嚴密盤拏堵御等因。仰即認真防緝，嚴〔密〕盤拏，毋稍疏忽。

（202）1908年6月9日瑚斯敦致裴式楷第3號函

自从上月20日監督收到蒙自道台的电报說时局可保无虞以后,再沒有得到有关叛党的消息。

蒙自关稅务司上月19日来电說,蒙自安靜。

这里一直很平靜。不过今天上午第一次发现南門上貼出叛党的广告(抄录附呈),标题是«先鋒官黃广告»,广告里有一些思茅一帶的特別用語,因此差不多可以断定,这个文件是本地貨色。您可以看到,里面有一条是保证全免厘稅。

另抄呈叛党大都督在河口发的告示,这个告示已经在蒙自和思茅之間各城鎮私下传开了。

从所附的两个文件可以看出,思茅的广告是以河口的告示为蓝本的。

据我們一个信差說,石屏和思茅之間各城鎮的居民,已经奉到官方指示,不准談論时局。

附件1: 先鋒官黃广告*

凡我大兵过境,	商民安堵无惊;
家家用兵保护,	秋毫不犯厘分;
一切厘稅全免,	粮米只要三成;
所有被裁兵将,	义投重用非轻。
奉劝良民子弟,	切勿誤听当兵;
朝廷待人情薄,	苦死不得甘心;
不信但看武将,	裁得无处安身;
我心实想不过,	故此設法动兵。

附件2: 中华民国云貴大都督告示*

义师到境, 紀律严明; 創兴革命, 伐罪吊民;

恢复祖国，驅逐滿清；扫除旧弊，洗滌羶羶。
 軍旅经过，商民勿惊；城墟市鎮，依旧经营；
 农工商士，安分謀生；秋毫勿犯，买卖公平。
 奸淫搶杀，处以极刑；私通异类，重惩勿轻；
 一秉至公，决不徇情；示出法随，各宜凜遵。

(203)1908年6月25日瑚斯敦致裴式楷第4号函

本月11日监督收到普洱道台的来电如下：“思茅龙丞覽。元电悉。昨奉帅电，河口上月二十七日克复，三猛已无賊踪，現正設营扼扎。”

听说叛党已被驅逐出省，我当然觉得很安心了，我誠悬地希望本省当局采取措施，以防再行侵入。

**(204)1911年11月28日思茅关税务司罗范西(F. Rospigliosi)
致安格联第21号函**

本月22日思茅投向革命党一边，情况很安静。同一天南門和商务局悬挂了新的共和国旗，旗是紅色的，中間有一个白色大“中”字。挂旗时也很安静，沒有照例吹号放鞭炮，只看見人們很欢乐地跑来跑去。第二天有人非正式地托我們的文案来問我可否也在海关前面悬挂新旗。我回答說不挂，至多只能将老旗拿下。以后再沒有提起这件事，因此老旗仍然悬挂在海关房屋上面。

**(205)1912年4月4日罗范西致安格联第27号函
(自云南府发)**

今日发电报給您如下：“都督同意由我征收思茅稅款并向您汇解。”

我在蒙自收到您的电报，命我到这里来同新当局談判思茅征稅問題。收到电报后又在蒙自等了几天，等候譚安从河內回来。我3月23日离开蒙自，25日到达这里。到这里第二天，我写信給蔡都督請求謁見。第二天十一点钟我去見他。他那个地方(五华山)真像一个要塞一样，到处都看見枪和武装人員。都督很客气地接待我，談了大約两个小时。外交司也在座。寒暄一番之后，我对他說明謁見的目的，以及您指示我自行在思茅征收稅款并向您报解。他立刻表示反对，提出許多理由，例如思茅是个小口岸，稅收微不足道，因此不值得开放，很可以立即封閉。我回答說，思茅口岸对外通商是条約規定的，非经中央政府和有关列强特別商定，他不能随便封閉。他問我能不能在本省西南角另找一个比思茅好的地方設立海关。我回答說，在本省那一带，思茅是唯一重要的地方，找不出更好的地方。他接着說，他不了解为什么要改变老办法，应该像过去一样，把稅款一部分留在本省，一部分汇解北京。我說总稅务司指示我把稅款全部报解，总稅务司这样办也是被目前环境所迫，因为中国的稅收不够偿还向列强所借外債的利息。他还問我蒙自的关税是怎么征收报解的，我告訴他蒙自关税务司自行征收报解，他听了觉得很詫异。后来他改問別的事，問了許多关于思茅一帶的問題，他对于本省那一带好像完全不了解。我向他解释說，那一带物产虽然丰富，尤其是矿产，但是如果先不发展交通、修建公路，那就仍然一无所得。他对这个問題很感兴趣。我請他明白答复，思茅的稅款是否由我征收后报解总稅务司，他回答說，交給他也是一样。我說，我不能这样办，必須遵照总稅务司的指示，并再一次請他明白答复，以便我立刻发电报給您。最后他同意我照总稅务司的指示征收思茅的关税，不过又加上一句說，这是暫时的。实际上所謂“暫时”并沒有什么意义，我觉得取得这样的結果已经不錯了，

于是就向他告辞。

第二天都督来回拜。当天我又照会外交司說，前一天我同蔡都督当面商定办法，由我征收思茅关税并报解总税务司，請他予以确认，并轉知思茅关监督，以免誤会。昨天我收到他的答复，答复得很滿意，原則上同意稅款由我征收，不过加了一些說明，我相信这只是为了表示他是云南省唯一的統治者，因此我并不甚在意。您可以看到，他又提到蒙自关接济思茅关三百元的事。我在会談时已经向他解释，蒙自和思茅两关都是独立的海关，这一个关不能指望那一个关接济款項，而且我也不需要蒙自关的款項。事实上本关的經費都是由您拨付的，我还不懂为什么会有蒙自每月接济思茅經費的想法。

附件：云南軍政部外交司致罗范西照会*

准貴税务司照会內开：思关税务办法，曾謁都督請照总税务司定章由貴税务司自行抽收报解北京酌办，已蒙允可，特照請轉乞将面允情节賜发凭諭，以便抄寄北京，并請轉知迤南道兼思茅关监督一体遵办，俾免誤会等因。准此，当经轉呈都督，奉諭：查思茅关所收稅款向本无多，留关作充經費尚有不足，另由蒙关月拨三百元以資接济，是思关实无款可解；若果此后征收除开支外实有贏余，自可留备賠款之用，但須指定所存銀行，仍按月核計息銀具报；至于該关所用之人，并应查照向章由监督遴委；所收稅款数目，即照蒙騰各关案按旬造报关道，以凭稽核等因。奉此，除咨思茅关监督外，相应照复貴税务司，請煩遵照办理施行。

安格联的批示：

从外交司的照会看来，都督并没有像来电所說的那样，同意全部稅款由你报解。这一点你应该先弄清楚。我希望在这个解款問

題上不致发生困难，也許可以用下列办法来解决：你将收得的稅款留作本地开支，应解稅款由我轉帳。你研究一下这个办法。

我看都督对于征稅报解办法不仅加了一些說明，而是趁此机会书面声明：他只同意在拨付监督經費以后才能报解余款。你回去以后，如果真的发生报解問題，必須予以解决。我不同意都督所定的办法。

(二十六) 騰 越

(206)1912年3月29日騰越关稅务司好威乐 (E. B. Howell) 致

安格联第44号函

随函附送1911年貿易报告副本一份請审閱。

附件：騰越关1911年貿易报告(节譯)

夏天在长江流域发生的騷乱，发展为有組織的反对皇朝的革命，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因此变成最新的共和国，乱事不久就在中国这个遙远的角落发生了影响。

如果騰越的事情掌握在有見识的人的手中，完全可以和平地宣布共和，因为这里沒有滿人，而且离战事中心这样远，可以說实际上并沒有人真正同情朝廷或革命事业。云南西部的居民一向是貧苦善良，他們只要能够安居乐业，对于中央政府的体制，大概是不会关心的，而当革命党的胜利显然只是時間問題的时候，官員就会投入革命了。但是命运却作了另外的安排，騰越起事的情形，正符合古語所說：“誰有力量誰就拿，誰有本領就归誰享有。”

巡防营兵变，是在騰越西南約五十英里干崖土司的衙門里阴謀策动的，結果使騰越混乱了三个月。多少年来干崖地区政治不良，土司本人是一个青年，早些时候在日本很久，这个人既不称职，对属下人民也不关心，誰願意借錢給他，他就出重利借来沉湎于放纵的生活。他的轄区自然资源丰富，居民从事农业的勤劳程度，汉人也很难超过，但是却迅速走上破产的道路，土司欠債累累。他的駐地成为各种坏分子和冒险家的集合地，他本人几乎日暮途穷，只要能使他有机会发财，任何阴謀他都可以同意。

在他看来，革命无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时不再来，他就存了妄想：如果他协助云南西部倾向革命，他就会得到大块可以抽稅的土地作为报酬。

1911年10月，約有新軍二百名和旧軍五百名駐防騰越，前些时候这些軍隊一定受了干崖方面来人的煽惑，因为27日夜間干崖方面一声号召，新旧軍同时起事，杀害了軍官。以后他們就开往城里各衙門，杀了更多的人，庫銀全部搶去。接着又把监牢打开，放出犯人后，纵火焚毀。官吏全体逃离本城，以后几天跟着发生混乱，士兵任意奸淫擄掠，当地沒有人能够制止。稍微正派的軍官或者辞职寻找机会逃出这个无法无天的地方，或者被貶职。招兵大規模地进行，当地的渣滓都被招进并武装起来，毫无限制。其中有許多人不久就携带枪弹逃走，去干自己的强盜营生。在这个辽远的地方，当时看来恢复秩序的希望很渺茫，前途不定，因此全部外侨七名都在11月4日那一天离开騰越，越过边境去到八莫。

在乱事发生的时候，英国領事史密斯(C. D. Smith)正在緬甸，大約十天以后回到騰越。在以后极端困难和危险的三个月

期間，他勇敢地坚守自己的崗位。不过他回到騰越时，情况已经大为好轉，因为有一位极干练和头脑清楚的本地官吏重新出面，这个人办事正直，得到上級的信任和老百姓的爱戴，与他接洽公务的人都欽佩他。本地沒有遭受更大的灾难，无疑是由于他的約束力量。

10月27日夜間干崖有一个自命为当地革命运动首脑的人来到騰越，这是起事的信号。他的名字是张文光。要想把这个人詳細描述一下，說来話太长了。他是本地一个做小生意人的儿子，未受过教育，缺乏普通的理解力，完全沒有原則，一无可取。认识他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賭徒和废物。他同革命党中央組織当然沒有关系。他的活动只是为了劫掠。在他被撤換以前用罰款和强借的手段积累的錢，数額虽不知多少，但不会少于五十万两。有一个胆大的青年官員竟敢向省政府指責他是一个强盜，結果经过一次形式上的审讯，就被他惨杀了。由于这个人的不幸遭遇，別人再也不敢提类似的意見。大理府已经宣称同情共和，张文光还要去討伐，这大概是他最愚蠢的行为。在下关附近两次决战中，他的二千五百名軍隊被击败，死伤三百人以上，狼狽退回騰越。直到1912年2月1日道台赵藩带軍隊三千人到来，秩序才稍稍恢复。他的到来，預示着旧政权的崩潰。他来的前两天，张文光軍隊的首脑，連同从仰光来的一伙想获得战利品的流氓已经离开騰越。

11月里商务停頓，这是很自然的，不过下一个月就有些好轉。外侨撤离当地几天以后，张文光叫一个本地商人对进入本区的貨物征收关税。幸而征稅紀錄被保存下来，道台来时交給他，以后根据这些紀錄才能够編制上两个月的貿易統計。

1912年2月24日海关重新开关。

(二十七) 天 津

(207)1911年10月29日津海关税务司欧森(J. F. Olesen)致
安格联第59号函

昨天晚上从邮局接到一封英文信，现将原信抄录呈阅。它可能是一个轻率的“学生”写来的；但是也可能就是信上所写的革命党天津支部写的。姑且作为它是来自后者，我已经指示所有在常关工作的人员，如果发生什么事情，应当小心谨慎，不要采取对抗的态度，而是有礼貌地应付，并报告总关，由我根据情况来处理。如果有负责的首领来谈，我准备向他们指出，常关的税款是担保偿付列强赔款的；他们不准征收常关税就要引起外国公使的反对；因此，不先同外国代表商议妥当并取得其同意而擅自干预常关的事，对他们是不利的。

昨天晚上有谣言说，革命军要于夜间夺取天津，但是没有发生什么事。总督和其他官员有的把眷属送往别处，有的送到天津租界里。很多官员离开了他们的衙门，住在租界里。出口轮船旅客非常拥挤，只有容足之地。盛宫保经这里的美国领事给他联系，昨天上午乘外国轮船离开了这里。此地如果发生革命，官员除逃往租界避难以外，不会有其他行动。总督已经准备好一只小火轮，随时可以送他顺海河开下去。

据说从明天起所有中国人开的银行将停止营业一星期，有几家已经关了门。大清银行很不稳固，疯狂地向外国商行借款，以大清银行股票作抵押。所有本地银行已经完全没有现款了。海关银号的款子已经被政府提空，有倒闭的危险。如果它发生了事故，

我建議商得監督同意后,临时由汇丰銀行代收稅款。

昨天上午的銀价跌落到每百关平两換銀元一百三十元, 据說昨天晚間城里的銀价又下跌了。如果局势不能好轉, 很难估計将要跌到什么程度。外国銀行发行了大量紙币, 現在缺少銀元兌換, 也感到苦惱。尽管他們說存有足夠的銀錠, 但是迫切需要的是銀元。

明天是海关发薪的日子, 等着看我們的員工所領到的海关銀号支票能換到多少銀元吧。

昨天汉口胜利的消息可能使人心稍为稳定。但是如果革命党想在天津采取行动, 毫無疑問他們可以为所欲为, 因为广大人民都积极地拥护他們。

附件: 革命党天津支部舒燕方(譯音)致欧森函

因为我們将要占据天津和北京, 我們預备取消一切厘金和常關稅, 它們是中外商业上的很大障碍。

常关的職員大部分是外国人, 我們不願意使他們遭到任何損失, 請你事先作准备另在海关里面替他們找位置。

厘金和常關稅取消后, 对所用的外国人不得发給賠償金。

再启者, 本函已抄送給本地一家报館, 证明我們对外国人的善意。

(208)1911年10月29日安格联致欧森函

你今天的信收到了。今天下午用长途電話通話时, 交換台的鈴一直在响, 因此怎样也听不清楚你在說什么。你收到的革命党来信大概是真的。他們預先警告你, 实在客气! 你发的指示不錯。他們不得干預常关, 否則列强就要同他們算帳。無論如何, 为了解

决财政上可怕的混乱，外国不久总是要干涉的。如果可能的话，应当取得监督的同意把关税存入汇丰银行。万一革命党来了，税款就由你自己管理。我正在设法使已经在革命党势力之下的各地海关照这样办理。整批的税款让革命党拿去是犯不着的。不过要是海关银号没有钱了，他们也拿不到多少。无论如何，先在手续上造成既成事实，总比等他们来了以后再变更手续来得好些。

广州的消息不好，那里的情形也很紧张。

(209)1911年11月5日安格联致欧森函

天津比较平静了些，我很高兴，但是决不能说我们已经渡过难关，我认为现在的局面比过去更复杂了。皇室甘心听变兵的指挥，弄得自己没有一点权力，这样造成的局势决不能长期继续下去。此外还要考虑到财政濒于破产的情况。上海已经和平地加入了革命，如果天津也这样，我并不会觉得奇怪。因此你应当在思想上有所准备，随时准备把关税存入汇丰银行。星期五的谕旨改变了袁世凯的地位，袁世凯的态度如何还不知道，但是当前的局势连他也不能控制了。汉口清军的交通随时会被切断。目前的平静，我觉得很不放心，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什么不好的迹象。

(210)1911年11月28日欧森致安格联第61号函

关于税款帐内款项处理问题，道台希望我向您转达：只有天津每月分担偿付外债赔款的六万两可以从税款帐内拨付，其余税款都应当归省库，用以发放军餉，等等。如果不发餉，很可能闹乱子。天津旧历八月份的摊款已经拨付，年内还有四个月，共需二十四万两。

我向他指出，凡是革命党控制的口岸，他们都同意将税款专作

偿还外債賠款之用，以便維持国家信用，防止外国干涉。如果还在清政府控制下的口岸不照样办，革命党可能废止这种办法。如果他们这样做，并动用其控制下各口岸的稅款(約为全国稅款总数的百分之九十)，那么他們所得的款項将大大有利于他們的事业，而对清政府的事业則将造成更大的危害。但是道台认为，不管革命党怎么办，沒有反正的口岸仍应照旧办理。

(211)1911年12月30日欧森致安格联第63号函

津海关道两次来信，急于要提取新关和鈔关的杂項收入，和新关稅款的8%、鈔关稅款的10%的提成。現将两信抄录呈閱。

附件 1：1911年12月27日(宣統三年十一月初八日)津海关道

陈瑜致欧森函*

現蒙北洋商宪陈札开：十一月初六日准稅务处电开，咨函均悉。關稅交总稅务司統轄，对外則为保全洋款之信用，对内則为防杜革党之取携，欲顾全局勢，出于不得已。津关应支各款多属要需，碍难停緩，固系实情，已面商总稅司。据称，統各关款項全数拨付洋款，仍多不敷，若再提支他款，恐致各国干涉，且无以禁南中革党援例提用。惟其中杂項入款，向非报部拨用并不列貿易册者，或可酌留，容飭津关稅司查明办理等語。茲已将咨函所叙各节轉飭总稅司查核申复，希一面飭关道与稅司接洽妥商，惟無論如何，其四六成正半各稅不能动支，大宗款項已属无着，仍須蓋筹从速設法維持，或請度支部另行指拨。际此时艰，只能内外勉为其难，以支危局而已。先此电复等因到本大臣。准此，合行札飭，札到該道即便遵照办理，此札，等因。蒙此，业经本道会晤貴稅务司妥商，承允开列各項要需清单以便办理，具征

顾全大局，感泐无既。除分致外，相应开单函致，即希贵税司查照办理见复为荷。

附送清单一纸

今将新、钞两关杂项入款向非报部拨用并不列贸易册及不在四六成正半税之内各款，开单送核。

計开

新关：

碼頭捐(专拨工程局经费)；

米捐(专拨天津中学堂经费)；

罰款(凑付公费)；

八分经费(专拨大帅公费、本道公费、卫生局防疫局防疫、戒烟专费、税务处经费各项)；

洋药厘捐(专拨小輪经费、各项善举)；

子口税(此项不在四六成正半税之内，专拨本省行政一成经费及一切经费)。

钞关：

船捐(专拨天津道公费，凑拨工程局经费)；

船捐各费(专拨秦皇岛商埠局经费、探訪局经费、租界局经费、洋員薪水)；

单费(凑付公费)；

罰款(专拨审判厅等项经费)；

一成经费(专拨大帅、交涉司、本道办公经费)。

以上共十一款，合并声明。

附件 2：1911年12月27日(宣統三年十一月初八日)陈瑜致欧

森函•

現蒙北洋商宪陈札开：十一月初五日准稅务大臣咨开，准咨称，据津海关道詳称，奉稅务大臣札开，各海关稅項暫由总稅务司統轄，以备拨付洋債賠款等因。遵查职道所管之津海新关稅項，前已暫交汇丰代存，昨准新关稅务司欧森来函，所有秦鈔两关稅銀亦准总稅务司电示一律暫交汇丰，既系稅务大臣飭知在先，职道自应照办。惟鈔关于上年由关道委托代收之工关稅項本不在鈔关应收稅項之列，所收之款关系本省河营兵餉等項，值此时局，兵餉为計口授食要需，万不可一日无着，似应仍由职道提回，以备支放而保公安。除函致新关稅务司查核外，詳請轉咨核复飭遵等情，应咨行查核見复等因，前来本处。查津海关道前托稅务司代收之工关稅項与天津鈔关貨稅按作賠款者不同，仍应由該关道提回支放。除札行总稅务司飭遵外，相应咨复貴督查照飭遵可也等因，到本大臣。准此，合行札飭，札到該道即便查照办理，此札，等因。蒙此，除分致外，相应函致，即希貴稅司查照办理，并希見复为荷。

(212)1911年12月5日欧森致安格联第4792号呈

上月初期，大家以为必然要发生政变，因此极为不安。天津的紳士私下开会討論本地如何对待革命，并决定发生騷乱时应采取什么措施。他們通告說，此地有受过最好訓練的警察两千五百人，发生騷乱时警察将守中立，担任維持治安的責任。紳士还派代表去劝总督不要抵抗，并要求把軍隊撤到离城三十里以外地区，这样，即使发生革命，也将是不流血的革命。但是总督的态度很强硬，拒絕采納任何有利于革命政变的建議。現在城里的人心仍不安定，但是从外表看一切还是安静的。

上月的前半月，大批的人不断地从北京外迁，据铁路人员估计，从北京来天津避难的人数每天有一万。火车上出现了一种少见的情况，挤满了人和行李铺盖。

俄国和德国都增加了驻天津的军队。俄国从哈尔滨派来步兵一中队，有军官四名，机关枪两架，共约二百人，于上月6日到达。德国从青岛派来海军陆战队二百人。

英国和美国领事已经通知住在内地的侨民，鉴于目前的局势，最好还是迁移到外国租界里来。

(213)1912年1月6日(宣统三年十一月十八日)陈瑜致欧森函*

頃风闻上海来有轮船两只，装载匪类甚多，现在秦皇岛停泊，此事如确，关系匪轻，拟请贵税务司转致秦关副税务司会同理船厅及关员人等，随时严密稽查，知会本道，以便转报，是所切禱。

(214)1912年1月10日(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陈瑜致欧森函*

华历十一月二十二日奉北洋大臣陈札开：十一月二十二日准内閣总理大臣袁电开：效电悉，英允守中立，请选派通洋文者往驻秦岛与税司联络接洽等因。查办理开平煤税左道运璣，办事老练，近在开平，情形尤熟，应即飭委该道随时联络接洽，并飭海关道遴派翻译一员前往随同办理。除分行外，合行抄电札飭，札到该道即便遵照，切切，此札。计抄效电等因。奉此，除申复并分别咨函暨札派本署委员蔡丞华昌前往随同左道台驻岛接洽外，相应抄单函致贵税司烦为查照转致办理。

附件：1912年1月7日(宣統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北洋大

臣致总理大臣袁世凱电*

鈞囑电敬悉，当飭交涉司往晤开平矿局总理那森，据言伊已奉英总領事命令严守中立，并经电告秦皇島矿局阻止登岸等語，除飭該司随时商阻外，謹电聞。效。

(215)1912年1月16日(宣統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陈瑜致欧

森函*

华历十一月二十八日奉北洋大臣陈密札內开，案准內閣函开，据同志联合会馮男爵国璋等呈請取締报館，禁銷沪报，及清除內奸各节，除分函外务部、民政部、邮传部外，茲将原呈抄送，即希查照办理为盼等因到本大臣。准此，除分行外，合就粘抄札飭，札到該道即便遵照知会邮局、稅司一体禁阻，此札。計粘抄原件等因。奉此，除密咨外，相应抄单函致貴稅司煩为飭关查照禁阻。

附件：馮国璋致袁世凱呈*

伏讀初九日懿旨，将以君主民主政体取决于国会，此誠朝廷不私大位，博采輿論之感心。国璋等默查全国人之趋向，类皆以君主立宪改良政治为中国不易之经。即南方多数难民，身受民軍之害，亦冀幸君主立宪之成立。是以国璋等糾集同志，立联合会于京师，而推广分会于各省、各部落，专持君主立宪宗旨，以謀国利民福，排斥邪說，以靖人心，声应气求，群情极为奋发。

窃觀此次乱事之兴，首恃报纸鼓吹之力。今北方之报，其宗旨純正者固多，而附和共和淆乱人心者，亦复不少。若南方諸报

則无不譸张为幻，变乱是非。加之匪党奸徒，遍地皆是，到处煽惑，乱机伏生。如前月任邱、大城之蠢动，近日灤城一带之騷乱，以及奉天、开封等处潜图起事，皆报纸与奸徒鼓吹煽惑之所致也。聞南方各埠凡尊重朝廷主张君主之报纸，不准售銷，偶有为反对共和之說者，或加禁錮，或处极刑。而京师重地，对于鼓吹邪說之报纸及扰害治安之奸徒，邮部不加稽查，民部不加禁制，不特纲紀墮地，亦且危害国家。按志存煽惑扰害治安者，皆謂之社会犯，而非国事犯。民部对社会之蠢，听其簧鼓是設，放弃职守。国璋等迭次开会討論，众論僉同，皆以取締报館禁銷沪报及清除內奸为入手实行之策。

为此合詞陈情，伏乞总理轉飭邮传部于輪船火車抵埠严加稽查，凡南方造言拘乱各报一律禁止行銷，即悖謬之函电等件，亦应一律取締。其京津报館，如有违背报律煽惑人心者，分飭民政部、直隶总督查明封禁。所有京津一带藏匿之奸匪，希图煽乱人心、破坏秩序者，亦应分別按律从严惩治。至外国租界报館及旅店居留之奸匪，亦請飭外部与各公使交涉，必須守我范围。如此則議論衷于一是，秩序賴以保全，人心既专，大局自定。国璋等为弭乱安民起見，是否可以俯允照办，敬求查核妥酌施行，实为德便。

(216)1912年2月5日欧森致安格联第4839号呈

灤州駐軍第二十鎮一部分士兵叛变，使天津到海面的交通从上月3日到6日陷于停頓。兵变当时就被平定了。

根据1901年簽訂的和約条款規定，沿这一铁路线各地点駐有外国軍隊保护铁路。他們不是“占据”这条路线而是严守中立，交战的任何一方，只要不干預铁路的运行，都可以使用铁路。

革命党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密探在此地很活跃。上月27日在总站有人向张怀芝抛擲炸弹。侥幸沒有伤亡。凶手是一个青年学生，被捕后处决了。上月29日在很多地方，包括总督衙門，有人扔炸弹，也沒有造成伤亡。同一天夜間在城里七次放火，当时虽然风力很强，但是一次也沒有成功。第二天夜間又有同样的企图，但是也失敗了。警察捉到四个纵火犯，都帶着煤油和棉花。在法租界进行了搜查，发现天津革命党的总机关，同时查获了很多炸弹。革命党人全被法国当局护送去上海。

城里的情况很坏，已下了戒严令，主要街道都有警察队巡邏，警察队的枪都装上子弹和刺刀。有錢的人往外国租界搬家的又多起来了。

(二十八) 烟 台

(217)1911年11月6日东海关稅务司安文 (F. S. Unwin) 致安

格联第260号函

对于政府或革命党來說，烟台在战略上并不重要，不过在天津海河封冻以后，可以成为一个海軍根据地来向北方进行軍事活动。这个地方是不能守的。道台非常害怕，已经把家眷送走了。他請求派三百名軍队来，虽然答应了，但是还不曾到达，也許不会来了。

財政情况并不見改善，鈔票都打折扣，关平銀一百两只換銀元一百三十元。

安格联的批示：

我有电报指示你，如果山东独立，設法保全稅款，希望你已经收到并能照办。

(218) 1911年11月17日安格联致安文函

我不知道烟台还有一家外国銀行，因此才指示你将稅款交給汇丰銀行的代办人，实在抱歉。你不願意將商定的办法推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政策考虑，在汇丰沒有設立分支机构的地方，应当分給其他国家的銀行一份。俄国公使馬上來找我，我觉得还是让他一点的好，只要汇丰有正式机构的地方，我們总是把稅款交給他們存儲，他們已經得了絕大部分，敷衍別人一下也是必要的。我已经向汇丰銀行解释过了。

我們在大多数口岸的稅款已經得到保全，不过因此就要同各地的临时政府打交道，而我自己却仍然要服从清政府的指揮，这就使我的处境很困难。我希望烟台方面安靜一点，不要引起外国的干涉吧。前景黯淡，袁世凱受各方面的攻击，处境很困难。他可能帮助皇室渡过难关，不过他也許來得太迟了。

(219) 1911年11月18日安格联致安文函

胶海关稅务司阿理文(E. Ohlmer)写信來說，山东巡撫孙宝琦有电报要将結余稅款汇解济南，阿理文已經轉給你了。以我的名义存放的關稅，当然是不能碰的，不过在烟台反正以前，你可能已經將結存稅款汇給孙宝琦了。如果是这样，我希望知道汇去的数目。我还不能肯定山东是否仍然效忠于北京。如果不是的話，山东宣布独立以后汇往济南的稅款，就必須向度支部和列强好好地交代，因为稅款是属于債券持有人的，不应归各省。在我的稅款帳里，你要把洋稅、常稅和船鈔分开存放。

我恐怕在我接管關稅款以前，有一大部分已经被某些海关道拿走了，他們看見前途不妙，早就把稅款存放他們私人名下。当然也

有些地方的稅款落入对方手中，至少暂时是沒有着落了。

这里的情形危急，現在供应已被切断，我看袁世凱很难維持多久。危机不久一定要来了。

(220)1911年11月22日安文致安格联第262号函

我昨天和王传炯(被公举的地方政府首长)会談了很長的时间。現在已经知道，此地的革命政变完全是由十八个本地的冒险家利用时机和人民激动而恐惧的心情搞出来的。他們不是革命黨員，也不是决死队，他們沒有接受任何人的命令，革命党首領也不认识他們。他們全是无能的废物。其中之一的孙錫純，是一个能讲英語的青年，名誉很坏，担任外务局长。其余的全无用处，他們向王传炯要地位、要薪水，使他经常感到受威胁和为难。

王传炯是安徽人，在英国海軍受过五年訓練。他駕駛海軍部大臣的游艇“舞凤”号来烟台的时候正赶上政变(“舞凤”号游艇是来烟台过冬的)。那时正在开会推举政府官員，他在会上讲了話使会场安靜下来。当地的神商发觉推翻旧政权的是些什么样的人以后，一定要推举他为首領。到目前为止，他已挽救了局势，这并不是过甚其詞。但是局势还很危险，这是我过去沒有料到的，恐怕他很难完成任务。他对我說，他的全部兵力大約共有六百人，他从同僚处得不到多大的支援，同僚中只有一些胆小的商人还算像样的人。王传炯每天都受威胁。他不是本地人，对本地的情况不了解，同巡撫的关系也不明确。巡撫答应派来协助他的人还没有来的表示，我想即使那个人来了也不会对情况有所改善。我可以預料他們会因为錢財发生摩擦。現在王传炯实施了严格的戒严令。可能要枪毙几个发起鬧事的党徒，因为他們是最喜欢作亂的。如果部队和警察能始終服从他，又能得到紳商阶層的支持，他也有可能平安

地渡过难关。但是，您可以看到，他的地位是极端危险的。他若倒下去，誰也不願意再上台去替他，到那时情况就更坏了。他个人是乐观的，但对自己的处境也充分了解。

我从来没有汇稅款給巡撫，我打电报給胶海关稅务司阿理文，告訴他12日以前的稅款并不是由我保管的。大清銀行帳上記着一笔存款十七万五千两，其中五万两是存的現款，其余的是短期借款。大約这是海关稅款，但是除了道台的帳册以外，沒有其他文件证明。我不明白独立以前的稅款为什么要我們負責。虽然帳上标志着賠款和債款利息，我认为債款利息有許多次是从别的款項支付的。

安格联的批示：

我們不能对以前的稅款負責，但是必須尽可能把这些稅款追回来。

(221)1911年11月26日安格联致安文函：

如果省政府派人来时，你应当說明洋稅和常稅已经作了担保品，需要用来償付外債和賠款，不可能提供省政府应用。山东省当然很困难，但是北京政府得不到任何方面的接济，所有的款子只够对付几个星期，也同样地困难。袁世凱的内閣一定要垮台，他必須正視现实，改变他維持清政府的政策。他到北京以后，显然在維持清政府方面沒有取得任何进展。如果袁世凱还是坚持自己的政策，北京总有一天会出乱子，但是我仍然希望能够避免这场乱子。各国公使把侨民从内地撤到口岸，这是很有見识的，因为只有在口岸地方，他們才能保护侨民。今年冬天中国要大乱了。

(222)1911年12月6日安文致安格联第264号函

此地局势越来越危急了，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巡撫的优柔寡断，但是主要是因为缺款。再过几星期就要发不出軍警的餉，到那个时候烟台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接着自然就是被外国占据了。大概各地的情况大致相同。从保护債券所有人的利益来看，把事情弄到这种地步是合理的嗎？我认为如果真是那样的話，外国干涉还是越早越好。

据我們这里的行政首长判断，失掉了汉阳决不是像一般人——尤其是在北京的人所认为的那样不可挽救的打击。我个人真不懂得他們两方面用什么办法能取得款項进行战争。

安格联的批示：

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列强总会占据一些通商口岸的。中国应当努力不要成为不履行还債义务的国家。沒有人願意干涉，双方也不要外国干涉，以免引起瓜分，这就是各地的革命党政府情願放弃关税而北京政府也照办的緣故。

(223)1911年12月21日安文致安格联第265号函

18日夜間发生的事件，已经引起許多毫无根据的謠言，因此我觉得应当及时向您作一簡短的报告。

大約两星期以前，从大連来了十三位冒险家，估計同前些天被直隶总督杀头的戏剧演員有关系，至少他們的领导人之一是在天津有些名气的演員，名叫木鐸(同盟会會員刘艺舟——編者)。他們来了之后，自称急进党。他們在这里至少有一个朋友，这就是原任英国領事館文案、后来被临时政府任用并继续供职的倪某。王传炯虽然對他們有怀疑，而且他們也沒有证明文件(王传炯說，对待这些自称爱国人士的人必須謹慎从事)，但他們还是被安置在官立中学堂里。他們立刻登台表演，筹款接济革命，并进行宣

传。木鐸的演出轰动一时。后来王传炯答应和党人在学校见面(一共五十人左右),并听取他們的意見。他們的意見可以簡述如下:立刻宣布王传炯为山东共和国总統,警察总办赵英汉和当地政府的其他成員应即撤职,由急进党人继任,并迅速准备攻打济南府。会见从下午六点钟开始,到第二天上午两点钟才散,在这八小时內,除了可疑的倪某以外,王传炯沒有任何人支持,散了会以后携带手枪和炸弹的暴民仍然怒目而視,不許他走。这时王传炯带来的警卫队和警察已经包围了房屋,有些士兵性急,爬过墙来,里面的急进党人开枪打他們,一名当场被打死,三名受伤,其中有一名重伤。外面的軍隊立刻向空中放排枪,全城居民大起恐慌。

这时急进党的领导人害怕了,拚命抓着王传炯不放。有些人逃到街对面的芝罘报館里,求該报的日本籍老板出面干涉。经老板担保,才准王传炯离开,条件是撤退軍隊,打死打伤士兵作为意外事件处理。这一伙人后来搬到一个日本旅館里去,靠日本人的保护,向临时政府要求赔偿大量現款,据說这些錢是在冲突的时候被搶的。日本領事的態度不明确,王传炯不敢放手逮捕这些流氓。

这个事件的发展很奇怪。不久以前警察总办赵英汉正式通知我和各領事,他已被委任为同知。王传炯强迫他将公文撤回,弄的很不愉快。这次救王传炯也有他的份,他沾沾自喜,发电报給山东巡撫說,烟台回到圈子里来已经是时候了,如果給他相当的权力(即派他为道台),他可以办到。这話传到临时政府耳里,他們赶紧来找我,要我对各領事說,如果赵英汉这一手成功了,一定引起警卫队和警察的冲突,至于巡防营的 attitude 如何还不明了。我照办了。幸而赵英汉也害怕电报可能引起后果,赶紧把电报撤消,并保证以后不再胡来。他来見我,要我对各領事切实說明这个傳說完全是虛构的,他是王传炯最好的朋友。

(224)1911年12月26日安文致安格联第266号函

第265号函所說的急进会事件，有几天情形很严重。他們一伙三十二人，躲在日本旅館里，都有武装，与当地政府对抗，不过当地政府逮捕了五六名，是在旅館外面拿获的。日本領事会场24日下午来向我請教。我指出，他沒有任何权力保护这些人，他有責任在必要时逮捕他們。我把条約給他看过后，他也承认是这样，但是他又提出反对的意見，說日本政府不承认地方当局。我說实际上他无时无刻不在承认这个政府，而且在这样的事情上，除了派兵占領之外，也沒有有什么不承认的問題。我劝他同地方当局商量将这些人递解出境，这样王传炯就很滿意，因为他并不想杀害他們。現在果然这样做了，这一伙人今天或明天就要前往大連。

日本領事是一个很有見识的好人。在这件事上，我确信他并不是別有用心，不过是希望避免流血，避免“承认”。如果用强力逮捕，一定会发生流血事件。

(225)1912年1月22日安文致安格联第267号函

在第265/6号函中，我向您报告了急进会會員在一个天津演員的领导下向烟台进袭，企图推翻当地政府，最后失敗了，并拿着八百元前往大連的情况。从一开始，除了在烟台的朋友(当然包括王传炯赶掉了的那些废物)以外，在上海好像也有人支持他們。他們用某种方式取得款項，由一个日本人在长春代招了二百名苦力(大概都是些无賴)，于本月14日晚上搭乘“永田丸19号”前来烟台。据船长說，他們半夜里从行李里拿出武器，强迫船长将船开往登州府。他們于15日一早在登州府登陆，组织了革命政府，总兵叶长盛的零散部队也参加了，看来沒有遇到任何抵抗。知府孙熙澤当时

在烟台。他們向已去世的毅軍統領宋庆这个有錢的人家取得一笔巨款之后,又向这一带富庶的商业中心黄县开拔,听说现在在那里正遭到抵抗。抵抗的是当地人民还是济南府方面的军队,我不知道。

沪軍和一批革命党官員来到烟台,当地政府已由代理山东大都督杜潜接管,王传炯和其他官員已经辞职,因此我們这里完全是一批新人了。

这里登陆的军队不多,大批军队都派到登州府去了,是否与黄县战斗有关,还不知道。

(226)1912年3月14日安文致安格联第270号函

我恐怕山东的情形越来越坏了。文登的乱子,虽然正在镇压,杀了許多人,但是据说还在扩大。黄县平静,但是商业停顿。乡下沒有产品运来,食物的价格高得像荒年一样。军队不断开来。昨天到了一千五百名福州军队,冻得发抖。我們这个地区现在大約有军队一万二千人。前几天都督胡瑛派人来向我借錢!本地报載蓝天蔚致上海朋友的电报一件,說明他对局势的看法,現抄录附呈。

附件:关外都督蓝天蔚致上海永安昌号电*

上海三馬路庆和里永安昌号馮廣饒、吳云生、张子峰三君昨接关外都督蓝天蔚君自烟台来电云:兵变延及山东,海軍已全队开津,蔚若再率陆军行,烟即危乱,現仍留烟保治安。旅申山东紳商当顾桑梓,速助巨款以济軍餉,免蹈京津焚掠。款少无济。乞廣饒兄帮同劝募,以多为貴。已有之款速电汇烟。

(二十九) 奉 天

(227)1911年11月9日奉天关稅务司穆厚敦(T.D. Moorhead)

致安格联第18号函

今天午前此地有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說，北京昨夜有过四小时的战斗，結果北京实际上已经被革命党的势力控制了。

奉天十分平靜，維持治安是有希望的。保皇党人和革命党人都知道，重大的騷动必然要导致外国派軍隊以保护铁路等为名进行干涉，由于双方对这一事实有了认识，他們的行动一直是很沉着的。我今天午前在交涉司听說，昨天省諮議局开过会之后，总督赵尔巽今天清晨召集各司、道等負責官員，开过很长時間的會議。据我了解，省諮議局主张宣布独立，并且建議邀請总督参加。总督很明确地表示，他不願意参加，只願执行行政的职务并負責維持治安。他既不参与革命，也不使用武力反对革命。我认为这项消息大概是可靠的，在当前情况下他所采取的这一策略当然是最穩健的。

大清銀行今天发生挤兌現象。英美烟公司经理几天以前向我談过，該公司对大清銀行正在給以援助。

据傳聞日本对中国軍隊有经济支援，日本反对在滿洲建立共和政府，他們願意支持滿人。我不知道这种傳說是否有事实根据。

(11月10日续写)今天我在交涉司听說約有三十多人来到奉天，其中有几位是有势力的，他們同省諮議局和某些大商人开过秘密會議商談宣布共和政体。他們昨天又离开奉天了。諮議局不贊成挂白旗，但提議建立和平会，由总督任会长。这些客人的到来，

据说只有官员和几个商人知道，他们取得了两千两银子的旅费以后就走了。他们没有发表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或者到什么地方去。总督正在考虑是否同意组织所谓和平会，可能明天会召集一个会议，届时中国官员，也许还有领事团，将会得到通知。交涉司的许大人（许鼎霖——编者）于本月三日去北京，他每天有电报给总督。从7日晚间的电报报告局势很坏的消息之后，再没有接到任何消息。

交涉司的人对我说，同北京的电报联系还没有发生障碍，如果有发给海关总税务司的电报，他们能够很快地代为转发。不管怎样，现在此地还是很安静的。

(228)1911年11月12日穆厚敦致安格联第19号函

昨天夜间总督衙门里开过会议，商谈关于今天召开和平会的事。

事情发展的情况有些微妙。总督最后同意了为和平的利益去主持保安会。那时候，总督衙门前面集聚了一大群人，又来了两个军官，其中一个是和总督关系比较好的伍祥禎，率领着一小队士兵到总督衙门前维持秩序。驻扎在北门外的混成协中这两个军官的威信都比蓝天蔚高些。总督今天午后两点钟到了会场，他被推举为会长；和他关系较好的伍祥禎当了副会长，另一副会长是省諮議局議長吳景濂。在会议进行时，蓝天蔚坐在人群中间，低着头没有任何活动，他穿的是和服。据总督衙门的人说，他是黎元洪的盟兄弟，性情很暴躁，和总督的关系也不好。我记得他曾经和总督有过争吵。我相信在这种场合他很明白严重扰乱治安对他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在平常的时候他似乎是被严密地监视着的。这次会议开了约四小时，没有发生事故，将来还要再开。会场门前悬挂黄

色的旗子，旗上写着“国民保安公会”六字。总督致开会詞說，他的意图是为了公众的利益維持治安。會議議決大纲十二条。(1)保安会的宗旨是为全体人民維持治安。(2)全体會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应不分党派真誠合作。(3)保安会开会的会场应根据大众的便利来規定。(4)保安会的职权应包含政府的全部权限。(5)应成立行政机构包括八个部：(甲)外交部，(乙)軍政部，(丙)財政部，(丁)內政部，(戊)執法部，(己)教育部，(庚)劝业部，(辛)交通部。(6)各部的部长和副部长由会长和副会长任命。(7)会长有权管理会內的一切事务，并由副会长协助。各部长在会长领导下处理各有关部的事务。各部的大小官員应由部长领导。(8)将来另設參議部，以便調整各种分歧問題，該部將設置部长一人、副部长二人，其他人員名額将由保安会另行規定。(9)保安会行使权力的范围应限于奉天省，省內各县得設保安分会，以現任知县为分会会长。(10)保安会得自备关防。(11)办事細則另行制訂。(12)議決的大纲自即日起有效，必要时得另行增訂。总督在閉会时宣布：只要是有利于維持治安和保护人民的福利，人人都有权口头或以书面提出意見。他說这番話，是因为在会上曾有人質問，为什么保安会的活动范围只限于奉天省，而不扩展到吉林和黑龙江省。总督立刻表示同意这个好意見，并向質問的人說明保安会将来一定会扩展到滿洲全部地区。會議就这样安靜地过去了。

昨天晚上我同德国和英国領事談論时局的时候，听說德国領事昨天午后向北京和柏林打过电报，說今天上午十点钟要宣布共和政体。我告訴他們，唯一的困难因素是駐在北門外的蓝天蔚，但是总督已下定决心要維持和平，他是一位很有才干而又和平的人，因此預料会发生什么騷乱是沒有根据的。

总督間接地通知我說，他同意您提供給他的意見；当前唯一明

智的办法是稍微顺着革命运动的潮流走，只有这样做，才能把它约束在范围之内，不至于一发而不可收拾。总督还表示，在这紧要关头接到您的意见，他有说不出的高兴，并暗示，除非真有必要，我也不必为此事打电报给您了。总督继续控制局势的发展，还大有希望，只要他的明智措施能够在这里实行，局势就可以平静地发展下去。

(229)1911年11月18日穆厚敦致安格联第20号函

昨天夜间接到您关于大连关汇解税款的电报以后，我今天上午到交涉司去，见到总督的秘书。我说，我准备见总督，一方面是因为他已经控制了保安会，向他道贺，同时还想请示总督对汇解大连税款的意见，不知道能不能非正式地接见我。总督回电话要我马上去。我向他道贺，他表示了谢意。他告诉我，有一派人给了他许多麻烦，他们的内部意见分歧很大，每个人都自以为是。他说：“我仍旧是东三省的总督。”接着他又说：保安会和所属各部只不过是充当他的行政辅助角色，他着重提到它们的从属地位这一点。我提醒他说：我已经请他的秘书对他说过，总税务司一直很明了，这里并没有真正发生政变。所有传到北京与这一事实相反的消息，不论过去和将来都不会有人相信的。总督说他对这一点很明白，并且感到非常高兴。他又告诉我，刚才接到消息，日本准备单独向北京发兵进行干涉，但是他坚决反对这种行动，他好像说已经提出抗议。总督问我其他国家会不会默许日本采取单独行动。我问到消息的来源时，他说是从北京来的。我接着答复他说：这种单独干涉是很不可能的，我认为供给他这种消息的人对时事没有充分知识。我个人对这个问题也不了解，只能说这种消息简直无法使人相信。对于消息的来源我不便再追问，但是他的秘书后来秘密对我说，这

是北京的亲王向日本提出的建議，所以才传出了这项消息。他問我是否注意到总督虽然說反对这种行动，但是在听到我說消息的不足置信和沒有道理以后，总督就一言不发了。总督要我尽可能随时把得到的消息通知他。我向他提起，您指示我秘密地征求他对大連汇解稅款的意見。他表示了謝意，并且說，希望您指示大連关照常汇解稅款，一部分給度支部，一部分給黑龙江省作为补助軍費之用。他要我把这些意見用电报报告您。在临别的时候，他又要我随时把有用的消息通知他。

(230) 1911年11月25日安格联致穆厚敦函

11月18日第20号来函收到。来函所述奉天的活动情况很有意思，你回答別人的話，看来也很妥当。总督处境很困难，不过我相信他会保持鎮靜，继续控制局势。我对他的正确見解有很大的信心，如果說还有人能在滿洲維持治安并防止外国干涉，他一定能做到。

我发电报問你汇款的事，因为我怀疑奉天的新地位是否会影响向北京汇款。不过我恐怕总督以后不能指望用洋稅供本省开支了。1911年11月20日到期应付的1895年金借款，中国已经付不出了，虽然这是由于上海处于过渡状态，是暫时的，但是列强将来要主张以我們所收的全部稅款来付外債，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是某些口岸汇解給上海道的攤款。

我恐怕沒有有什么有用的情报供給总督。北京的財政来源不久就要断絕，那时危机就要到来，因为政府无款是不能維持下去的。因此袁世凱处境很困难，時間是必要的，而恰恰沒有時間給他。

(231) 1911年12月1日穆厚敦致安格联第21号函

上月25日星期六，总督从中国军事情报机关得到消息說：有一部分匪徒，首領姓王，隱藏在南滿铁路附属地內，打算出来轰炸政府机关。总督定于26日星期日上午邀請領事团开会，直截了当討論铁路附属地隱藏匪徒的事。据我从中外各方面得到的确实消息，領事团对开会討論的事，并不是不知道，我因为在那两天生病，所以沒有及时知道。代理交涉司陈某星期六下午六时約請各国領事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去会見总督的时候，英国領事要求說明会見的原因，但是陈某沒有答复，就借口工作忙走了。日本領事于当天晚間也打电話到交涉司去問，但是陈某叫人回电說，他出去了，事实上那时候他正站在电話机旁边。各国領事星期六晚間十点钟在俄国領事館召开會議研究总督接見問題。討論的結果，大家都同意如約去开会。幸而原来打算的作法最后被放弃了，因为照那样作法，未免把阴謀揭露得太明显了。不过有人以为放弃那种作法，就使开会成为毫无意义。无論如何，既然开了会，这里面就可以出乱子。总督和各国領事寒暄之后就提出：据传说紅鬍子图謀袭击奉天，領事館和外侨住宅是否需要派卫兵保护。英国領事感到这件事可能引起麻煩，他說：他认为沒有派卫兵的必要，可以用士兵巡邏以加强警察力量来解决。法国領事看出日本領事沒有同意的表示，他示意英国領事向日本領事詢問。日本領事回答說：总督似乎害怕紅鬍子袭击，并且觉得发生意外事故时沒有充分保护的能力，鉴于这是同日本的重大利益有关系的問題，在他向政府請示之前，他自己不能作主。英国領事說，他认为别的領事并沒有听出总督的話里有表示无力保护的意思。不过他要向总督問明白。总督从譯員的話里，知道情况不妙，他立刻回答說，如果发生意外事故，他有适当的办法給予保护。他觉得會議不能继续开了，紧接着站起来請各領事去吃茶点。不管经过怎样，总算圓滿收場了。这

真是一种愚蠢的作法，可能不会重演。关于王某和手下暴徒隱藏在铁路附属地的事，总督已经及时地用照会通知日本領事，对其他領事是写信通知的。这群暴徒一定会跑掉，可能現在他們已经被赶走了，但是到昨天为止还没有接到日本領事的答复。

我认为这里真正的困难是財政問題。曾經打算向四国銀行借款。德国領事答复說，关于這個問題，德国公使已经打电报去柏林了。英国領事打了两次电报，到昨天为止还没有得到明确的回音，实际上等于拒絕了。中国方面对我說，在两天以內必須借到一笔款，他們現在拉攏上一个有錢的新加坡华侨，他不是要捐献自己的錢，他說可以从外国借到四百万的借款(向四国銀行借款的數額預計为五百万，以稅契費和哈尔滨关的稅收作抵押)。这位新加坡华侨昨天見到总督，总督提議付給利息5%，3%的折扣；华侨认为条件不够优越，但是他今天已打电报去問了。我在交涉司听說，如果在两天以內想不出別的办法，只好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日本借款可能是以本溪湖煤矿、森林和电灯厂中国方面的股份作抵押。

(232)1911年12月2日穆厚敦致安格联函

今天交涉司送来新聞公报一份，通告昨晚有几个日本人企图在城里发动暴乱，現随函呈閱。被捕的两个日本人今天上午在总督衙門经过初步的审訊。已经通知日本領事，人犯将于审訊完毕后移交給他。其他領事也得到通知。希望事实的真相不要被歪曲。如果有关国家对这些坏蛋不迅速公正地予以处理，就会有人效尤，后果将不堪設想。

中国方面为維持凤凰城和辽阳两地的治安，往那里輸送軍队，遭到日本方面許多刁难，向南滿铁道株式会社交涉軍运时，他們回答說沒有領事的指示不能准許运输；向日本領事提出时，他答复

說那是铁道株式会社的事，但必須先向关东政府申請以后才能办。我想最后他們还是会給运输上的便利的。但是中国方面急于派兵去維持那些地方的治安，这样耽擱時間，自然会引起他們的憤怒。

(12月3日续写)昨天夜間，約有六百名士兵終於乘火車去辽阳了。据說他們的力量足够应付那方面的需要。被捕的两个日本人于昨天移交給日本領事。在犯人身上搜出的炸弹扣留在总督衙門院子里作证据。总督的秘书今天上午为这件事情来見我，我問他炸弹是否经过专家的检查证实是真的而不是爆竹一类的东西，他說是真正的炸弹。幸而这些坏蛋是在鬧事的現場被捕的，無論如何，这一案件的暴露，对日本当局会起到相当的作用。

一般局势有了好轉，总督希望中国政府能拨款給他，免得依賴借款而加重滿洲政治上的困难。几天以前法国領事說，日本借款合同已经签字了。我当然沒有反駁他。今天我又得到明确的保证，借款合同还没有簽訂。

总督向我征求意见，我总是提出自己的看法，予以帮助，您同意我这样做，我很高兴。我在这里实在沒有能給他們多少帮助，不过中国人总会心領我的善意的。

附件：新聞公报*

本月十一日晚二时，有日人有本重雄、田代秀作、山根增二郎、小林十郎等四人，在省城钟樓及法政学堂、翰墨軒胡同等处抛擲炸弹，轰裂三枚，被兵警立时跟踪兜拿，当即拿获有本重雄、田代秀作等二人，并在有本重雄身上搜出炸弹二枚。現正在督署訊問云。

(233)1911年12月15日穆厚敦致安格联第22号函

設法借款，到現在還沒有成功。度支司正同三井洋行接洽。不过总督如果有办法，他是不会批准这笔交易的。几天以前，我間接向他建議，滿洲局面具有非常特殊的性质，革命党的领导人一定也有些知道，因此有可能采取步驟，使革命党领导人同意借一笔款，专门用来維持滿洲的民政。我說我知道他本人不能直接采取这样的步驟，但是許大人在武昌，这个机会可以利用。他回答說，他也想到这个办法，但是恐怕不容易实行。他大概正在等候武昌議和的結果。如果不是总督，我相信公債一定已经发行了，至少可以用稅契費作担保，据說每年估計有一百万两。除非武昌和談成功，这里的財政情形同別处一样，也将极为严重。

这里仍然极为平靜。辽阳和庄河等地方的小騷乱已经解决。与抛擲炸弹有关的两个日本人已经递解出境，据日本領事的照会說，他們将受到惩处。严格說，应当在这里予以处分，不过重要的是，日本領事把他們驅逐出去，可見已经承认这些日本人对治安是一种威胁。

(234)1911年12月19日穆厚敦致安格联第23号函

总督請假十天，到底是什么用意，我还不能肯定。他最近虽然說失眠，但是仍然在衙門里努力工作，身体也完全健康。他的秘书对我肯定地說，总督一点也沒有暗示为什么要請假，不过他以为可能是因为总督与袁世凱之間意見有些不一致。他說請假可能是总督离职的先兆。这种看法可能只是一般地考虑到总督和袁世凱是从不同的情感出发，希望不致成为事实。如果让我对这个問題也加以推測的話，我倒以为总督的目的是留一余地，万一談判的結果是实行共和制，个人可以自由行动；他确信这种解决办法，对于中国本部來說必然是临时性的，而对于滿洲則是一个极端危险的尝

試。至于他对帝制一向有强烈的偏爱，那更不用說了。

北京政府通知他說，总稅务司署管理的稅款不得用来抵借外債。

曾任两江总督的张人駿和铁良，16日夜間到达此間，以私人身分住在大南門大街。总督沒有去接他們。

安格联的批示：

据我所知，总理大臣坚决反对共和，完全贊成君主立宪，因此他的情感应当同总督是一致的。我希望总督留任，不要想放弃职守。

(235)1912年1月3日穆厚敦致安格联第24号函

不久以前，总督又奉准续假十天。他曾請求到北京去，据說真正的目的是想辞职。不管怎样，我从他的秘书那里听說，他的請求沒有获得同意，因此目前不打算走了，他还是相当健康，近来精神也好得多。总督說如果革命党领导人坚持这种不妥协的态度，以致重新引起战事，那就只有打个明白了。他继续留任，可能已经从北京方面得到一些鼓励。

交涉司許大人从上海回来路过天津往北京去，不久可以回到奉天。据說他和清政府代表团的其他成員都觉得置身敌方的中心地点，环境险恶，不想表示自己的意見，怕被暗杀。他不是一个神经过敏的人，一定是看到革命党代表当时的心情是不可理喻的。从我过去同他的談話来判断，他认为清帝将成为名义上的統治者，最好予以保留，我相信只有在新党拒絕保留帝位时，他才会同他們分手。

(236)1912年1月13日穆厚敦致安格联第25号函

这里的情形很平靜。最近传說总督的兄弟惨遭非命，他也不

能否定或证实，不过他的身体还是很健康。不管他請假的目的何在，看来难关可能已经安然渡过了。不要說建成一个共和国，即使是暫時改为共和政体，恐怕总督也会辞职。他的生命之树已经根深蒂固，不易改变方向。他效忠皇室，还可以落一个好名气，因为年紀老迈，即使在形式上背弃皇室，辜負生平，也犯不着，而且年紀那么大，即使献媚求荣，由于他与这个集团共事的时间短暫，沒有希望看到他們的事业粗具規模，因此也得不到好处。事实上我相信他的心情比一个月以前好，这可能是因為袁世凱忠誠公正，他又得到了进一步的保证。过去他好像不大同情袁世凱。有一次說起袁世凱遇到的困难，总督說他不想替袁世凱操心。总督衙門仍然戒备森严，中国官員进院子以前都要先查看出入证。

总督答应除了向他索取的一百万两外，还另給袁世凱二百万两，他怎样实现这个諾言，我还不能得到确实可靠的消息。現在又有向日本借款的传说，有人对我說並沒有根据。总督的秘书也对我說，瑞記洋行一个人从北京来，前天和昨天曾对皇宫里的金銀进行估价。秘书还說这恰好說明政府的財政是何等困难。

奉天电报局派胡潜前往葫芦島，因为預料革命党企图在那里登陆，所以前天已经同錦州通报了。

有人收到北京的私信說，交涉司許大人打算一两天內回奉天来。据說他懊悔不該間接参加唐大人玩的那一套把戏，想辞官不干了，不过总督希望他回任。

吉林的保安会擅自会同吉林巡撫执行行政任务，并且用新的印章向哈尔滨各国領事发送公文。总督說吉林巡撫“糊塗”，已指示他将这些擅自发送的公文收回注消。

(237)1912年1月25日穆厚敦致安格联第26号函

本月23日夜間发生了一起凶杀惨案。被害人张榕是本省人，紳士家庭出身，早期倡議召开国会的重要角色，在錫良任东三省总督时，因革命活动被捕入獄，后来因有諭旨而被释放了。去年11月組織保安会时，他被推举为副会长，但是他不肯就任，才推举了伍祥禎。以后又成立了一个新組織“急进会”。这是个半公开的革命組織，它的目的是要完成保安会沒有作到的事，就是宣布奉天独立。张榕被选为急进会会长。不久就在他的北关住所派了卫兵站崗，名义上是为保护他的安全，实际上是为了严密地監視他的行动。从去年12月中旬到发生事情为止，我再沒有听到关于他的消息。前天晚間巡防营伍祥禎开枪把他打死，据說当时住在他家里的另外一人和他哥哥也被杀害。据另一消息：他哥哥沒有被害而是被张作霖监禁起来了。张作霖是总督很器重的人物。又据传说，张榕家中的女人和小孩也都遭到杀害，但是还没有证实，也許是謠言。住在东关的一位滿洲軍官宝崑也在那天晚上被害。据說凶杀是为报私仇，这也可能是真的，但是我对总督的秘书說，案件的严重性不应当因此而有所减轻，也不应当因为是报私仇而使法制受到損失。总督的处境显然是有困难的，因为真正凶手可能是张作霖的部下，惩治他們不但不能維護法制，相反地，会引起更严重的局势。无論如何，这种暴行可能要引起革命党方面很大的憤慨。

总督当然极端反对皇帝逊位，他确实相信那是不会实现的事。

(238)1912年1月30日穆厚敦致安格联第27号函

暗杀张榕等人的真正凶手果然是受张作霖指使的巡防营的士

兵。現在真象大白了，暗杀的动机并不是像最初所傳說的为了报私仇，而是为了消灭那些同情革命的先进人士，这次暗杀不过是残暴行动和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的开端。据說某些革命的先进人士与煽惑阴谋暴动有关，暴动預定在下月2日在城里发动，目的有两个：首先是夺取政权，其次是牵制对方的注意以便蓝天蔚在海岸登陆(蓝天蔚以前在奉天，現在烟台)。

从25日起，剪了辮子的人感到非常恐慌。一共約有二十五人被杀害(包括25日信里提到的张榕等)。大批的人逃往南滿铁道附属地，有些人在半路上被捕了，如中国医院的王大夫，他是带着眷属和他个人的几千块钱在逃走的路路上被捉到的。张榕的被刺沒有引起中国人的同情或者哀悼，因为都知道他同革命宣传有联系。无論如何，最近几天发生的事情是很令人遺憾的。张作霖于接到总督逮捕命令之后就刻不容緩地行动起来。张作霖想报答总督对他的恩义，因为以前他作匪盜被捕的时候，总督不但沒有把他处死刑，反而留用了他。根据总督25日的告示(一两天以后才公布的，現抄录附呈)，他命令张作霖和馮德麟逮捕张榕、宝崑等人，张榕等拒捕，因此卫兵为自卫計才开枪把他們打死！不能想像总督会相信这种說法是真实的。告示最后还严諭不得妄有捕杀。但是张作霖接連捕杀了好几天。我25日向总督的秘书强烈表示反对，我对他説，这本来不是我可以随便发言的事情，因此建議他代我向总督表达我的意見。他説他自己也不敢这样做，他沒有听到总督提到这件事，但是他知道，总督对发生的事情是了解的。他也感觉到张作霖的这种行动已经使总督的处境很困难了(尽管张作霖的作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经总督同意的)。两天以后，英国和德国領事在同交涉司陈副司长話談的时候告訴他説：如果总督不采取步驟，令出必行，禁止捕杀，安定人心，結果必将招致大禍。陈副司长最后决定

去和总督讲了。据说总督把张作霖和他的直属部下，连同十二名被捕的人(包括王大夫)，召集到衙门里，当着张作霖的面向全体的人说明，这种不正常的行动必须终止，并且坚决主张释放王大夫并把他的钱还给他。经过一番辩论之后，张作霖同意了总督的主张。据陈副司长说，过了一两天，张作霖责备他捏造事实向总督反映英国领事所说张作霖采取的非法措施以及因此引起的恐怖。英国领事为这件事亲自和我交换意见，他已约好去见张作霖，以便为陈副司长剖白，并说明不断的暴行势必引起外国干涉，大家的共同目标正是要帮助总督消除这种干涉的危险。领事并将对张作霖和他所做表示同情，不过要向他说明，他所使用的手段势必削弱总督的权力，破坏共同的目标。

俄国领事说，日本领事同中国当局在搞什么把戏。一两天以前张作霖在日本领事馆呆了几个小时，并且去见总督，别的领事都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我对他说，我也不知道在搞什么。据我了解，他说到的这些活动是关于蓝天蔚可能在中立地区登陆的问题。总督希望列强进行干涉，他是想成立君主立宪政府。日本领事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久以前，英国和日本企图进行干涉，但是他们的好意没有被接受。他又说，日本政府在自己国内也有困难，日本人民差不多有一半以上是很同情革命党的。总督近来犹豫不决的是：打呢，还是死呢。他说把皇帝的祖宗陵墓奉送别人，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最后的办法而且是最正确的办法是死在陵墓上。张作霖给总督的帮助是非常有价值的，尤其是在去年11月保安会闹得最紧张的时候。

附件：1912年1月25日(宣统三年十二月初七日)东三省总督

赵尔巽告示*

照得保安必先禁乱，除暴乃可安良。自南方乱事之起，影响所及，匪人輒思暴动。我奉天地方幸賴軍警協力，紳民同心，得以安靖如常。而匪人张榕，借端鼓惑，吓詐取財，屢謀作乱，本大臣所接紳民报告，何止盈篋。只以重人道为主旨，憫其狂愚，迭諭官紳向其告誡。詎料該匪謀乱之心无时或息，近竟連日招集党类秘密會議，勾結匪徒定日起事，及布散悍党謀杀防軍张、馮各統領，勢甚急迫，不得不密諭軍隊防范查拏。初五夜张統領派弁分路查拏。张榕及其死党宝崑、田亚宾等，竟敢拒捕，致被格毙。茲据张統領呈报并申送搜获名册、告示、謀乱函件多封，拒捕手枪三枝，罪状显著。除将原禀并批抄发登报外，合亟示諭閩省紳民諸色人等知悉。須知张榕等此次格毙，实由于勾結謀乱、禍我生灵之所致，其名册业经本大臣当堂焚毀，絕不株連，并严諭陆、防各軍妥为鎮守地面，不得妄有捕杀。凡軍民人等各宜安心职业，勿信謠言，致滋惊扰。切切特諭。

安格联的批示：

問題在于：对于不能自助的人，值得为他們去死嗎？到了皇帝逊位的时候，总督如果不与总理大臣袁世凱共命运，帮助組成中央政府，他就要碰到难关了。

(239) 1912年2月11日穆厚敦致安格联第28号函

昨天上午交涉司对我說，总督又在动摇；載澤由一个日本人护送到奉天，与总督在一起；北京来的一位密使对总督說，袁世凱对待太后的态度很粗暴，总督听了哭的很伤心；这些客人都主张采取措施，使太后赶快逃到奉天来；日本人答应，总督一宣布对中央政府独立，就以軍火等予以支援；总督不同交涉司的任何人交談，一

听见交涉司提起和平，就带着不屑的神色哼一声回身就走；等等。我于是决定亲自去见他，先传话进去说，如果总督肯非正式地接见，我可以立刻谒见。过了几分钟，他传话请我进去。他像过去一样很有礼貌地迎接我，但是看样子很忧愁，很疲倦。进去以后，我问他身体可好，他对我说，他很烦恼。我说，我也为他深感不安，面对着实际困难，只希望除了空言安慰之外，能够对他有所帮助。我还说，我热诚希望不要为外国干涉造成机会，以防随之而来的危险后果，和平很有希望，希望他长寿，能够在持久的和平和幸福的基础上，协助将统一的中国政府重作安排；这些希望，最近曾托别人转达；尽管总督是一位伟人，我不过是一个小人物，但是他一向待我很好，而且像他那样明敏机智，对于我的动机是否真诚，完全能够洞察，因此我才敢亲自前来进言。我接着说，流传着一个令人不安的谣言，据说满洲就要宣布独立了。他谢谢我的好意，并说谣言不是事实，不必理它。我说过去也知道谣言不足凭信，这次由总督亲自告诉我，我很感谢。我起身告辞时，他仍旧很客气地送我出来，不过样子很疲倦，很悲哀。暗中一定有巨大的力量在进行活动，无论如何，作这样的估计是有充分根据的。我看他的样子，肯定还没有惊惶失措。由于不安情绪增长，今天已经加派有力的警察队在本城巡邏。

安格联的批示：

满洲的整个前途还没有定局，现在走错一着就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唯一稳妥的方针是向南北协议成立的新临时中央政府靠攏。

(240)1912年2月23日穆厚敦致安格联第29号函

2月16日来函收到。那时满洲的整个前途确实还没有定局，

本月10日、11日和12日那几天的情况特別危急。事实上直到旧历元旦(2月18日)那天挂新国旗以前，不安定的心情始終沒有完全消除。我10日那天見到总督，并且和他談起，滿洲要宣布独立的謠言如果成为事实，必然会給滿洲带来莫大的灾难。他在同我談話以后，派他的私人秘书去向美国总領事探听对临时政府的看法。第二天美国总領事去見总督，并且竭力使总督相信，滿洲与中国本部分离，即使是局部的、暫时的，也等于自杀。他詳細說明他为什么这样想，強調美国为保全滿洲尽了力，等等。他要总督肯定同临时政府合作，把瓜分的危險减到最低限度。总督不願意作肯定的答复，但是答应两天以內告訴他。美国总領事就說总督現在的态度或說法都和总督派秘书传达的不一致。总督答复說：他派私人秘书探詢領事的意見，並沒有授权他陈述他个人猜測的意見。美国总領事說，由于总督拒絕表示願意同新政府合作，他只能认为总督是不准备合作了。总督又說在两天以內告訴他。美国总領事會談以后很悲觀，他对我說，恐怕沒有有什么希望了。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总督当时一心一意想效忠皇上，因此根据自己的判断，尽可能地坚持下去。交涉司对我說过，在諭旨頒发以前，总督已经打电报給袁世凱表示願意合作了。

铁岭发生騷乱。一个因行为不端被撤职的知县或者知府徐某同蓝天蔚的党羽合伙对知府衙門袭击，并占据了铁岭。张作霖从奉天派了步兵和馬队去，徐某和他的同伙被驅逐出城。政府軍隊回城的时候，发现有日本兵在守卫城門。铁岭現在想必又安靖了。总督发出告示：扰乱共和国治安的人，将予以严重懲罰。

交涉司昨天对我說，刚刚接到报告，开原发生騷乱。据今天的消息，有三个日本人在参加巷战中被打死了。德国領事館的西柏特(Dr. Siebert)为了想了解事变的真实情况，今天到开原去了。各

地方发生的小規模暴动几乎全有日本人牽涉在里面，日本政府对这种情况当然不会觉得舒服吧。令人遺憾的是，日本不准許火車运输軍隊去維持秩序。据說开往铁岭的队伍是步行和騎馬去的。

本月18日总督通知領事团，他是在临时政府之下管理滿洲的行政的。各国承认新政府越早，滿洲的局势恢复正常并安靜下来就越快。

奉天每家商店都悬挂共和国旗。大概是民政司指示它們这样做的，有些人还想找机会进行挑拨离間，民政司这样做，正是为了团結人民，摧毀这些人的阴謀。

(241)1912年2月26日穆厚敦致安格联第30号函

总督照会各国領事說，他接到袁世凱关于成立临时政府的通电，他今后在临时政府下面仍旧管理滿洲的行政。美国、德国和英国領事已经答复說：照会收到了。俄国和法国領事还没有答复。我从中国方面得到可靠消息說，日本領事把照会退回，算是退給赵尔巽个人的，并不用他的官銜。

以前传說开原发生战斗的时候有三个日本人被打死，已经证明是謠言。德国領事館的西柏特和交涉司王翻譯于本月23日去开原了解事故的真实情况。西柏特到达开原車站时，日本当局要派兵护送他去，理由是独自去城里不安全(車站距开原城二十一里)。西柏特坚持不要日本兵护送而独自去了。他看到地方很安靜，現在是在革命党占領之下，政府軍被赶走，其中有五人被打死。革命党人似乎是在清廷逊位以前，依照蓝天蔚的命令来占領了开原。政府軍敗走以后，警察参加了革命軍，地方又平靜了。西柏特說，有好多日本兵在城里巡邏，目的是为了保护住在离南滿铁道附属地大約七英里的五六个日本人。他听到商会的人說，日本政府自

願負責使政府方面在开原重掌政权。但是，由于各方面已经很安靜了，这个提議沒有被接受。革命党认为，他們既是在清帝逊位以前根据蓝天蔚的命令来占領了这个城，以后再沒有接到蓝天蔚的命令，他們有义务继续保留这个地方。他們思想上並沒有把临时政府放在眼里，現在皇帝已经逊位了，蓝天蔚和总督有同样的权力。昨天奉天方面用临时政府名义派一团兵去占領开原。

外国軍隊在奉天这样一个安靜城市巡邏將近几个月了。虽然这里一直沒有发生过任何騷乱或者对外国人的生命有危險的事，可以作为侵犯中国領土的借口，而且只要派一个中国宪兵进入南滿铁道附属地，中国当局就会立即受到攻击。我觉得这种措施已经产生了鎮定人心的作用，不能不說是有助于維持和平的，因为它时时刻刻明白有力地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說明日本的任何利益都是不能忽視的。几个月以来，日本的态度，特別表現在派軍隊巡邏和不願意給中国当局运输軍隊的便利，引起中国方面和許多外国人的不信任。企图使张作霖反对总督的說法，各方面都相信是事实。引誘张作霖脫离总督，宣布独立，我个人认为不見得会实现。

(三十) 大 連

(242) 1911年9月21日大连关稅务司立花政树致安格联函

在黄海岸貔子窝东北約一百里的庄河地区发生暴动，实在情况到現在还不能确定。庄河在中立地带內，据本地一家报纸登載的消息，总督在得到日本当局的同意后，从大孤山派步兵一营，从辽阳派步兵騎兵各一营，从奉天派一个标（步馬炮兵混合組成）前去鎮压。有消息說暴徒首領已被俘斬首。現在还有很多人来貔子

窩避難，看情形暴动还没有平定。有人說，庄河有些地方土地瘠薄，一向不征錢粮，現在要开征了，因此引起了暴动。参加暴动的人数有的說有一万二千，有的說五千，又有說是三千的。我估計連同参加援助暴动的土匪和海盗在內，共有三千到五千人。日本当局正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暴徒闖入租借地。

(243) 1911年9月30日立花政树致安格联函

据貔子窩海关分卡报告，庄河的暴动已经平定。在租借地避難的二百多妇女和儿童已经回去了，守卫交界线的日本兵在几天以前已经撤回。

(244) 1911年10月16日立花政树致安格联函

从旅順口来的联络舰“辰田”号(“Tatsuta”)(八百七十五吨，二十一海里)和从橫須賀来的驅逐舰“Makikuno”(約三百八十吨)奉命編入第三舰队(駐中国的舰队)。据昨晚“辰田”号舰长的电话消息說，“辰田”号加速修理完毕，定于今天駛出大連船塢(原定18日出塢)，即刻去旅順口，一俟准备就緒，立即开往汉口。

据报有一队日本驅逐舰或魚雷艇停泊在旅順口和大連之間的黑石礁海岸。

东三省总督已经取消了他巡閱三省的計劃。他到达齐齐哈尔以后，昨天晚間直接赶回奉天去了。

(245) 1911年10月18日立花政树致安格联函

由于受到革命运动流言的影响，大清銀行大連分行发生挤兌，17日整个下午停止付款。据說今天上午从牛庄收到銀子三十万两，付出的数額是四十万两，其中二十万两是提取的存款，二十万两是

銀票兌現。該分行現在还存有海关的稅款关平銀三十多万兩。

(246)1911年10月21日立花政树致安格联函

据报,为了应付中国革命的騷动,日本軍事当局現正夜以继日地工作。听說有几艘日本巡洋舰已开来中国。

(247)1911年11月30日立花政树致安格联第61号函

据报在复州和庄河邻近租借地的地方昨天发生騷乱。为首的顾人宜,以革命党首脑的名义书面通知关东厅和南滿铁道当局,要他們保持中立。据报凤凰城和辽阳也不安靜。

(248)1911年12月13日立花政树致安格联第62号函

两江总督张人駿和江宁將軍铁良已经在旅順口大和旅館住了一些时候。据密报,盛宣怀将于今天下午从青島来大連,他的最終目的地据說是日本。

(249)1912年1月16日立花政树致安格联第66号函

薩鎮冰本月4日来到大連,14日乘火車去奉天。罗振玉本月13日从北边来,第二天到日本去。

(250)1912年1月18日立花政树致安格联第67号函

昨天我見到关东軍参謀长星野少将,他对我說,本月16日接到革命政府一封电报說,某国将直接从欧洲运一批軍火从大連进口,請求日本当局和南滿铁道株式会社严守中立,不准有关軍火运入內地。关东厅行政长官昨天下午也对我說,他剛才接到一位自称为临时政府关外大都督蓝天蔚从烟台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报說,他們

的目的在于维护中国的安宁和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请日本当局严守中立，不准清军和革命军使用南满铁道。

(251)1912年1月31日立花政树致安格联第68号函

薩鎮冰于本月19日从奉天回来，24日往上海去了。

日本第一舰队(包括战斗舰四艘、巡洋舰两艘)，由一个海军中将指挥，于本月25日、26日先后从济物浦到达旅顺口。他们将于2月1日来大连。

据报，革命军将要在大连附近登陆。有巡洋舰一艘和运输舰三艘已于29日下午七时半从烟台开出。

据报，日本政府已给第十二师团下了动员令。该师团的一个支队已于最近来到大连。又听说有一队铁道兵约四百人已接到命令去华北。

(252)1912年2月22日立花政树致安格联第70号函

本月17日大连一家报纸在社论里对中国海关在这一时期征收关税的权限提出疑问，理由是：根据中国同外国签订的条约，海关才有权征税。由于现政府还没有被外国承认，条约就暂时失效，因此中国海关自然无权强迫商人完纳进出口税；尽管列强对中国的贷款是以海关税收作担保的，但是它们无权收税，因此现在应当研究如何及早恢复条约的效力。

这个社论在一定程度上对大连的商人起了些煽惑作用，居然有商人说他要运一批豆饼出口，不办海关手续，但是没有成为事实。有谣言说，大连行政当局同商会会长来见过我，并得到我的同意豁免关税。出口业公会的人员19日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回答说，报纸提出的问题可以作为学生研究国际法的一个很有趣的题目，

不过从实际的角度来看,它是不合乎道理的,并且将来会使日本对中国的貿易遭受很大的損失。清政府和革命党对外国人根据条約应享受的权利都是很尊重的,日本一向自认为是中国最好的朋友,尤其是和中国是同种同文的关系,如果在朋友目前处境困难的情况下,吹毛求疵,暂时逃避交納小量稅款,这不仅会使日本的名譽受到損失,而且会引起全中国各口岸抵制日本貨物,使日本在对中國貿易竞争中遭到失敗。我們不应当因小失大。再說,大連海关章程是以关东总督的名义发布的,如果他自己不宣布废止,不管目前中国的局势如何,就仍然是有效的。来人对我向他所作的解释很滿意,他說要通知公会各會員注意这些論点。后来有一个本地新聞記者向我提到同样的問題,我給了他同样的答复。我希望这些企图不会成为事实。

(253)1912年5月16日立花政树致安格联第75号函

肃亲王在旅順口已经住了几个月了,他受到日本当局的特別招待和保护。恭亲王几天以前来到大連,据說他謝絕了特別招待,住在一所普通的中国房子里。溥侗来到大連将近三个月。铁良于本月8日从天津到大連,12日乘輪船去神戶了。

(254)1912年6月28日立花政树致安格联第80号函

在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以后,日本外务省似乎有命令不准駐在中国的日本官員用正式公文同中国官方往来。理由是避免誤会日本正式承认現在的中国政府。

(三十一) 牛 庄

(255) 1911年11月10日山海关税务司劳达尔 (E.G. Lowder)

致安格联第59号函

請您注意《滿洲日报》(“Manchuria Daily News”)一則消息，据說此間的日本領事正在同中国当局交涉关于海关稅款存放正金銀行問題。这个消息不确实，不过也許是一种試探，因为里面提到，几个月前，日本領事曾根据日本从营口撤退时所訂交还協議^①，提出过要求。我不知道有这样的協議，下次見了道台問他一下。

安格联的批示：

如果正金銀行是营口唯一的外国銀行，时机到来时，最好用我的名义將稅款存入該行，当然要及时汇解上海汇丰銀行总稅务司稅款帳內。

(256) 1911年11月22日劳达尔致安格联第60号函

本地一切平靜。中国方面仿照奉天办法成立保安会，推道台为会长。他們請外国人合作，我們有六十人左右已经表示願意尽力，并成立了义勇队，共分三組，即英国組、海关組、国际組。我派德登(J. Dalton)为海关組长。我是諮詢委員會的三个成員之一，給队

^① 編者注：这个協議指1906年12月5日簽訂的《交收营口条款》，其中第五条規定如下：“按北京所訂另单(全名为《交收营口办法另单》)第四条載明：‘海鈔两关(即海关和常关——編者)事务应归海关道管理。清国政府將該两关进款暫儲于正金銀行，将来戶部銀行分別開設之后，于两銀行儲存’等語。現经两国委員商定，稅款于中国度支部銀行未設以前，儲存营口正金銀行，如何办法，应由該管之地方官与正金銀行彼此議定。”(見三联书店出版《中外旧約章彙編》第二册第361頁)

长以一般协助。我一点也不认为将来会用得着义勇队，不过觉得应当有这样的組織，外侨应当表示願意协助維持秩序。据說已经商量好了，如果本地独立，道台只要把职务移交保安会就行了，他本人就是保安会的会长。

汇丰銀行在这里沒有代理机构，有必要的时候，我打算將稅款付入与海关有业务来往的道胜銀行支行，以便轉入上海总稅务司稅款帳內。不过利用正金銀行以避免政治糾紛，可能比較更策略一些。您对这个問題有沒有特別的意見？

安格联的批示：

我当然沒有偏爱。只要稅款安全，存在哪一家外国銀行都不成問題。重要的是在这方而防止国际間的妒忌，你可以把稅款存入你认为最合适的銀行里。

(257)1912年1月11日劳达尔致安格联第63号函

自从收到您最近的来信以后，我还没有碰見道台，因此还没有向他提到關稅不够偿还担保的債務的事。不过本地报纸已经提起这件事，人人都知道了，我想他也会知道的。关于轉移關稅管理权問題，他是否已经奉到上級指示，还没有通知我。

我已经同道胜銀行作了一切必要的安排，时机到来时由該行经收稅款。我认为这个問題与正金銀行沒有关系。这种想法是否正确，希望您指示。本关的日籍帮办对于有关这个問題的总稅务司通令非常注意，因此我猜想他們的領事想要知道現在进行的情况。

安格联的批示：

据我所知，正金銀行沒有关系，也无权提出要求。如果由于这两家銀行互相妒忌而引起爭議，你不妨將常稅和船鈔存儲正金銀

行，将洋稅存儲道胜銀行。

(258)1912年1月31日劳达尔致安格联第65号函

我将于明天开始管理關稅，今天已经用电报呈报了。道台的委員来見過我，目的想知道道台衙門的經費等項是否还發給。他順便提到地方軍餉是一項不小的开支，如果不發餉，可能出麻煩。我告訴他关于這些問題我沒有接到总稅務司的指示，最好在他正式通知移交日期的同时将他所需要的經費通知我，以便我向您報告。昨晚我接到道台的公文說，他准备在2月1日移交，并且要我同道胜銀行联系。他沒有提到經費問題，我想他是在等待稅務处和您的通知。

我已经同銀行接洽好了准备明天接管。現在的稅收不多，惟一的稅源是子口稅，每天約收关平銀一百五十兩。道胜銀行已经打电报去烟台詢問处理稅款的詳細办法，我想您会及时发布补充指示的。如果道台向我提出任何要求，我将随时向您報告。为了穩妥起見，我以新年前要發華員薪金为理由，提前把2月份經費拿到手，这样就有充分的时间来准备3月份和以后的海关經費。

此地一切安靜如常，但是奉天似乎不很太平，总督在那里对革命党嫌疑分子采取激烈手段，引起人心很大的不安。

(259)1912年2月3日劳达尔致安格联第66号函

今天上午日本領事小田来拜訪，給我看一份光緒三十一年日中两国政府訂立的協議中文本，其中規定營口所收關稅应由代表中国政府的銀行和正金銀行会同处理。他對我說，虽然自从協議訂立后，協議的規定一直不曾实行，但他曾屢次提請道台注意，而道台总是說这个規定只涉及儲存稅款，与收稅无关。他干脆問我，

总稅务司給我的指示，是否明白規定在目前情况下只能由道胜銀行收稅。我回答說，並沒有这样規定，但是我已經把这个业务交給道胜銀行了，这只是因为該行是与偿付賠款有关的銀行之一，而正金銀行与此无关。我还向他解釋說，稅款是以总稅务司名义收，归总稅务司管，最后如何处理，我管不着。他說日本政府对于上述協議頗为重視，他打算提請北京日本公使注意。因此我写信让您先知道。

在这个問題上您曾建議采取折衷办法，将常稅交給正金銀行办理，这样做法，稅款将分別由两个銀行办理，有一些不便。如果日本的要求可以照办，不如全部交給他們。在奉到您的指示以前，現行办法暫不变更。

(260)1912年2月16日劳达尔致安格联第67号函

您指示悬挂临时国旗的电报，星期三深夜以后才收到。昨天上午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吩咐定制新旗，今天在本关和常关都挂上新旗。在新旗挂出后不到半小时，道台就打电话来問我挂的是什么旗，我答复說是遵照您的电报指示挂的临时国旗。我想他一定早已接到上級的指示了。我听说市面上早已存了很多新旗，現在我們机关既然公开地挂了出来，別处也要援例了。

看慣了的老龙旗忽然不見了，很令人伤感。

(261)1912年6月11日安格联致山海关稅务司艾瑞时

(E. O. Reis)函

今天上午日本公使来看我，除了別的事情以外，还提出正金銀行经管稅款問題。我告訴他說，營口的办法是当地拟定的，海关選擇道胜銀行，只是因为同它有业务来往，而且它又是銀行委員會处

理稅款办法指定的三家收存銀行之一。日本公使提到日中政府所訂处理营口稅款的協議，并认为现在的办法是破坏協議的。我回答說，我这里查不到什么協議，对于外国銀行，除了从便利考虑以外，也沒有偏爱，請他給我一份協議，以便研究。他答应送我一份，他还說已经同俄国公使談过，看来他以为这个問題可以設法在当地解决。

正金銀行是否已经同你談过这个問題？自从劳达尔2月3日写了第66号函以后，还发生什么事沒有？

如有发展，請让我知道。

(262) 1912年6月14日艾瑞时致安格联第78号函

您6月11日关于外国銀行经办关税的来函收到。自从劳达尔2月3日写了第66号函以后，沒有发生什么事，正金銀行也沒有什么举动。

这里道胜銀行的经理硬說替我們收稅沒有好处，因为稅款大部分是用銀子完納的，必須运往上海处理。因此現在他們每收稅百两就要向我們收四錢銀子的費用。此外，他所派收稅人員的薪資、文具、运銀子到銀行的車費以及其他零星費用，也都要归我們負擔。这样每月洋稅方面須支付关平銀一百四十五两，常稅方面須支付銀八十两。我认为他們撈的太厉害了。

如果正金銀行真想成为海关銀号而且可以接受日本公使的意見，也許該行願意給我們比現在好一些的条件。我還沒有看到日本公使所說的文件。

如果两家銀行经收稅款，只能由一家收洋稅，一家收常稅，这样一来，前者所收的稅款要較后者为多。其他的办法都不行，因为那么就意味着在一个办公室里有两套收稅人員了。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由一家銀行收稅，另一家汇解。但是如果爭的是利潤，大概两家都要作汇解的銀行，把征收的重活留給另外一家。不过如果日本方面怀有政治目的，他們可能同意只管收稅。

我刚从日本領事那里收到一件照会，內附《交收营口办法另单》第四条的汉文。根据这一条，道台所說只能让正金銀行儲存稅款的說法，看来是不錯的。

我准备答复日本領事說，未经总稅务司批准，我无权作任何变动，我将向总稅务司正式报告^①。

(三十二) 吉 林

(263)1911年12月2日吉林关稅务司伟博德 (W. H. C. Weippert)致总稅务司安格联第63号函

过去一个月里，举行了許多群众性的會議，目的是为应付其他各省革命所引起的紧急局势作出安排。这些會議虽然在表示群众的意見方面起了作用，但是沒有发生什么积极的效果。巡撫和本省其他高級官員看来同諮議局議員，和当地紳士关系良好，保持他們自己的位置沒有多少困难。一般人只关心与自己利益有关的事，对于革命不感兴趣，也不曾受到种族仇恨的鼓动。官方采取保持和平的政策，对清政府和革命党双方都不反对，因此得到各方面的一致贊同。这个政策过去很成功，現在看来，以后还会同样成功。同南方的貿易，特别是皮貨貿易大受影响，但是內部的貿易差不多照常进行，本省財政并沒有受到破坏。銀价仍然非常高，但是

^① 編者注：根据1913年2月22日艾瑞时致安格联第97号函，山海关准备于3月15日将收稅事务改由正金銀行办理。

一般物品沒有因为革命而上涨。

(264)1912年1月27日伟博德致安格联第68号函

17日清晨全城張貼了革命党的揭帖，接着就被警察弄掉。过了几天，这个揭帖在本地报纸上登載了。官方并没有对各报館采取行动，估計本省当局是有意不加干涉，以尽量保持中立态度。但是当局仍然觉得应当加强戒备，現在每天夜里由軍警联合組成小队在全城所有旅店严密搜查可疑分子。

已经有迹象表明，这里保皇党的情緒正在高昂起来。大約两个星期以前，总督认为参加革命的各省中有許多成問題的行为，政府不予追究，但在效忠政府的省份里，革命党即使秘密运动軍隊或者煽动土匪，也一概不許官吏干涉，这是不公平的，因此向袁世凱提出抗議。本地軍隊已经受了总督态度的影响，他們并不諱言自己的反革命的傾向。不过只要孟將軍留任二十三鎮統制，他的部下大概还不至于不能控制。他是袁世凱的老部下，对于老上司最后采取的路线，大概会跟着走。他很得軍心，即使皇帝逊位，他的部队大概也会跟着他走。

一切平靜。

(265)1912年2月24日伟博德致安格联第70号函

这里接到皇帝逊位和袁世凱成立临时新政府的消息时，人心非常安定。各报館虽在阴历年假期間关門，还是发了号外，登載最后的几道上諭和袁世凱第一批文告。17日全城悬挂新国旗。收到您来电以后，海关不再悬挂龙旗，18日早上我集合全关人員，升起了新国旗，并放鞭炮，然后散会庆祝。

(三十三) 璿 春

(266)1911年11月15日璿春关稅务司林德厚(K. H. von Lindholm)致安格联第58号函

虽然这里的官方有些恐慌,老百姓有点激动,但是,現在一切仍旧是令人滿意的。我想这里以后也不至于有什么严重的事故发生。

这里的老百姓有滿人、朝鮮族人和山东人。滿人决不想鬧事,朝鮮族人也同样对鬧事不感兴趣。可能山东人中間有些有革命思想的人,但是我不大相信,因为他們人数太少,而且也很愚昧,沒有一定的领导人他們是不会作出什么的。我想不会有革命党领导人来这里,現在这里也沒有这种人。

紅鬍子可能乘时局不安靜的时候出来作乱,說不定邻近的农村会遭受搶劫,但是这种可能性不大。

我相信革命党人是很明智的,不会在这种荒僻的边境地区鬧事。任何人都不願意引起外国的干涉,誰都知道不应当使俄国和日本有所借口向境内发兵。

前函提到官銀号鈔票跌价,以后就稳定下来了。

为了节省經費供应軍餉,两所学校已经停办,官員的薪金也将要减低,等等。

据传说这里的队伍要南下,还要招募新兵五百名。但是沒有一人应募,因为誰都不願意离开这里到南边去。

只要不涉及老百姓和他們的产业,对革命党推翻清政府的事情誰也不会过問。真正的危险是在旧政权被推翻而新政权还没有

建立起来的无政府时期，很难预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这里用新法操练的新军，我觉得并不比旧兵勇好多少，旧兵勇中有些老手是很会打的。我听这里的人说，这些“新”军在成立以来的三年中，一枪也没有放过。这种说法是很接近事实的。同真正军队作战，这群苦力的用处不大，他们在这里只能吓红鬍子，给老百姓一点精神上的安慰罢了。

(267)1912年1月20日林德厚致安格联第65号函

到现在为止，这里一切安静如常，但是据传说有革命党受大连和安东方面的指挥在这里活动。日本人似乎认为情况很严重，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主观愿望。这里很安静，使日本人有些失望，因为他们没有进行干涉的借口了。

我听说革命党派人在海参崴向中国人捐款，但是被俄国当局制止了。

总督怕有军火从海参崴走私进口。我已经通知龙井村分关注意。在这方面我们总要尽自己的力量。对朝鲜方面我们也要注意。

这里的人相信总督已决定对革命党的侵犯进行抵抗。这里的满人和其他人可能支持他。革命党侵犯满洲是最不聪明的事，因为很容易使别人有所借口进行干涉。满人承认，南方人心怀不平、要求改革，是有理由的，因此不愿同南方人作战。但是如果侵犯他们家乡，即皇帝的发祥地，他们就觉得太过分了，这样是不公正的，而且对自己也有危险。从各方面来看，我认为革命党还是不侵犯满洲为好，免得迫使满人作困兽之斗而进行反扑。

中国人选举总统来代替皇帝作为国家元首，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很可能因此而丧失西藏、新疆、蒙古和满洲等地方（约有

十八省两倍大)。

在这种紧张、动蕩时期,本省感到缺乏經費,但是到現在为止我們幸而还没有受到影响。

(268)1912年2月1日林德厚致安格联第67号函

此地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很安静的,我希望能这样继续下去,但是也有些使人心不安的迹象。据说在海参崴有两千多革命党人,此地附近也有。这也許是真的,我不能肯定。巡防統領已经从延吉来到这里。几天以前正規军队已经开始日夜在街上巡邏。

这里最近的消息是十天以前从南方比較可靠方面传来的,但是我不知道有什么根据。有些人认为談判不会成功,要发生战事。

这里俄国人开始活跃起来。人們对进进出出的俄国的哥薩克馬蹄声也听慣了,誰也不知道那一天会发生事情。

但願这种政治混乱情形早日消除,問題早日解决。

第三章 总稅务司安格联与稅务处、英国使館和海关駐倫敦办事处往来文件（1911—1912）

（一）总稅务司与稅务处、英国使館往来文件

（1）1911年10月11日安格联致稅务处帮办大臣胡维德函

我接到汉口今晨六时四十分发的急电，报告武昌已于昨夜被革命軍占領，据传总督已乘兵舰逃往下游。

（2）1911年10月15日安格联致稅务处陈銓函

汉口給我的电报，最近一件是昨天下午三点三十分发的。在昨天下午一点三十分发的电报里，苏古敦說，預料电訊随时可能中断。我今天还没有收到电报，去电詢問道台齐耀珊的下落，也没有得到答复。

革命党一定控制了汉口电报局，他們还让电报发到政府这边，这是很奇怪的。他們一定有道理，也許是自己要获得情报。政府用中文电碼发电报給齐道台，可能被不該看的人看了，我想还是謹慎一点的好。也許通过我发英文电报給苏古敦更安全些，因为他們让苏古敦的密碼电报发出来。

(3) 1911年10月16日安格联致胡維德函

我今天上午收到江汉關稅务司苏古敦經由铁路电线发来的电报，电碼錯誤太多，几乎难以理解，因此只能揣測它的意思。这个电报說，我的两个电报已经收到了。关于道台齐耀珊現在何处，苏古敦回答說道台行踪不明，他曾在14日写信給苏古敦，請苏古敦继续工作。电报說，革命党曾写信給各国領事，提到向总督瑞澂所乘炮舰开火的話。总督所乘的炮舰显然已经离开汉口向下游駛去了。电报說，革命党已完全控制武汉三鎮，并继续招募兵員，每月发餉四十两。

我收到您来函后，苏古敦今天下午五时又經由铁路电线发来一个电报，电碼清楚多了。电报說：薩鎮冰已经到了，他保证开炮轰击时不使租界受到影响；九江銀元已到，人心稍安；輪船照常装卸貨物；关員情緒稳定；电报局的报务員逃走了，革命党正到处找他們回来，以免电报中断，簡直可笑；袁世凱是否来？革命党說他已拒絕来；軍隊是否奉令撤退？真希望得到可靠的消息。

革命党希望維持电报不中断，可能是要同北京方面保持接触，否則是难以理解的。但铁路电报显然还通，如果您要发什么电报，只要不用中文，我都可以代为发給苏古敦轉交。

我发电詢問蕪湖和安庆的局势如何，下面是剛由蕪湖发来的复电：

“当地一切平靜，一般恐同情革命党。据传安庆也平靜，但收到汉口革命軍領袖方面的命令后，将宣布独立。除可能有土匪搗乱外，不致有乱事。”

(4) 1911年10月23日安格联致胡维德函

我今天下午到外务部去，想请您看一件伦敦办事处的电报，但是您已经走了。我还想再同您讨论一下现在已归革命党控制的口岸的海关地位问题。采取某种方针确保关税不致为革命党用作军费，并留供偿还外债，现在已经是时候了。我相信各关税务司自己一定会尽力去做，但是如果我还能够同他们通讯，他们由于处境困难也可能向我请示。

(5) 1911年11月2日安格联致英国公使朱尔典函

昨天收到关于汕头局势的来函，没有来得及答复。我从税务司那里也收到同样的消息，不过他沒有说起已与领事团联系。我给汕头税务司的指示，同给其他被革命党接管的口岸海关的一样，即关税暂时由总税务司或领事团保管，如果能商定将税款存入外国银行，应尽先由总税务司保管。有没有继续收到领事的消息？

天津情形缓和下来，我认为袁世凯和资政院可能渡过这次惊涛骇浪。危险在于他们控制不住局势。

有没有关于安庆的消息？

(6) 1911年11月3日安格联致朱尔典函

我收到长沙关税务司11月2日经由广州发来的电报如下：

“新政府昨天的答复不满意，他们建议将关税存放在政府银行里，双方均不得动用。我答复说，关税一定要存入总税务司或领事帐内，最好存入汇丰银行。”

长沙当局认识到关税的特殊地位，这一点是可以满意的。我想伟克非有英国领事佳尔斯的帮助和一艘英国炮舰道义上的支

持，也许能够贯彻自己的主张。在这种谈判进行的时候，有一艘炮舰停泊在长沙是极为必要的。汕头等地没有消息。

(7) 1911年11月9日安格联致朱尔典函

我今天可以来看您，谈一下关税问题吗？我需要时间来把中国的关税置于我的也就是外国的控制之下，而且在没有成功以前，千万不要做什么事来限制我的行动，这两点都是极为重要的。

革命党方面开始认识到问题所在，意见逐渐接近了。但是许多地方的税务司只能凭口舌辩论，没有其他的支援；如果各地知道这事还在这里讨论，而我的办法没有得到批准，恐怕会引起很大的纠纷。有些口岸没有外国银行，情形自然两样，但是我以为还是可以作出妥善安排的。只要这件事暂缓几天再议，对大家的利益更有好处。

(8) 1911年11月10日安格联致朱尔典函

昨天谈过以后，我写了一个简短的节略，现在随函送上，如果您同意，就可以分送。我极力主张最好另设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处理税款，不必恢复过去的庚子赔款银行委员会来办这件事，以免机构庞大，不易管理，并防止引起与庚子以前所借外债无关的问题。我们当然可以规定，除了偿付外债部分的关税以外，备付庚子赔款的税款也可以交这个特别委员会收存。

昨天夜里收到长沙来的电报，很令人满意，当地政府已经同意将税款以总税务司名义存入汇丰银行，等列强承认新政府后再作处理。

这个先例很好，其他口岸可以援用，所有的困难可能都解决了。

(9) 1911年11月14日安格联致胡维德函

粵海关稅务司梅乐和曾将他的为难情形，用电报向我报告，我在收到他的电报以前，已经指示他在挂旗問題上态度不要太强硬。

以前我也向他指示过，如果可能的話，在海关建筑物和关船上只悬挂海关旗，不挂龙旗，也不挂革命政府的旗，現在看来已经引起困难了。保全稅款并使海关工作順利进行，是应当考虑的主要問題。除了向不可抗力低头并把次要問題抛开，我看沒有别的办法。

梅乐和昨天有电报来，据說稅款問題已经圓滿解决了。

(10) 1911年11月20日安格联致朱尔典函

昨天見過您以后，我又去見胡維德，并向他說明關稅問題的情況。我极力劝他向政府建議把尚未脫离中央的各口岸的稅款，毫无保留地交給我经管。他答应去見袁世凱，能否成功，还不知道。仍然效忠于清政府的口岸有哈尔滨、琿春、安东、牛庄、天津、胶州和大連。南京虽然还没有脫离中央政府，但是监督已经走了，据我了解，稅务司已经掌握了稅款，因此可以不計算在內。

上面提到的几个口岸里，哈尔滨、琿春、安东、牛庄仍然是照老办法，即我們征收的稅款，由监督经管，他可以处理稅款，不必問海关。天津的稅款現在由我经管，但是我昨天曾向您解释过，政府可能命令我汇解。胶州和大連的稅款，一直是用稅务司的名义存入銀行的，沒有我的命令不能动支。过去我是按照度支部的指示下达动支的命令的。我們昨天談过以后，我想政府不見得会命令我汇解胶州、大連或天津的稅款了。但是政府或各省当局对于仍然能完全控制的口岸所收稅款，将来怎样做法，現在当然还很难說。

(11)1911年11月20日安格联致朱尔典函

关于税款问题，我今天已经有一封信给您了。后来又想起一个问题：即哈尔滨、珲春、胶州和大连的关税里有多少是担保外债的。哈尔滨和珲春海关管理陆路贸易，海关根据特别协定在那里执行任务。珲春的税收是微不足道的，哈尔滨的税收数目虽然不小，但过去是归省政府动用的，从来不曾汇解北京。

大连和胶州都不是根据条约开放的口岸，海关根据与日本和德国签订的协定在那里执行任务。中德协定规定，所收税款的一部分付给青岛的德国殖民政府。

我手边没有借款合同，因此不能肯定合同是怎样说的，但是我以为中国政府过去认为这几处的税款不在担保范围之内，这样说大致是不错的。

(12)1911年11月22日安格联致朱尔典函

我管理的关税，估计可以偿付以关税为担保的外债（包括1898年四厘半息借款在内）的利息而有余，不过有关银行须要作好安排，暂时停止还本，并将还本表改正。如果能立刻设法动用税款付息，就可以免得许多人失望了。

长沙伟克非来电说，湖南对于税款保管问题也将照上海办法办理，临时政府正向黎元洪请示，拟将湖南本年所收关税全部交汇丰银行。这说明新政府这一帮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了，这一点很令人满意。

(13)1911年11月29日安格联致胡维德函

从汉口来电判断，我觉得政府军收复汉阳，主要是因为湖北和

湖南的革命軍閥意見。我以前从汉口得到的消息說，黎元洪从湖南調到大量的援軍，当时我还不懂，既然有大量的援軍，汉阳为什么很容易地就收复了。这件事說明各省不能长久合作，这样就給政府一个机会在敌对的党派間打下楔子，离間他們，最后恢复自己的大权。当然还要看南京战事的結果如何。如果张勳能守住南京，政府就很有可能不经战争而收复沿江各省，包括上海在內。收复长江流域以后，就可以毫无困难地弄到一笔借款，然后不慌不忙地克服其他各省。

(14) 1911年12月2日安格联致胡维德函

我接到鎮江来电，南京已被革命軍占領了。

关于軍火由青島运经日本轉往上海的問題，我准备发电报給江海關稅務司，指示他尽力处理。不过您也可以想到，沒有輪船所屬国家的領事帮助，江海關稅務司也无法防止革命軍提取到埠的軍火。革命当局的武装人員已从浦东的海关倉庫里把存儲仓內的軍火都搶走了。如果我能知道軍火是什么船装来的，也許可以想办法加以控制。

今天下午蒙总理大臣接見，談得很愉快。

(15) 1911年12月3日安格联致蔡廷干函

我接到汉口稅務司苏古敦的电报說，极盼得到北京方面的消息，因为关于大局有許多极为荒唐的謠传。附上我回电的副本一件，請轉呈总理大臣。苏古敦在武汉，长江两岸的当局都知道他、看重他，如果黎元洪在挫敗以后还有些实力，苏古敦也許能尽一点力量。無論如何，通过一个沒有利害关系的第三者，让黎元洪知道事情的真相，总沒有有什么害处。

昨夜接到镇江来电，南京已经失守。

(16) 1911年12月5日安格联致胡维德函

苏州和杭州的革命当局已另拨款项来代替该两地厘局应摊付的厘金款项。您听了一定高兴。我的厘金帐内的存款，再加上向汇丰透支一个小数目，就足以应付今天到期的1898年英德续借款了。这个借款是以厘金作担保的，不是用关税作担保，如果在今天的情况下还能按期偿付，一定会在国外金融市场上产生极为有利的影响，对于维持中国的信用有很大的作用；等时机到来，借一大笔外债也比较容易了。

(17) 1911年12月6日安格联致朱尔典函

我碰到熙礼尔(Hillier)，谈到我们昨天谈的问题，他说他打算今天设法找您谈谈这个问题。

后来我一直在想一个怎样能帮助北京政府渡过难关的办法。我得出的结论是，不管对我施加多大的压力，我都不能将海关经费余款交给北京政府，否则就会危及独立各省海关的地位，并可能使征税工作停顿。

不过用下列方式也许可以解决全部或部分问题。清政府准备将北方未独立各口岸税款以及九龙、拱北两关的税款交给我作为还债之用。假使能够商妥由我将为数二百五十万两的证券存放汇丰银行，从银行取得二百万两左右的垫款存入税款帐内，这样在谈判成功取得借款以前，北方的税款就可以用来接济北京渡过难关。

这样做，对于革命口岸，我不违反中立，同时最后从税款中拨款偿还，也有了担保，这种担保正是我所希望的。在目前的紧急时期，暂时用我的经费余款来还债，我想最不至遭受反对。

这只是一个粗略的想法，当然还可以改进。

(18) 1911年12月6日(宣统三年十月十六日)稅务处致安格
联札*

准外务部咨称，前准領銜英朱使請將全国稅項由总稅务司統轄，以待撥付洋債賠款等因，当經本部片行度支部核复去后。茲准片复称，全国各關稅項由总稅务司統轄，以待撥付賠款洋債之用，系屬暫時权宜之計，应行照办等因，咨行查照轉飭遵照前來。本处查各海關稅項暫由总稅务司統轄，以备撥付洋債賠款，既經度支部核准，自可照办。除通行外，相应札行总稅务司遵照辦理可也。

(19) 1911年12月10日安格联致蔡廷干函

昨天晚上我曾把一件电报的大意抄送給您，后来我又尽力把电碼弄清楚，現在意思是明白了，电文应当是这样(括弧里的字是我加的，以便您更容易了解)：

“黎九日(向)世界各报館发表呼吁：广州、南京、上海向武昌增援，革命党联合起来坚决反对保留皇朝；黎个人贊成共和，但大家都不願(为)达到个人目的而流血；为了防止分裂，将听从多数人(的)意見；如果大家願意君主立宪，他将拥护总理大臣或其他适当人物，并采用国会制。”

这样一来，黎元洪的态度就不是我昨天譯电大意所說的那樣了，因此請照以上文字改譯后呈送总理大臣。

現在电报的意思是十分清楚了。革命党牺牲自己的願望，听从大多数人的意見，只求避免流血。如果能使大多数人贊同总理大臣的意見，事情就解决了。

(20)1912年1月5日安格联致朱尔典函

各地方的革命政府正在設立銀行，发行鈔票，并且要求稅務司同意用所发鈔票交納關稅。其他地方由于財政困难，可能相率效尤。鉴于目前的財政情况，金融市場已经很混乱，这样一来更将引起极坏的影响。我不知道他們发行鈔票有什么現金准备，但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准备未必会充分。

各關稅務司請示时，我答复說，可以同意用这种鈔票交納關稅，但是：

- (1)当地发行銀行或其分支行見票即須兌現；
- (2)每天收稅終了后兌現。

按照这个指示，用革命党的銀行鈔票付稅实际上成为不可能了。但是在革命党势力强大的南方各口岸，他們可能强迫稅務司承认这种鈔票是法定貨幣。

在稅款問題上，当然不能冒险，因此如果問題尖銳化了，也許又有必要給稅務司以支持，以便他們能够坚持反对地方当局的指示。我正在努力設法使各地一律用現款付稅。

(21)1912年1月6日安格联致朱尔典函

1911年11月的一部分和12月全部存在外国銀行的洋稅，約計上海規平銀三百三十万两。我不能提供确切数字，因为还不知道汇到上海的匯費是 多少，另外还有一两个待解決的問題，例如从稅款里拨付海河疏濬經費，須要等公使团决定。稅收情形比我預料的好，如果貿易大致維持現狀，最后一定够付借款到期本息（1912年1月1日以前应还借款本息約計規平銀四百四十万两）。

(二) 总税务司与海关驻伦敦办事处往来文件

(22) 1911年10月21日安格联致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赫承先
(E. Bruce Hart)电

中国债券在伦敦、巴黎或柏林市场上曾否受到时局的影响？暗中打听，并来电告知伦敦市场的反应。

(23) 1911年10月22日赫承先致安格联电

我私下向汇丰银行经理请教过。据说革命的爆发使金融界受到震动，债券跌落2%—3%。后来又回升1½%，因为考虑到中国有很多未开发的资源，不论目前的革命，结果如何，总会出现较好的政府，结果会有发展。但如对借款不履行偿还义务，势必引起又一次震动和更大的跌价，尽管赔款债券不在公众手里。

(24) 1911年11月7日赫承先致安格联电

中国债券自上次发电后又回升，以后虽又续涨，但已开始下降。

(25) 1911年11月8日安格联致赫承先电

已商妥将关税存入上海和汉口汇丰银行总税务司税款帐内，在其他反正口岸可望作类似的安排。

(26) 1911年11月22日安格联致赫承先电

致汇丰银行：“经我保管的税款，如暂停还本，足敷付息。”

(27)1911年12月5日安格联致赫承先电

通知汇丰銀行，今天到期应摊还的1898年英德续借款可照付。革命政府另筹款代替厘金摊款。

(28)1912年1月30日赫承先致安格联电

債券市价不稳！汇丰銀行认为，为了解除債券持有人的顾虑，并在市場起安定作用，現在应由您发表正式或半官式的声明，說明已在上海外国銀行存有銀两若干两，备作偿还外債之用；将来稅款仍按周汇入各該銀行；列强征得中国政府同意后，已組成国际銀行委员会，按照債款次序处理此項稅款。9月以来稅款每月减收几成？

(29)1912年1月31日安格联致赫承先电

致汇丰銀行(請代发表)：“沒有惊慌的必要！11月和12月稅款淨数存入上海有关銀行債款专帳內，共計三百三十万两。1月份稅收确数未詳，連同上两月稅款总数可超过四百万两。成立銀行委员会，每周將稅款淨数汇解債款专帳，已经安排就緒，不日即将开始。11月份稅款减收約計31%。12月份减收約計24%。”

附录一：帝国主义攫夺中国关税 保管权的经过^①

(1) 1911年11月23日朱尔典致英国外交大臣葛雷 (Edward Grey) 呈

随着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连带引起了一些问题，其中使我密切注意的，就是如何处理各关所收的税款，以便保持税款完整，偿付关税担保的外债。这个问题，今后还要继续注意。

按照过去的办法，关税付入政府指定的银号，由各口岸海关监督处理，海关除了将银号的完税收据核对彙存外，别无责任。一旦某通商口岸脱离清政府而落到革命党的手中，所收税款就听任革命党支配，税款就有被革命政府移作军用或应付其他迫切需要的严重危险。第一个面临这种危险的地方，就是湖南省会长沙。10月26日我听说湖南革命政府通知长沙关税司说，他可以遵照他们的命令继续进行工作。我在同总税务司商量后，就电令长沙领事同税务司合作，帮助税务司设法商定将税款以总税务司或领事团名义暂时保管。我向他指出，应当向革命政府讲清道理：税款实在是外国债券持有人的财产，如果革命党动用了，可能同列强发生纠纷。

差不多与此同时，汉口也发生了同样的问题，那里的清政府官吏逃走，革命党派了一个自己人做海关监督。长沙和汉口两口岸的税务司都能够很机敏地同革命党领导人进行交涉，不过就汉

^① 选译自《英国外交文件》“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1913, Vol. CVI 第156—292页

口来说，税务司进行交涉，无疑得到当时停泊江面的大批外国军舰的支持。在长沙的一艘德国小炮舰，也发生了道义上的作用，没有在中国内地住过的人是不容易理解这种作用的。后来终于商定将所征税款以总税务司名义存入汇丰银行。以后落入革命党手中的口岸，也都照这样办了。

本月初上海反正，江海关税务司向领事团建议将当地所征税款存入汇丰银行总税务司帐内，以便拨付经费并偿还外债。领事团答复说，不反对以此作为临时措施，但是劝税务司打电报请总税务司向外交团征求意见。

因为我是领袖公使，上海首席领事于11月6日就上述问题发电报给我，电报是7日收到的。当时有人向我提出，可以利用原有的庚子赔款银行委员会代替汇丰银行保管关税，我同意这个意见。在将上海来电通函各国使节时，我建议，如果各国使节同意将上海的意见作上述修改，我就指示领事团要求革命政府同意作为临时办法，并请安格联指示江海关税务司进行合作。

外交团大体上同意我通函中的建议，但附有某些保留，因此我认为最好还是同安格联商量一下，以便确定他是否同意由江海关税务司负责照建议办法处理税款。

我同安格联交换意见后，知道他对我的建议不完全同意。他写了一个节略，说明事变前征收关税的制度，以及他发给各关税务司关于保障税款的指示，这个指示曾经中国政府同意。他指出，关税是明确指定按优先次序担保偿付某几种外债的；他建议由与这些外债有关的银行组成特别委员会，收存全部税款。

我认为应当将这些意见提交各国使节，因此在本月11日发出通函，建议不用以前提出的办法，改由与1900年以前外债有关各银行组成特别委员会，由总税务司将全部税款，于扣除征收经费后，

按照各債优先次序、应还本息比例和日期，交給特別委員會。只要有款，委員會应負責使債款如期偿还；并决定交来的稅款存在哪些銀行。我指出，按照这一次的建議，受托保管關稅的銀行，是負責向債券持有人如期照付外債的銀行，这些外債都是以關稅担保，應該优先支付的，因此比起以前所提將稅款交給有名无实的庚子賠款銀行委員會的办法，更为优越。最后我請各国使节于13日开会考虑这个新建議。

开会时我宣讀了安格联的节略，并就1900年以前的外債以及1901年的賠款情况作了說明。1900年以前的外債，票面本金是54,455,000鎊，只偿还了大約15,500,000鎊。虽然到了1900年以后，列强差不多全都成了中国的債权人，但是与1900年以前外債有关的，只有英、德、法、俄四国。可見關稅首先是抵押給这四个国家的，其次才輪到1901年条約上签字各国。因此由庚子賠款銀行委員會全权处理海關稅款是不恰当的，我认为应当指定特別委員會，确保偿付1900年以前的外債，如果有余款，再交給庚子賠款銀行委員會。

经过一番討論后，會議决定向各銀行征詢意見；于本月21日分別发电报給与關稅担保債務有关的上海各銀行总董，說明委員會如何組成最好由各总董决定，因此請他們共同商量成立委員會并向北京外交团提出方案。

本月20日汇丰銀行北京代理人將上海分行的电报抄送給我，电报說，20日到期的英德借款利息和本銀八万零五百七十九鎊尚未偿付。电报还說，按照借款合同第五款的規定，已照当日电汇伦敦的行情，規定規平銀一两折合二先令五又八分之三便士。

我立刻將到期未付的情形，用照会通知外务部，并声明英德借款是用中国關稅担保的，坚决要求采取步驟將全部關稅归总稅务

司管理，不但已经脱离政府的口岸海关，就是尚归政府管辖各口岸海关也要这样办。

这里说明一下，尚归政府管辖的，只有满洲各口岸、天津、胶州租借地和大连租借地等口岸海关。南京还没有独立，不过道台已经走了，因此可以不必计算在内，相信该关税司已经掌握了税款。安格联向我说明，哈尔滨、珲春、安东和牛庄等地的海关，所征税款仍照旧由海关监督管理，他们处理税款时不必问税务司或总税务司。天津海关的税款，虽然用总税务司的名义存储，但这样做是奉了清政府的命令，安格联认为自己对税款并不担负责任，而且清政府要他汇解，他只能照办。青岛和大连两海关的税款本来一直是用税务司的名义存储银行，但是总税务司必须奉外务部命令并向税务司下达时，税务司才能动拨税款。

本月21日我将上述照会送给外务部。外务部答复说，我建议将尚归政府管辖各口岸海关税款交总税务司管理，他们已经请袁宫保核准实施。今天外交团开会时，我已将对这件事采取的措施通知各国使节了。

(2) 1911年12月5日朱尔典致葛雷呈

关于中国关税备付外债问题，我在上月23日呈文中报告，外交团已分别发电报给上海各银行总董，请他们商议成立银行委员会以接受关税，并偿付所担保的外债。

上海各银行总董为此开会通过六项决议，现抄录附呈。各银行商定关税应当交给有权要求优先偿还债务的几家银行保管，这样一来，我以前向各国使节所提反对恢复庚子赔款银行委员会的意见就完全不必要了。

六项决议是用电报呈送的，收到以后，我立即分送各国使节，

他們已經同意報請本國政府批准。

英德借款到期未付，我于上月21日照會外務部，已在上月23日的呈文中報告。現將外務部的復照譯呈。外務部在照會里正式聲明將各關關稅全部交由總稅務司管理，以備撥付外債賠款。為了貫徹實施，外務部根據總稅務司的建議採取了措施，并用照會通知我，現將來照一并錄呈。上述兩份照會，我已分送其他各國使節了。

附件 1：外國銀行總董開會通過的決議

11月23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各外國銀行總董在麥加利銀行開會，討論本國領事交議的問題；北京外交團來電，建議在中國目前的變亂時期，成立國際委員會監督關稅的保管和分配，這些稅款首先擔保償付1900年前所借外債，其次是支付辛丑條約規定的賠款。會議通過決議如下：

通過本國領事向外交團建議：

1. 此項委員會，須由關於庚子以前以關稅作抵尚未付清之各洋債銀行與關於和約賠款之各國銀行之總董組織成立。

2. 關係尤重之各銀行，即匯豐、德華、道勝三家，應作為存管海關稅項之處。

3. 應請總稅司承認允將海關所有淨存稅項，開單交與所派之委員會，屆中國政府復能償還洋債賠款之時為止。

4. 應請總稅司籌備由各收稅處所，將淨存稅項，每星期匯交上海一次之辦法。

5. 應請總稅司將上海所積淨存稅項，竭力籌維，于每星期均分，收存匯豐、德華、道勝三行，以作歸還該項洋債及賠款之用。上海稅司應由此項存款內，按照各洋債先後次序，准其屆期提撥付還。

6. 倘至一千九百十二年年底，情形尚未平复，届时必须算清下余若干，可作付还赔款之用。此项清单，须交外交团酌核如何分拨。

附件 2：1911年11月27日外务部致朱尔典照会

关于英国公使为英德借款按月应还本息到期未付的照会，外务部谨声明，各关关税已全部交由总税务司管理，以备拨付外债赔款。为此外务部已经咨请税务处指示总税务司立即采取必要步骤，偿付上述到期未付债款。

附件 3：1911年12月2日外务部致朱尔典照会

由于到期外债赔款未能偿付，閣下曾屡次提出意见，主张在中国目前情况下，中央政府应当采取步骤将全国各关关税交由总税务司管理，以备支付各项外债赔款。

本部为此商请度支部核复，现在接到度支部的答复如下：

“税务处指示总税务司拟具办法，并将该总税务司所拟四项办法送来，核尚切实可行，应准暂行办理。兹抄附原件，请查照办理。”

现将总税务司所拟四项办法附送，请查照转请各国使节决定见复。

附件 4：1911年12月2日总税务司安格联所拟四项办法*

(本附件原经译成汉文，以下系原译文——编者)

一、凡口岸收入税银事宜，未经总税务司接管者，如哈尔滨、琿春、山海、安东、大东沟等关，应转行各该监督，即将所存税银，交由各该关税司，转寄上海汇丰银行，存于总税务司

征稅項下，备付洋款。以后各該关续收稅銀，即照经乱各关，一体由稅务司管理，所有大連、胶海两关征收稅項，除胶海进口稅內应提津貼德国租界地之款外，一律由总稅务司解沪，备付洋款。

一、所有九龙、拱北两关征收之稅厘，向来均系解交两广督宪查收，自西历本年（一九一一年）十月起，亦应一并归总稅务司解沪，备付洋款。

一、应請各国駐京大臣选派外国銀行委员会，商定何項洋款应行尽先偿还，暨預备各項付款定制，并接受总稅务司按照定制随时所应交之關稅。

一、应請由所选派之外国銀行委员会，将中国各項借款，安排暫緩归本，俟所收稅款积有成数，再行归还，在此暫緩时期間，按期照数只付利銀。

（3）1912年1月30日朱尔典致葛雷呈

我在上月5日呈文中报告，上海各銀行总董关于成立銀行委员会以接受關稅和偿付外債的建議，其他各国使节已经同意报請本国政府批准。

各国政府的答复来得很慢。直到本月3日，各国政府表示同意的答复到齐后，外交团才举行會議，討論下一步怎么办。在那天的会上，还考虑了外务部去年12月2日的照会，以及所附总稅务司关于關稅备付外債的办法。这个照会和所附办法，都已在上述12月5日的呈文中附送。

安格联的四項办法，第一項和第二項是为了实施已经同外务部商定的处理各關稅款办法，第三項同上海各銀行总董所提成立銀行委员会的建議是一致的，各国已经同意。因此外交团一致同

意这三項。第四項規定請銀行委員會對各項外債按期只付利息，暫緩還本，等積累足夠的稅款時再還本。某國使節認為，中國外債還本，應當照合同規定辦理，外交團無權更改。經過一番討論以後，會議商定分別向本國政府請示，並指示銀行委員會將所收關稅撥付情形，每季向外交團書面報告一次。

經各國使節同意後，本月15日我將外交團的決定用照會通知外務部。現將照會抄呈。外務部於本月21日答復（復照抄呈），附有節略一份，將擬議致銀行委員會的訓條訂為八條。這八條包括銀行委員會六項決議，和外交團增加的两條，另加下列字句：“該委員會應決定各洋債內何款應行盡先付還，並編列一先後次序單，以便滬關稅司遵照辦理。”這些字句實質上就是外務部去年12月2日照會所附辦法的第三項。我將外務部的復照分送各國使節，並建議：辦法的第一、第二、第三項既經外交團原則通過，不妨將這些字句列入發給銀行委員會的訓條內。

各國使節同意後，於今日將內容相同的信通過本國駐上海領事發給本國銀行，信中說，訓條八條已經外交團同意，該行參加銀行委員會，應當照訓條行事。同時還請外務部照這個意思指示總稅務司轉知上海稅務司。

我在前面說過，關於外債到期暫停還本問題，各國使節予以保留，聽候本國政府決定。我請您對這點給予指示。這裡應當說明，根據匯豐銀行的估計，截至本年三月底止，徵收的稅款足夠償付義和團事變以前所借外債的本息，在三月底以後，大概就不夠還本了。從法權來講，到期還本也應當同到期付息一樣，嚴格按照各項外債優先次序辦理。但是，作為權宜之計和照顧債券持有人的利益，我想各銀行會同意：在積累足夠的稅款以前，不如修改還本計劃，以便所有外債都能付息。因此我請您考慮由我國政府和其他

有关各国政府一道，授权銀行委员会照办。

附件1：1912年1月15日領袖公使致外务部照会

去年12月2日收到外务部的照会，附有总稅务司关于各关税稅备付外債賠款四項办法，各国使节已经仔細考虑，并指定由領袖公使答复如下：

上述办法第一、第二、第三項，外交团认为滿意，应予同意。第四項規定各項外債暫緩还本，按期只付利息，等积累足够的稅款时再还本，外交团认为无权决定，留待有关各国政府考虑。

此外，关于第三項还要說明一下。各国使节已经指示上海各銀行总董拟具成立委员会接受总稅务司交來稅款的方案，并根据关税担保債務情况提出处理稅款最好的办法。上海各銀行总董根据指示于去年11月23日开会通过六項決議，列入會議記錄，現將此項會議記錄抄本送請外务部参考。

外交团已经同意六項決議，并认为应予补充如下：

1. 該委员会应每季将所收关税如何拨付之处，由駐沪各国領事报告駐京各国大臣。

2. 此項办法，如有应行更改之时，得以斟酌損益。

以上建議如果外务部同意，外交团一接到通知，就立即向上海发出指示，以便組成銀行委员会，实施新拟的办法。

附件2：銀行总董會議記錄(从略，見1911年12月5日朱尔典呈
附件1——編者)

附件3：1912年1月21日外务部致領袖公使照会

本月15日領袖公使关于各关税稅备付外債賠款的照会以及

所附11月23日銀行总董會議記錄，俱已收到。

外务部当即指示总稅务司拟具意見，現在收到总稅务司送来节略一件，就来照內办法稍加补充，現将节略抄送。

在第一条里，总稅务司只加了下列字句：“該委员会应决定各洋債內何款应行尽先付还，并編列一先后次序单，以便沪关税司遵照办理。”第二条原文“汇丰、德华、道胜三家，应作为存管海关稅項之处”，在“存管”前加“上海”二字。

其他各条沒有更动。如果外交团沒有反对意見，双方可以采用总稅务司拟具的八条办法，外交团可以立即指示上海各外国銀行照办。

請見复。

附件4：外务部附送安格联的节略

外交团对于总稅务司拟訂办法的头三項认为滿意，已予同意，对第四項暂时不作决定，对上海各銀行总董的六項決議已经批准，并建議增加两条，因此可以向銀行委员会頒发訓条如下，（以下八条是1912年2月3日稅务处致总稅务司处字第2473号札附件的原譯文——編者）

1. 此項委员会，須由关于庚子以前以关税作抵尙未付清之各洋債銀行与关于和約賠款之各国銀行之总董組織成立。該委员会应决定各洋債內何款应行尽先付还，并編列一先后次序单，以便沪关税司遵照办理。

2. 关系尤重之各銀行，即汇丰、德华、道胜三家，应作为上海存管海关稅項之处。

3. 应請总稅司承认允将海关所有淨存稅項，开单交与所派之委员会，届中国政府复能偿还洋債賠款之时为止。

4. 应請总稅司筹备由各收稅处所, 将淨存稅項, 每星期汇交上海一次之办法。

5. 应請总稅司将上海所积淨存稅項, 竭力筹維, 于每星期均分, 收存汇丰、德华、道胜三行, 以作归还該項洋債及賠款之用。上海稅司应由此項存款內, 按照第一条委员会决定之先后, 准其屆期提拨付还。

6. 倘至一千九百十二年年底, 情形尙未平复, 屆时必须算清下余若干, 可作付还賠款之用。此項清单, 須交外交团酌核如何分拨。

7. 該委员会应每三个月将所收關稅如何拨付之处, 由駐沪各国領事报告駐京各国大臣。

8. 此項办法, 如有应行更改之时, 得以斟酌損益。

附件5, 1912年1月30日外交团致上海各外国銀行总董的指示

关于成立各国銀行委员会监督担保外債的關稅如何保管和分配, 我在去年11月21日发电指示后, 上海各国銀行总董曾于11月23日开会通过決議。外交团現已同意向各国銀行委员会发出訓条如下, (訓条見附件4, 从略——編者)

大清政府已经同意以上各条, 現正請該政府指示上海稅务司照办。

你参加委员会进行工作时, 应照以上訓条办理, 第一条提到的先后次序单編列以后, 請送一份給我参考。

附录二：《汉口日报》编辑部编印的 《革命日志》^①

1911年10月10日 星期二

昨天下午在俄租界里，一颗炸弹爆炸，成为破获革命机关的线索。这个机关设在那里，一直没有被发觉。下午四点钟的时候，俄国工部局附近的巡捕，为一个很响的爆炸声所震动，出事地点显然是在德国屠宰场后面的中国房子里。巡捕赶到那里以后，在第十四号房子的院子里，发现两个中国人正在到处洒煤油，显然是准备放火烧那座房子。他赶快制止他们这样做，并搜查这所房子，结果发现里面有各种物品，简直是革命党人的一个小俱乐部。制好的炸弹、制炸弹的酸类、革命宣传品和一份名单（很像革命党人的名册），都说明这所房子是作什么用的。据推测，那颗炸弹是不小心弄炸的，同伙的人怕巡捕来，所以企图纵火灭迹，可是巡捕立刻赶到制止，并且把上述两人逮捕了。另有四个形迹可疑的人在爆炸后跑到那里去，巡捕正要逮捕他们，他们已经逃跑了。

昨晚本报记者到俄国巡捕房去采访的时候，那里正在审问两个中国人，一男一女，他们是想进入一所可疑的房子而被逮捕的。这两个人像先前逮捕的两个人一样，移交给夏口厅派来的人。湖

^① 编者注：《革命日志》是《汉口日报》(Hankow Daily News)编辑部编印的小册子。《汉口日报》是德国人办的英文报。该报报导武汉革命初期（1911年10月10日至11月28日）的战事情况比较详细，后经该报编辑部编印成册，我们节译出来，以供参考。

广总督已经从武昌委派了一位海軍軍官，会同汉口方面的官員进行調查，他忙着要找出与革命机关有关系的一切秘密。在巡捕抄获的东西里，有革命軍旗帜、武昌地图和分派革命党各单位到指定地点准备进攻武昌各城門的計劃。

昨天深夜，出事地点附近非常安靜，除了俄国巡捕以外，一个人也看不到。俄国巡捕能破获革命党机关，并且处理得很有效，这是值得祝賀的。

1911年10月11日 星期三

昨天早晨武昌所有城門都紧閉，不准进出，因而人心惶惶。后来经过探詢，才知道昨天晚上曾在革命党人常去的地方进行搜捕，結果抓了二十八名叛党，包括士兵和平民。其中三个首領已经处了死刑，天一亮在总督衙門外梟首示众。

这恐怕就是关闭城門的主要原因。各城門到早上九点半才开，每門都有重兵把守，出入的人須经过严密的检查。

到现在为止得到的消息是，这些革命党人是在有藏匿叛党嫌疑的一个小旅店里抓住的，但是謠传三个被处决的人，确曾在总督衙門轅門投擲炸弹。星期一在俄租界抓住的两个革命党人，今天也杀头了，后来据說又处决了四个。

在被抓去二十八个人的住所里，查获了他們阴謀举事的物品，因此立刻就确定了他們的罪状。

午后七点三刻，在江这边守望的人看見武昌郊外有好几处起火，感到很惊奇。三股大火一齐燃烧起来，一会儿就看出，最大一股是在东营房，那里儲存着大量的軍用品，火焰同时从两边噴出，再过一会儿在汉口都可以很清楚地听见噼噼啪啪的声音。其他两处的火，似乎比較小，很快就灭了。但是营房的一股大火則继续閃

出亮光，儲存的軍用品显然保不住了。八点五十分，另一股大火向东南方冲上天空，烧得非常猛烈，烧了一个多钟头，后来查明是炮兵营起的火。

一批外侨，包括本報記者，在下午九点钟以后过江到武昌去观察，东营房正在燃烧，我們走去查看时，泥墙后面战壕里的战士對我們很不客气。

在壁壘上站着許多士兵，他們藏在树后向我們这一批人放空枪，我們指派一个翻譯到营門去探問，也沒有人回答。营門上了門，沒有什么人看守。我們要了解情况似乎是不可能了。空枪和爆竹把我們从围墙赶到附近的村子，对于外行人來說，那声音和真的发射枪弹一样。村里的人怕士兵来找麻煩，請我們立刻乘在那里等着的小火輪离开。我們正准备走的时候，从营房那里发出一陣喊声，一位喘着气的軍官带着六个兵向我們跑来。这些兵都带着左輪手枪，那位軍官还提着一支老式来福枪。经过解释，他們知道我們并无恶意。这时我們的翻譯想探得些消息，結果一无所得。他們說，他們是士兵；他們不知道火是怎么起的；不知道放枪是为了什么；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故。又說：“請你們走吧。”我們只好走了。

另外一批外侨訪問了“建威”号炮舰，得到的消息是：革命軍有三百人，都是湖北士兵，炮舰奉到命令，如果革命軍进攻武昌城，就向他們开炮。夜晚十一点钟，又有一股火焰冒出来，很快就延烧开了，烧得相当大，从汉口江边看，那股火焰冲上天空約有二百英尺高，燃烧得非常猛烈。看情况可能是从营房东部烧起的，但是这当然不能证实。

夏口厅和总督派来的委員昨天夜里都在博美飯店 (Boemer's Hotel) 為他們的眷属定下房間，这說明这里的官吏似乎都怕騷乱可能扩展到汉口来。

晚上租界里的义勇队也奉命准备出动，但是到本报付印时，还没有奉到出动的命令。

从中国人方面得来的消息说，大量的军队都公开参加革命了；他们虽然缺少军火供应，仍然打算攻打各城門。

清早的消息说，参加革命的许多炮兵，已经渡江到汉口来了，不过没有带武器，大概不打算闹乱子。同时汉口中国市区一带的江边都站着步哨，不准不良分子从武昌过来。

1911年10月12日 星期四

无论你对革命党的行动，特别是这几天的行动，有什么看法，有一件事是值得称赞的，那就是他们发布了许多宣言，表示愿意维持秩序，而且特别强调保护外侨安全的必要性，外侨一定非常满意。他们宣告愿意维持秩序并继续进行贸易，大家当然不能不欢迎。看来他们的行动只是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并不反对任何个人。一星期以前，谣传要发生骚乱时，我们绝没有想到这样一个有组织的叛变已经在酝酿着，还以为可能像过去那样因为欠餉等情而发生一次小的骚动呢。

但是，目前这次冲突的影响比较大。它是大规模动乱的一部分，这动乱正在全国各地进行着，如果全国其他地区都像武昌这样有组织，清政府不免要发抖了。我们得到消息，湖南也发生了革命，再加上四川和武昌的革命，叛乱就在长江流域形成一个强大的链条。

要扑灭这个叛乱，政府即使有能力，也要付出几百万巨款，同时还要牺牲成千上万的生命。目前这个叛乱有扩展到广大地区的危险，究竟扩展到什么地方为止，还很难说。最低限度，清廷的地位已大为不妙。

昨天早晨六点钟以前，大部分义勇队就在工部局前面集合。我們从工部局方面听说，汉口英国总領事已经接到中国官方的通知，万一租界遭受攻击，外侨必須起来自卫，因为武昌当局正全力对付革命軍，已经无力支援租界了。

据报道，总督衙門已经被焚，到江边就可望見武昌城中心地带有一股大火正在燃烧，这证明报道是可靠的。

传说統制张彪被刺客用炸弹炸死。后来又說他仍然統率清軍在城里抵抗进攻，这个消息后来证实了。

这些謠言使得汉口方面更加恐慌，早上六点以后决定派义勇队到租界边缘和江边一带巡邏。巡邏了一两个钟头，后来看到汉口还没有危险，才把义勇队召回司令部。

上午十点钟的时候，英国总領事接到住在武昌东門外一位教士的来信。据他說，除了战事以外，一切正常，全城都掌握在軍隊手里，并没有发生搶掠和混乱，紗厂和官办銀行在軍隊的保护下照常工作。他认为妇孺留在家里相当安全，逃到汉口去是愚蠢的。革命軍的原則是：“不要伤害洋人，也不要危害老百姓。”他們已经照这个意思在武昌广泛发出告示，昨天早晨汉口的报纸也登載了下面这个告示：

“武昌革命紀元黄帝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民軍湖北都督布告：本都督志在推翻滿清政府，恢复汉族权利，茲公布軍法如下，希軍民人等一体遵照勿违：

凡藏匿清政府官吏者斬首；

凡侵害外侨者斬首；

凡欺压商人者斬首；

凡扰乱商业者斬首；

凡任意屠杀、纵火或奸淫者斬首；

凡与义勇队作战者斬首；

凡企图关闭商店者斬首。

奖 赏

凡供应军队食物者受赏；

凡尽力保护外国租界者受重赏；

凡保卫教堂者受重赏；

凡领导百姓归顺革命者受重赏；

凡鼓励乡民参加革命者受赏；

凡供给敌人活动情报者受赏；

凡维持商业繁荣者受赏。”

上面的告示表示民军都督大有成功的希望，而今天早晨总督所乘的大艇在一艘巡洋舰的保护下，来到俄租界江边，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不久就听说，总督是趁黑夜逃跑的，他安然乘上了大艇并且开到江这边来，以免被攻击。下午两点钟时，巡洋舰和大艇同时开行，大艇在江的中流，巡洋舰则靠武昌行驶，稍后又开来两艘鱼雷艇与巡洋舰一道，开始向武昌开炮，据判断都是开的空炮。

同时，武昌城里也有激战，特别是南城一带有野战炮的声音，偶尔也有枪声；城里和城外的军队也相互射击，据说革命军部队很快就取得优势，这由派过去打听消息的一位英国义勇队队员所证实，据他回来說，革命军到处都占优势，政府军正向汉阳逃跑。

今晨美国副领事约翰孙 (Johnson) 乘美炮舰“Villalobos”号向武昌驶去，他准备和武昌城里的教会人士取得联系。但是各城门都紧闭着，不可能进去。他接到警告，不要走近城门，因为已经有几个人走去未经警告就被打死了。虽然如此，他还是想法向东门后面一条街张望了一下，那里挤满了兴奋的人群在看热闹。

从汉口用望远镜还可以看见山坡上全是士兵，革命军和政府

軍的旗帜在各个山頂上飄揚。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礼和洋行一只小火輪打算在海軍停泊处靠岸。当它正駛去的时候，附近落了好几个炮弹，有一颗大炮弹打在它旁边約二十碼的水里，于是它才赶快退回来找安全地方躲避。

传说清軍正在逃跑，不久就证实了。有人看見許多士兵在渡江，下午张彪在英租界的怡和碼頭登陆。这时总督已迁居到最大的一艘中国炮舰上去，从城西逃出的藩台和臬台两人，也逃上这艘炮舰和总督在一起。下午五点钟，据宣称武昌全城已经落到革命軍手中了。

据说只有一队騎兵沒有叛变，张彪匆匆赶到炮舰上見過总督以后，又回到武昌，带着微乎其微的希望，想領着騎兵去抵抗革命軍。

黄昏的时候，三艘炮舰和两艘魚雷艇駛向汉口，并且在德租界江边抛錨，早晨跟在总督大艇后面的九只軍用帆船沒有与它們在一起。据说总督在最大的一艘炮舰上，但是又謠传他已经上岸躲藏起来了，这个传说还不能证实。

昨天晚上，汉口市区的居民非常恐慌，大批的人都卷着行李匆忙地从市区各街道往租界后面的小旅館搬。

昨晚有些外侨也預作准备，将家眷送上“隆和”和“安庆”两輪，汉口附近各教会的人士也都到租界里来找避难处所。

由于爆发了革命，各国都申請将可能調动的軍舰开来汉口。日本巡洋舰“对馬”号随时可到，这是一艘三千六百吨具有威力的軍舰。昨天德国軍舰“Tiger”号已经离开鎮江；英国軍舰“Britomart”号昨天从大通开出；美国軍舰“Helena”号也在昨天早晨八点钟从九江开来，今天上午一点钟到达。此外，英国炮舰“Cadmus”号、

“Bramble”号、“Kinsha”号和“Woodcock”号都奉命立刻駛来汉口。

据说今天上午一点半革命軍正在攻打汉阳兵工厂，过去虽然有陷落的传说，但是該厂显然还未失守。

1911年10月13日 星期五

昨天早上情况和各种传说紛至沓来，依次叙述很感困难。后来知道，我們昨天早晨听到的关于汉阳兵工厂的消息是确实的，因为兵工厂是在上午二时落入革命軍手中。先是从武昌方面开来大批軍隊，分几批到达，分辨不出他們是不是清軍。他們靜靜地开进汉阳城以后，就带上革命軍的符号进行工作。夜間一点钟就占領了火药局，接着又占領了兵工厂，一共只开了几枪。兵工厂里发现还存有約一百四十座三英寸口径的炮，約五十万发子弹和可制造二百万发子弹的火药。此外，据悉在武昌附近还有三千二百万发步枪子弹和五千发野战炮的炮弹。革命軍有了这些軍火，就足够維持相当长的時間了。

革命軍在不流血占領汉阳以后，立即开始在龟山挖掘战壕，建筑防御工事。可以看見几百名苦力用筐挑土上山去，似乎在修建很坚固的战壕。还可看見山上安設炮位，这些炮在今天的战局里就發揮了很大作用，看了后面的消息就可以知道了。

早上“吉安”輪到达汉口，甲板上挤滿了穿蓝制服的士兵。英炮舰“Nightingale”号向該輪打旗号查問有关情况，“吉安”回答說，是从宜昌装来的旧式軍隊，并且說他們今后的动向尚未接到上級的命令。“吉安”认为軍隊不需要在英租界登陆，就由英炮舰将它护送到刘家庙，然后让軍隊在那里上岸。

革命軍不承认政府所发的鈔票，这件事很快就传布开来，租界里由于缺少銀元，立刻就发生恐慌。据说要一两二錢五的紋銀才

換得一块銀元，而銀行並沒有現行的牌价。

上午武昌方面不断传来消息。今天凌晨看到的那股大火看来是在統制张彪的衙門燃烧的。到半夜时候，剩下的清軍完全被击潰了，同张彪一起逃到汉口。在最后一次战斗里，清軍死了很多人，他們毫无秩序地逃跑。

上午有一艘小火輪挂着美国旗，載着“Helena”号的克尼泊舰长(Captain Knepper)、几个外侨和美国水兵向武昌駛去。下午三点钟小火輪載了許多教士回到汉口。这些教士离开武昌时沒有遇到什么困难，他們說，革命軍对待他們很和气，在战争的时候巡邏队还经常到他們家里去詢問是否安全。黎元洪不加留难，就把通行证发給他們，他說外侨离开是适当的，因为中国炮舰可能炮攻武昌。

午后三点钟，租界里都为大炮的声音所震动，这时看見两艘中国巡洋舰用舰首的大炮轰击汉阳。看来，这些軍舰曾被汉阳龟山上的大炮轰击过，小的一艘軍舰中了三炮，最后一弹使軍舰上燃起一股小火，火立刻被扑灭了，損失并不大。

日本巡洋舰派了一只大艇去要求中国軍舰开到武昌上游或者下游去，不要在租界前面的江面作战。軍舰决定去下游，結果退到日租界下面对岸去了。

早晨有清軍到汉口市区的湖北銀行去，略遇抵抗以后就将該行所存銀元、证券以及其他能移动的物資，都帶到他們的司令部去，不久又放火把整个銀行的房屋都焚毀了。

所有中国銀号都关门停止营业，据了解，它們大多早就把值錢的东西迁移到安全地方去了。

昨天下午听說汉口中国市区发生許多搶劫事件，一些平民因为錢庄关门感到忿怒，再加上释放出来的囚犯的帮助，他們就搶掠

这些钱庄，并且放火烧了几家。在他们行动最激烈的时候，差不多就要波及外国租界了。据报道，道台衙门已经起火，随着又有一股火焰从邮政局后面冒出来，据说是邻近庙宇的一家大钱庄起的火。

昨天傍晚由日本海军提督川岛下令保卫租界。这和前两晚的命令差不多一样，只是派出更多的义勇队出动巡逻和更多的水兵登陆。

昨天晚上，电报局长出布告说，汉口同北京和上海电讯中断。

昨天下午一点钟，日本海军提督川岛乘旗舰“对马”号到达汉口。当天下午各国领事、海军和义勇队司令开会，推举川岛负责指挥汉口租界防务。此外，昨天到达的炮舰，只有英国炮舰“Woodcock”号，“Britomart”号今天上午可到，“Kinsha”号、“Cadmus”号和“Bramble”号稍晚可到，德国炮舰“Tiger”号则随时可到。

昨天中午十二点半，应汉口领事团的邀请，汉口各外国银行和商会在汉口总会开会，讨论现存银元和铜元能否应付各洋行工役的工资问题。所有七个银行都派了代表，商会则由韩司伯格(W. Herensperger)、林德曼(K. Lindemann)和商会秘书长三人参加。韩司伯格被推举为主席。

各银行代表表示他们已经或者即将去电上海，要求从速运现洋来汉。从各银行所需要的数字来看，预计五天内约可运到三十万大洋。据安格尔(Angier)说，上海在本月4日还存有八百五十万元现洋，他认为即使其他口岸也要求上海接济，要取得电报所要求的数字大致还没有困难。

同时为了避免和工役发生纠纷，有人建议每家洋行存一些大米和其他食物，并印好一些本票，凭票可以取得这些储存的大米和食物。这个建议要提请领事团转知各国领事分别通知本国侨民照

办。只要工役有食物可吃，他們就不至于鬧事了。

有人建議每个銀行应立刻設法各运值五千元的銅元来，但是最后决定各銀行代表回去和他們的买办商量。随即宣布散会，当天下午六点半再开会，听取商量的結果。

昨晚又开了一次会，决定去电上海尽量多运些輔币来。林德曼准备在今天从八点半到九点半，在美最时洋行接收各行家的登記数字，然后再汇总由資格最老的銀行打电报去要。

据报道，中国商会的会长和副会长，昨天下午过江到武昌去同黎元洪进行协商，商会同意借給革命軍二十万两銀子，条件是革命軍保证使貿易继续进行。

1911年10月14日 星期六

昨天早上七点钟，車站外面已经挤得水泄不通。官員和他們的僕役、大小商人，甚至有些苦力，一共有好几千人都在爭着买票，要离开汉口到別的地方去。火車添加了两列車，开出站时車上还是挤滿了人，車厢入口等处都堆滿了行李，坐在車頂上的要算是很舒服的了。

昨天早晨汉口附近看不见清軍，后来证实他們撤退到譙家磯附近駐扎，等待从北方派来的增援部队。統制张彪和剩下的少数軍官也在那里。

昨天中国炮舰仍然停泊在武汉三鎮下游江面，他們显然是在等候薩鎮冰带舰增援；另一消息說，在四川的湖北部队正开回来参加革命軍。

昨天早晨德国炮舰“Tiger”号开来汉口，英国炮舰“Britomart”号后来也开到了，目前停泊本埠的外国軍舰，計英国四艘，美国两艘，德国两艘，日本一艘。

汉阳铁厂从昨天起停閉了，这是該厂开始生产以来第一次停工。在該厂工作的外侨都走了，由“汉平”輪載运他們的眷属到上海去。

昨天有三位外国人分別到武昌去拜会黎元洪將軍，其中一位告訴我們，武昌的秩序非常良好。黎將軍对于因革命而造成的金融恐慌情况，表示遺憾，他說正准备尽量运送現錢到汉口去，以解除金融市場的紧张情况。

昨天有人到譙家磯去探看清軍駐营的情况，結果失望了。但是他們还是有点收获，看見在美孚油公司油栈下面，約駐有千人上下。沿江边一带和从江边一直到铁路线外，都布置了步哨，还看見散开的队伍向铁路前进。据我們判断，用清軍炮舰运来的軍隊正在登陆，并开往铁路后面一带。

川島提督下命令給义勇队，准許他們在司令部里睡眠，不必担任巡邏的职务，租界各据点則由水兵守卫，只派一些自行車队去协助巡邏。晚上九点钟，由司令部发出火箭式警报信号，举行演习，探照灯向租界上空照射，陆战部队也迅速登陆，演习完毕以后，立即回去。

武昌和汉口传来消息說，民軍招募新兵，应募的很踊跃。这些新兵虽然还没有经过訓練，但是其中有許多人将来是很有希望的。

1911年10月16日 星期一

自从上星期六早晨以来，除了許多謠言以外，当前的局势还不能說有多大的轉变。

最重要的消息当然是清廷任命袁世凱为湖广总督了。袁世凱的原籍是河南，曾被清廷黜废过一个时期，在他退休了几年之后，居然又被起用，这就說明北京方面认识到当前局势的严重性。一

般人自然会想到，北京政府里已经找不出一个可靠的人来应付革命并解决当前国内的政治糾紛了。

袁世凱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已经有多次的事件可以证明。在义和团叛乱的动蕩时期，他表現得很出色。当时他掌握着强大的兵力，他既不支持或协助义和团，也不帮助外国人。如果他孤注一擲地响应了当时的义和团，恐怕北京和天津都完了。值得称道的是，他不仅拒絕支持义和团，而且还控制住自己的大軍，不准他們加入义和团。毫無疑問，他們暗中都是同情义和团的。

現在摆在袁世凱面前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但是，在这个国家碰到空前困难的时期，如果还有人能够出来挽回局势，我們相信，也只有袁世凱了。

星期六早晨，各国領事鉴于情势危急，决定劝告侨民将留在租界里的妇孺撤走。許多人都接受了劝告。

我們可以說，革命軍里沒有一个人是閑着的。最忙的恐怕要算工兵了，星期六清晨天一亮，他們就在武昌并沿汉阳龟山全线，开始挖掘战壕和建立胸墙。几千个苦力正忙着担土，看来汉阳的防御很坚固，不易攻下。

应募而来的新兵从四乡涌进。募兵的軍曹太热心了，他們不了解租界的特殊地位，竟然跑到租界里来，立刻就被赶了出去。市区通往外处各路口也都有一位軍曹坐在一张桌子边监督应募的人宣誓，他旁边站着几个人，枪筒上都插着紅旗。星期六我們看見一队新募的兵从歆生路开进来，共有二百人，大多数看样子都是很强壮的乡下人，其中也有穿得很好的富家子弟，我們怀疑他們是否理解到他們所宣誓要干的是什么事。

星期六白天市区一切如常。我們到市区去看，除了有几家商店关门以外，并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革命軍的警察維持秩序也

比过去为好。中国人都往外搬走，满街都是苦力挑着成千上万的逃难商人的行李。

所有要开的輪船上，凡是能利用的地方都被占用了；所有小火輪都被人租用；民船、貨船甚至小舢板也被收买一空；沿铁路线上带着东西逃难的人連綿不断。有人問他們逃到那里去，他們只說，“离开汉口到山里去”，于是拖着疲劳的脚步向前走。

星期六全天武昌城墙外边和附近一带都在燃烧，从冒出来的黑烟判断，一定用了煤油在助燃。据说这些火是士兵放的，目的是把附近一带可能掩护敌人进攻的地方都烧毁。昨天晚上武昌城里也起了大火。

昨天晚上接到消息說，派军队到汉口去的命令已奉旨撤消，袁世凱奉旨带少数军队南下，并同现在泊駐长江的舰队取得联系。

昨天下午本报曾派一位代表到刘家庙車站去訪問統制张彪。这位統制态度和藹，只是不爱說話，他只說目前他有四千五百名部队，多数是从开封調来的。我們的代表从一位参謀那里得知，还有三列車军队要从河南开来，人数約有一千上下。开封来的士兵极健壮，比湖北士兵强得多。这位統制已经知道袁世凱就要到来，但是他的下属消息沒有他灵通，当我們的代表告訴他們这消息以后，他們都喜形于色，士兵們听說袁世凱要来，更是高声欢呼了。

昨天革命軍向英租界工部局交涉，要求准許一千五百名军队通过租界，这个要求当然被拒絕了。于是这批军队沿着铁路线开到刘家庙附近，他們究竟是去和张彪的军队开火还是去談判，还很难說。不过从我們代表在刘家庙所看見的情况来判断，派一千五百人去恐怕很难战胜那里的清軍。虽然据说黎將軍表示准备一战，但到本报付印时还没有听說发生战斗。

据一位通过汉口市區到汉阳去的教士說，从汉口到汉阳去，有

如离开一个平静的湖到一个波涛汹涌的大海一样。在汉阳方面，他們的口号是“杀洋人”，而目前汉口当局，对待洋人又是这样有礼貌。

革命党机关报《大汉报》出版了，内容主要是宣传革命軍的成績。我們的譯員已离开汉口，所以不能从該报摘录新聞报道。

星期六到了一艘美国軍舰“Elcano”号以后，本埠的外国兵力又增强了。

昨天又开来一艘中国炮舰，連同以前，共有一艘小型巡洋舰、四艘炮舰和两艘魚雷艇。

1911年10月17日，星期二

上午十一点钟，有旗号通知：薩鎮冰将乘旗舰到达。半点钟以后，旗舰在中国舰队中間抛錨。薩鎮冰立刻照会各国領事，向他們保证：不管他采取什么行动，都不会有碍租界的安全。提督到达又增强了舰队的实力，他带来了两艘巡洋舰。現在橫排江面的有三艘魚雷艇、三艘炮舰和三艘巡洋舰。旗舰停泊在靠近刘家庙車站的江面。

昨天早晨“江新”輪开来，載有約六百名軍队。这些軍队在江心下船，据說参加革命軍方面去了。革命軍昨天在汉阳发給募集的新兵好几百支步枪。

当前本地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如何保障租界里中国雇員的安全。昨天早晨十点钟，外侨在維多利亞厅开会，由商会主席韓司伯格主持，各行家都有代表出席。會議决定各輪船公司所有躉船，可由商会免費調用，美孚油公司的“Seneca”号在停留本埠期間紧急时也可借用，“汉阳”和“揚子”号两艘拖輪，在必要时将用来拖带躉船到江中去。

会上又討論了財政問題，最初建議每人出二兩銀子，这个建議被否定了。最后決定在必要时，可以要求每人至多出十兩銀子。

会上还宣布，法国当局已安排好，在必要时以“利泰”躉船供法国人所雇員工使用。

昨天从武昌过来的最后一批外侨說，目前那里秩序仍然很好。渡江也沒有遇到困难，革命軍严格禁止渡船乱抬渡价，如有违犯将受严厉处分。但是，一句話，武昌已经不再是一个外侨休养地方了。那里的軍事当局有許多大事要办，顾不得保护外侨，因此这些外侨也认为他們留在那里反而成为当局的負担。这种看法是明智的、正确的。昨天下午到武昌去过的一位外侨回来說，武昌显得比以前更活跃，下层人民比以前更滿足了。募集的新兵成百地在操练着，这样的軍隊一共有两万多人。

关于革命軍軍事行动的报道很含混而且傳說不一。傳說有一股大軍已经开出去向清軍进攻，而后来又說沒有出动，各种謠言把战事即将爆发說得有声有色。我們相信，真正的事实是，約有两千人，即原准备通过租界而遭到拒絕的五营人，已经开到歆生路底中国花园一带，并且从那里放哨。后来他們发现敌人比他們原估計的力量强大，就很聪明地暫時不进攻了。据报道說，他們带着炮兵沿着汉水堤岸前进，大概准备从側面包抄清軍，但是中国海軍很容易制止这种卤莽的行动，因为停泊在刘家庙江面的軍舰装有数量多和射程远的大炮，显然对革命軍的炮兵都是不利的。如果在一两天內发生战事，我們相信只不过是前哨的小接触。革命軍方面上星期五沒有能乘胜向前推进，現在从他們的防禦陣地上抽調不出足够的兵員来冒险进行决战。北方軍也正好趁此时机等待北方增援部队的到来。

1911年10月18日 星期三

昨天中午十二点半，英舰“Alacrity”号挂着副提督温斯洛（Winsloe）的旗号开抵汉口；三千二百吨的德国巡洋舰“Leipzig”号也在昨天上午到达；这两艘军舰增强了本埠外国海军的实力。英国炮舰“Woodlark”号昨晚开到，上次误报为“Kinsha”号，“Kinsha”号因桨叶损毁还停在吴淞口。

黎将军中午通知各国领事说，他将向清军进攻。这消息使得许多侨民在下午都到跑马场去，他们唯一的收获是看到一片和平宁静的田野，农民依旧在那里干活，那就是通知中所说应该成为战场的地方。

有人到刘家庙去观察，那里的情况比较活跃，虽然各处的准备工作在紧张地进行，但是还没有进攻或遭受革命军攻击的迹象。

本报接到专电说，蔭昌已经统率大军从北京南下，如果这支大军顺利到达清军现在的根据地，革命军将不易应付，他们取得胜利的机会一定很小了。昨天革命军通知要进攻，我们认为只是虚张声势，企图用进攻的威胁来使对方的士兵投降。刘家庙方面盛传革命军方面准备出一笔钱给统制张彪，要他把军队交给他们，但是他断然拒绝了。新到的清军是从原定参加大操的某几个镇抽调的，他们的装备和给养都很好。

据说清军已奉到北京的命令，要他们对敌人宽大处理，昨天发生的事证实了这一点。前线的步哨抓住两名革命军的间谍，统制对他们进行审问后，告诉他们按军法应予枪毙，但只改处囚禁。

昨天在各处的革命军都很活跃，他们在跑马总会西边的平地上用泥土筑了一座土碉堡，里面显然藏着一两门野战炮。附近的小树都已经烧掉，甚至步枪靶子场土墩上的树枝也被弄光了。

昨天有一个外侨到汉阳去过，那里很平静。驻在汉阳铁厂的军队已经撤走，只有兵工厂还驻有军队。军队正把大炮从汉阳兵工厂搬到武昌去，龟山上的大炮也大都搬走了。这确实说明河的那边将不会成为战场了。

1911年10月19日 星期四

昨晨发现，我们认为一时不会发生战事的预测是与现实不符的。在晨雾的掩护下，约一千五百到二千未经训练的革命军的新兵，把他们的阵地向跑马场的东北方推进，天刚亮就向铁路两旁布防的清军开火。革命军利用小村舍和小丘为掩护，很迅速地向敌人开火。另有五门小型野战炮，设在距跑马场后面约三百码的一所旧冰厂附近，掩护革命军进攻。这几门炮开始向清军轰击，结果因为目标在射程之外，炮弹都落在清军前哨和驻在刘家庙的主力军之间了。为了配合汉口方面的进攻，隐藏在武昌东面江边的炮兵同时也向清军的炮舰开炮。可以看到炮弹打不到就落在水里，军舰毫无损伤。军舰用它们最大的炮回击，将革命军的炮火压下去了，同时有一两颗炮弹落到江这边革命军的阵地附近。

当战事发生时，有几个外侨恰巧在跑马场进行练习，他们利用活动靶子台的有利地位观战，对双方的行动都看得很清楚。革命军的步兵，在距跑马场约半英里处布置了一条散兵线，他们都潜伏在铁路沿线上的小村落里，在坟堆和其他掩护物后面。他们差不多都是没有穿制服的新兵，对于武器的使用也很生疏。他们藏在掩蔽处所里，毫无目标地向遥远的清军射击，到处都是零星枪声，并没有什么效果。野战炮也同时开炮，但是炮弹还没有达到清军的阵地就落下来了。

从清军方面看，可以发现一个更为有趣的情况。离刘家庙车站

約几百碼的地方有一座沒有人住的西式楼房，本报一位記者和另外一些外侨发现这所楼房的最高一层是很好的地方，他們就在那里观看清軍的行动。革命軍开始开枪时，清軍并不回击，后来約有六百人摆出一个半圓形的陣形向敌方前进，其中約四百人向铁路线包抄，其余的人則隱蔽在谷子地里，然后才向革命軍的前线稳定地开枪。革命軍的枪弹似乎打不到他們，炮弹离陣地很远就落下了。軍舰上射击出来的炮弹从头上飞过，但是也同革命軍的炮火一样，效果不大，有些炮弹离敌人陣地一英里落下了，但是有一颗炮弹落在一个小村落里，引起了火，并且把藏在那里的革命軍赶走了。

这一場前哨接触战一直打到早上九点半才停止，革命軍停止射击后就暂时撤退了。他們在这場战斗里死伤多少，很难估計，我們认为死伤不会超过一百人。租界里天主教堂医院和市区的伦敦会医院，一共收容了三十四名重伤士兵，此外还看見許多轻伤的送到市区里去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战事重新开始。送到租界医院里的革命軍伤兵說，武昌方面已经派兵增援，老高尔夫总会的小型野战炮开了火，证实了这个消息。革命軍一直向敌人轰击，敌方沒有回击，到下午两点半，革命軍有了十四門野战炮的支援，又向前进攻。在野战炮的掩护下，約一千名步兵从铁路向日本火葬場以半圓形推进，他們的炮弹打到火葬場那一边了。虽然武昌已经調来有訓練的軍隊增援，但这次进攻的部队，主要是新兵。这时跑馬場的周围到处都是人，因为沒有发现清軍的踪迹，他們都跑到露天的地方来了。

清軍方面一直沒有动静，但这时軍舰上的大炮开始轰击了，好几顆炮弹都在高尔夫球場上爆炸，后来大炮逐渐瞄准了，革命軍完全暴露在炮火之下，一个多小时以后，他們就开始撤退。有一个

革命軍的炮队隐藏在铁路后面，从那里向刘家庙的营房开炮，但是很快就受到軍舰上大炮的回击，第五顆炮弹打中了炮兵陣地，炸死了六个人，其余的炮兵也带着炮随步兵撤退。

到午后五点钟，炮舰停止发炮，革命軍向跑馬場撤退。运回了很多伤兵，有的由教会医院收容。这两次战斗的死伤人数，还不可能計算，但是損失也不会很大，清軍在午后的战斗里，差不多沒有开枪。据說革命軍死伤二百人，后来薩提督照会租界当局，要求将他的伤兵运入租界的倉庫居住，照会上說至少有八十个清軍已经失去了战斗力。

午后五点钟时，有信号表示，挂着三十五辆敞車的一列車，已经从北方向刘家庙車站开进，每車約有一百人。这可能是蔭昌將軍于本月15日晚上由北京統率南下的軍隊。

革命軍把跑馬总会附近的铁軌挖断，他們这样做的目的何在，还很难說。如果要破坏铁路的話，应当再向上面去一点就更好一些。

一位知名的革命党人在回答关于昨天事件的問題时說，这只是一个小規模的战斗，在离汉口四十英里的孝感采取了行动，使一列軍車出軌，死了六千清軍。昨天黄昏的时候，革命軍都督印发了一个文件，宣传革命軍已取得輝煌的胜利，那个文件里說，清軍伤亡好几百，而革命軍伤亡很少；只要奋勇作战，胜利一定是属于革命軍的。

到了晚上，关于战事的消息紛紛传来，大家一致的意見是，在这次战斗中双方都沒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战斗以前哨战开始，后来軍舰向革命軍轰击迫使他們后退。軍舰的炮火並沒有使革命軍受到重大的損伤。出乎我們意料之外，革命軍的大炮倒使清軍受到不少損失，在下午的战斗中，有好几炮都打中了清軍的营房，打

得帐篷在尘雾中乱轉。

魚雷艇午后在租界江面往来巡航，这件事引起許多議論，后来才知道它們是想拦截从武昌运到汉口来的軍火，经向其說明这是越出范围以后，魚雷艇就撤退了。

铁路外边一带的棚戶被軍舰的炮弹击中起火，有好几处噴出火焰，不久就形成一条約一英里多长的火龙，把全部棚戶烧光，一直烧到午后八点半钟才停。最初以为跑馬总会也着火了，后来知道不确。虽然当时革命党利用它作为掩蔽，但最后看到它时，仍然完整无损。

刚天黑，有消息說清軍将在夜間夺回汉口，也有人說，革命軍正从歆生路往前线运大炮和子弹。后一消息已经证实了，有人看見成百的苦力很紧张地往老高尔夫总会方面搬运軍火。

双方的陣地从早到晚都沒有变，但是清政府的陸軍則大大加强，据說現在共約有一万人。

鉴于夜間有被侵袭的危險，各外国軍舰增派水兵登陆，加强租界的防务，同时各租界的义勇队也彻夜出动巡邏。

1911年10月20日 星期五

如果我們以昨天的战斗情况为标准来衡量清軍，那末十年来形成的中国在軍事上有进步的看法，就完全站不住脚了。从他們过去两天在軍事上的表現来看，使人难以想像天下还有比他們更为无能的軍隊。在第一天的战斗中，他們稍微表現了一点作战能力，可是后来战斗能力越来越小；以至完全消失了。我們不禁要問：究竟他們是不是还想作战呢。一个人的天性，可能使他不願对本国人开火，同时他們可能对革命軍有些同情，也促使他們不遵守北京的命令，但是这都不能說明他們对战事所采取的冷淡态度，战斗

在他們的附近逐漸激烈起來以後，他們反而掉頭沿鐵路向北跑了；這同我們得到的消息也不一致，這些消息說，他們對附近村民很殘忍，開戰第一天的傍晚，他們搶劫了村民所有的財物和食物。如果他們是傾心於革命的話，他們一定會投向敵方，因為據說已經有一千多人這樣作了；而且也不應當亂搶本地老百姓，因為革命軍方面是想盡方法使老百姓安居樂業的。

無論從什麼角度看，我們認為清軍的行為，無論在戰場或後方都是不能寬恕的。在戰爭一開始時，對方的人數並不比他們多，更不能說質量比他們好，因為第一天與他們作戰的部隊大多數都是新兵，使用步槍還很不熟練，憑他們的炮術也很難戰勝任何有訓練、有決心的軍隊，不管這軍隊人數多麼少。

我們的結論只能是：中國的士兵，即受過新式訓練的士兵，並沒有認真地負起自己的責任，參軍時也沒有了解自己應負的責任。今天如果同革命軍的新兵比較，後者較為優越。

昨天早晨到過劉家廟的一位外僑回來說，清軍從清晨就沿鐵路線撤退，在劉家廟只留少數人，但是外圍則布有重兵同革命軍作戰。清軍似乎正在敗退，士兵逃亡的很多。劉家廟以北的鐵路線沿線上，到處散置着很多子彈、武器和裝備，說明撤退時毫無秩序。有人乘小火輪到造紙廠去觀察，證實了這一消息。在廠里駐有三十名清軍，據他們說，看見他們自己人從劉家廟七零八落地沿鐵路線走着並跨過譚家磯的橋。廠里的清軍都據守在石頭防禦物的後面，看來對局勢不大關心，可是他們的情緒並不像表面上那麼平靜。這位外僑說，從那里回來時，革命軍的槍聲聽得更清楚了，這表示在一個鐘頭以內，他們已經推進不少。

中午得到跑馬總會電話消息，有大隊軍隊從高爾夫球場開來，帶着六門炮，隱藏在馬棚後面。他們在這裡等一位參謀官到達以

后，又向日本火葬場后面开去，在此以前至少已经有三千人过去了。跑馬場那一边，一队炮兵掩护着穿制服的援軍向前迅速推进，据一位革命軍軍官說，已经有三千经过訓練的部队夜間从武昌过江，他們决心在天黑以前把清軍从刘家庙和附近一带赶出去。

星期三夜間，中国舰队向下游駛去，天亮时又开回来，整个早晨都在江面慢慢地巡弋，可是到了昨午一点半，忽然离开戰場，很快向下游开走。这一行动使这里的人們大为吃惊。它們打算干什么，还很难說，不过恰好对革命軍有利。革命軍已经重行进攻，夺得了清軍的陣地。革命軍整个下午都努力作战，不見清軍回击，軍舰开走以后，革命軍就占領了刘家庙并且控制了铁路线。

昨天早晨清軍营房空了，有些軍隊向北撤退，有些投向革命軍，有些在武昌登陆，其余的都跑出营房在曠野里遭受革命軍的不断炮击。他們一共不到五百人，看来士气并不旺盛。

革命軍如果知道清軍已经撤退的話，他們可以更順利地占領刘家庙陣地，因为当他們最后进攻时，清軍在一个钟头以前已经撤走了。刘家庙的营房和附近一带，在清軍撤退以后，情况很乱。在铁道上还停着沒有人看守的一列火車，滿装着軍火等物品，营房附近也抛下許多軍用品；到处都是抛弃了的步枪、弹药、背囊等，在慌忙中甚至連一門小型野战炮也丢下不管，可見許多士兵都不願意打仗。

对于这些被遺弃的好东西，革命軍很起劲地搬回去。列車上的軍火和食物首先被搬走，然后又把車站里值錢的东西都拿去。将重要物資搬走以后，他們告訴帮助搬运軍火的苦力說，从“滿人”那里夺来的战利品，可以随便拿。

昨晚六点钟，革命軍整队喊着口号，在軍乐声中回到汉口市区来了。最前面是一个將領和他的參謀人員，他們向歆生路两边夹

道欢呼的群众不断点头。在他们的马后就是凯旋的队伍，经过市街的时候，群众都拍掌欢呼。

昨晚德国海军副提督闊舍格 (von Krosig) 乘鱼雷艇“S-90”号到达汉口，他将住在“Tiger”号上，另一艘德国军舰“Iltis”号今天早晨可到。英国军舰“Kinsha”号昨天早晨已经到达。

1911年10月21日 星期六

昨天早晨中国舰队又在阳邏停泊，看来好像是在等待从北京增援的清军到达以后，再加入战斗。那里泊有三艘炮舰和三艘鱼雷艇，另有四艘别的船开往下游去了，有一艘停在九江。在阳邏停泊的军舰上，看起来人极少，每艘军舰的甲板上只有五六个人。

英国军舰“Cadmus”号和德国军舰“Iltis”号昨天早晨到达本埠；英国炮舰“Britomart”号开往下游，以维持上海与汉口之间的无线电通讯；“Woodlark”号今天早晨开往宜昌。

1911年10月23日 星期一

武昌方面从星期六早晨起就活跃起来了。所有民船、拖船都被征作军事运输之用。此外还征用了一些小火轮，引起船东的很大反感。这些船只满载着士兵运往刘家庙，大部分士兵从那里立刻乘火车开往前线，另一部分继续乘船向下游开去，据说在滢口附近登陆。

星期六有人沿铁路线去观察，回来說并没有多少新情况。刘家庙车站显然被流氓破坏得厉害，电报线纷乱不堪，前一天夜间，有些无人住的外侨房屋被人破门而入，把屋内的东西翻得乱七八糟，看来主要是为了寻找食物。当局对这件事表示歉意，并且愿意赔偿。

本報記者到刘家庙时，看見一列兵車正向前线开去。革命軍在早晨越过譙家磯向前推进，他們在靠近滬口铁路桥这一边布置一个陣地。滬口駐有强大清軍，在山上布有陣地，可以居高临下防止革命軍过桥。革命軍尽力向山上开炮，但是显然沒有多大效果。全天打了二百多发炮弹，每炮都击中，但是清軍隱藏得很好，革命軍一前进，他們就以野战炮和步枪回击。上午有一艘炮舰突然从阳邏出現，并且向铁路线上的革命軍連开四炮。这四炮并沒有起什么作用，該舰似乎认为已经完成上午的任务，掉头向下游駛去了。

革命軍整天都向清軍轰击，实际效果不大，清軍的陣地仍然很巩固。他們据守在山上，可以控制铁路线，而革命軍只能沿铁路向前推进，因为在滬口周围都是沼澤地带，革命軍从后面进攻是不可能的，除非在长江下游登陆才行，那样又随时会遭到舰队回来炮击的危險。

星期六早晨，“沅江丸”从岳州开来，滿載着士兵，約有四百人。該輪在俄租界日清公司碼頭外面抛錨，准备让軍隊登陆，被一位海軍崗哨上船制止。后来軍隊改登駁船立刻开往武昌去了。

星期六晚間九点半的消息說，譙家磯方面传来炮声。一艘炮舰趁黑夜向刘家庙車站开了六炮，后来調查证明这些炮全是乱打的，实际上并沒有造成什么損失。革命軍在那天晚上死伤不过二十人。

昨天清晨战局有了变化。革命軍的部队显然不像以往一样能控制战局了，在清軍的野战炮和步枪的猛攻下，逐漸后退。当地的报道說，約有五千革命軍为敌方的側击所切断，这个报道当然是无稽之談。真实情况似乎是，革命軍在黑夜里为炮舰轰击以后陣线略显混乱，清軍就趁此机会向前推进陣地并猛烈开火，迫使革命軍向刘家庙基地后退。同时还有消息說，从武昌派过来的援軍，已经

在清軍的后方登陆,准备切断清軍和北方的交通线。不管怎么样,我們这一地区的革命軍正沿着铁路线后撤。据我們看,这个行动表明,革命軍采取由正面向敌人进攻的策略,证明是失败了。他們认识到把陣线从基地伸出去太远,是不明智的行动。

虽然部分革命軍已经向刘家庙基地撤退,但是他們仍然固守譚家磯陣地。整天的战斗都是远距离射击。沒有发生过决定性的战斗。有一点情况与过去不同,清軍第一次坚决固守防线了。

上星期末又到了几艘軍舰,增强了外国舰队的实力。到达的有奥国巡洋舰“Franz Josef”号和俄国义勇舰队“Poltava”号,昨晚又到了一艘日本巡洋舰。

1911年10月24日 星期二

滬口的局势仍然沒有变化,昨天早晨有人到那里观察,证实了这一点。革命軍既沒有进展,也沒有后退,他們想夺取的铁路桥仍然被滬口山下清軍陣地的火力牢固地防卫着。几乎整夜都有列車来往于譚家磯与汉口之間,把少数伤兵和疲劳的士兵运回来,再把增援部队运去补充。

在滬口的清軍究竟有多大实力,还很难估計,不过他們的陣地很坚固,除非革命軍能在下游登陆进行包抄,他們用不着很多人就可以阻止革命軍从正面来的进攻。正如我們在上次报道里所指出的,滬口周围都是沼澤地带,到处都是溪沟,因此我們不相信革命軍会在这里正面猛攻。对革命軍來說,要得到一个好战场,就得往更远的地方去,可是离根据地太远是很危险的。据我們观察,在滬口决战的可能性很小,如果清軍决定固守滬口陣地,他們完全可以做到。

昨天整天汉阳龟山一带都忙于布置軍事,大炮也安好了。原

属英租界工部局所有而为汉阳铁厂倪尔生(Nielson)借用的別墅，也用作炮兵陣地了。各处都忙于做工事，显然是对清軍可能的进攻作好充分的准备。

“江和”輪昨天下午从上海到达本埠，据船上人說中国舰队散布在九江和汉口之間。九江有六艘軍舰，九江附近各处也有六艘，另外随同提督薩鎮冰停泊在阳邏下游江面的有六艘軍舰和三艘魚雷艇。紅十字会曾派代表去見薩鎮冰，证实薩鎮冰和他的舰艇确实在那里。

1911年10月25日 星期三

昨天双方进行了大半天的炮战，其猛烈程度为开战以来所少见。昨天清晨革命軍就調集大軍到譙家磯，用炮火向漢口清軍陣地猛轰。清軍用三門野战炮回击，并用步枪向突入的偵察兵扫射。到上午十一点钟，清軍有两門炮被击毀，革命軍的炮火才逐漸停止下来。革命軍的炮有些打得很准，炮弹正落在敌人的陣地里。革命軍方面的死伤很小，清軍的損失无法估計。下午战事又继续展开，清軍这一次用远程开花炮先取攻势，革命軍不久也进行回击，清軍大炮打到了革命軍前进的行列，革命軍略有死伤，就向譙家磯撤退。晚上有些伤兵运进租界送入日本医院。

昨天革命軍撤退时会发生一件有趣的事。当他們撤退的时候，丢弃了一門野战炮在陣地上，清軍也沒有去拿，后来由当地村民把它运回交給革命軍了。可以想像，革命軍撤退的时候，秩序必然很混乱，但是据我們所知，这种情况不过是个别的。

1911年10月26日 星期四

昨天天亮时革命軍的主力仍然駐守在刘家庙，前哨推进到譙

家磯。沿譙家磯溪岸可以望見有少数清軍的步哨，革命軍偶尔向他們放冷枪，但是据了解，没有什么效果。革命軍陣地上很活跃，从武昌运来的三門新炮已经安好炮位。除去这三門大炮在下午四点钟发了六炮以外，整天只有双方的前哨射击。据一位駐在刘家庙的負責軍官說，在前一天的战斗中，革命軍只死了三人，伤七人，从他們只有少数伤兵运回来請求医疗的情况来看，这一报道是确实的。

在星期二的战事以后，造纸厂稍为变了样，有一个仓库中了炮弹，厂里一位中国籍职员昨天到汉口來說，厂房屋頂被子弹打得尽是窟窿。

昨天双方的战事不能更为激烈，可能是由于天气的关系。中国人方面則預測今天将有真正的大战。最后的消息說，清軍已经將他們的野战炮向前推进到譙家磯溪边了。

从可靠方面得來消息，星期二武昌附近曾发生战事。有一部分渡江过去的清軍步哨，前进到离武昌城三英里的湖区一带，在那里遇到一小队革命軍正在一块沼澤地的中央修筑一座土炮垒。那些人一看见清軍就把两門炮放下逃了。后来从武昌調去强有力的援軍才將大炮夺回来。双方都說不上有什么損失。这是因为每次双方人数悬殊，不等短兵相接，就决定了勝負。

在这次革命事变里，最令人惊奇的是提督薩鎮冰和他的舰队所采取的异常态度。有人說的很对，如果这位提督在革命一开始的时候，就迅速采取行动，革命老早就可以扑灭了，但是事实上舰队并没有行动。现在又有人說舰队因为缺少煤和軍火，所以处于瘫痪状态。我們认为这个說法站不住脚，因为自从发生战事以来，这些軍舰经常上下游弋，并没有重新加煤而且开始时偶尔也开炮，这就說明它們至少还有点軍火，如果它們真的有充足的軍火，当然

立刻就可以把革命軍打垮了。我們的結論只能是：黎元洪將軍送給薩鎮冰的公文发生了效力，所以薩鎮冰决定保持一种接近中立的态度，为了应付清政府的要求，只是偶尔无目的地放几炮。九江的局势和这里一样，也說明这一点，听说九江反正以后，中国舰队就慌慌张张地开走了。这种行动不能用畏縮來說明，因为革命軍的野战炮绝对敌不过軍舰上的大炮。另一种可能是：这位提督正等待一位負責的人物来統率陸軍，然后再会同向革命軍进攻。为了維持薩提督在北京的声望，我們希望他作如此打算，可是到目前为止，从他所采取的行动来看，他并不准备与革命軍坚决对抗。

1911年10月27日 星期五

昨天早晨九点钟，有三艘中国炮舰从阳邏方面溯江上駛，到了离汉口約八英里的地方，遭到隱蔽在武昌岸边的炮队的轰击。汉口这边放了几炮，炮舰似乎也回击了，但由于了望的地方离得太远，以致真象如何弄不清楚。無論如何，这些炮舰已发觉在武汉江面并不安全，因此約十五分钟以后，又向下游开走了。

早上刘家庙战壕里外的革命軍处于戒备状态，空气紧张，但是并没有发生什么事，不久就看出清軍并无进攻的意图。后来革命軍的偵查人員又向譙家磯推进，也沒有遭到清軍的射击，清軍似乎已将大部分前哨撤回滢口，因为除了在桥上有一两名偵察兵以外，什么也看不到了。这些偵察兵同革命軍前哨偶尔互相射击，但难得打中对方。

昨天的战事，除了同炮舰进行了小規模的炮战以外，只是前哨的狙击战。由于沒有伤兵运进来，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昨天没有什么死伤。据革命軍方面說，今天下午将有大战。

1911年10月28日 星期六

从星期四晚上平静的情况来判断，很难料到昨天会发生比寻常炮战更为猛烈的战事。我们更没有料想到由薩鎮冰所率领的四艘军舰到达以后就开始猛攻。战事从清晨就开始，六点钟的时候约有五百名清军在美孚油公司仓库两边出现，向夜间隐藏在刘家庙车站附近村子里的七百名左右革命军进攻。进攻来得这样突然，以致猛烈的枪弹从距革命军不到一百码的地方发射过来，革命军至少在十分钟內还没有还手，后来才随便回击了几下，不久就退回第一道防线，秩序相当混乱。这时革命军的主力才警觉到大战来临，于是向美孚和亚细亚两煤油公司油池附近的清军开炮轰击，有好几颗炮弹落到公司的院里爆炸，把两公司里的外籍经理和员工都吓跑了。革命军不仅在这一方面受到威胁，而且另一大股清军利用一切掩护物从铁路的远方爬上来，藏在高粱地里向革命军阵地射出杀伤力很强的炮火。清军用的什么炮我们还不清楚，他们的炮手很快就找到目标对准轰击，虽然由于计时不够精确，炮弹在半空就爆炸，但是他们的开花弹，对革命军造成的死伤还是很重的。

革命军虽然被两股清军从两面夹攻，他们仍然固守在战壕里，直到舰队到达以后才解决了这场战斗。四艘巡洋舰一直开到刘家庙附近才开始轰击，第一炮就很准确地打中目标，在刘家庙车站爆炸，砖房倒塌，红雾横飞。接着又发了两炮，在战壕里爆炸。另一艘军舰所发的炮比较差，两颗炮弹飞过了跑马场路，第三弹在德租界和铁路线之间爆炸，炸死了棚户里两个妇女，另外伤了两个妇女和一个男孩。军舰一共打了十二发炮弹，大多数炮弹使革命军的阵线遭到破坏。革命军都从战壕里涌出来向后方撤退，这时清军的

步兵向前推进，很快地安好了两座速射炮，把逃跑的革命軍全消灭了。同时可以看見騎兵在铁路外追击落伍的士兵。清軍又开来一列車援軍在譚家磯和美孚油棧之間停下。这几路清軍会合后迅速向前推进，到十点半钟就占領了这一带革命軍所有的陣地。革命軍虽然被击潰，但仍然較有秩序地撤退，并将炮和装备尽量带着，可是也有六門炮为清軍所繳获，其中有三門是很好的野战炮。

革命軍會不断向前线增援，但是这点力量难以阻止敗退的浪潮，上午十一点钟刚过，当战事略显沉寂的时候，革命軍就撤退到跑馬場了。

午后一点钟清軍偵察兵已经到达跑馬場路。午后两点钟这一带进行了一場战斗。革命軍在增援以后将陣地稳住。跑馬場周围战斗极为激烈，双方距离只有几百碼，并且离租界很近。整个下午炮战不停，有两顆炮弹打到租界附近，流弹也不时打中外侨的产业。清軍的两挺机关枪不停地响着。到处都是步枪声。

到下午四点钟，清軍推进得很快，逐漸占了优势。他們不像革命軍那样乱放枪，而是准确地射击着。革命軍先从跑馬总会往后撤退，再向高尔夫总会撤退，边撤边打。在跑馬总会十字路口，看見有軍官用指揮刀打后退的士兵，但是也不能阻止退却的浪潮。政府軍整个下午不断猛攻，到日落时候，他們已越过跑馬总会，而革命軍則退到老高尔夫球場西面，在大智門附近扎营。于是清軍控制了直到大智門車站的铁路线。

一列革命軍的供应車在跑馬总会附近中了清軍的埋伏。这列車挂着三节貨車，滿載着供应前线的食品，如果不是清軍的机关枪向它开火射击，它还不知道已经开过了他們自己的前哨陣地。在机关枪的扫射下，火車司机勇敢地将列車倒开回来。

晚上八点半钟，据报告說有五千名湖南軍隊从歆生路向北京

路开去。经派人去看，果然有大队人马正在那里前进，还有二十匹骡子驮着野战炮。虽然我们认为是萨镇冰已声明即将炮击武昌，革命军最好向汉阳撤退，但是他们似乎还决定在河这边死守呢。

昨天下午英国总领事葛福接到英国海军提督的通知，萨镇冰已经声明，中国海军将在今天下午三点钟开始炮轰武昌。

昨天上午革命军方面的死伤必然很大，说有两千人不能算夸大。至于清军方面的死伤，可能小些，“南阳丸”的乘客看见清军的救护队抬着许多担架在工作。

伤兵不断送到外国医院和市区，有的伤势较轻，有的则被开花弹炸伤很重。有一位军官的尸体由许多士兵护送着从歆生路方面抬回来，在担架两旁还有六个士兵送丧。这说明死者是位高级军官。下午伤亡人数将近一千，整个下午和晚上伤兵不断从北京路方面运进来，一定还有成百伤兵无人照顾躺在田野里。死亡人数现在还算不出来，不过在跑马场和刘家庙之间还躺着几百尸体。

中午十二点半钟，有两艘民船载着革命军准备在英国领事馆前登陆。一队英国水兵立刻前去阻止，革命军同意不登陆，将两艘船开走了。

1911年10月28日 星期六^①

昨天晚上革命军获得大量援军后，于今天清晨猛攻清军前哨。进攻开始以前，革命军激励士兵不要生还，后退者处死，昨晚，命令士兵退出刘家庙阵地的军官张某被斩首，以惩一警百。因此士兵拚命作战，以密集的队伍向清军阵线展开攻击，前仆后继，勇不可当。清军暂时被迫逐步后退，甚至连大智门车站也放弃了。但战局

^① 编者注：该报曾停刊数日，停刊期间的报道是以后补登的，从10月28日到11月4日都是事情发生的日期，不是报纸出版的日期。

不久就发生了变化，革命軍不久前获得的陣地又陆续丢失，几百士兵逃出战場，好几百人逃入租界，陣地上丢下了十五尊炮。激战了一整天，大部分時間的战斗离租界很近，外侨都很担心。上午十一时，清軍野战炮移到铁路附近。

海軍提督薩鎮冰曾宣称，下午三时将轰击武昌，因而下午大家都注視着江中的动静。到了指定的時間，他的舰队果然溯江上駛了。但是他們的攻击目标是武昌方面下游八英里处的炮位。上午舰队已经同炮位互轰过，沒有占上风，舰队的炮弹沒有一次命中，而一艘軍舰反被击中了。下午的轰击只延续了五十八分钟，結果与上午的炮战几乎同出一轍。舰队徐徐上駛，旗舰在先，后面跟着五艘軍舰。薩提督的旗舰在距离目标二英里左右开始发炮，第一发炮弹离江岸四分之一英里就爆炸了，经过了約有十五分钟的連續攻击后，才有一发炮弹击中岸上炮位附近的陆地，掀起了一大陣的尘土。接着，第二个炮弹击中了炮位右方的一个村庄，引起了火灾。轰击继续了几乎一小时，岸上的革命軍炮位勇敢地回击着，它們的炮弹比舰队发射得更准确，炮弹落在軍舰的四周，有一舰被击中，显然遭到損害。据說革命軍也有一座炮被击毁，但是这个消息可疑，还无法证实。晚上薩提督函請英国海軍提督溫斯罗接济医药。英方立即着手准备，但无法找到小火輪。所有船老大都断然拒絕前往，最后才弄到海关的小火輪，由英舰“Alacrity”号配置船員，船員包括軍官一名、水手一二名、火夫几名，由英国海軍的引水人駕駛。中国軍舰上有好些人受伤，由英舰“Nightingale”号的医生尽速包扎診治。据說有一发炮弹曾击中一艘軍舰的軍火起卸机，一人被击毙，七人受伤。

1911年10月29日 星期日

今天清晨清军不仅占领了火车站，而且还占据了已烧毁的施伟洋行仓库附近铁路线上的炮位。今晨有大雾，大概不能很早开火，直到上午七点钟双方步兵才开始接触，然后在张公堤两岸进行短距离的激战。清军以半圆形逐步向中国跑马场包围，他们的机关枪火力迫使革命军向马路后退，有几个孤立的小队则越过旷野撤退。革命军的后撤是有炮火掩护的，炮位在自来水塔隐蔽处，但是他们的炮弹大半没有爆炸，造成的损失不大。革命军都奔向歆生路，但不久清军在歆生路高头的机关枪又开火了，革命军败退，奔向市区去躲避。接着歆生路附近的草棚和房屋都着了火。然后，铁路线上的清军大炮又开始向汉口市区和汉阳轰击，但是损害不大。武昌汉阳方面的革命军以大炮回击，炮弹落入租界内。离太平路不远的湖北路上落下了三颗炮弹，另一颗落入附近的池塘中。

下午五点钟，步枪声又起，据悉一小队革命军正向火车站附近的清军炮位进攻，从铁路后面来了少数的侦察骑兵，其中有一个骑兵被枪弹击中。清军的机关枪很快开了火，半小时后这次进攻就被击退了。

1911年10月30日 星期一

今天的战斗是以歆生路上二百名清军遭受袭击开始的。革命军似乎在昨夜重占了附近的房屋，在清军安营早餐的时候突然以猛烈的火力进攻。据说清军死伤了七十余人，其余的士兵都向铁路线逃走了。跑马总会附近清军的炮不久开火反击，机关枪也协助作战，炮弹陆续击中歆生路附近一带的房屋，引起了大火，这一块过去繁盛的商店茶馆地区变成了灰烬。

清軍接着沿铁路线的方向前进，他們的野战炮也向前推进到中国跑馬場附近的有利地位，向馬路和市区发射炮弹。大部分革命軍或者看不見了，或者向汉水方面迅速后撤。据说在汉水边上他們突然袭击了一百名清軍偵察兵，并把他們全部消灭。

傍晚，一小队革命軍又向歆生路进攻，但是那里的机关枪很快就將他們击退了。机关枪子弹曾擦伤一个英国海軍陆战队员的头皮，英租界工部局了望台上的一个旗手被流弹击伤了胳膊。黄昏时，歆生路高头着火，不久火大了，一所滿儲軍火的房屋也燃烧起来，燃烧时子弹爆炸声很大，吸引許多人出来，大家还以为又是一次进攻呢。

1911年10月31日 星期二

武汉三鎮今天比較平靜，清軍仅偶尔向汉口市区和汉阳发炮。武昌方面也回击，但是它頂多只能使几顆炮弹半途落入江中。清軍正設法运来大炮，六尊十二磅炮弹的大炮已到达前线，其中四尊安置在刘家庙以控制青山炮位和武昌，另两尊正运至大智門火車站。

大智門一带的大火是当天的大事件。早晨金記的房屋就开始燃烧，中午时那一帶已成一片火海，礼和洋行的房屋差一点被波及。租界的柵口都加派了警卫以防止街上趁火搶劫的人进入租界。外国消防队竭力防止礼和洋行的工厂着火，这个工厂一度虽很危险，終于保住了。

下午平靜地渡过，但傍晚时歆生路一带房屋又起火了，一座軍火倉庫又被焚毀，引起了新的惊慌。

1911年11月1日 星期三

当歆生路的大火最盛时，我們以为火灾的破坏程度已经达到了顶点，但是这与昨天焚毁汉口全市区的大火灾比较起来就微不足道了。现在清军在高尔夫球场附近又增加两门新的7.8公分口径的克虏伯大炮，昨天清晨该处的清军大炮向市区轰击。炮弹不断地射入市区，自来水塔下面的两挺机关枪又连续不停地向守卫市区的革命军射击。市区的革命军表现了无限的勇气，时时放出排枪。不远的地方有若干小队在露天坚守着，用尽弹药企图压下清军的机关枪火力，不过这些小队这样蛮干也无济于事，后来终于被迫退入市区。市区内有十几处相继起火，有些火是炮弹引起的，有些是清军故意放的，清军只要看见房屋内放枪，就向这些房屋放火，半个市区立刻就成为烈火地狱，各处火焰彼此连接，迅速扩展成巨大的面积，由于北风助虐，马路附近火势最烈，火焰从一屋窜入另一屋，向市区中心蔓延过去。

这场大火逐渐迫使革命军从他们的掩蔽处所跑出来向后撤退，市区各地只留少数哨兵，大队人马则撤退到他们的新基地——硃口。傍晚，市区内革命军已经不多了，主力部队集中在汉水沿岸，旷野间布置了哨兵。

大火在夜间继续燃烧着，范围越来越广，火光在天空的轻云间反射着。大火向西南方面慢慢地烧过去，只有邻近租界四分之一英里一带的市区没有着火。大火又无情地向汉水方面烧过去，最后竟然延及停泊在汉水口的小船，越过汉水延烧到汉阳去了。租界方面似乎没有受到威胁。昨晚一个清军军官声称，不再放火烧市区这一头的房屋，因为已经把全部革命军烧跑了。

奥地利巡洋舰“Franz Josef”号因听说北方即将发生暴动，于

昨天早晨开往秦皇島。到秦皇島后，有些人将坐火車去北京，以保护奥地利公使館。

1911年11月2日 星期四

人們以为市区的大火灾于星期三晚間已达頂点，但是今天早晨清軍显然又在放火，到处都是新火場。有些火場离租界很近，有一个大火場威胁着日清輪船公司和招商局。大炮又轰鳴了，从上午七时起，武昌、汉阳方面的炮弹落入租界以內和它的四周。

双方炮战还在继续，火車站附近大炮所射的炮弹不断地落在汉阳，武昌的大炮偶尔回击，在租界內及邻近地区造成一些損害。天祥洋行倉庫又被击中，而太古洋行的倉庫屋頂也中了两炮，損害不大。据我們了解，清軍已经保证把租界后面的炮位向前推移，但是到中午为止，高尔夫球場附近的两尊炮还在轰击，这样就吸引革命軍的炮火射向租界来了。的确，清軍的某些大炮后来已向前移动一些，炮位已远远安置在高尔夫球場的西面了。

今天清晨，小队的清軍步兵，携带了轻型的野战炮，向礄口方面推进，与敌人进行远距离的交鋒，并作了短時間的散兵战，但没有什么胜敗。青山方面的革命軍炮兵同刘家庙清軍炮兵互轰，后者有薩提督的軍舰助战。双方的炮火都不准确，但是青山的炮弹发射得比較好些。天黑了，战斗双方都沒有多大收获，市区的大火继续着，新的火灾四面八方发生着。

1911年11月3日 星期五

今晨双方軍队的战术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自从革命爆发以来，第一次于夜間用炮兵和步兵进攻。这种新的尝试外侨并不欢迎，因为汉阳方面的炮弹经常落到英租界內。有一发炮弹射入鄱

阳路后面天主教神父的臥室中。到白天，炮弹又落到各外侨住宅附近各处。在天还未明的时候，一小队革命軍，忽然向刘家庙附近馮將軍的軍隊进行袭击，已经进入敌方防线并很得手。不料青山炮位在这时开火，不但击中了清軍的陣线，也击中了革命軍的队伍。革命軍被迫撤退了，弄得清軍莫名其妙。

今晨登高远望，全市区一片废墟。有些火場还在燃烧，而四面冒着烟的废墟过去都是富商的商行和店鋪。日清輪船公司的財產，据說价值五十万两，已经全部毀灭。汉水沿岸的一带房屋已被大火烧掉，变成一条寬闊的道路了。趁火搶劫的人正过着好日子，但是搶来的物品不容易銷售。各租界的入口处都有人守卫着，不准搶劫者携带掠夺品进入租界。大火終日延烧不熄，下午听說清軍已下令不准再放火，并且已向自来水公司要求充分供应自来水以作救火之用。

清軍昨晚終于实行了他們的諾言，把大炮从租界后面向前移到中国跑馬場附近的小丘上。这些炮位在那里向汉阳轰击，但破坏性不大。

双方步兵仍隔江交战，但沒有任何重大发展。清軍还没有解决怎样渡江的問題。江面上已无船只。值得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清軍的工程营还没有到达汉口。虽然革命軍向刘家庙进行猛攻，但到天黑时，战况并无变化。

1911年11月4日 星期六

今天一清早，刘家庙方面又有枪声，但这仅是清軍的警戒行动，革命軍并未像前夜那样再作一次袭击。下午青山的炮又向刘家庙轰击，一发炮弹打中了一辆火車，火車翻倒在铁軌上，还有许多炮弹落在兵营的四周。清軍的炮也終日轰击，大智門車站附近

的炮位已经将炮击目标轉向租界西面的曠野，租界內已不再听到隆隆炮声了。硃口方面双方軍隊全日进行远击，子弹在租界上空飞过，有时候在江边馬路上随便行走都很危險。很幸运，租界內沒有人遭到流弹，只有一个流弹直穿过威克斯洋行(Weeks & Co.)的櫥窗，打破了一些磁器。这些流弹还帮助义勇队肃清了聚集江边趁机捞一把的流氓。

早晨接到消息說，拖船“Samson”号从上海装运了一批违禁品来，被九江炮台的革命軍截扣。拖船运载的为薩提督軍舰用的六百吨煤和大炮配件全被沒收，拖船和駁船被扣押在九江。

1911年11月6日 星期一

昨日清晨汉阳方面的炮战很激烈，汉阳发射的一枚炮弹，落在英舰“Alacrity”号附近。硃口方面的炮声不断传来。

午后黎元洪出了一张布告，凡清軍向革命軍投誠的，一律予以保护，如果願意参加革命继续作战，每人賞五十元，如果不願再参加作战，仅供食宿，直到武昌战事結束为止。

現在接到可靠的消息說，革命軍在九江擄获了一艘清軍軍舰，薩提督的一艘炮舰企图强行通过九江炮台时，被三顆炮弹击中，打坏了舵机，于是迅速降下旗帜，投降了革命軍。現在該舰挂了革命軍的旗帜在九江停泊。据說另一艘軍舰被击沉，但尚未证实，九江当局也沒有明确的表示。

1911年11月7日 星期二

星期日下午，武昌方面举行盛大典礼，欢迎一位新的湖南將領黃兴到軍隊里来。黃兴已被任命为黎元洪軍隊的总司令。当天他接着巡視了武昌方面的防御工事。昨天继续視察了汉阳方面的工

事。据我們了解，黄兴将全权管理軍务，只听命于黎元洪。

星期日下午，北方运来的三营軍隊拒絕开往前线，他們声称，他們是奉命开拔来汉口剿办土匪，不是来攻打起义的中国革命軍的。据聞清軍的将士都不很乐意作战，不但因为他們对革命軍抱有一定的同情，而且他們面前的任务比原来想像的更为艰巨，同时还恐怕革命浪潮席卷北方时，他們的归路将被切断。

后来在英租界內发现一个直隶籍的清軍士兵。这个清軍士兵走到汉口总会，在总会外面想脫下軍装，有人問他为什么想这样做，他解释說，他的一标发生糾紛，許多人已被杀。这件事使清軍間发生紛爭的消息更加可信。据本报从其他方面获得的报告，清軍前线的士兵，大半来自直隶和河南，不願意再继续作战，只是在清軍內的滿洲士兵的强迫下打仗的。許多人曾因叛变而被枪杀，一部分士兵开小差逃走了。这也許就是昨天傍晚市区內枪声密集的原因。

1911年11月8日 星期三

据本报今日所載的北京专电，汉口市区的焚毀已引起資政院的注意。我們欢迎这项消息，但是电訊又称袁世凱反对彻查此案，这預示意見有分歧。我們很难想像他反对的理由。我們不相信汉口市区的被焚是由他下令的，因为軍事上沒有必要这样做，但是当人們知道市区是由清軍焚毀的，而袁世凱現在又反对彻查此案，就很容易揣想他默认与此案有关了。謠传馮国璋对此案否认一切責任，說对此事毫无所知。如果本报所目睹的一切不足为凭，那么还有亲眼看見清軍故意放火的几百人可以作证，如果馮国璋不知道市区的大火都是清軍士兵得到他們直属上級軍官的准許亲手造成的，那么他的消息实在太不灵通了。

此案應該彻查。虽然袁世凱表示反对，我們相信資政院会坚持它的主张，并追究責任。我們并不反对由于軍事上的需要将房屋纵火以迫使革命軍放弃据点，但是当沒有此种必要时而仍故意纵火破坏，当局就应当下令制止。事实上他們並沒有这样做，从而造成了損害，这就必需查明負責的人。袁世凱拒絕彻查此案，对他自己和对政府都是不利的。

双方的战术現在好像大大改变了，开头三星期都在白天作战，現在則完全傾向于夜間作战了。

昨天下半夜，武昌、汉阳炮声隆隆，冲破了深夜的宁静。同时，成排的枪弹在市区上空乱飞。这场激战持续到上午五时，租界內幸而只落下一顆炮弹和几千发枪弹，沒有伤人。人們当时还无法知道这一場大乱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事后推測时，对于经过情形仍然有两种不同的說法。一种說法是清軍想乘黑夜强渡汉水，另一种說法是革命軍向汉口市区清軍进攻。后一种說法表面上看来不大可能，因为革命軍急于进攻，沒有有什么好处；另一方面，清軍慢一些进攻，就給革命軍多一些時間来增强他們的防御工事。但是，消息传来，革命軍确实曾向汉口市区进攻。約一千余名革命軍在汉丰面粉厂附近登陆，企图袭击清軍的側翼。这次勇敢的袭击沒有成功，被清軍击退，損失很重。

革命軍的夜袭可能加速了清軍的进軍，不管怎样，今天清晨清軍已经向前推进，并列陣于汉水附近准备进攻。去过刘家庙清軍基地的人向我們保证，那里只有少数騎兵和半标步兵留守，所有能用的炮和士兵都已尽量調往前线。在中国跑馬場和汉水之間运来炮十四尊，不断向汉阳轰击，在这炮火掩护下，清軍步兵已向汉水推进，設法在面粉厂上面河道較狹的地方找一个渡河地点。据說上星期日清軍想在汉水上游渡河，但因架搭的浮桥为汉阳革命軍

的炮火击毁，只好被迫后撤。据本报探悉，昨天清军未作渡河的尝试，但是仍发射大量的枪弹，偶尔也进行炮击，并趁此时机加强渡河的准备工作的。为了掩护这些向前推进的野战炮，昨天下午清军增加了一些新炮位，与歆生路几乎成一直线。但截至发稿时为止，这些新炮还未开始轰击。即将到来的战斗对于本市战局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能否占领汉阳是双方胜败的关键。

昨天从长沙开来大批军队，据革命军方面消息，人数约有一万。这批军队是乘坐民船由小火轮拖带下驶的。人数可能有夸大之处，但是无论如何革命军肯定已获得了大量援军。

1911年11月9日 星期四

昨天本报已经报道，清军前线的全部兵力已向前推进去攻打汉阳。这次攻势从星期二晚上到昨天清晨不曾间断，汉阳山上打来的枪弹火力很猛烈，加上龟山的大炮，声音更加震耳欲聋。武昌方面的大炮也偶然助战。昨天早晨发现清军全部大炮已向前推进，两尊口径好像六英寸的新炮，安置在小丘附近，与歆生路成一直线。我们认为没有继续流血的必要了，因为很显然，全国一般是同情革命的，而且现在保定府附近的铁路已被割断，从北京输送军需给养来汉将极感困难。此外，谈判还没有结果，在谈判结果公布以前，应当停火。

昨天白天战争无发展，汉水两岸的狙击继续着，但没有发生大战，青山的炮照例向火车轰击，可是没有击中车辆。武昌和汉阳发射一些炮弹，但没有造成什么损害。有一两个炮弹落入租界附近。长江江面是最危险的地点，英舰“Cadmus”号附近江面落了三发炮弹，在这次“会战”里，可以说是首当其冲了。租界上空仍子弹乱飞。这就是昨天的全部战况。

昨天中午清軍士兵在租界外散发清軍司令的布告，布告宣布司令对清軍士兵的行为很为滿意，并宣称指日可以克服汉阳和武昌；居民如违犯政府法令或有破坏行为的，将从严惩处；劝令汉口商人照常营业，因清軍无意毁坏市区，并不再容許纵火焚烧房屋等等。

1911年11月10日 星期五

昨天下午有消息說，黎元洪未能与袁世凱达成協議，袁世凱已离开孝感回北京去了。現在彰德府到保定府一带地区已落入革命党手中，袁世凱在归途中将会遇到困难。但是談判既已暫告中断，战争势将恢复。如果今后战事不比昨天更剧烈的話，各租界不至于有什么危險。

据我們了解，袁世凱在乘火車北返的那天下午以前，一直在漢口。

昨天清晨刘家庙附近的清軍新炮位向革命軍青山炮位猛烈射击。它們的开花弹很快就找到目标，在青山炮位上空爆炸。青山炮位不久即开始反击，炮火猛烈，到上午十一点钟才平靜下去。可是，清軍炮火还继续不断地猛轰半小时后，才完全靜寂下来。青山炮位是否被毀，还不知道，但它們暫時被压下去了。清軍开花弹打的很准。青山大炮的命中率也很不差，因为铁路线上的貨車有好几辆被击中而燃烧起来。

清晨从汉阳方面传来不断的枪声，夹杂着間歇的炮声，有几个炮弹和許多枪弹都落到租界四周。硃口后面，清軍大炮向汉阳和武昌乱打，而革命軍也用他們最大的炮反击。他們的射击很不准确，当他們向中国跑馬場方面的清軍炮位反击时，洋商的船只和租界又遭到危險了。好几发炮弹落入江中，一发落在英舰“Alacrity”

号附近，一发刚落在“瑞和”輪前面，租界后面也落了几发，不过大部分是在市区里落下的。这些炮弹大都是从武昌下游江边的新炮位发射出来的。午后，清軍把一批三英寸口径的炮移置在汉口市区内。如果真的打起来，双方隔江对轰，将会引起很大的惊慌，市区的大炮距离租界很近，武昌回击时租界的安全将受到威胁。昨天下午，双方瞄准目标进行轰击，汉口方面的炮弹好几次击中武昌的堤防，堤防后面藏着革命軍的軍火。武昌方面的大炮也回击，但隔了二十分钟，炮战即停止，双方均未受損害。同时，隔江枪弹的射击很密，入夜还继续着，硤口方面也传来了密集的枪炮声。

1911年11月11日 星期六

前夜发射了很多炮弹，浪费了几千发枪弹。但当清晨来临时，一切都平静了。昨天一天只发射了十来发炮弹，仅有的枪声是招商局躉船上狙击兵发的。快到中午时，招商局附近的大炮曾向武昌江边革命軍炮位发射了几枚炮弹。武昌方面显然不想进行炮战，并未回击，直到下午五点钟才用江边的大炮向汉口区打了八炮。汉水附近昨天也平静无战事，仅汉水对岸的革命軍和汉口区到硤口一带旷野的清軍互相用来福枪射击。

1911年11月13日 星期一

除了夜间汉口市区和武昌江岸相互炮轰和枪击外，周末战局无进展。武昌和汉阳方面射击较多，清軍反击较少，白天更不回击。星期六和星期日夜間，枪炮战很激烈，双方損害不大，也未改变陣地。汉水方面的局势差不多沒有变化，不过清軍零散的前哨逐渐分别集中，有人认为这意味着清軍不久将猛攻革命軍的根据地。消息传来，清軍不断从孝感調来增援部队，使这种說法更为有

力,昨天下午已经证实一支强大的队伍已向硃口方面推进。

过去几天革命党領袖和袁世凱的代表正在进行談判,本报只听到黎元洪說,达成協議的一切努力都归失敗。爭論的焦点当然是清廷应否逊位問題,双方对此均不肯让步。但是,袁世凱尚在武汉附近,这意味着他仍希望与革命党达成協議。

昨天下午从大冶方面接到无线电訊說,有三艘中国巡洋舰挂着白旗駛过大冶,开往下游,但究竟是去投誠革命党还是借此幌子駛过炮台,还不敢肯定。昨晚其余的中国軍舰已启碇下駛了。

招商局輪船“快利”号被革命軍擄获,該輪于星期六早晨下駛时,清軍大炮向它开火,武昌方面立即回击,在武昌大炮的掩护下,該輪駛往武昌港口躲避,据探悉,并未遭受損害。

星期六早晨英国海軍副提督溫斯罗乘英国軍舰“Alacrity”号,德国海軍副提督闊舍格乘德国軍舰“Leipzig”号出发下駛。英国副提督打算在九江逗留数日,“Leipzig”号大概直駛上海。

据九江报道,拖船“Samson”号因私运违禁品在九江被革命軍扣留,船上的中国船員被判处死刑,已被斬首。

1911年11月14日 星期二

星期一清晨暴风雨爆发,但是尽管下大雨,武昌方面的大炮还是整夜向汉口市區連續轰击,汉口和汉阳之間的枪战几乎持续了一上午。清晨有两发炮弹击中了招商局躉船,躉船受伤过重,以致沉沒。汉水附近进行猛烈的枪战,許多流弹打在租界房屋的墙上。招商局躉船在长江沉沒以后,炮火停止了,租界附近获得了安靜,直到下午三时半,武昌大炮又开火了,几乎整个下午不断向汉口市區猛烈轰击。

有一外侨押运食品等到孝感附近的一所教会医院,刚回到汉

口。据他說，那里清軍的士气很好，他們正預备前进，大批士兵正拟乘民船通过湖泊和大水地区到汉水，然后从汉水下駛到汉阳。和他同一火車来汉口的有一千名士兵在刘家庙下車。他从士兵的談話中，了解他們对于继续作战并不积极；但是軍官們却說，为了爭取滿意的和平条件，最低限度必須占領汉阳，这就是他們的意图。

1911年11月15日 星期三

昨日上午九时半，革命軍青山炮位又趋活跃，它們的攻击目标是一艘急速上駛的魚雷艇。在汉口江岸上不久就看清了魚雷艇上的日本旗，但是青山炮兵显然沒有看到，因为他們仍不断轰击魚雷艇，一刻钟后炮火才停止，魚雷艇幸而沒有遭受損害。

昨天收到九江方面关于清軍舰队的确实消息，星期一薩提督的所有軍舰都在九江，一律挂上革命軍的旗帜。

英国上校魏楼毕(Willoughby)、海軍中校賴恩斯(Lynes)以及担任翻譯的白尔尼昨天早晨乘英国軍舰“Woodcock”号駛往武昌。星期一下午英租界遭受轰击，損失重大，因此他們前去提出抗議，希望今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黎元洪接見了他們，答应改变大炮的射距，尽可能使租界以后不受損害。

后来日本旗舰舰长去見黎元洪，对炮击日本魚雷艇提出抗議，結果道歉了事。

“江和”輪从宜昌下駛时，昨天下午在武昌上游被革命軍拦住进行搜查，搜查后才許继续駛往汉口。該輪从宜昌出发前也曾被革命軍拦住，有几个革命軍登輪搜查滿人，但是被駐在宜昌的美国海軍警备队赶跑了，該輪然后继续平安行駛。

1911年11月16日 星期四

自从革命爆发以来，昨天是汉口最平静的日子，这可能是由于过去几天下大雨的缘故。昨天没有发生什么战事，前几天雨下得非常大，大炮附近一带的地方无疑都被淹没了。

汉水两岸的狙击战昨日全天持续着，每分钟约发枪弹四十发。汉阳方面仅有一尊大炮开炮，傍晚武昌方面又发射了几发炮弹，落入汉口市区。靠汉阳一面的汉口市区内残存房屋又被打垮许多，星期一那天威斯莱教会医院也遭到革命军大炮的轰击。

1911年11月17日 星期五

本报记者为目前形势问题昨天下午往访黎元洪，关于这个问题他谈了几项大事。记者探问与袁世凯的谈判，黎元洪只说他们未能达成协议，袁世凯和蔭昌现在在北京。对于中国的前途，他热情洋溢地描绘将来按照美国原则建立起来的联邦共和国。他说，半数以上的省份已经同意建都武昌。对于战局，他有充分信心地说，现在海军已反正，清廷已绝无希望了。他还说，除了武汉三镇，中国其他各处不会发生战斗，而武汉战事的胜负不久也将决定。记者问他萨提督的态度究竟如何，他断然地说，萨提督不知跑到那里去了，现在由副提督统率海军。他有充分信心，认为汉阳革命军可以抗击清军到底，并说，他对负责指挥汉阳革命军的黄兴寄予极大的信任。他还说，汉阳铁厂还没有遭到任何损害，不久即可积极进行生产。谈到康有为时，黎元洪坚决地说，“康有为的目的与我们不同。”总的说来，黎元洪谈时局时很镇定，并且认为不久即可宣布和平，至于究竟是用武力还是经过谈判实现，他不愿表示意见。

从星期三晚上至星期四早晨，青山大炮的轰击是扰乱黑夜静寂的唯一声音，昨天上午十点钟，从高尔夫球场方面传来了炮声，

不久即探悉是清軍大炮向曠野轰击。显然，他們已看到革命軍的前哨了。据說这批革命軍于星期三向汉水上游开拔，显然是迂迴行走，目的是进行側击，但是在租界里看不到他們。这批革命軍在汉口曠野出現，使革命軍大力进攻清軍的消息更加可信。从武昌传来另一消息說，革命軍已通知日本租界以下的各村庄居民，叫他們于星期六以前迁出該区以免危險。这是否意味着舰队将上駛来汉，协助革命軍向清軍炮轰呢？虽然沒有人能够預測，但这是最合乎邏輯的推断。不論怎样，大战似在酝酿中，这将加速战事的結束，比过去几天双方的僵持局面要好些。

昨天下午，汉口市区的居民又一次大批逃难，大概是听到大战即将到来的消息所引起的。成千的人带了一些剩余的家用什物涌向租界，江边又活跃起来了。

昨夜我們听到連續不断的炮声。高尔夫球場附近的清軍炮位积极活动，武昌方面不少炮弹飞越租界上空，有一枚在英租界上空爆炸。

1911年11月18日 星期六

星期四晚上，汉阳的大炮又继续向汉口区轰击，終夜断续地放炮，有几发炮弹射入英租界甚至俄租界內。昨天清晨，炮击又重新開始，武昌方面也加入助威，有些炮弹飞过英租界向歆生路附近清軍炮位落下。

昨日上午十一点钟，市区內浓烟冲天，說明又一次大火正在燃烧着。本報記者急速去現場調查，不久证实是招商局着火了，这火实在大，甚至从租界江边也可看到火焰往上蔓延，比太古洋行和海关还高，幸而风向不是吹向租界。那时风力很大，火势迅速扩大，浓黑的烟柱說明這場火是用煤油燃烧起来的，这使故意纵火的传

說更加可信。不过对于这一点，本报完全无法肯定，因为看不出清軍为什么要烧毁招商局。

夜間的炮轰显然是为早晨革命軍的进攻作好准备。同样地，清軍也在准备进攻。从昨天清晨起，铁路线上軍运很忙，將軍需品、軍火以及許多其他用具运往前线。天明时，我們看到清軍的偵察兵在曠野中散开。上午九时，总攻击开始，高尔夫球場和歆生路附近的大炮掩护着清軍进攻。

大批的革命軍一定在前一天晚上已经渡过汉水，他們在自来水公司以下几英里的张公堤周围的壕沟內固守着。清軍向这方面推进，他們的大炮輪流向汉阳和博学书院方面轰击。博学书院附近的两个村庄全部燃烧起来了。革命軍可怕的枪声也不断从那方面传来。革命軍在张公堤附近排成一个半圓形，我們很难估計革命軍究竟有多少士兵防守該处。昨天上午一个革命軍首脑說，过去几天內已经有两万士兵在汉阳登陆，准备向清軍进攻。这也許有些夸大，但很难断定革命軍的实力究竟有多少。他还說，約有一千名士兵已在阳邏附近登陆，他們的任务是切断铁路并攻击清軍后方，但后来也沒有听到在那里有什么战事。

不过在汉口方面的曠野上，决战确在进行。枪炮声从上午到下午越来越大，战场离租界較远，不易正确了解战争的实际情况。从中午起，清軍伤兵不断运往大智門車站一带，从伤兵人数众多来判断，战争一定很激烈。据聞在中午以前清軍死亡人数已达三百。清軍的进攻继续着，他們較小的野战炮从中国跑馬場附近到曠野为止的战线上逐步向前推进。租界附近的大炮則不断轰击，在这些大炮的掩护下，我們看到清軍步兵在各小巷散开，这些小巷横切歆生路和张公堤之間的沼澤地带。他們稳健地向前进军，下午一点钟約有一千五百名清軍向张公堤附近的革命軍不断射击，到两

点钟时，革命軍向汉水敗退，他們的陣地被清軍占領。革命軍的損失如何无法探悉，但进攻的清軍伤亡人数很大，这也許是他們后来撤退到高尔夫球場、歆生路和車站一帶的原因。原有兵力一千五百人中，死伤的总有四百人左右。伤兵中遭受刺刀伤害的很多，可能是夺堤时进行了白刃战的緣故。整个下午，伤亡士兵陆续运往車站，伤兵分送法国学校的临时医院和万国医院（International Hospital），而死者則排列在車站附近的一条小街中。运送伤兵的工作晚間还在进行，伤亡人数可以证明当天战事的激烈程度。在伤亡名单中，統帶清軍第三鎮的將軍亦在其列，他是下午被一发枪弹打死的。他的尸身运到車站后，即有人四出覓购适合死者身分的棺木。昨晚，火車站的清軍說，他們在张公堤俘获革命軍三百人。本报尚未探悉这些俘虏的命运如何，他們可能是被清軍前哨拘禁着。

昨日下午一列火車滿載木桶、木板、繩索等物运达前线，这些物品显然是为架設浮桥用的。清軍似乎为猛攻汉阳作好准备了。

1911年11月20日 星期一

星期五整夜有零星的枪声，但沒有继续交战。到了星期六早晨，汉水附近的軍事部署又显得紧张起来。星期五清軍已经攻破革命軍在张公堤附近的陣地，并且迫使他們向汉水边上博学书院后面撤退。革命軍队伍集中在自来水公司后面，他們在那里架了一座便桥，黑山上的炮位掩护桥口这边的地区。星期六清晨革命軍从汉水那边調来大队人馬，迫使人数較少的清軍又退到张公堤后面。这时战場的形势略有变更，革命軍从汉水上游向下进攻，清軍为了应战，就将陣线延至博学书院以西，他們把轻型野战炮撤离租界更远，同时在歆生路和高尔夫球場的重炮，仍然向张公堤与汉水之間的地区不断发射开花弹。双方步兵整天不断射击，但是由

于沒有近距离交战，而且双方都隱蔽得很好，因此双方死伤人数一共不到三百人，革命軍方面約占三分之二。局势并无改变。据清軍將領表示，他們只是在这里吸引住进攻的敌人，而主力大軍則从距汉水口約三十英里处渡汉水从后面包抄。这个計劃本来預定在昨天实现，可是到現在为止还没有听见在汉水那边有軍隊进攻的消息。星期六整天曠野上的轻便铁道向前线运送建桥材料，但是在目前戰場附近的汉水上架設便桥，确是一件艰巨工作。

星期六从日落到晚上十点钟以前都很平靜，到十点钟步枪和机关枪声打破了宁靜，同时清軍的野战炮也怒吼起来，靠近英租界的市区，枪炮声震耳欲聋。日租界下面也在进攻，从铁路那边也可以听到枪声。据透露出来的消息，革命軍分三路同时进攻，每路人数都不多，一路跨过曠野向中国跑馬場方面一个据点进攻，另外两路企图分別在市区和刘家庙附近登陆。在两个钟头的战斗里，这三路进攻都被清軍击退，但枪炮还时时一齐发射，直到第二天早晨还听见机关枪声。据说革命軍現在也用速射机枪作战了，他們初次进攻刘家庙車站得胜时，曾获得两挺速射机枪，現在他們已经获得子弹。星期六夜間虽然枪炮声很大，但战略上并无收获，第二天早晨双方的局势并没有什么变化。

星期六傍晚的炮战吸引了許多人在江边观战，清軍在刘家庙的炮队和革命軍在青山的炮队展开了激战。双方都发射了几百发炮弹，从租界江边靠下游那一头，可以清楚地看见清軍的开花弹在青山炮兵陣地上空爆炸；至于革命軍大炮打到刘家庙的情形，就看不見了。但是这方面炮火的猛烈是开战以来所未有的。

昨天上午十点钟，通过晨雾可以看到两艘已投向革命軍的巡洋舰经阳邏上駛。上午十一点半它們在远离汉口十四英里的地方就向谯家磯清軍陣地开炮，炮击連續不断达三刻钟之久。然后它們

駛往下游，在轉弯处消逝。下午两点后不久它們又出現了，继续猛烈炮击，時間与上次差不多，最后又駛往下游。这些巡洋舰过去替清軍作战时就采取这种战术，因此誰也想不到在下午五六点钟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魚雷艇在汉口公众面前会呈現那么一个动人的場面。下午五点不到，大家看到一艘“海”字号的巡洋舰，大概是“海容”号駛往上游，大家都注意它的进展情况，巡洋舰駛过刘家庙时，刘家庙一炮未发。起先大家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后来恍然大悟，原来刘家庙的炮兵看不清旗帜，以为它是一只外国船，因此沒有向它开炮。不久，跟在后面的一艘魚雷艇就倒霉了，炮弹开始落在它附近的水中。它在連續炮击下沿武昌江边前进，青山炮位为掩护它前进向刘家庙猛烈轰击。魚雷艇烟囱上冒着火焰駛向前来，看来可以从炮击中平安脱逃了，可是有一发炮弹打中了它，显然是鍋炉或汽管受伤了，因为不久艇上冒出蒸汽，形成大块白云。

不管怎样，魚雷艇終於到达武昌织布厂对面的碼頭，艇上机器間正在冒烟，有人用水桶把水倒入机器間。不久巡洋舰的行动把人們的注意力从这只被打坏的魚雷艇上轉移了，它无疑已完成了一次勇敢而不起作用的战斗。

巡洋舰上駛到武昌上游后掉过头来，慢慢地将所有大炮轉向江岸，开足馬力駛过租界，向刘家庙开炮。当接近刘家庙时，它稍为放慢速度，将船头轉向江岸，一下子放了十二炮，而岸上的大炮連一炮也未击中它。以后它被击中了，但不在要害的地方，仍然继续进行炮战。过一会儿它連續挨了四发快炮炮弹，全部打在舰的中部，但它毫不畏惧，仍然坚持作战。虽然船身冒出几股烟来，它开足馬力下駛时仍继续开炮。它猛烈轰击刘家庙，造成多少損失还不能肯定，但刘家庙附近一所房屋起火，大概是炮弹引起的。

巡洋舰受了多大的損伤，我們不知道，但是它中了五炮，估計

受伤很重，伤亡人員必然不止一人。巡洋舰的轰击将大大影响清軍的士气。昨天报道有六艘軍舰駛过南京，当这些軍舰出現时，說不定清軍会认为退出这些舰队的射程以外是上策。魚雷艇只受了些轻伤就脫逃了，这总算运气，不过要知道，刘家庙的大炮是不能旋轉的，它們要轉移方向以射击上駛的小艇一定很困难。

1911年11月21日 星期二

星期日傍晚清軍在高尔夫球場附近的重炮偶尔向汉阳和武昌轰击，那两处的大炮也偶尔回击。夜間市区和汉水一带仍然有枪击，但是沒有发生重大的战斗。昨天早晨汉口江边的炮位向武昌炮兵陣地轰击，堤岸前揚起一陣灰尘，說明打得相当准确。武昌的大炮陣地掩护得还好，但打得却不高明，发射到对岸的炮弹都沒有击中目标，同时武昌山上的长炮照例每天发出大量的烟，炮弹都落在江里。双方炮战正酣的时候，一艘日本小火輪靠着武昌那边上駛，汉口方面停止开炮而武昌方面仍然发炮，炮弹从日本小火輪上面飞过，小火輪尽速开过，未受损伤 然后汉口方面又恢复炮击，双方对轰到将近中午才停止，沒有什么結果。

昨天早晨七点到八点钟的时候，从阳邏方面传来密集的炮声。可以看見青山和刘家庙两处的大炮在活动，从炮声判断，停在阳邏的两艘巡洋舰也加入了战斗，但是江面为晨雾所籠罩，不可能辨別它們是否在开炮。

海軍当局显然已经决定以阳邏为当前战斗的基地，据报道有一小队供应煤粮的駁船停在长江轉弯处，岸上还有革命軍的炮队作掩护。

清軍从歆生路筑一条轻便铁道到汉口市区，目的是把铁路线和汉水边的据点联系起来。

1911年11月22日 星期三

昨天除了很零星的一两声步枪声以外，只是在清晨从下游方面传来一阵大炮声，打破了宁静。一艘鱼雷艇沿武昌岸边向上行驶，在刘家庙大炮的射程以内，刘家庙大炮向它开炮，还没有看清楚是否被击中，它就掉头开下去寻找掩蔽处所。不久炮火停了，附近一带整天都没有战斗，只是远远地从汉水附近传来了炮声。据报道有大队清军已经在离汉口九十里的地方渡过汉水，这消息还有待证实。如果这消息属实，不久必将发生激战，因为通向汉阳唯一的道路是沿汉水的一条狭路，其他地方都是不能通行的沼泽地区，可以肯定革命军必将用全力保持这条咽喉路径。从清军渡汉水的地方起一直到火药局一带的乡下，目前都为大水淹没，清军要夺取汉阳，只有这一条路可通，因此他们一定是寸土必争的。

自星期日战斗后尚未听到关于舰队的消息，但昨天“隆和”轮到达本埠带来消息说，几乎所有中国军舰都集中在镇江附近的仪徵的江面，以此作为进攻南京的根据地。“隆和”轮驶过停在阳邏的两艘巡洋舰时，还看到“海容”号上的弹痕。看来短期内武汉附近的舰队不会再增加舰只，因为其他军舰都集中全力去攻取南京了。

1911年11月23日 星期四

昨天清晨六点钟，可以听到远远的炮声，不过清军在汉口附近的大炮，直到上午十一点钟才从棺材山阵地连续发射五六炮。不久汉阳方面接受挑战，后来武昌方面也来应战，两方面都发了几炮，主要是对准清军的炮位发射。革命军的大炮比过去打得准确，好几炮都打中铁路线。英租界落的炮弹也比平常少了，只有三颗炮弹打来，一颗在中国商会附近爆炸，另外两颗打中革得斯洋行

(Messrs. Geddes & Co.)的房子和仓库。炮战直到刚过中午才停止。

据昨天得到的消息，清军正在汉口附近集中，汉口附近前线将有一万人来增援。据说大部分已从孝感到达汉口，将同汉水上游开来的部队会合进攻。如果这个消息靠得住，革命军将应付两股强大兵力的夹攻，一股是汉水对岸狭路来的正面攻击，一股是更强大的兵力从侧翼攻击。下午有枪声远远从旷野传来，据中国方面可靠的消息，清军已经从蔡甸向前推进，因为距汉口较远，实际战况目前还不能得悉。

昨天傍晚，清军各线都显得忙碌，各种军火和给养不断向前线输送，同时有消息透露出来，另一股清军主力已经远在自来水公司上面渡过汉水，并且占据了最远的一座山头。我们还不能证实这个消息，但是确信清军对汉阳的全面进攻已经迫在眉睫。据最后的报道说，战斗已进行了三天，革命军正逐渐后退。

1911年11月24日 星期五

昨天凌晨密集的炮声、机关枪声和步枪声打破了黑夜的宁静。从星期三半夜开始直到昨天天亮以前，就不断听到从马路下面一带传来的步枪声。从棺材山上传来清军的大炮声，说明对汉阳的攻击已经展开了。机枪和步枪声整夜都没有停，到早晨五点钟以后大炮又开始不断轰鸣，直到将近中午才停止。英租界上空经常有回击的炮弹飞过，据探悉炮弹还没有打中外国人的财产。

有一部分革命军在清晨乘着舢板沿武昌岸边准备偷偷地下驶，刘家庙清军炮队发现后就开始轰击，青山的革命军炮队也还击，但是不能止住清军的炮火。有两只舢板被击沉，刘家庙的炮弹也准确地青山炮位上空爆炸。

随着时间的过去，关于汉阳激战的消息不断传来。从自来水

塔上可以看見清軍的炮主要是向汉阳火药局和兵工厂轰击，偶尔也向武昌发射开花弹。对汉阳的炮击很准，炮弹都落在火药局和兵工厂周围，在汉水这边还无法知道汉阳的损失情况。伤兵开始运进来，据这些伤兵說，这次战斗是他們打仗以来最激烈的一次。到他們受伤时为止已击退清軍几次进攻，不过也遭受到重大的伤亡。清軍在昨天清晨大举猛攻汉阳，从汉口正面渡河进攻被遏止了，另一股清軍从汉水上游企图夺取通到汉阳的狭路，也沒有成功，但是革命軍所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清軍方面在下午声称，他們的前鋒已经推进到汉水那边，并且占据了汉阳两个山头。不論結果如何，附近地区的战事仍然非常激烈，昨天从早到晚租界里都可以听到激战的声音。

据一个革命軍的伤兵說，有五十名清軍被一千名革命軍包围，他們杀了許多革命軍，最后全部被歼灭。其它关于清軍或革命軍在某些小地区取得胜利的消息也不断传来，从这些消息可以看出，清軍正在慢慢地向前推进。他們决心夺取汉阳，但是从革命軍的坚强防御工事来看，不冒遭受重大牺牲的危险，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

昨天革命軍有一百多名伤兵运入租界里的医院，一定还有許多躺在战场上。清軍方面的损失也很重，許多伤兵由火車运往他們的营地。

昨天早晨铁路运输异常忙碌，清軍又将大批新援軍、供应品和軍火运到前线去。昨天下午可以看見在市区和市区附近的軍隊人数比过去任何时候为多。

1911年11月25日 星期六

昨天天亮以前从馬路那头一直传来密集的步枪和机关枪声，到早晨四点钟，大炮又开始到处轰击。除了棺材山和歆生路清軍

大炮陣地以外，其他較小的炮位也配合行动，炮弹齐发，吼声震天，向汉阳山上和武昌方面放了几百发炮弹。猛烈的炮击继续到十点以后，逐渐和緩，到中午才停止。早晨从武昌回击的炮弹经常威胁着租界，許多炮弹在英租界江面爆炸，有的在英租界附近陆地爆炸，有一颗在鄱阳路后面爆炸。

靜止了两个钟头以后，炮战在午后又开始了，整个下午的炮声又震耳欲聋。从曠野上和汉阳山上不断冒出的火焰可以看出双方炮位所在的地方。汉水一带的步枪声也不断地响着。沿汉水的战线約有五英里多长，战斗一刻未停。从运回的伤兵人数显然可以看出战斗的激烈程度。沿铁路一带到处都有小队伤兵，担架队連綿不断。昨天早晨清軍方面承认伤兵已有一千，昨天这场战斗，伤亡人数一定增加一倍以上。革命軍方面的损伤也很重。伤兵們对战事进展情况都不了解，但他們似乎同意战事非常激烈的說法。双方都报道小战役的胜利消息，革命軍的胜利消息刚宣布，清軍的同样消息立刻就传出来。沿汉水一带一定在进行短距离的战斗，毫无疑问，在局部战场上双方可能互有胜负。这次战斗无疑是非常激烈的，双方軍队都沒有逃跑迹象，这充分表明他們多么坚决和勇敢。

昨天清晨巡洋舰又开始向铁路桥梁一带的清軍陣地进行无效的轰击。经过头一天的轰击，桥梁依然完整无损，夜里仍有列車开过，从三座桥梁上走过的人說，桥梁并无损害。不过昨天早上还是不断地向那一带轰击，仍未造成损伤，但不久注意力就被吸引到刘家庙炮位那里去了。刘家庙的炮兵看見一只小火輪拖着四条载兵的駁船沿武昌江边下駛，就向它远离开炮。头几炮打在岸上，不久距离測准了，一炮击中了小火輪的船尾，小火輪赶紧掉头，后面仍拖着駁船，但又中一弹，于是就向岸边冲去，在那里擱浅了。駁船里的人赶快往外跳下来，穿深色衣服的人影涉过浅水向堤岸跑

去。一阵炮弹在小火輪周围爆炸，于是它冒出蒸气，不久又有一颗炮弹打中了船的中部，它倒向一边并燃烧起来，这股火延烧到它所拖的駁船，整个船队都被焚毁。青山的革命軍炮队虽然向刘家庙回击，但是对清軍的炮队沒有損害。

早晨巡洋舰所发的炮弹中，一颗一百磅重的打穿了美孚公司下游第三号油池，立刻引起燃烧，到九点钟的时候，从油池冒出的大股黑烟順着西风向下游飘去。油池附近也遭到很大損失，除了美孚公司油池引起大火外，附近一个村庄也起火燃烧。油池整天燃烧，可能还要烧几天，估計損失的煤油約值二十二万两。另一項重大損失是美孚公司一个躉船也被击沉。

昨天下午有一位外侨穿过曠野到博学书院去，他說亲眼看見清軍在汉水上架設了三座便桥。第一座在自来水公司上面約九里的地方，听说清軍曾从这里过河猛攻汉阳最西面的山头。他騎馬从远处沿张公堤到博学书院，在汉水这边沒有看見革命軍，但是汉水下游从自来水公司到汉口市区一带，显然正在激战，因为看見許多担架和牛車載着伤兵連綿不断地穿过大路向中国跑馬場运去。

当清軍主力迂迴前进渡过汉水的时候，革命軍显然正在尽最大努力打垮汉口附近的清軍。据昨天傍晚的报道，革命軍确已从硤口下游渡过汉水，再度进入汉口市区以內。昨天晚上不断听到很近的枪声，证明革命軍的强力进攻正在开展。

晚上快到九点钟的时候，市区忽然发生大火，从租界里可以望見火是从两处沒有烧毀的房子燃起的。这两股大火很快联合起来，距英租界約有四分之一英里。西风使火势向市区江边和太平路一带烧来，市区江边外侨的財產有被烧的危險。火是怎样起来的还很难說，中国人认为是清軍放火阻止革命軍的进攻。租界里的救火队全体出动，等在太平路一带，到处都作好准备。以备大火烧到

租界时加以扑灭。太平路后面一带的房屋全备足了水，水龙已放到最高房屋的頂上。到本报付印时为止，火势向江边一带延烧，邮政局似乎也受到威胁。

1911年11月27日 星期一

上星期差不多每天都有激战，激战之后，預計汉水方面的战斗可能停下来。結果果然是这样。因为星期六到清軍最前线去过的人回来說，清軍苦战以后，正在休息。去視察的人还去看了便桥，发现有两座便桥已经搭好，另一座将近完工。清軍曾经利用前两座便桥将大量軍队开过汉水，星期六早晨又开过一个协，以增援向汉阳山上进攻的軍队。黑山西面的所有小山，都被清軍占領，黑山有革命軍的坚强陣地，清軍已经开始炮击了。在平原上的步兵主力已经苦战了三天，大炮掩护着他們在那里休息。

星期六棺材山清軍炮队同武昌和汉阳革命軍炮队之間，除了清晨三点到六点曾作了一陣不激烈的炮战外，只有零星的炮火。

星期六清晨，汉口市区的大火烧完了，沒有危及租界，也沒有延展到市区江边的外侨产业。火場面积约有一英亩，全部都烧光了，因为风向轉变，向太平路延烧的火头被遏止住了。与此同时，法租界附近也起了火，邻近車站的小街上烧毀几所房屋。

星期六清晨，在阳邏登陆的革命軍，向滬口的清軍陣地进攻。两艘巡洋舰协助作战，用大炮猛烈轰击滬口山，但是巡洋舰的大炮沒有瞄准清軍的炮兵陣地。清軍大炮向正在进攻的革命軍步兵不断发射开花弹，最后迫使革命軍步兵向江边撤退。正在这时候，一列軍車从滬口开来，革命軍步兵和巡洋舰同时向它轰击，枪炮弹落在火車周围，但都沒有击中，这列車終于冲过火网开往刘家庙車站，未受损伤。

星期六美孚公司的油栈又有一个油池着火。前几天的风势变化较大，星期六晚上起了东北风，九点钟时该公司的第二号油池开始燃烧起来。火势非常猛烈，昨天几股巨大的油烟，飘过租界上空，飞往硤口；这两座油池都装满了供应冬季用的煤油，可能燃烧整整一个星期。

星期六赖恩斯舰长和一位日本舰长到武昌去，对炮弹不断落入英俄两租界一事向黎元洪提出抗议。希望在这次访问以后，调整龟山上大炮的射程，使炮弹不致再危及租界，可是在黎将军的命令还没有传达到汉阳以前，租界里又落了許多炮弹。

双方战斗在星期六稍为缓和以后，昨天早晨又激烈地展开。清军以全力猛攻黑山和汉阳的狭路，这条狭路是双方争夺的关键。这次进攻似乎有些成功，因为革命军曾经一度放弃前线阵地，好像马上就要撤退。革命军似乎是缺乏军火供应，同时清军的开花弹也使他们受到很大损失，这对他们的士气很有影响，以致他们开始撤退，秩序很乱。后来增援部队和军火运到，才暂时挽回颓势。但是清军仍有进展，严重地威胁了黑山。在战争中，黑山上革命军的大炮炸毁了费克纳砖瓦厂(Mr. Fechner's Brick and Tile Works)，清军在該厂附近挖有坚固的战壕，并且从那里向对岸的革命军侧击，以掩护对岸的清军部队前进。黄昏时，战事又向前推进，可以看见汉阳沿山一带閃发着火光。但是汉口的炮队没有开炮，也许是不能判断清军进展到什么地方。

与此同时，清军的后卫部队也为革命军在阳邏附近登陆的部队所牵制。革命军虽然在星期六已经被击退，但是仍然不断有小批部队向铁路沿线的清军岗哨射击，昨天他们又进行一次决定性的进攻，但仍被击退，伤亡很大，滬口大炮的开花弹不让他们接近。謠传革命军已设法炸毁第三座铁路桥梁，但是还没有证实。白天

軍艦上的大炮也不断向漢口山上和铁路轰击，效果似乎不大。昨天沿铁路线每隔一百碼就有一个步哨，他們怀着期待的心情，集中注意从下游来的攻击。

1911年11月28日 星期二

自从革命軍起事以来，最轰动人的一次战役莫过于昨天清軍占领汉阳了。清軍出其不意地攻占了汉阳各山头，迫使革命軍潰退。从战略上看，这是过去的几次战役所不能比拟的。

一股从未听說过的清軍忽然在汉阳城西出現，中国人說是“自天而降”。这些軍隊必然是乘小船从汉水南岸经水路迂迴，于昨晚到长江岸上的。不管他們怎样来的，他們昨天早晨就已到达，上午十一点以前就席卷汉阳，所向无敌了。当他們乘船前进的时候，并没有引起注意，因为在汉口和汉水对岸的清軍大炮都集中向汉阳革命軍的陣地轰击，吸引着革命軍的注意力，使他們不注意清軍的袭击。清軍已经进来了，他們还不知道，这当然使他們很惊奇，清軍一进来，他們的命运已经定了，只好向江边撤退，許多人跳入水中，不是淹死就是被枪打死。其余的軍隊涌向江边的小船上去，大部分人都死了，詳情以后我們再叙述。汉阳山上的大炮也像出現奇迹似地停止了轰击，炮兵跟着大家一起向长江潰退，是否安全，尚有疑問。另两股进攻的清軍，很快行动起来，已渡过汉水的前进部队很快向前推进，到中午时防守汉阳的全部革命軍都潰退了，各山头也落入清軍手中。

上午十一点钟以后有几只帆船从汉阳开出，准备渡江，这吸引了汉口江边观众的注意，后来才知道革命軍正在潰退。以后又有許多船只开出，不一会儿长江散布了各种船只，准备从清軍的猛烈炮火下逃出来。大部分船聪明地順风揚帆向上游开去，虽然有的

为清军的炮弹和步枪弹所击伤，但是比較向下游开行的船只所受的損失小得多了。另有十几只大大小小的船向下游漂流，成为隐藏在市区清军狙击手极好的射击目标。炮弹也向他們追击，但效果不大，而步枪对坐在船里的人，威胁却很大，船只周围的水中激起許多浪花，說明枪弹是多么猛烈。有几只船飘到汉口岸边，不久各种小火輪都出动援救。

当发生这一切事情时，本报一位外籍記者恰好在武昌，他的经历也很动人。他在早上十点钟进草湖門，立刻就觉得正在发生一些不平常的事情。滿街都是军队，各商店全关了門，街上只有背着行李包裹急急忙忙往四乡去的中国人。他到了总司令部时，黎元洪將軍仍然很有礼貌地接待他，但是黎將軍面帶忧色，并不肯透露城里混乱的情况。該記者再回到草湖門的时候，城門已经上鎖并且禁止外出，经过解說以后，才指引他由小东門出城。这时已是中午，成千的居民都涌出城外，大家都很惊慌。每个人都爭先恐后地拥挤着想逃出城外，到处都叫喊着清军要攻城了。

关于革命军失守汉阳的原因有各种各样互相矛盾的报道，有的可能是事实。据前两天的消息說，因为总是派湖南军队去完成最困难的任务，因此湖南军队和湖北军队意見不和，到星期日晚上情况更为严重，有几个湖北軍官被湖南士兵杀了，在汉阳大打起来，結果許多部队就乘船逃往武昌。早上情况緩和了，但清军立即全力进攻，由于不能团结，結果造成潰敗。

据昨晚的消息，清军已经完全占領汉阳，龟山上也挂起龙旗。目前还有几千革命军集中在汉水口和自来水公司之間，除非他們能在夜間逃出来，否則今天恐怕还有一場血战。

附录三: 重要人名中外文对照表

A

Acheson, G. F. H.	阿其蓀, 海关英籍税务司
Acheson, J.	阿岐森, 海关英籍税务司
Aglen, F. A.	安格联, 海关英籍总税务司
Alberts, H. P.	爱尔孛, 海关荷籍税务司
Andés, K. J.	安得士, 海关奥籍税务司
Arlington	阿林敦, 长沙美籍邮政人员

B

Bergholz, Leo.	倍各滋, 美驻广州领事
Blanco, A. E.	卜兰閣, 海关西班牙籍帮办
Bredon, R. E.	裴式楷, 海关英籍副总税务司

C

Casati, A.	克薩悌, 海关意籍税务司
Clayson, F.	葛云森, 海关英籍税务司
Cross, A. W.	克乐思, 海关英籍税务司
Currie, R. A.	葛礼, 海关英籍税务司

D

Destelan, H. Picard	铁士兰, 海关法籍税务司
Drummond, J. I. M	达闾文, 海关英籍税务司
Dupont	杜邦, 法驻蒙自副领事

F

Ferguson, J. W. H.

費克森, 海关荷籍税务司

G

Gilchrist, E.

克立基, 海关美籍税务司

Giles, B.

佳尔斯, 英驻长沙领事

Goffe, H.

葛福, 英驻汉口领事

Grevedon, P. J.

柯必达, 海关法籍税务司

H

Hansson, P. C.

韓森, 海关挪威籍税务司

Harris, A. H.

夏立士, 海关英籍税务司

Hart, E. Bruce

赫承先, 海关英籍税务司

Hart, Robert

赫德, 海关英籍总税务司

Hewlett, W. M.

休烈特, 英驻宜昌领事

Houstoun, J. H. W.

瑚斯敦, 海关英籍税务司

Howell, E. B.

好威乐, 海关英籍税务司

Hyland, A. H.

海瀾, 汉口英籍邮政司

J

Jamieson

杰弥逊, 英驻广州领事

Jordan, J. N.

朱尔典, 英驻华公使

L

Langeback

兰伯克, 汉口电报局长

Lebas, E. G.

黎霭荫, 海关法籍税务司

Lindholm, K. H. von

林德厚, 海关丹麦籍税务司

Lowder, E. G.

劳达尔, 海关英籍税务司

Luca, R. de

卢力飞, 海关意籍税务司

M	
Mayers, F. J.	梅尔士, 海关英籍税务司
Maze, F. W.	梅乐和, 海关英籍税务司
Merrill, H. F.	墨贤理, 海关美籍税务司
Moorhead, J. H. M.	穆厚达, 海关英籍税务司
Moorhead, T. D.	穆厚敦, 海关英籍税务司
Moule, G. T.	慕天锡, 海关英籍税务司
O	
O'Brien-Butler	巴特勒, 英驻云南府领事
Ohlmer, E.	阿理文, 海关德籍税务司
Olesen, J. F.	欧森, 海关丹麦籍税务司
Otte, F. W. K.	额尔德, 海关德籍帮办
P	
Parr, W. R. M'D.	巴尔, 海关英籍税务司
Piry, A. T.	帛黎, 法籍邮政总办
R	
Ready, O. G.	烈梯, 海关英籍税务司
Reis, E. O.	艾瑞时, 海关德籍税务司
Rospigliosi, F.	罗范西, 海关意籍税务司
S	
Smith, C. D.	史密斯, 英驻腾越领事
Smith, F. J.	师范西, 海关英籍税务司
Sterkendries, Marcellus	馬神甫, 荆州天主教比利时 神甫
Strauch, E. A. W. von	斯泰老, 海关德籍税务司
Sugden, A. H.	苏古敦, 海关英籍税务司

T

Tanant, C. E.	譚安, 海关法籍稅務司
Tanner, P. von	单尔, 海关俄籍稅務司
Taylor, F. E.	戴乐尔, 海关英籍稅務司
Timmers, Angelus	德主教, 沙市教会主教
Tisdall, B. D.	狄詩乐, 海关英籍稅務司
Tours, B. G.	寶尔慈, 英駐汕头領事

U

Unwin, F. S.	安文, 海关英籍稅務司
--------------	-------------

W

Wakefield, C. E. S.	伟克非, 海关英籍稅務司
Weippert, W. H. C.	伟博德, 海关英籍稅務司
Wilden	韦尔登, 法駐云南府領事
Wilkinson	卫金生, 英駐南京領事
Williams, C. L. L.	卫廉士, 美駐汕头領事
Wilzer, A. H.	威礼士, 海关德籍稅務司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之九 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

作者 =

页数 = 1 0 0 0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